

書叢學文友良

本大特

蘇聯作家十二人集

魯迅編譯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19

No. 429

目次

前記	魯迅	一
M. 札爾亞丁		
洞窟	魯迅譯	一一
M. 淑雪兼珂		
老耗子	柔石譯	二五
L. 倫支		
在沙漠上	魯迅譯	四二
K. 斐定		
果樹園	魯迅譯	五四
A. 雅各武萊夫		

	V. 理定	窮苦的人們	魯迅譯	七八
		豎琴	魯迅譯	一〇一
	E 左祝黎：	亞克與人性	魯迅譯	一四五
	B. 拉甫列涅夫：	星花	靖華譯	一七二
	V. 英培爾：	拉拉的利益	魯迅譯	二四九
	V. 凱泰耶夫：	『物事』	柔石譯	二六〇
	B. 畢方涅克：	苦蕒	魯迅譯	二七三

L. 綾甫林娜·

肥料·····魯迅譯·····二九四

N. 略悉珂·

鐵的靜寂·····魯迅譯·····三四八

A. 森維洛夫·

我要活·····魯迅譯·····三六〇

S. 瑪拉式庚·

工人·····魯迅譯·····二七〇

A. 綏拉非摩維支·

一天的工作·····文尹譯·····三九六

A. 綏拉非摩維支·

岔道夫·····文尹譯·····四四三

D. 孚爾瑪諾夫·

革命的英雄們……………魯迅譯……………四七五

M. 峻羅珂夫：

父親……………魯迅譯……………五三六

F. 班菲洛夫，V. 伊蓮珂夫：

枯煤，人們和耐火磚……………魯迅譯……………五五三

後記……………魯迅……………五七三

前記

俄國的文學，從尼古拉斯二世時候以來，就是『爲人生』的，無論牠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決，或者墮入神祕，淪于頹唐，而其主流還是一個：爲人生。

這一種思想，在大約二十年前即與中國一部分的文藝介紹者合流，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契訶夫，托爾斯泰之名，漸漸出現于文字上，並且陸續翻譯了他們的一些作品。那時組織的介紹被壓迫民族文學的是上海的文學研究會，也將他們算作爲被壓迫者而呼號的作家的。

凡這些，離無產文學本來還很遠，所以凡介紹的作品，自然大抵是叫喚，呻吟，困窮，酸辛，至多，也不過是一點掙扎。

但已經使又一部分人很不高興了，就招來了兩標軍馬的圍剿。創造社豎起了『爲藝術的藝術』的大旗，喊着『自我表現』的口號：要用波斯詩人的酒杯，『黃書』文士的手杖，將這些『庸俗』打平。還有一標那是受過了英國的小說在供紳士淑女的欣賞，美國的小說家在迎合讀者的心思這些『文藝理論』的洗禮而回來的，一聽到下層社會的叫喚和呻吟，就使他們眉頭百結，揚起了帶着白手套的纖手，揮斥道：這些下流都從『藝術之宮』裏滾出去！

而且中國原來還有着—標布滿全國的，舊式的軍馬，這就是以小說爲『閒書』的人們。小說，是供『看官』們茶餘酒後的消遣之用的，所以要優雅，超逸，萬不可使閱者不歡，打斷他消閒的雅興。此說雖古，但却與英美時行的小說論合流，于是這三標新舊的大軍，就不約而同的來痛剿了『爲人生的文學』——俄國文學。

然而還是有着不少共鳴的人們，所以牠在中國仍然是宛轉曲折的生長

着。

但牠在本土，却突然凋零下去了，在這以前，原有許多作者企望着轉變的，而十月革命的到來，却給了他們一個意外的莫大的打擊。于是有梅壘什珂夫斯基夫婦，庫普林，蒲寧，安特來夫之流的逃亡，阿爾志跋綏夫和梭羅古勃之流的沈默，舊作家的還在活動者，只剩了勃留梭夫，惠墨賽耶夫，戈理基，瑪亞珂夫斯基這幾個人，到後來，還回來了一個亞歷舍。託爾斯泰。此外也沒有什麼顯着的新起的人物，在國內戰爭和列強封鎖中的文苑，是只見萎謝和荒涼了。

至一九二〇年頃，新經濟政策實行了，造紙，印刷，出版等項事業的勃興，也幫助了文藝的復活，這時的最重要的樞紐，是一個文學團體『綏拉比翁的兄弟們』。

這一派的出現，表面上是始于二一年二月一日在列寧格勒『藝術府』裏的第一回集會的，加盟者大抵是年青的文人，那立場是在一切立場的否

定。淑雪兼珂說：『從黨人的觀點看起來，我是沒有宗旨的人物。這不很好麼？自己說起自己來，則我既不是共產主義者，也不是社會革命黨員，也不是帝制主義者。我只是一个俄國人，而且對於政治，是沒有操持的。大概和我最相近的，是布爾塞維克，和他們一同布爾塞維克化，我是贊成的。……但我愛農民的俄國。』這就很明白的說出了他們的立場。

但在那時，這一個文學團體的出現，確是一種驚異，不久就幾乎席捲了全國的文壇。在蘇聯中，這樣的非蘇維埃的文學的勃興，是很足以令人奇怪的。然而理由很簡單：當時的革命者，忙于實行，惟有這些青年文人發表了較為優秀的作品者其一；他們雖非革命者，而身歷了鐵和火的試驗，所以凡所描寫的恐怖和戰慄，興奮和感激，易得讀者的共鳴者其二；其三，則當時指揮文學界的瓦浪斯基，是很給他們支持的。託羅茨基也是其一，稱之為『同路人』。同路人者，謂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義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並無徹底為革命而鬥爭，雖死不惜的信念，僅

是一時同道的伴侶罷了。這名稱，由那時一直使用到現在。

然而，單說是『愛文學』而沒有明確的觀念形態的徽幟的『梭拉比翁的兄弟們』，也終於逐漸失掉了作為團體的存在的意思，始於渙散，繼以消亡，後來就和別的『同路人』們一樣，各各由他個人的才力，受着文學上的評價了。

在四五年以前，中國又曾盛大的介紹了蘇聯文學，然而就是這『同路人』的作品居多。這也是無足異的。一者，此種文學的興起較為在先，頗為西歐及日本所賞贊和介紹，給中國也得了不少轉譯的機緣；二者，恐怕也還是這種沒有立場的立場，反而易得介紹者的賞識之故了，雖然他自以為是『革命文學者』。

我向來是想介紹東歐文學的一個人，也曾譯過幾篇『同路人』作品，現在這部集子的前面十二篇，便都是同路人的作品，其中有三篇，是別人的翻譯，我相信為很可靠的。可惜的是限于篇幅，不能將有名的作家全

都收羅在內，使這本書較爲完善，但我相信曹靖華君的『烟袋』和『四十』，是可以補這缺陷的。

蘇聯的無產作家，是十月革命以後，即努力于創作的，一九一八年，無產者教化團就印行了無產者小說家和詩人的叢書。二十年夏，又開了作家的大會。而最初的文學者的大結合，則是名爲『鍛冶廠』的集團。

但這一集團的作者，是往往負着深的傳統的應響的，因此就少有獨創性，到新經濟政策施行後，誤以爲革命近于失敗，折了幻想的翅子，幾乎不能歌唱了。首先對他們宣戰的，是『那巴斯圖』(意云：在前哨)派的批評家，英古羅夫說：『對於我們的今日，他們在怠工，理由是因爲我們的今日，沒有十月那時的燦爛。他們……不願意走下英雄底阿靈比亞來。這太平常了。這不是他們的事。』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無產者作家的一團的『青年衛軍』的編輯室裏

合，決議另組一個『十月團』，『鍛冶廠』和『青年衛軍』的團員，離開舊社，加入者不少，這是『鍛冶廠』分裂的開端。『十月團』的主張，如烈烈威支說，是『內亂已經結束，「暴風雨和襲擊」的時代過去了。而灰色的暴風雨的時代又已到來，在無聊的幔下，暗暗地準備着新的「暴風雨」和新的「襲擊」。』所以抒情詩須用敘事詩和小說來替代；抒情詩也『應該是血，是肉，給我們看活人的心緒和感情，不要表示柏拉圖一流的歡喜了。』

『但青年衛軍』的主張，却原與『十月團』有些相近的。

革命之後的無產者文學，誠然也以詩歌爲最多，內容和技術，傑出的都很少。有才能的革命者，還在血戰的漩渦中，文壇幾乎全被較爲閒散的『同路人』所獨占。然而還是步步和社會的實現一同進行，漸從抽象的，主觀的而到了具體的，實在的描寫，紀念碑的長篇大作，陸續發表出來，如里培進斯基的『一週間』，梭拉非摩維支的『鐵流』，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就都是一九二三至二四年中的大收穫，且已移植到中國，爲

我們所熟識的。

站在新的立場上的智識者的作家既經輩出，一面有些『同路人』也和現實接近起來，如伊凡諾夫的『哈蒲』，斐定的『都市與年』，也被稱爲蘇聯文壇上的重要的收穫。先前的勢如水火的作家，現在似乎漸漸有些融洽了。然而這文學上的接近，淵源其實是很不相同的。珂剛教授在所著的『偉大的十年的文學』中說：

『無產者文學雖然經過了幾多的變遷，各團體間有過爭鬥，但總是以一個觀念爲標幟，發展下去的。這觀念，就是將文學看作階級底表現，無產階級的世界感的藝術底形式化，組織意識，使意志向着一定的行動的因子，最後，則是戰鬥時候的觀念形態底武器。縱使各團體間，頗有不相一致的地方，但我們從不見有誰想要復興一種超階級的，自足的，價值內在的，和生活毫無關係的文學。無產者文學是從生活出發，不是從文學性出發的。雖然因爲作家們的眼界的擴張，以及從直接鬥爭的主題，移向心理

問題，倫理問題，感情，情熱，人心的細微的經驗，那些稱爲永久底全人類的主题的一切問題去，而「文學性」也愈加占得光榮的地位；所謂藝術底手法，表現法，技巧之類，又會有重要的意義；學習藝術，研究藝術，研究藝術的技法等事，成了急務，公認爲切要的口號；有時還好像文學透了一個大圈子，又回到原先的處所了。

「所謂「同路人」的文學，是開拓了別一條路的。他們從文學走到生活去。他們從價值內在底技巧出發。他們先將革命看作藝術底作品的題材，自說是對於一切傾向性的敵人，夢想着無關於傾向的作家的自由的共和國。然而這些「純粹的」文學主義者們——而且他們大抵是青年——終于也不能不被拉進全線沸騰着的戰爭裏去了。他們參加了戰爭。于是從革命底實生活到達了文學的無產階級作家們，和從文學到達了革命底實生活的「同路人們」，就在最初的十年之終會面了。最初的十年的終末，組織了蘇聯作家的聯盟。將在這聯盟之下，互相提攜，前進了。最初的十年的

終末，由這樣偉大的試練來作紀念，毫不足怪的。」

由此可見在一九二七年頃，蘇聯的『同路人』已因受了現實的薰陶，瞭解了革命，而革命者則由努力和教養，獲得了文學。但僅僅這幾年的洗練，其實是還不能消泯痕迹的。我們看起作品來，總覺得前者雖寫革命或建設，時時總顯出旁觀的神情，而後者一落筆，就無一不自己就在裏邊，都是自己們的事。

可惜我所見的無產者作家的短篇小說很有限，這部集子的後面八篇，便是無產者作家的作品，其中有兩篇，也是由商借而來的別人所譯，然而極可信賴的譯本，而偉大的作者，遺漏的還很多，好在大抵別有長篇，可供閱讀，所以現在也不再等待，收羅了。

至于二十位作者的小傳及譯本所據的本子，都寫在『後記』裏。
臨末，我並且在此聲謝那幫助我搜集傳記材料的朋友。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八夜，魯迅記。

洞窟

M·札彌亞丁 作

冰河，猛獁（一），曠野。不知什麼地方好像人家的夜的岩石，岩石上有着洞穴。可不知道是誰，在夜的岩石之間的小路上，吹着角笛，用鼻子嗅出路來，一面噴起着白白的粉雪——也許，是灰色的拖着長鼻子的猛獁，也許，乃是風。不，也許，風就是最像猛獁的猛獁的凍了的呻吟聲。只有一件事分明知道——是冬天。總得咬緊牙關，不要格格地響。總得用石斧來砍柴。總得每夜搬了自己的篝火，一洞一洞的漸漸的深下去。總得多蓋些長毛的獸皮……

在一世紀前，是彼得堡街道的岩石之間，夜夜徘徊着灰色的拖着長鼻

子的猛獁，用了毛皮，外套，氈毯，破布之類包裹起來的洞窟的人們，一洞一洞地，逐漸躲進去了。在聖母節(二)，瑪丁·瑪替尼支去釘上了書齋。到凱山聖母節(三)，便搬出食堂，躲在臥室裏。這以後，就沒有可退的處所了。只好或者在這里熬過了圍困，或者是死掉。

洞窟似的彼得堡的臥室裏面，近來是諾亞的方舟之中一樣的光景——恰如洪水一般亂七八糟的淨不淨的生物，瑪丁·瑪替尼支的書桌，書籍，磁器樣的好像石器時代的點心，斯克略賓(四)作品第七十四號，熨斗，慫勤地洗得雪白了的馬鈴薯五個，鍍銀的臥牀的格子，斧頭，小廚，柴，在這樣的宇宙的中心，則有上帝——短腿，紅鏽，貪婪的洞窟的上帝——鑄

註一：Mammat，古代的巨獸，形略似象——譯者。

註二：十月一日——譯者。

註三：十二月二十二日——譯者。

註四：Aleksandr Scriabln(1871—1915)，俄國有名的音樂家——譯者。

鐵的火爐。

上帝正在強有力地呻吟。是在昏暗的洞窟之中的火的奇蹟。人類

瑪丁·瑪替尼支和瑪沙——是一聲不響，以充滿虔誠的感謝的態度，將手都伸向那一邊。暫時之間，洞窟裏是春天了。暫時之間，毛皮，爪，牙，都被脫掉，通過了滿結着冰的腦的表皮，抽出碧綠的小草——思想來了。

『瑪德（一），你忘記了罷，明天是……唔唔，一定的，我知道。你忘記了！』

十月，樹葉已經發黃，萎靡，彫落了的時候，是常有彷彿青眼一般的日子的。當這樣的日子，不要看地面，却仰起頭來，也能夠相信『還有歡欣，還是夏季。』瑪沙正是這樣子。閉了眼睛，一聽火爐的聲音，便可以相信自己還是先前的自己，目下便要含笑從牀上走起，緊抱了男人。而一點鐘之前，發了小刀刮着玻璃一般的聲音的——那決不是自

己的聲音，決不是自己……

「唉唉，瑪德，瑪德！怎麼統統……你先前是不會忘記什麼的。廿九這天，是瑪理亞的命名日呵……」

鐵鑄的上帝還在呻吟着。照例沒有燈。不到十點鐘，火是不來的罷。洞窟的破碎了的圓天井在搖動。瑪丁·瑪替尼支蹲着——留神！再留神些！——仰了頭，依舊在望十月的天空。爲了不看發黃的，乾枯的嘴唇。但瑪沙却道——

「瑪德，明天一早就燒起來，今天似的燒一整天，怎樣！唔？家裏有多少呢？書房裏該還有半賽旬（二）罷？」

很久以前，瑪沙就不能到北極似的書齋去了，所以什麼也不知道。那里是，已經……留神，再留神些罷！

註一：瑪丁的親愛稱呼——譯者。

註二：一賽旬約七立方尺——譯者

「半賽句？不止的！恐怕那里是……」

忽然——燈來了。正是十點鐘。瑪丁·瑪替尼支沒有說完話，細着眼睛，轉過臉去了。在亮光中，比昏暗還苦。在明亮的處所，他那打皺的，粘土色的臉，是會分明看見的。大概的人們，現在都顯着粘土色的臉。復原——成爲亞當。但瑪沙知道——

「瑪德，我來試一試罷——也許我能夠起來的呢……如果你早上就燒起火鐘來。」

「那是，瑪沙，自然……這樣的日子……那自然，早上就燒的。」

洞窟的上帝漸漸平靜，退縮了，終於停了響動，只微微地發些畢畢剝剝的聲音。聽到樓下的阿培志綏夫那里，在用石斧劈船板——石斧劈碎了瑪丁·瑪替尼支。那一片，是給瑪沙看着粘土一般的微笑，用珈琲磨子磨着乾了的薯皮，準備做點心——然而瑪丁·瑪替尼支的別一片，却如

無意中飛進了屋子裏面的小鳥一般，胡亂地撞着天花板，窗玻璃和牆壁。
『那里去弄點柴——那里去弄點柴——那里去弄點柴。』

瑪丁·瑪替尼支穿起外套來，在那上面繫好了皮帶。（洞窟的人們，是有一種迷信，以爲這麼一來，就會溫暖的。）在屋角的小廚旁邊，將洋鐵水桶嘩唧地響了一下。

『你那里去，瑪德？』

『就回來的。到下面去汲一點水。』

瑪丁·瑪替尼支在冰滿了溢出的水的樓梯上站了一會，便擺着身子，長噓了一口氣，腳鏢似的響着水桶，下到阿培志綏夫那里去了。在這家裏，是還有水的。主人阿培志綏夫自己來開了門。穿的是用繩子做帶的外套，那久不修刮的臉——簡直是灰塵直沁到底似的滿生着赭色雜草的荒原。從雜草間，看見黃的石塊一般的齒牙，從齒牙間，蜥蜴的小尾巴閃了一下——是微笑。

「阿阿，瑪丁·瑪替尼支！什麼事，汲水麼？請請，請請，請請。」
在夾在外門和裏門之間的籠一樣的屋子——提着水桶，便連轉向也難的狹窄的屋子裏，就堆着阿培志綏夫的柴。粘土色的瑪丁·瑪替尼支的肚子，在柴上很很地一撞，——粘土塊上，竟印上了深痕。這以後，在更深的廊下，是撞在廚角上。

走過食堂——食堂裏在着阿培志綏夫的雌兒和三匹小仔。雌頭連忙將羹碟子藏在擦桌布下面了。從別的洞窟裏來了人——忽然撲到，會抓了去，也說不定的。

在廚房裏捻開水道的龍頭，阿培志綏夫露出石頭一般的牙齒來，笑了
一笑。

「可是，太太怎樣？太太怎樣？太太怎樣？」

「無論如何，亞歷舍·伊凡諾微支，也還是一樣的：總歸不行。明天就是命名日了，但家裏呢……」

『大家都這樣呵，瑪丁·瑪替尼支。』都這樣呵，都這樣呵，都這樣呵……』

在廚房裏，聽得那誤進屋裏的小鳥，飛了起來，霍霍地鼓着翅子。原是左右飛着的，但突然絕望，拚命將胸脯撞在壁上了。

『亞歷舍·伊凡諾微支，我……』亞歷舍·伊凡諾微支，只要五六塊就好，可以將你那里的（柴）借給我麼？……』

黃色的石頭似的牙齒，從雜草中間露出來。黃色的牙齒，從眼睛裏顯出來。阿培志綏夫的全身，被牙齒所包裹了，那牙齒漸漸伸長開去。

『說什麼，瑪丁·瑪替尼支，說什麼，說什麼？連我們自己的家裏面……你大約也知道的罷，現在是什麼都……』你大約也知道的罷，你大約也知道的罷……』

留神！留神——再留神些罷。瑪丁·瑪替尼支親自收緊了自己的心，提起水桶來。於是經過廚房，經過昏暗的廊下，經過食堂，出去了。

在食堂的門口，阿培志綏夫便蜥蜴似的略略伸一伸手。

『那麼，晚安……但是，瑪丁·瑪替尼支，請你不要忘記，緊緊的關上門呀，不要忘記。兩層都關上，兩層呵，兩層——因為無論怎麼燒也來不及的！』

在昏暗的處處是冰的小房子裏，瑪丁·瑪替尼支放下了水桶。略一回顧，緊緊地關上了第一層門。側着耳朵聽，但聽得到的只是自己身體裏的乾枯的柴瘠的戰慄，和一下一下分成小點的多半是寒噤的呼吸。在兩層的門之間的狹窄的籠中，伸出手去一碰——是柴，一塊，又一塊，又一塊……不行！火速親自將自己的身體推到外面，輕輕地關了門。現在是只要將門一送，碰上了門就好。

然而——沒有力氣。沒有送上瑪沙的『明天』的力氣。在被僅能辨認的點線似的呼吸所劃出的境界上，兩個瑪丁·瑪替尼支們就開始了拚命的戰爭——這一面，是和斯克略賓爲友的先前的他，知道着『不行』這

件事，但那一面的洞窟的瑪丁。瑪替尼支，是知道着『必要』這件事的。

洞窟的他，便咬着牙齒，按倒了對手，將他扼死了。瑪丁。瑪替尼支至于翻傷了指甲，推開門，將手伸進柴堆去，——壹塊，四塊，五塊，——外套下面，皮帶間，水桶裏，——將門砰的一送，用着野獸一般的大步，跑上了樓梯。在樓梯的中段，他不禁停在結冰的梯級上，將身子帖住了牆壁。在下面，門又是呀的一聲響，聽到遮滿灰塵似的阿培志綏夫的聲音。

『在那邊的——是誰呀？ 是誰呀？ 是誰呀？』

『是我呵，亞歷舍。伊凡諾微支，我——我忘記了門——我就——回過去，緊緊的關了門……』

『是你麼？哼……爲什麼會幹出這樣的事來的？ 要再認真些呵，要再認真些。因爲近來是誰都要偷東西的呀。這就是你，也該明白的罷，唔，明白的罷，爲什麼會幹出這樣的事來的？』

廿九日。從早上起，是到處窟窿的舊棉絮似的低垂的天空，從那窟窿裏，落下冰來了。然而洞窟的上帝，却從早上起就塞滿了肚子，大慈大悲地呻吟起來——就是天空上有了窟窿，也不要緊，就是偏身生了牙齒的阿培志綏夫查點了柴，也不要緊——什麼都一樣。只要捱過今天，就好了。洞窟裏的『明天』，是不可解的。只有過了幾百年之後，纔會懂『明天』呀，『後天』呀那些事。

瑪沙起來了。而且爲了看不見的風，搖搖擺擺，像先前一般梳好了頭髮。從中央分開，梳作遮耳的鬢腳。那宛如禿樹上面，遺留下來的惟一的搖搖不定的枯葉一樣。瑪丁•瑪替尼支從書桌的中央的抽屜裏，拿出書本，信札，體溫計這些東西來。後來還拿出了一個不知是什麼的藍色小瓶子（一），但爲要不給瑪沙看見，連忙塞回原地方去了——終於從最遠的角落裏，搬了一隻黑漆的小箱子來。在那底裏，還存着真的茶葉——真的，真的——真正實在，一點不錯的茶葉！兩個人喝了茶。瑪

丁·瑪替尼支仰着頭，聽到了完全和先前一樣的聲音——

「瑪德，還記得我的藍屋子罷。不是那里有蓋着罩布的鋼琴，鋼琴上面，有一個樹做的馬樣子的煙灰碟子的麼？我一彈，你就從背後走過來……」

「是的，正是那一夜，創造了宇宙的，還有出色的聰明的月貌，以及鶯囀一般的廊下的鈴聲。」

「還有，記得的罷，瑪德，開着窗，外面是顯着碧綠顏色的天空——從下面，就聽到似乎簡直從別的世界裏飄來的，悠揚的手風琴的聲音。」

「拉手風琴人，那個出色的拉手風琴人——你現在在那里了？」

「還有，河邊的路上……記得麼？——樹枝條還是精光的，水是帶了些紅色。那時候，不是流着簡直像棺材模樣的那藍藍的冰塊麼。看見了那棺材，也只不過發笑——因為我們是不會有什麼

註一：在歐美，凡盛毒藥的瓶，例用藍色的——譯者。

死亡的。記得麼？」

下面用石斧劈起柴來了。忽然停了聲響，發出有誰在奔跑，叫喊的聲音。被劈成兩半了的瑪丁、瑪替尼支，半身在看永遠不死的拉手風琴人，永遠不死的樹做的馬，以及永遠不死的流冰，而那一半身，却喘着點線一般的呼吸，在和阿培志綏夫一同點柴的數目。不多久，阿培志綏夫就點查完畢，在穿外套了。而且渾身生着牙齒，猛烈地來打門了。而且……

「等一等，瑪沙，總，總好像有人在敲我們的門似的。」
不對，沒有人。現在是還沒有一個人。又可以呼吸，又可以昂着頭，來聽完全是先前一樣的聲音。

黃昏。十月念九日是老掉了。屹然不動的，老婆子似的鈍滯的眼——于是一切事物，在那視線之下，就縮小，打皺，駝背了。圓天井低下來，靠手椅，書桌，瑪丁、瑪替尼支，臥牀，都扁掉了。而臥牀上

面，則有完全扁了的，紙似的瑪沙在。

黃昏時候，來了房客聯合會的幹事綏里訶夫。他先前體重是有六普特(一)的，現在却減少了一半，恰如胡桃在嘩唧匣子(二)裏面跳來跳去似的，在上衣的殼裏面跳。只有聲音，却仍如先前，彷彿破鐘一樣。

『呀，瑪丁·瑪替尼支，首先——不，其次，是太太的命名日，來道喜的。那是，怎麼！從阿培志綏夫那里聽到的……』

瑪丁·瑪替尼支被從靠手椅裏彈出去了。於是囊囊地走着，竭力要說些什麼話，說些什麼都可以……

『茶……就來——現在立刻……今天家裏有『真的』東西哩。是真的呵！只要稍微……』

『茶麼？我倒是香檳酒合式呵。沒有？究竟是怎麼了的！哈，

註一：重量名，四十磅爲一普特——譯者。

註二：一種孩子的玩具——譯者。

哈，哈，哈！可是我，前天和兩個朋友，從霍夫曼氏液做出酒來了。實在是笑話呀！很很的喝了一通。

『但是那朋友，却道「我是徐諾維夫呵，跪下呀。」』 唉唉，笑話笑話。

『後來，回到家裏去，在戰神廣場上，不是一個男人，只穿了一件背心，從對面走來了麼，唔，自然是真的！你究竟是怎麼了的？』這一問，他不是說，不，沒有什麼，不過剛纔遭了路劫，要跑回華西理也夫斯基島去麼。真是笑話！』

扁平的紙似的瑪沙，在臥牀上笑起來了。瑪丁·瑪替尼支親自緊緊地絞緊了自己的心，接着更加高聲地笑——那是因爲想煽熱綏里訶夫，使他始終不斷，再講些什麼話……

綏里訶夫住了口，將鼻子略哼一下，不說了。覺得他在上衣的殼裏左右一搖，便站了起來。

『那麼，太太，請你的手，Onik！唔，你不知道麼？是學了那些人們的樣子，將 Chest Ineju Kanyatsa 減縮了的呀，Oh. I. K. 唉唉，真是笑話！』(1)

在廊下，接着是門口，都起了破鐘一般的笑聲。再一秒鐘，這樣地就走呢，還是……

地板好像搖搖蕩蕩，瑪丁•瑪替尼支覺得脚下彷彿在打旋渦。浮着粘土似的微笑，瑪丁•瑪替尼支靠在柱子上。綏里訶夫噙嘴的哼着，將脚塞進大的長靴裏面去。

穿好長靴，套上皮外套，將猛獁的身子一伸，吐了一口氣。於是一聲不響，拉了瑪丁•瑪替尼支的臂膊，一聲不響，開了北極一般的書齋的

註1. Chest imeju kanyatsa 是酬酬的常套語，有「幸得恭敬作禮」之意。「那些人們」

指共產黨員，因為常將冗長的固有名詞，僅取頭一字縮成一個新名，所以綏里訶夫以為「笑

話」……譯者。

門，一聲不響，坐在長椅子上了。

書齋的地板，是冰塊。冰塊在可聞和不可聞之間，層索的一聲一開裂，便離了岸——于是滔滔地流着，使瑪丁·瑪替尼支的頭暈眩起來。

從對面——從遼遠的長椅子的岸上，極其幽微地聽到綏里訶夫的聲音——

『首先——不，其次，我也敢說，那個什麼阿培志綏夫這蟲豸，實在是……』 但是你自己也明白的罷，因為他居然在明說，明天要去報警察

了…… 實在是蟲豸一流的東西！我單是這樣地忠告你。你現在立刻，現在立刻到那小子這里去，將那柴，塞進他的喉嚨裏去罷。』

冰塊逐漸迅速地流去了。扁平的，渺小的，好容易纔能看見的——簡直是木片頭一般的瑪丁·瑪替尼支，回答了自己。但並非關於柴——是另外一件事。

『好，現在立刻。現在立刻。』

『哦，那就好，那就好！那東西實在是無法可想的蟲豸，簡直是蟲

豸阿，唔唔，自然是……」

洞窟裏還昏暗。粘土色的，冷的，盲目的瑪丁·瑪替尼支，鈍鈍地撞在洪水一般散亂在洞窟裏的各種東西上。忽然間，有了令人錯愕的聲音，是很像先前的瑪沙之聲的聲音——

『你同綏里訶夫先生在那邊講什麼？說是什麼？糧食票？我是躺着在想了的，要振作一下——到什麼有太陽光的地方去……阿呀，這樣磔磔格格地在弄什麼東西呀，簡直好像故意似的。你不是很知道的麼——我受不住，我受不住，受不住！』

像小刀在刮玻璃。固然，在現在，是什麼也都一樣。連手和腳，也成了機器似的了。一上一下，都非像船上的起重機模樣，用繩索和轆轤不可。而且轉動轆轤，一個人還不夠，大約須有三個了。瑪丁·瑪替尼支一面拚命地絞緊着繩索，一面將水壺和熬盤都擱在爐火上，重燃起來，將阿培志綏夫的柴的最後的幾塊，拋進火爐裏面去。

『你聽見我在說話沒有？爲什麼一聲不響的？你在聽麼？』

那自然並不是瑪沙。不對，並不是她的聲音。瑪丁·瑪替尼支的舉動，逐漸鈍重起來了。——兩脚陷在索索地崩落的沙中，轉動轆轤，就步步覺得沈重。忽然之間，搭在不知那一個滑車上的繩索斷掉了，起重機——手，便垂了下來。於是撞着了水壺和熬盤，嘩啦啦的都落在地板上。洞窟的上帝，蛇一般吱吱地叫。從對面的遼遠的岸——臥牀裏，發出簡直是別人似的高亢的聲音來——

『你是故意這樣的！那邊去罷！現在立刻！我用不着誰——什麼什麼都不要！那邊去罷！』

十月念九日是死掉了。——還有永遠不死的拉手風琴人，受着夕陽而發紅的水上的冰塊，瑪沙，也都死掉了。這倒好。不像真的『明天』，阿培志綏夫，綏里訶夫，瑪丁·瑪替尼支，都沒有了，倒是好的，這個那個，全死掉了，倒是好的。

在遠處什麼地方的機器之流的瑪丁·瑪替尼支，還在做着什麼事。

或者，又燒起火爐來，將落在地上的東西，拾進熬盤裏，燒沸那水壺裏的水，也說不定的。或者，瑪沙講了句什麼話，也說不定的——但他並沒有聽見。單是爲了碎話和撞在小廚，椅子，書桌角上所受的陳傷，粘土在麻木地作痛。

瑪丁·瑪替尼支從書桌裏，將信札的束，體溫計，火漆，裝着茶葉的小箱子——于是又是信札，都懶懶地拖出來。而在最後，是從不知那里的最底下，取出了一個深藍色的小瓶子。

十點鐘。燈來了。完全像洞窟的生活一樣，也像死一樣，精光的，僵硬的，單純而寒冷的電氣的燈光。並且和熨斗，作品第七十四號，點心之類在一處，是一樣地單純的藍的小瓶子。

鐵鑄的上帝，吞嚥着羊皮紙一般地黃的，淺藍的，白的，各種顏色的信札，大慈大悲地呻吟起來了。而且使水壺的蓋子格格地作聲，來通知

牠自己的存在。瑪沙回過了頭來。

『茶燒好了？瑪德，給我——』。

她看見了。給明亮的，精光的，僵硬的電氣的光所穿通了的一剎那間，火鐘前面，是彎着背脊的瑪丁·瑪替尼支。信札上面，是恰像受了夕陽的水那樣的紅紅的反射，而且那地方，是藍的小瓶子。

『瑪德……瑪德……你已經……要這樣了？……』

寂靜。滿不在意地吞嚥着淒苦的，優婉的，黃的，白的，藍的，永遠不死的文字——鐵鑄的上帝正在呼盧呼盧地響着喉嚨。瑪沙用了像討茶一樣，隨隨便便的調子，說：

『瑪德，瑪德！還是給我罷！』

瑪丁·瑪替尼支從遠處微笑了。

『但是，瑪沙，你不是也知道的麼？——這裏面，是只夠一個人用的。』

「瑪德，但是我，反正已經是並不存在的人了。這已經並不是我了。」

我反正……瑪德，你懂得的罷——瑪德，」

唉唉，和她是一樣的，和她是一樣的聲音……只要將頭向後面一

仰……

「瑪沙，我騙了你了。家裏的書房裏面，柴什麼是一塊也沒有了。」

但到阿培志綏夫那里去看，那邊的門和門的中間……我就偷了——

懂了麼？所以綏里訶夫對我……我應該立刻去還的，但已經統統燒完

了——我統統燒完了——統統！」

鐵鑄的上帝滿不在意地假寐了。洞窟的圓天井一面在消沒，一面微

微地在發抖。連房屋，岩石，猛獁，瑪沙，也微微地在發抖。

「瑪德，如果你還是愛我的……瑪德，記一記罷！親愛的瑪

德！」

永遠不死的樹做的馬，拉手風琴人，冰塊。還有這聲音……瑪

丁·瑪替尼支慢騰騰地站起來了。好容易轉動着轆轤，慢騰騰地從桌上拿起藍的小瓶子，交給了瑪沙。

她推掉毯子，恰如那時受了夕照的水一般，帶着微紅，顯出靈敏的，永遠不死的表情，坐在臥牀上。于是接了瓶子，笑起來了——

『你看，我躺着想了的，也不是枉然呵——我要走出這里了。再給我點上一盞電燈罷——哪，那桌子上的。是是，對了。這回是，火鏢裏再放進些什麼去。』

瑪丁·瑪替尼支看也不看，從桌上抓起些什麼紙來，拋在火鏢裏。

『好，那麼……出去散步一下子。外面大概是月亮罷——是我們的月亮呵，還記得麼？不要忘記，帶着鑰匙。否則，關上之後，要開起來……』

不，外面並沒有月亮。低的，暗的，陰慘的雲，簡直好像圓天井一般，而凡有一切，則是一個大的，寂靜的洞窟。牆壁和牆壁之間的狹的

無窮的路，凍了的，昏暗的，顯着房屋模樣的岩，而在岩間，是開着照得通紅的深的洞窟。在那洞窟裏，是人們蹲在火旁邊。輕輕的冰一般的風，從脚下吹拂着雪煙，不知道是什麼，最像猛獁的猛獁的偉大而整齊的腳步，誰的耳朵也聽不見地，在白的雪煙，石塊，洞窟，蹲着的人們上面跨過去。

老耗子

M·淑雪兼珂 作

建造飛機的募款很順利地進行着。

書記們中有一個曾經是駕駛過兩次氣球的航空老手，自己負起責任到各部去游說。

「同志們，新時代已在眼前了，」這位「專家」說。「各種建設都應當有飛機以作空中聯絡……呀，那就是爲什麼……你們應該出錢的理由……」

僱工們都慨然捐了錢。沒有一個和這位專家爭辯。只在會計處一部中，這位專家却碰到一個倔強的人物。這個倔強的人就是達德烏庚，司

帳員之一。

達德烏庚諷刺地微笑着。

『造一架飛機麼？嚇……一架怎樣的飛機呢？爲什麼我把錢拋在飛機上呢？我，朋友，是一個老耗子呀！』

『專家激昂起來了。』怎樣的飛機麼？呀，就是一架飛機，一架普通的飛機。』

『一架普通的飛機，』達德烏庚苦笑地喊道。『但牠萬一造得不好，那怎麼辦呢？假如第一次飛了上去給風吹翻了，那我的錢在那兒呢？我爲什麼要那樣傻，把錢在牠身上作孤注一擲呢？我如果替老婆去買一架縫衣機，我可以用自己的手指試摸每一個機輪……但現在我能夠幹什麼呢？大概那推進機是不會活動的。那怎麼辦呢？』

『對不起，』專家叫喊道。『這將在一所大工廠裏建造！在一所工廠裏！一所工廠！』

『工廠就怎麼樣呢？』達德烏庚譏笑地叫道。『我雖然未曾駕駛過氣球，但我畢竟是一個老耗子，我是知道一兩件事情的。讓別的工廠賺得這筆錢，毫無意思的……呵！不要搖手失望罷，錢是要付的。我並不是吝嗇錢……我剛才不過要求公允的處置罷了。錢在這裡……我還可以代付密舒力登的錢，因為他正在告假中。……對不起。』

達德烏庚掏出他的錢袋，照當時的兌價數了一個金盧布的錢，算他自己的款子，接着又替密舒力登付了四分之一盧布，簽了他的名，又把錢重數一遍，交給這位專門家。

『錢在這裡了……我的惟一的條件是：允許我到工廠去，親自察看這件工作在怎樣進行。你知道這句成語的：只有自己的眼睛是金剛石，別人的眼睛都不過是玻璃。』

達德烏庚自言自語地說了很久，然後轉身重新對着他的算盤。但他的心緒太紊亂了；他不能工作。

在此後這兩個月當中，他一直都不能工作。他到處跟着這位專門家像一個影，在走廊裏攔住他，問他募款怎樣了，每人拿出多少錢，並且飛機將在那里建造。

當必需的款子都募集好，而飛機正在着手建造的時候，達德烏庚帶着嘲笑的神情，到了工廠。

「呀，兄弟們，工作怎樣了呀？」他問工人們。

「你來幹什麼？」一位技師問。

「我來幹什麼嗎？」達德烏庚驚異地喊道。「我拿出錢來造飛機，而且他請我……你們是在為我們建造飛機呀……我是來察看一下的。」達德烏庚走上走下地走了許久，察看各種材料，甚至于還拿了有些材料來，用他的牙齒咬過。

他搖搖頭。

「看這里，兄弟們，」他對工人們說道。「你們是在替我們建造這個

的，看呀，你們竟把牠當作一件營利的事業了……我知道你們……你們都是大豬頭。我們就要看見，牠完工之後，那推進機是不會活動的。我是一個老耗子，我是知道的。請恕我。我實在是有所關係的呀。」

這位司帳員達德烏庚又在工廠裏到處踱了一遍，約定下次再來，于是走了出去。

此後他每天都到這工廠裏來。有時他一天還來了兩次。他批評他們，非難他們。他強迫他們更換材料；有時他還到寫字間裏檢閱圖樣。

『我真奇怪，』有一天，那個技師說，被他自己的圓到克制着，『我真奇怪……：唉。我不知道怎樣說才好……：我們自然會照你的意思來幹的，這事情用不着費心的……：但是最好請你不要隨便到這裏來……：否則我想我們不得不謝絕這件工作了……：你做代表的人是明白的。』

『什麼，代表？』達德烏庚問，『我怎麼是個代表？你把那個也造起來了。我是以私人資格來的。我有錢拋在這架飛機上……：』

「不是一個代表麼？」技師尖聲叫道。「什麼東西——你拋的是什麼東西呢？」

「我拋了多少錢麼？呀，一個金盧布。」

「一個盧布，你說什麼，是一個盧布麼？」技師憎厭地問。

他拉開檯子的抽斗，將錢擲還達德烏庚。

「該咒罵的，錢在這裡，在這裡……」

達德烏庚聳着他的兩肩。

「隨你的便，」他說。「你不要，不要就是了。我是不會固執的。我可以把牠用在別處的。我是一個老耗子。」

達德烏庚數了數錢，放在衣袋裏，出去了。接着又跑回來。

「密舒力登的錢怎樣呢？」他問。

「密舒力登的錢麼？」這位技師咆哮着。「密舒力登的錢麼？你這老耗子？」

達德烏庚喫了一驚，連忙關了門，跑到街上。

「錢化掉了，」他自語着，「這流氓在這上面弄了四分之一……技師就在那些上……」

在沙漠上

L·倫支 作

一

夜晚，是在露營的周圍燒起火來，都睡在帳篷裏。一到早晨——飢餓的惡狠狠的人們，便又步步向前走了。人數非常之多。等于曠野之沙的雅各的苗裔——無限的以色列的人民，怎麼算得完呢。而且各人還帶着自己的家畜，孩子和女人。天熱得可怕。白天比夜間更可怕。這怎講呢，就因為在白天，明晃晃地洋溢着金色的滑澤的光，那不斷的光輝，似乎反而覺得比夜暗還要暗。

可怕，而且無聊。此外一無可做——就單是走路。不勝其火燒一

般的倦怠和飢餓和空虛的憂愁，爲要尋些事給粗指頭的毛氈毳的手來做，於是互相偷家具，偷皮革，偷女人，又互將那偷兒殺却。而又從此發生了報復，殺却那會殺偷兒的人。沒有水，却流了許多血。在所向的遠方，是橫着流乳和蜜的國土。

絕無可逃的地方。凡落後的，只好死掉。而以色列人，是向前向前的爬上去的。後面爬着沙漠的獸，前面爬着時光。

魂靈已經沒有。被太陽曬殺了。凡留下的，只是張着黑傘的強健的身體，喫喝的鬚髯如蠟的臉，單知道走路腳，和殺生，割肉，在牀上擁抱女人的手罷了。在以色列人之上，站着大悲而耐苦，公平而好心的真的神——這是正如以色列族一樣，黑色而多鬚的神，是復讎者，也是殺戮者。在這神和以色列人之間，則夾着蔚藍的，無鬚的，滑澤，然而可怕的太空和爲聖靈所憑的摩西——他們的指導者。

第六天的傍晚，總要吹起角笛來。於是以色列人便走向集會的幕舍（猶太的神殿）去，羣集於麻線和雜色毛繩織出的，大的天幕的面前。

祭壇旁邊，站着黑色多鬚的祭司長亞倫，穿了高貴的披肩——叫着，哭着。在那周圍是子和孫，黑臉多鬚的親屬利未族，穿了紫和紅的衣——叫着，哭着。穿着山羊皮裘的黑色多鬚的以色列人——餓而且怕，但叫着，哭着。

此後是裁判了。高的壇上，走上聖靈所憑的摩西來。和神交談，而不能用以色列話來講的。在高壇上，他的身體團團回旋，從嘴裏噴出白沫。而和這白沫一起，還發出什麼莫名其妙，然而可怕的聲音。以色列人怕得發抖，哭喊了。於是跪而求赦了。有罪者也懺悔，無罪者也懺悔。因為害怕了。已懺悔者，被擊以石。於是又向乳蜜噴流的處所，步步前進了。

角笛發聲的時候——

——金，銀，銅，青紫紅等的毛繩，麻線，山羊毛，染紅的公羊皮，
獾皮，合歡樹，用於膏油和馥郁的香之類的香料，寶石——

——將這些東西，以色列人攜帶在手裏，跑向吹角的幕舍去。於是
亞倫，和他的子，孫，和親屬的利未族等，便收去這樣的貢獻。

沒有金，紫的織品，寶石這些東西的，便帶了盆，盤，碗，灌奠用的
水瓶，最好的香油，最好的葡萄和麵包——加了酵素的麵包和不加的麵包
——和塗了香油的餅餌，羊，小牛，小羊這些去。

連香油，葡萄，家畜，器具都沒有的——就應該被殺。

四

已經沒有了走路之力的時候，沙烙脚底而太陽炙着脊梁的時候，不得
不喫驢馬的肉而喝驢馬的尿的時候——那時候，以色列人走到摩西那里，
哭着威逼了——

「究竟是誰給我們喫肉，喝水的？我們還記得在埃及喫過的魚。

也記得王瓜，甜瓜，葱薤，大蒜。你要帶我們到那里去呢？流着乳和蜜的國土，究竟在那里呢！說是引導我們的你的神，究竟在那里呢？我們已經不願意害怕這樣的神了。我們要回埃及去了。」

以色列人的指導者，聖靈附體的摩西，在壇上打旋子。從那嘴裏，噴出白沫來，漏了莫名其妙，然而可怕的言語。哥哥亞倫穿着紫和紅的衣，站在旁邊，威嚇似的大叫：「將吐不平的去殺掉呀！」於是吐不平的，被殺掉了。

然而，假使以色列人還是不平，叫道，「竟是將我們帶出了埃及的地方還不夠，且要在這樣的曠野中殺掉麼？豈不是沒有帶到流乳和蜜的國土裏麼？豈不是沒有分給葡萄園和田地麼？我們不去了，不去，不去了！」呢——那時候，亞倫就向自己的親屬利未族，說，「拔出劍來，通過人民中走罷！」於是利未族的人們拔出劍來，通過人民中，走了，而

凡有站在當路的，都被殺掉。以色列人哭喊了。這爲什麼呢，就因爲摩西和神交談，而利未族是有劍的。

從此又離開露營，向着流乳和蜜的地方前進。這樣，年歲正如以色列人，慢慢地爬，以色列人正如年歲，慢慢地爬去了。

五

塗中倘或遇見別的種族和人民，便殺了那種族和人民。完全是野獸似的，貪婪地撕碎了。撕碎了又前進。從後面爬來着沙漠的獸，恰如以色列人一樣，貪婪地撕喫了被殺的人民的殘餘。

以東族，摩押族，巴珊族，亞摩利族等，都被蹂躪於沙礫裏了。贊桌被毀，祭壇被拆，聖水被砍倒。更沒有一個生存的人。財寶，家畜，女人，都被掠奪了。女人夜裏被玩弄，一到早晨，就被殺掉。有孕的是剖開肚子，拉出胎兒來。女人留到早晨，一到早晨，就被殺掉了。無論是家財，是家畜，是女人，凡最好的都歸利未族。

六

年歲正如以色列人，慢慢地爬。飢餓和枯渴和恐怖和憤怒正如年歲和以色列人，慢慢地爬去了。角笛雖響，已沒有送往幕舍的東西。以色列人殺了自己的家畜，送到亞倫和他的親戚利未族那里去。空手而來的呢——被殺掉了。以色列人漸漸常往摩西的處所，叫喊，鳴不平。

但利未族的人們更是常常拔了劍，在人民之間通過了。這樣子，而孩子們，年歲，恐怖，飢餓，都生長起來了。

七

曾經有了這樣的事。以色列人遇着米甸人，起了大激戰。亞倫子以利亞撒之子非尼哈，帶着以色列軍隊前去了。聖器和鐘鼓在他的手裏。以色列軍終於戰勝了。勝而隨意狂暴了。到得後來，是分取家畜和女人。最好的畜羣和最美的女人，歸於祭司長之孫非尼哈。

然而第二天早上的事了。非尼哈任意玩弄了女人，於是就要殺掉

她，捏了劍。但女人赤條的躺着。非尼哈到底不能殺掉她。他走出帳篷，叫了奴隸，遞給劍去，這樣說，『進帳篷去，殺掉那女人！』奴隸說着一唯唯，我去殺掉女人罷。』走進帳篷裏去了。過了好一會。非尼哈又向別一個奴隸說，『進帳篷去，殺了那女人和同女人睡着的奴才來。』還將一樣的話，說給了第二，第四，第五的奴隸。他們都說着『唯唯，』走進帳篷裏去了。過了好一會，走出帳篷來的却是一個也沒有。非尼哈走進帳篷去一看，奴隸們是殺掉了倒在地面上，最後進去的和女人在睡覺。非尼哈取了劍，殺掉奴隸，也要殺掉那女人。然而女人是赤條條的躺着。非尼哈不能殺，走出外面了。而且躺在幕舍的門口了。

八

於是以色列人中，開始了可怕的帶瘋的發作和淫蕩。這非他，女人一躺在牀上，以色列的兒郎們便在帳篷的門口交戰，勝者就和她去睡覺的。而這一出帳篷外，便又被別個殺死了。

日子這樣過去了。日之後來了暗，暗之後來了日，日之後又來了暗。麵包沒有了，然而誰也沒有鳴不平；水沒有了，然而誰也不叫渴。

第六天的傍晚，角笛沒有吹起來。以色列人不到幕舍那面去，却聚在以利亞撒之子非尼哈的帳篷旁邊了。然而非尼哈，是躺在帳篷的門口。

第七天的安息日也過去了。但以色列人既不向神殿去，也不送貢品來。利未族的人們前來殺女人，但他們也互相殺起來，勝者和女人一同睡覺了。

聖靈所憑的摩西，在壇上打旋子，噴白沫，吐咒罵了，然而誰也不聽他。

以利亞撒之子非尼哈是躺在帳篷的門口，然而誰也不看他。

以色列的一行，已經不想進向流乳和蜜的國土去，在一處牢牢地停下了。從他們後面爬來的沙漠的獸也站住了。時光也停住了。

這是第十天。女人終於出了帳篷，就赤條條地在營寨之間走起來。以色列人跟着在沙上爬來爬去，吻接她的足迹。於是女人說了：『你們毀掉那樣的贄桌，給非基辣的主造起祭壇來罷。因為這是真的神呀。』以色列人便毀了自己的神的贄桌，給非基辣的主，造起祭壇來。女人走向幕舍那面去了。但幕舍的門口，是躺着以利亞撒之子非尼哈。女人也不能決意走進帳篷去，但是這樣地說：『爲什麼像曠野的狗一樣，躺在這樣的地方的？回到自己的帳篷，和我一同睡覺去罷。』又這樣地說：『大家都來打這漢子呀。』於是西緬族的首領撒路之子心利，前來以腳踢非尼哈。女人走進帳篷去了。撒路之子心利也跟進去了。

是這晚上的事。以利亞撒之子非尼哈站了起來，走向自己的帳篷，要和女人去睡覺。以色列人看見非尼哈到來，都在前面讓開了路。非尼哈走進帳篷去了——在手裏有一桿槍。一看，女人是赤條條地躺在牀上，上面是撒路之子心利，也是赤條條。以利亞撒之子非尼哈就在那牀

股上邊，用槍刺下去了。槍從那肚子刺透女人的肚子，豎在牀上。那時候，非尼哈將帳篷拆開。一看見女人和撒路之子心利赤條條地刺透在牀上，以色列人便大聲哭叫起來。祭司長亞倫子以利亞撒之子非尼哈，便離開這里，躺在幕舍的門口了。

十

是第二天早晨的事。已經沒有肉，沒有麵包，也沒有水了。而飢餓和恐怖和憤怒，是蘇醒了。以色列人走到聖靈所憑的摩西那里，這樣說——

『究竟是誰給我們喫肉，喝水的？我們還記得在埃及喫過的魚。也記得王瓜，甜瓜，葱，薤，大蒜。爲什麼你要帶我們到這樣的曠野裏，殺掉我們和牲畜的呢？豈不是沒有帶到流乳和蜜的國土裏麼？我們不去了。不去，不去了。』

於是和神交談的摩西，在壇上打旋子，作爲回答。從那嘴裏，噴出白

沫來，發了莫名其妙的咒罵的話。祭司長亞倫就站起，對利未族的人們這樣說；『拔出劍來，通過了營寨走罷。』於是利未族的人們拔出劍來，通過營寨走去了。而站在前路的，是統被砍死了。

是這晚上的事。以色列人終於離開營盤，向着流乳和蜜的國土，爬上去了。在前面，慢慢地爬着時光，從後面，慢慢地爬着沙漠的獸和黑暗。

以利亞撒之子非尼哈走在最後面。而且一面走，一面屢屢的回頭。在後面，是女人和西緬族的首領撒路之子心利，赤條條地被刺通在牀上。

以色列人和時光和流乳和蜜的國土上面，是站着——恰如以色列族一樣，色黑而多鬚的神，是復讎者，也是殺戮者，大悲而耐苦，公平而好心的，真的神。

果樹園

K·斐定 作

融雪的漲水，總是和果樹園的繁花一起的。

果樹園從坡上開端，緩緩地斜下去，一直到河岸。那地方用柵欄圍起來，整齊地種着剪得圓圓的楊柳。從那枝條的縷縷裏，看見朗然如火的方格的水田；在梢頭呢，橫着一條發光的長帶。這也許是河，也許是天，也許不過是空氣——總之乃是一種透明的，耀眼的東西。

河上已經是別的果樹園，更其前，是接連的第三，第四個。

在那對面，展開着爲不很深的山谷所隔斷的草原。雨打的山谷的崖邊，纏絡着韃韃楓樹的欣欣然的斫而復生的萌蘖。

這一點，便是這小小的世界的全部。後面接着荒野，點綴着苦蓬和鳥羽草的團簇，枯了似的不死草的草叢和野菊；中庭的短牆和樹籬上，是蔓延着旋花。

白白的灰土的花紗，罩着這荒野的全體。留有深的輪迹的路，胡亂地蜿蜒着，分岔開去，有兩三條。

今年是河水直到柵欄邊，楊柳豔豔地閃着膏油般的新綠，因為水分太多了，站着顯出腴潤的情形。籬上處處開着花；剝了樹皮，精光的樹墩子上，小枝條生得蓬蓬勃勃。黃色的水波，發着恰如貓打呼盧一般的聲音，偎倚在土坡的斜面上。

岡坡又全體包在用白花的和紅花織成的花樣的輕綃裏。好像燦爛的太陽一般，明晃晃的那櫻林的邊際，為樹籬所遮蔽，宛如厚實的纓絡，圍繞着果樹園。

葡萄將帶藍的玫瑰色的花，遍開在大大小小的枝條上，用了簡直是茸

毛似的溫柔的擁抱，包了一切的樹木。這模樣，彷彿萬物都寂然輟響，而委身于春的神祕似的。

園裏滿開着花了……

先前呢，每到這個時候，照例是從市鎮裏搬來一位老太太，住在別墅裏。寬廣的露臺，帶子一般圍繞起來的別墅，是幾乎站在坡頂的。從聳立在屋頂上的木造的望樓，可以一覽河流，園後的荒野，和郊外的教堂的十字架。

那位老太太是早就兩脚不便的了，坐在有輪的安樂椅子上，叫人推着走。她每早晨出到露臺上，用了鎮定的觀察似的眼色，歷覽周圍，送她的一日。

園主人，她的兒子，是一位少說話的安靜的人物，不過偶或來看他的母親。但他一到，却一定帶着花樹匠的希蘭契。倘到庭園去散步，那花樹匠就總講給他聽些有趣的故事，在什麼希罕的蘋果樹邊呀，在種着水

仙和薔薇的溫牀旁邊呀，在和蘭莓田旁邊呀，——是常常立住的。

主人和花樹匠的親密，是早就下着深根的。當主人動手來開拓這果樹園的時候，便僱進了又強壯，又能做，而且不知道什麼叫作疲乏的農夫希蘭契，給他在離開別墅稍遠之處，造了一所堅固寬廣的小屋——是從那時以來的事了。

他們互相敬重。這是因為兩個人都不愛多說話，而且不喜歡有頭無尾的緣故。兩個人都是一說出口，不做便不舒服的。而且他們倆的交誼，又都是既切實，又真誠。

年青的果園剛像一個樣子的時候，主僕都不說空話，只從這樹跑到那樹，注視着疏落落開在細瘦的枝條上的雪白的美花，互相橫過眼光去看一看。

『一定會長大起來的罷。』主人試探地問。

『那有不長大起來的道理呢。』僕人小心地回答。

那時候，兩人都年青而且強健。並且都將精神注在這園裏了。

園步步成長起來，每一交春，那強有力的肩膀就日見其增廣，和陸地長發開去了。蘋果，梨，櫻桃的根，密密地交織得一無空隙。而且用了活的觸手，將花樹匠的生命也拉到牠們那邊去，和牠們一同在大地裏生根了。

他完全過着熊一般的生活。到冬季，就繼續着長久的冬眠。樹籬旁邊，風吹雪積得如山，已沒有人和獸和雪風暴的危險。希蘭契的妻從早到晚燒着炕爐。他本人就坐着，或是躺在炕爐上，以待春天的來到。他靜靜地，沈重地，從炕爐轉到食桌去。恰如無言的，冷冷的，受動底的，初鑿下來的花剛石一樣。

但芳菲的春天一到，花剛石也不知不覺地在自己的內部感到溫暖了，暖氣一充滿，那和秋天的光線一同離開了他的一定的樣子，便又逐漸恢復了轉來。

熊和園一同醒來了……

這一春，希蘭契的心爲不安所籠罩。去年秋天，主人吩咐將別墅都關起來，賣掉了剛從樹上摘下來多餘的大蘋果，也不說那里去，也不說什麼時候回，就飄然走掉了。

花樹匠也從他的妻和近地人那里，知道了地主和商人都已逃走，市裏村裏，都起了暴動，但他不喜歡講這些，並且叮囑自己的妻，教她也不要說。

融雪的路乾燥了的時候，不知從那里來的人們，來到果樹園。敲掉了寫着主人的姓名的門牌，叫希蘭契上市鎮去。

「我早就這樣想了呀——這究竟算是怎麼一回事呢——不是門牌掛着老爺的，園子却是屬於蘇維埃的麼？」希蘭契一面拾門牌，一面在鬍子裏獨自苦笑着說。

「所以我們要改寫的呵。」從市上來的一個男人道。

『如果不做新的，這樣的東西，有甚用處呀。爛木頭罷了，不是板呀……』

希蘭契並不上市鎮去。他想——總會收場的罷，也就沒有事了罷。然而並不沒有事。

花朵剛謝，子房便飾滿了蓬蓬鬆鬆的黑的羽毛一般的東西。而且彷彿是要收回先前失去的東西似的，新葉咽着從前養了那粉紅面幕一般的花的汁水，日見其生長了。

早該掘鬆泥土了，然而沒有人。以前一到這時節，是從鄰近的村莊裏，去招一大班婦人和姑娘來。只要彎腰去一看，就從蘋果樹的行列之間，可以望見白潤的女工的腿，在弄鬆短幹周圍的土壤；鐵鋤閃閃地在一起一落；用別針連住了的紅裙角，合拍地在動彈的。爲了頻頻掘下去的鋤，大地也發出喘息；女人們的聲音呢，簡直好像許多鐘聲，從這枝繞到那枝，鑽進櫻林的茂密裏去。

『喂，媽修忒加！這里來，剝掉麻屑呀！』
但現在是靜悄悄了，沒有人聲。

太陽逐日高高地進向空中，希蘭契的小屋的門口左近，地面開起裂來了。每晚，連接着無風的悶熱的夜，果樹園等候着灌溉。

這件事，決不是一個人所能辦妥的。從市鎮上，又沒有人來。于是希蘭契只好從早到夜，總垂着兩手，顯着惹不得的惡意的臉相，踱來踱去。對於自己的妻，也加以從未有過的不乾淨的惡罵，待到決計上市去的時候，是幾乎動手要打了。

他決心順路去問問教父。那是一直先前，做過造磚廠看守者的恬潑而狡猾，且又能幹的鄉下人。

對着因為刷子和廚刀而成了白色的菩提樹桌子，坐着希蘭契的教父，用了畫花的杯子，在喝蘋果茶。當那擦得不大乾淨的茶炊的龍頭，沙沙地將熱水吐在大肚子的茶杯中時，他用了圓滑的敷衍似的口氣說——

『真的主兒們呵。生身母親的俄羅斯的這土，一定在啼哭罷！什麼也不知道……你呢，還是到他們的什麼蘇維埃去看一看好——那就很明白了……』

開着的闊大的門，從窗間可以望見。那對面是既不像工廠，也不是倉庫的建築物，見得黑黝黝。是同造磚廠一樣，細長的討厭的建築。

『我們在辦的事情之類，』看守者用了大有道理似的口氣，說。『並不是什麼難事情——單是磚頭呀！但是，便是這個，他們一辦，就一件也弄不好。日裏夜裏，都要被偷，並沒有偷兒從外面來，到底工廠裏的磚頭連一塊也不剩了。想用狗罷，可是連這也全不濟事！……』

希蘭契從市上回來，已經是傍晚，周圍罩着黃昏了。默默地喫了晚膳，便躺在屋中央——他是喜歡睡在夏天的地板上的，因為有濃重的樹脂味，而且從板縫裏，會吹進溼溼的涼氣來。

當東方將白未白之際，——便將自己的女人叫起，跑到倉庫裏去取鐵

鋤。還從大腹膨亨的袋子裏拉出一塊麻屑來，豫備做新刷子，將柏油滿滿的倒在罐子裏，揷着兩袖，對女人說——

『太陽上山時要好好行禮，上帝是大慈大悲的，說不定會有好結果呀。』

他奮然的大大地畫了十字，將指頭略觸地面，便一把抱起鍬鋤和麻屑來，一面吩咐女人送柏油罐子去，於是鄉下式地，跨開那變着膝髁的腳，向着河那邊，走下坡路去了。

在河岸上，不等樣的大大的抽水機，伸開着手脚。許多木棍和木材，支着獸氣的機器，屹立着，像是好人模樣。齒輪和汽笛雖然很有一些妖氣，但也許是因爲長久的冬眠之後罷，惘惘然像要磕睡，在盛裝的柳樹的平和相的碧綠裏，顯着莫名其妙的丰姿。

希蘭契檢查了從載在抽水機頂上的桶子裏，向四面突出的水雷的接筭處之後，便去窺一窺井。於是掃了喉嚨，沈重地坐在地面上，脫去了長

靴，將裹腿解掉。他隨即站了起來，解開窄袴的扣子。這——就是伏爾迦河搬運夫所穿那樣的擁腫的窄袴一樣，皺成手風琴似的襞積，溜了下來，寫着出色的S字，躺在脚的周圍了，

女人默默地定了睛，看希蘭契的滿是茸毛和筋節的腿，分開了蒙茸交織的黑莓的茂密，踏着未曾割去的油油的草，在地面上一起一落。

很寂靜。從河對面，徐徐地爬上紅色的曙光來。不動的光滑的水面，也反射着和這一樣的顏色。柳枝下垂如疲乏的手；小鳥從那繁茂中醒來時，打着害怕似的寒噤。

希蘭契很留神地下井去了。其中滿填着漲水時漂來的木片，枝條，以及別的樣樣色色的塵芥。他一脚踏定橫桁，一脚踏定梯子，開手將塵芥拋出井外面。

以後，是仰起頭來，簡短地用了響亮的聲音叫喊道——

『抽水！』

女人便將全身壓在唧筒的柄上。以前是用馬的。于是田園，寬廣的河面，天空，都充滿了高朗的軋轆和叫喊和呻吟。杓子互相鉤連着，發出嗒嗒的聲音；齒輪的齒格格作響，不等樣的懶散的軸子，激怒地轉動起來。那平和的機械，便彷彿因為拉出了無爲之境，很是不平似的，用了無所謂的聲調，絮絮叨叨發話了。

藏在叢莽中的小鳥的世界，恰如就在等候這號令，像回答抽水機的呻吟一般，驚心動魄的叫聲，立刻跑遍了田園。這撞着叢莽的繁密便即迸碎，一任着大歡喜飛上天空去，又如從正出現于天涯的神奇赤輪，受了震撼一般，就在那里縮住了。

希蘭契遍體淋漓地從井裏爬了出來。小衫濕濕的粘着身體，因疲勞而彎了腰，但他還是又元氣，又滿足的。『總算還好，吊桶是在的……』這回是爬到抽水機的上面去，在水桶上塗了柏油，又騎在打橫的輪軸上，檢查過齒輪。這纔穿好衣服，遣女人回家，自己又用樹脂塗桶子，

用手打掃草茅蓬蓬的水路了。

他的心裏，突然覺醒了一點希望。以爲做一點工，照應照應，後來總該是不至于壞的。于是他就彷彿要將在煩惱無爲的幾星期之中，曾經失掉了的東西，一下子就拿回牠來一樣，拚命地挖，掘，用小斧頭鏗鏘地削，用麻屑來塞好水露了。

饒舌的野燕，停在花樹匠當頭的枝條上，似乎在着忙，要說什麼可怕的重大的事件。希蘭契用袖子拭着油汗的頭頸，用了老實的口氣，低聲地說道——

『啾啾唧唧說着什麼呢？你真是多麼忙碌的鳥兒呵！好，說罷，說罷……』

要開手來灌溉，總得弄一匹馬。抽水機大概是好的，水路這一面，也可以和妻兩個來拔草，只是掘鬆土壤的，却沒有一個人。其實呢，如果會送馬匹來，那一定也會送工人來的，但是……

斑鳩的羣，黑雲似的飛來，向蘋果樹上，好像到處添了眼神一般，停下了。並且噤噤咕咕說着，在枝柯的茂蜜裏，嚷鬧起來。希蘭契高聲地吁的吹了一聲口笛，追在同時飛起的鳥後面。而且叫着，罵着，一直到最後的一匹，過了籬笆，飛到鄰接的果園裏。

用膳的時候，他對他的妻說——

「還得照應一下的。倘要結結實實做事，這樣的事，總得熬一熬……況且，老實說，老爺在着的時候，真費了不少的力呀。不過那時呢，什麼都順手，可是現在是這樣的時勢呀……」

第二天，他到鎮上去了。鎮上答應他送馬匹和工人來。

然而過了幾天，太陽猛得如火，綠的乾下去，變成黑的了，却不見有一個人來。好像完全忘却了滿坡的果樹園，正在等候着灌溉。

希蘭契心慌了。跑到造磚廠去，又跑到住在鄰村的熟識的花樹匠那里去——但什麼地方都沒有馬，也沒有人肯來做工。

有一回，花樹匠從市鎮一回來，便走到河這面去了。看看沈默着的抽水機，沿岸走了一轉，從乾燥的樹上，摘了一個又小又青的蘋果，拿回到他的妻這里來。

『你瞧，這簡直是野蘋果了。這是從亞尼斯（一）樹上摘來的呵……』
他將乾癟的硬的蘋果放在桌子上，補足說——

『而且那樹，簡直成了野樹了……』
于是坐在長椅上，毫不動彈地看着窗門，屹然坐到傍晚。在窗門外面，是看見全體浴着日照，屹然不動的園。

莽蒼蒼地太陽一落山，他吁一口氣，獨自說——

『哼，如果不行，不行就是了。橫豎即使管得好好的，也誰都沒有好處呵……』

鳥的歌囀和園的蕭騷中，又新添上孩子的響亮的聲音了。向着先前

註一：蘋果的種名——譯者。

的老太太住過的別墅裏，學校的孩子們從鎮上跑來了——顯着優美的眼色的，頑皮似的大約一打的孩子，前頭站着一個僅剩皮骨的年青的淒慘的女教員。

喧嚷的闖入者的一羣，便在先會閒靜的露臺上，作樣樣的遊戲。撒豆似的散在岡坡上；在樹上，暖床的窗後，別墅的地板下，屋頂房裏，板房角裏，乾掉了的木莓的田地裏，都隱現起來。無論從怎樣的隱僻處，怎樣的叢樹的茂密裏，都發出青春的叫喊。簡直並不是一打或者多得有限，而是有着幾百幾千人……

不多久，孩子們的一隊，在希蘭契的住房前面出現了。女教員用了職務底的口調，說道——

『借給我們兩畦的地面罷。』

『那是你們要種什麼的罷？』花樹匠問。

『菜豆，紅蘿蔔……還有，要滿種各樣的蔬菜的。』

『那麼，現在正是種的時候了！』

在大門上，一塊小小的布，通在竿子上，上面寫着幾個裝飾很多的花

字

『少年園。』

從眺望鎮上和附近的全景的望樓上，這回是掛下通紅的大幅的布來。

而且無日無夜，那尖角翻着風，煩厭地拍拍地在作響。

每天一向晚，便從露臺上發出粗魯的斷續的歌聲，沿着樹梢流去。

在這裏面，感到了和這園全無關係的，大膽無敵的，然而含着不祥的一種什麼東西了，希蘭契便兩手抱頭，恰如嫌惡鐘聲的狗一樣，左左右右搖着身體。

他的妻耐不住孤寂的苦惱了，拉住少年園的廚娘，講着先前的大王薙果的收穫，竟要塞破了板房的事，藉此出些胸中悶氣的時候，那只是皺着眉頭，默默無話的希蘭契，這纔開口了。

「你瞧，現在怎樣呢，」他的妻怨恨地，悲哀地說。「還沒有結成果子，就給蟲喫掉了呀！」

「現在是！」希蘭契用了不平的口氣，斬截地說。「現在是，好像掃光了似的，什麼也沒有了……」

「老爺不在以後，簡直好像什麼也都帶走了……」

「況且又闖進那些討厭的頑皮小子來呀。」廚娘附和說。他們三個人就這樣地直到就寢時刻，在歎息，非難，惋惜三者交融爲一之中，吐着各自的憤懣。

穿着處處撕破了的褲子的頑皮小孩三個，爬到伸得很長的老蘋果樹的枝子上，又從那里倒掛下來，好像江湖賣藝者的騎在樺木上一般，搖搖地幌蕩着；於是又騎上去，爬到枝子梢頭去了。枝子反撥着不慣的重荷，一上一下地在搖，其間發出窸窣的聲響，終于撕裂，那梢頭慢慢地垂向地面去了。

小小的藝員們發一聲勇敢的叫喊，得勝似的哄笑起來。那哄笑，起了快活的反響，流遍了全庭園。而不料叫聲突然中止，紛紛鑽着樹縫，逃向別墅那邊去了。

希蘭契跑在後面追。他不使樹幹碰在頭上，屈身跳過溝；用兩手推開蘋果樹，鑽過身體去。他完全像是追捕餌食的小野獸，避開了障礙，巧妙地疾走。他一面忍住呼吸，想即使有一點響動，敵手也不至于知道距離已經逼近；一面覺得每一跳，憤怒是火一般燒將起來，然而雖于極微的動作，也一一加以仔細的留意。

恐怖逼得孩子們飛跑。危險的臨頭，使他們的動作敏捷了十倍。互相交換着警戒似的叫喊，不管是尋麻的密處，是刺莓的畦中，沒頭沒腦的跳去，一路折斷着擋路的枝條，頭也不回地奔去了。絆倒，便立刻跳起來，縮着頭，驀地向前走。

追在他們後面，希蘭契跳進別墅的露臺去的時候，頑皮孩子們都逃進

房子裏面了。于是，在流汗而喘氣的花樹匠之前，出現了不勝其憤慨似的瘦壞了的女教員的容範。

她揚着沒有毛的眉頭，驚愕似的大聲說——

『阿呀，這樣地嚇着孩子，怎麼行呢？你莫非發了瘋！』

在希蘭契，覺得這話實在過于懵懂，而且——淒慘而古怪的年青的女教員，也好像是可笑的东西。于是他的憤怒，便變成斷續的，輕輕的威嚇的句子，流了出來——

『我要將你們燻出這屋子去，像耗子似的……』

這一天，少年園的全體，因為有了什麼事，都到市鎮上去了。別墅便又如往日那樣，仍復平和而蕭閒。

日中時候，希蘭契跑在門外。

先前呢，當這時節，是載着早熟的蘋果的車，山積着莓子的糞的車，一輛一輛地接連着出去的。現在是路上的輪迹裏，滿生着野草，耳熟的

貨車的轆轤的聲響，也不能聽到了。

「簡直好像是老爺自己全都帶走了。」希蘭契想。于是倦怠地去凝望那從磚造小屋那面，遠遠地走了過來的兩個鄉下人。

鄉下人走到近旁，便問——這是誰家的果樹園。

「你們是來幹什麼的呀？」

「因為說是叫我們掘鬆泥土去……」

「這來得多麼早呀！」希蘭契一笑。「因為現在都是蘇維埃的人們了呵……」

子是一樣一樣，詳細地探問之後，知道了那兩人是到自己這里來的時候，他便說——

「那是，恐怕走錯了！沒有聽到過這樣的果園呀……」

「那麼，到那里去纔是呢？」

「連自己該去的地方都不知道……但是，我這里，是什麼都妥當

了。第二回的澆灌，也在三天以前做過了……怎麼能一直等到現在呢！

從回去的鄉下人們的背後，投以短短的暗笑之後，他回到小屋裏。于是想出一件家裏的緊要事情來，將女人差到市鎮去。

小鳥的喧聲已經寂然，夜的靜默下臨地面的時候，希蘭契走到乾草房裏，從屋角取出一大抱草，將這拿到別墅那面去了。

他正在露臺下鋪引火，忽然腳絆着主人的門牌。這是今春從門上除下，藏在乾草房裏的。他暫時拿在手裏，反覆轉了一通，便深深地塞入草中，又去取乾草了。

回到別墅來時，一路拾些落掉的枯枝，放在屋子的對面，這回是擦火柴了。乾的麥稈熊熊着火，枯枝高興地畢剝起來。

在別墅裏點了火，希蘭契便靜靜地退向旁邊，坐在地面上。于是小心來看那明亮的烟，旋成圓圈，在支着遮陽和露臺的木圓柱周圍環繞。

簡直像黑色的花紗一般，裝飾的雕鏤都颯颯顫動，從無數的空隙裏，鑽出淡紅的火來。

煤一樣的濃烟，畫着螺旋，彷彿要冲天直上了，但忽而好像聚集了所有的力量似的，通紅的猛烈的大火，脫棄了烟的帽子。

房屋像蠟燭一般燒起來了。

但希蘭契却用了遍是筋節的強壯的手，抱着膝，眼光注定了火燄，毫不動彈地坐着。

他一直坐到自己的耳畔炸發了女子的狂呼——

『希廬式加！你，怎的！這是怎麼一回事？老爺回來看見了，你怎麼說呢？』

這時候，他從火燄拉開眼光來，用了嚴肅的眼色，疑視了女人之後，發出倒是近于自言自語的調子，說——

『你是蠢貨呀！你！還以為老爺總要回來的麼？……』

于是她也即刻安靜了。並且也如她的男人一樣，用了未曾有過的眼色，凝視着火。

在兩個蒼老的臉上，那漸熄的火的薔薇色影，閃閃地顫動着在游移。

窮苦的人們

A·雅各武萊夫 作

無論那一點，都不像『人家』模樣，只是『窠』。然而稱這爲『人家』。爲了小市民式的虛榮心。而且，總之，我們住着的處所是『市鎮』。因爲我們並非『鄉下佬』，而是『小市民』的緣故。但我們，即『小市民』，却是古怪的階級，爲普通的人們所難以懂得的。

安特羅諾夫的一家，就是在我們這四近，也是最窮苦的人們。有一個整天總是醉醺醺的貨車夫叫伊革那提·波特里巴林的，但比起安特羅諾夫一家子來，他還要算是『富戶』。我在快到三歲的時候，就被寄養到安特羅諾夫的『家裏』去了。因爲那里有一個好朋友，叫作賽尼加。賽

尼加比我大三個月。

從我的幼年時代的記憶上，是拉不掉賽尼加，賽尼加的父親和母親的。

——是夏天。我和賽尼加從路上走進園裏去。那是一個滿生着野草的很大的園。我們的身子雖然小，但彼此都忽然好像成了高大的，而且偉大的人物模樣。我們攜着手，分開野草，走進菜圃去。左手有着臺階，後面有一間堆積庫。但園和菜圃之間，却什麼東西也沒有。在這處所，先前是有過馬房的。後來伊凡伯伯（就是賽尼加的父親）將牠和別的房屋一同賣掉，喝酒喝完了。

我曾聽到有人在講這件事，這纔知道的。

『聽說伊凡·安特羅諾夫將後進的房屋，統統賣掉了。』

『那就現錢捏得很多哩。』

『可是聽說也早已喝酒喝完了。』

但在我們，却是除掉了障礙物，倒很方便——唔，好了，可以一直走進菜園裏去了。

『那里去呀？』從後面聽到了聲音。

凱查伯母（就是賽尼加的母親）站在臺階上。她是一個又高又瘦的女人。

『那里去呀，淘氣小子！』

『到菜園裏去呵。』

『不行！不許去！又想摘南瓜去了。』

『不呵，不是摘南瓜去的呀。』

『昨天也糟掉了那麼許多花！是去弄南瓜花的罷。』

我和賽尼加就面面相覷。給猜着了。我們的到菜園去，完全是爲了摘取南瓜花。並且爲了吸那花蒂裏面的甘甜的汁水。

『走進菜園裏去，我是不答應的呵！都到這裏來。給你們點心喫

罷。」

要上大門口的臺階，在小小的我們，非常費力。凱查伯母看着這模

樣，就笑了起來——

『還是爬快呀，爬！ 傻子。』

但是，安特羅諾夫的一家，實在是怎麼窮苦呵！——上臺階，那地方就擺着一張大條榻。那上面總是排着水桶，水都裝得滿滿的。在桶上面，好像用細棍編就的一般，蓋着蓋子（這是辟邪的符咒）。大門口是寬大的，但其中却一無所有。門口有兩個門。一個門通到漆黑的堆積間，別一個通到房子裏。此外還有小小的扶梯。走上去，便是屋頂房了。房子有三間，很寬廣。也有着廚房。然而房子裏，廚房裏，都是空蕩蕩。說起家具來，是桌子兩張，椅子兩把，就是這一點。除此之外，什麼也沒有了。

我和賽尼加一同在這『家』裏過活，一直到八歲，就是大家都該進學

校去了的時光。一同睡覺，一同啼哭。和睦地玩耍，也爭吵起來。

伊凡伯伯是不很在家裏的。他在『下面』做事。『下面』是有各種古怪事情的地方。在我們的市鎮裏，就是這樣地稱呼伏爾迦的沿岸一帶的。夏天時候，有挑夫的事情可做。但一到冬，却完全是失業者。在酒場裏蕩來蕩去，便成爲伊凡伯伯的工作了。但這是我在後來聽到，這纔知道的。

凱查伯母也幾乎總不在家裏。是到『近地』去幫忙——洗衣服，掃地面去了。我和賽尼加大了一點以後，是整天總只有兩個人看家的。

只有兩個人看家，倒不要緊，但凱查伯母將要出門的時候，却總要留下兩道『命令』來——

『不許開門。不許上炕爐去。』

我們就捉迷藏，擬賽會，擬強盜，玩耍一整天。

桌子上放着麵包，桌子底下，是水桶已經提來了。

我的祖母偶或跑來，從大門外面望一望，道——

「怎樣？大家和和氣氣地在玩麼？」

我們有時也悄悄地爬到炕爐上。身子一暖，舒服起來，就擁抱着睡去了。或者從通風口（是手掌般大的小窗），很久地，而且安靜地，望着院子。馮菲謨伯伯走了出來，在馬旁邊做着什麼事，於是馬理加也跑到那地方去了——馬理加是和我們年紀相仿的女孩子。馬理加的舉動，我們總是熱心地看到底的……

凱查伯母天天回來得很遲。外面早已是黃昏了。凱查伯母疲乏得很，但袋子裏却總是藏着好東西——蜜餞，小糖，或是白麵包。

伊凡伯伯是大抵在我們睡了之後纔回來的，但沒有睡下，就已回來了的時候却也有。冬天，一同住着，是脾氣很大的。喫麵包，喝水，于是上牀。雖說是牀，其實就是將破布鋪在地板上，躺在那上面。我和賽尼加略一吵鬧，就用了可怕的聲音吶喊起來——

『好不煩人的小鬼！靜下來！』

我和賽尼加便即刻靜下，縮得像鼠子一樣。

這樣的時候，我就不知怎地，覺得這樣那樣，全都無聊了。於是連忙穿好外套，戴上帽子，回到祖母那里去。抱着一種說不出的悲愴的心情。

一到夏天，伊凡伯伯就每天喝得爛醉而歸了。在伏爾迦河岸，夏天能夠找到賺錢的工作，伊凡伯伯是出名的有力氣的人。他能將重到廿五普特的貨物，獨自從船裏肩着搬到岸上去。

有時候，黃昏前就回家來。人們將條榻搬到大門外，大家都坐着。在休養做了一天而勞乏了的身體。靜靜的。用了低聲，在講惡魔與上帝。人們是極喜歡大家談講些惡魔與上帝的事體的。也講起普科夫老爺的女兒，還沒有嫁就生了孩子。有的也講些昨夜所做的夢，和今年的王瓜的收成。於是天空的晚霞淡下去了。家畜也統統歸了棲宿的處所

去……

聽到有貨車走過對面的街上的聲音——靜靜的。

忽然，聽得有人在很遠的地方吆喝了。

靜靜地坐在條榻上面的人們便擾動起來，側着耳朵。

『又在嚷了。是伊凡呵。』

『在嚷什麼呢？這是伊凡的聲音呀。一定是的。多麼大的聲音

呵！』

喊聲漸漸臨近了。於是從轉變之處，忽然跳出伊凡伯伯的熊一般的

形相來。

將沒有簷的帽子，一直戴在腦後，大紅的小衫的扣子，是全沒有扣上

的。然而醉了的臉，却總是含着微笑。脚步很不穩，歪歪斜斜地在踉

跟。並且唱着中意的小曲。（曲子是無論什麼時候，定規是這一首的。）

于你既然

有意了的那姑娘，

不去抱一下呵

——
你好狠的心腸

一走過轉角，便用了連喉嚨也要炸破的大聲，叫道——

「喂，老婆！回來囉！來迎接好漢囉！」

坐在條榻上的人們一聽到這，就憤慨似的，而且嘲笑似的說道——

「喂，好漢，什麼樣子呀！會給惡魔抓去的呵！學些得罪上帝的樣子，要給打死哩。」

但孩子們却都跑出來迎接伊凡伯伯了。雖然醉着，然而伊凡伯伯的回來，在我們是一件喜慶事。因為總帶了點心來給我們的。

四近有許多孩子們，像秋天的樹菌一樣。孩子們連成圈子，圍住了他。響亮的笑聲和叫聲，衝破了寂靜。

喝醉了，然而總在微笑的伊凡伯伯，使用他的大手，抓着按住我們。

並且笑着說——

「來了哪，來了哪，小流氓和小扒手，許許多都來了哪。爲了點心罷？」

伊凡伯伯一動手分點心，就起了吵鬧和小爭鬪。

分完之後，伊凡伯伯却一定說：『那麼，和伯伯一同唱起來罷。』

新娘子的衣裳

是白的●

薔薇花做的花圈

是紅的——

我們就發出響亮的尖聲音，合唱起來。

新娘子

顯着傷心的眼兒，

向聖十字架觀看。

面龐上呵，

淚珠兒亮亮的發閃。

我們是在一直先前，早就暗記了這曲子的了。孩子們的大半——我自己也如此——這曲子恐怕乃是一生中所記得的第一個曲子。我在還能唱以前，就記得了那句子的了。那是我跟在走過我家附近的平野的兵們之後的時候，就記住了的。

安特羅諾夫家的耳門旁邊，站着凱查伯母。並且用了責備似的眼色來迎接伊凡伯伯了。

「又喝了來哩。」

那是不問也知道的。

凱查伯母的所有的事物，是窮苦。是「近地」的工作。還有，是長吁。只是這一點。

我不記得凱查伯母曾經唱過一回歌。這是窮苦之故。但若遇着節

日，便化一個戈貝克（一），買了王瓜子，或是什麼的子來。于是到院子裏，一面想，一面嗑。近地的主婦們一看見這，便說壞話道——

『瞧罷，連喫的東西也買不起，倒嗑着瓜子哩。』
于是就將嗑瓜子說得好像大逆不道一樣。

——凡不能買麵包者，沒有嗑瓜子的權利——
這是我們『近地』的對於貧苦的人們的道德律。

然而凱查伯母是因爲要不使我們餓死，拚命地做工的。即使是生了病，也不能管。只好還像健康時候一樣做工。

有一回，凱查伯母常常說起身上没有力。然而還是去做事。是竿子上掛着衣服，到河裏洗去了。這樣地做着到有一天，回到耳門旁邊時候，就忽然跌倒，渾身發抖，在地面上儘爬。近地的人們跑過來，將她抬進『家』裏面，不多久，凱查伯母就生了孩子了……

實在是可憐得很。

即使在四近的隨便那裏搜尋，恐怕也不會發見比安特羅諾夫的一家更窮苦，更不幸的家庭的罷。

有一回，曾經有過這樣的事。那是連牆壁也結了冰的二月的大冷天。一個乞丐到安特羅諾夫的家裏來了。

我和賽尼加正在大一點的那間屋子裏遊戲。凱查伯母是在給嬰兒做事情。這一天，凱查伯母在家裏。

丐是禿頭的高個子的老人。穿着破爛不堪的短外套。腳上穿的是補釘近百的氈靴。手裏拿一枝拄杖。

『請給一點東西罷。』他喘吁吁地說。

凱查伯母就撕給了一片麵包。（我在這裏，要說幾句我的誕生之處的好習慣。在我所誕生的市鎮上，拒絕乞丐的人，是一個也沒有的。有一次，因為一個女人加以拒絕，四近的人們便聚起來，將她責備了。）

註一：盧布之百分之一，現約合中國二十文——譯者。

那乞丐接了麵包片，畫一個十字。我和養尼加站在門口在看他。乞丐的細瘦的臉，爲了嚴寒，成着紫色。生得亂蓬蓬的下巴鬍子是可憐地在發抖。

『太太，給歇一歇，可以麼？快要凍死了。』乞丐啞啞地說。

『可以的，可以的。坐在這條榻上面罷。』凱查伯母答道。

乞丐發着怕人的呻吟聲，坐在條榻上面了。隨即背好了他肩上的袋子，將拄杖放在旁邊。那乏極了的乞丐臉上的兩眼，昏得似乎簡直什麼也看不見，恰如灰色的水窪一般。在臉上，則一切音響，動作，思想，生活，好像都並不反映。是無底的空虛。他的鼻子，又瘦又高，簡直像醜模模樣。

凱查伯母也抱着嬰孩，站了起來。看着乞丐的樣子，說——

『你是從那里來的？』

老人啞啞地說了句話，但是聽不真。忽然間，劇烈地咳嗽起來了。

接連着咳得很苦，終于伏在條榻上。

『唉唉，這是怎的呵，』凱查伯母喫驚着，說。

她將嬰孩放在搖籃裏，便用力抱住了老人，扶他起來。

老人是乏極了的。

『凍壞了……』老人說，嘴唇並不動。『沒有法子。請給我暖

一暖罷。』

『哦哦，好的好的。上炕爐去。放心暖一下。』凱查伯母立刻這樣

說。『我來扶你能。』

凱查伯母給老人脫了短外套和氈鞋。于是扶他爬上炕爐去。好不容易，他纔爬上了炕爐。從破爛不堪的褲子下面，露出了竿子似的細瘦的兩腳。

我和賽尼加就動手來檢查那老人的袋子，短外套和氈鞋。

袋子裏面只裝着一點麵包末。短外套上爬着淡黃色的小東西——那一定就是那個蟲了。

『客人的物事，動不得的！』凱查伯母斥止我們說。

她于是拾起短外套和袋子，放在炕爐上的老人的旁邊。

五分鐘之後，我和賽尼加也已經和老人同在炕爐上面了。那老人躺着。閉了眼睛，在打鼾。我和賽尼加目不轉睛地看他。我們不高興了。老人占據了炕爐的最好的地方，一動也不動。我們就不高興這一點。

『走開！』

『給客人靜靜的！』凱查伯母叫了起來。

但是，那有這樣的道理呢？却將家裏的最好的地方，借給了忽然從街上無端跑來的老頭子！

我和賽尼加簡直大發脾氣了。兩個人就都跑到我的祖母那里去——

過了一天，過了兩天。然而老人還不從炕爐上走開。

『阿媽，趕走他罷。』賽尼加說。

『胡說！』凱查伯母道。『什麼話呀。那老人不是害着病麼？況且一個也沒有照料他的人。再胡說，我要不答應你的呵！』

于是炕爐就完全被老人所占領了。

老人在炕爐上，一天一天衰弱下去。好像死期已經臨近似的。

『哪，老伯母，』凱查伯母對我的祖母說。『那人是一定要死的了。死起來，怎麼好呢？』

『那是總得給他到什麼地方去下葬的。』我的祖母靜靜地答道。『又不能就擺在這些地方呀。』

來了一個老乞丐，快要死掉了——的傳聞，近地全都傳開了。於是人們就竭力將各種的東西，送到凱查伯母這里來。有的是白麵包，有的是點心。人們一看見那老人，便可憐地歎息。

「從那裏來的呢？」

「不知道呀。片紙隻字也找不出。」

「怕就是要這樣地死掉的罷？」

然而老人並沒有死掉。他總是這樣地躺在炕爐上，活着。

這之間，三四禮拜的日子過去了。有一天。老人却走下了炕爐來。

瘦弱得好像故事裏的「不死老翁」似的，是一看也令人害怕的樣子。

凱查伯母領他到浴室去，親自給他洗了一個澡。

並且很誠懇地照料他各種的事情。他的病是全好了，現在就要走了

罷，炕爐又可以隨我們便了——我和賽尼加心裏想。

然而，雖然並不專躺在炕爐上面了，老人却還不輕易地走出去。

他扶着牆壁，走動起來。縋着拄杖，啞啞地開口了——

「真是打攪得不成樣子，太太。」

「那里的話。這樣的事情，不算什麼的。」

『可總應該出去了。』

『那里去呀？連走也不會走呢？再這樣地住着罷。』

『可是，總只好再到世界上去跑跑呵。』

『不行的呵。就是跑出去，有什麼用呢？住幾時再去罷。』

就這樣子，老人在安特羅諾夫的家裏，和大家一同過活了。他總像什麼的影子一樣，在家裏面徘徊。片時也不放下拄杖。拄杖是葛實的榆樹，下端釘着釘。釘着老人走過之後的地板上，就留下雕刻一般的痕迹。一到中午和晚上的用膳時候，老人也就坐到食桌面前來，簡直像一家人模樣。擺在食桌上的，雖然天天一定是白菜羹，但是的這究竟總還是用膳。

對於老人，伊凡伯伯也成了和藹的好主人了。

『來，老伯伯，喫呀。』

『我麼？不知怎的』今天不想喫東西。』

喫完之後，大家就開始來談各樣的閑天。老人說他年青時候，是曾經當過兵的。伊凡伯伯也是當兵出身。因此談得很合適。兩個人總是談着兵隊的事情。

『怎樣，老伯伯，吸一筒罷？』

伊凡伯伯說着，就從煙荷包裏撮出煙絲來。

『給你裝起來。』他將煙絲滿滿地裝在煙斗裏，遞給老人道——

『吸呀。』

于是老人說道——

『我有過一枝很好的煙管，近來不知道在那里遺失了。』

夏天到了，太陽輝煌了起來。老人能夠走出院子裏去了。他終日坐在耳門的旁邊。而且用那沒有生氣的眼，看着路上的人們。也好像在沈思什麼事。

我從未聽到凱查伯母說過老人的壞話。給他占領了炕爐上面，即家

裏的最好的處所，在食桌上，是叫他坐進去，像一家人一樣——對於這老人，加以這樣的親密的待遇，究竟有什麼好處呢？

時時，老人彷彿記得了似的，說——

『總得再到世界上去跑跑呵。』

一聽到這，凱查伯母可就生氣了——

『這裏的喫的東西，不中意麼？亂撞亂走，連麵包末屑也不會有的呵。』

凱查伯母是決不許老人背上袋子，跑了出去的。

伊凡伯伯每夜都請他吸煙。有一回，喝得爛醉，提着燒酒的瓶回來。了。一面自己就從瓶口大口地喝酒，一面向老人說道——

『大家都是軍人呀。軍人有不喝酒的道理麼？咱們都是肩過鎗，衝過鋒的人。咱們都是好漢呀。對不對？來，喝罷！』

老人被他灌了不會喝的酒，苦得要命。

有一時候，只有一次，伊凡伯伯曾經顯出不高興的相貌，訶斥了這人。

『這不是糟麼。這樣地傷完了地板！給我杖子罷。』
伊凡伯伯從老人接過拄杖來，便將突出的釘，敲進去了。
老人就這樣地在安特羅諾夫的家裏大約住了一年多。

要給一個人的肚子飽滿，身子溫暖，必需多少東西呢？只要有麵包片和房角，那就夠了。但對於老人却給了炕爐。

是初秋的一個早晨。凱查祖母跑到我的祖母這里來了。

『老伯伯快要死掉了哩！』

祖母喫了一驚，不禁將手一拍。

於是跑到種種的地方，費了種種的心思。將通知傳給四近。

就在這晚上，老人死掉了。

四近的人們都來送終。一個老女人拿了小衫來。有的送那做屍衣

的冷紗，有的送草鞋。木匠伊理亞·陀惠達來合了棺材。工錢却沒有要。馮菲謨·希納列尼科夫借給了自己的馬，好拉棺材到墓地去。又有人來掘了墓穴。都不要錢——

「體面」的葬儀舉行了。

一到出喪的時候，鄰近的人們全到了，一個不缺。並且幫同將棺材抬上貨車去。還有一面哭着的。

凱查伯母去立了墓標。那里辦來的錢呢，可不知道。總之，是立了墓標了。

這些一切，是人們應該來做的。不肯不做的。

豎琴

V·理定 作

快些，歌人呀，快些。

這里有黃金的豎琴。

萊爾孟多夫

早上。水手們占領了市鎮。運來了機關鎗，掘好壕塹。躺了等着。一天，又一天。藥劑師加萊茲基先生和梭羅木諾微支——麵粉廠主——，是市的委員。跑到支隊長的水手蒲什該那里去。蒲什該約定了個人，住宅，信仰，私產，酒倉的不侵。市裏放心了。在教會裏，主唱是眼向着天空唱歌。梭羅木諾微支爲水手們送了五袋餅乾去。水手們是在壕塹裏。吸着香

烟。和市人也熟識起來了。到第三天，壕塹裏也住厭了。沒有敵人。傍晚時候，水手們便到市的公園裏去散步。在小路上，和姑娘們大家開玩笑。第四天早晨，還在大家睡着的時候，連哨兵也睡着的時候——駛到了五輛摩托車，從裏面的掩蓋下跳出了戴着兜帽的兵士。放步哨，在郵政局旁大約射擊了三十分鐘。於是並不去追擊那用船逃往對岸的水手們，而占領了市鎮。整兩天之間，搜住戶，罰行人，將在銀行裏辦事，毫無錯處的理孚庚鎗斃了。其次，是將不知姓名的人三個，此後，是五個。夜裏在哨位上砍了兩個德國人。一到早上，少佐向市裏出了徵發令。居民那邊就又派了代表來，加萊茲基先生和梭羅木諾徵支。少佐動着紅鬍子，實行徵發了。但到第二天，不知從那里又開到了戰線隊，砍了德國人，殺了紅鬍子少佐——將市鎮占領了。從此以後，樣樣的事情就開頭了。

戰線隊也約定了個人和信仰的不侵。古的猶太的神明，又聽到了主唱的響亮的浩唱——但是，在早上，竟有三個壞人將舊的羅德希理特的雜貨

店搗毀了。日中，開手槍汽水製造廠。居民的代表又去辦交涉。軍隊又約了不侵。——然而到晚上，又有三個店鋪和梭羅木諾微支自己的事務所遭劫。暴動是九點鐘開頭的，——到十一點，酒倉就遭劫——於是繼續了兩晝夜。在第三天，亞德曼隊到了。徹夜的開鎗。——到早上，趕走了戰線隊，亞德曼隊就接着暴動。後來，綠軍將亞德曼隊趕走了。於是來了藍軍隊——喬邦隊。最後，是瑪沙·珊普羅瓦坐着鐵甲摩托車來到。戴皮帽，着皮襖，穿長靴，還帶手鎗。親手鎗斃了七個人，用鞭子抽了亞德曼，黑眼珠和油黏的捲髮在發閃……自從瑪沙·珊普羅瓦來到以後，暴動還繼續了三晝夜——總計七晝夜。這七天裏，是在街上來來往往，打破玻璃，將猶太人拖來拖去，拉長帽子，偷換長靴……猶太人是躲在樓頂房或地下室裏。教會呢，跪了。教士呢，做勤行，教區人民呢，劃了十字。夜裏，在市邊放火了，沒有一個去救火的。

十七個猶太人在樓頂房裏坐着。用柴塞住門口。在黑暗中，誰也不像

還在活着。只有長吁和啜泣和對於亞陀那的呼籲。——你偉大者呀，不要使你古舊之民滅亡罷——而嬰兒是哭起來了——哇呀，哇呀！——生下來纔有七個月的嬰兒。——聽我們罷，聽罷……你們竟要使我们滅亡麼？……給他喝奶罷。——我這裏沒有什麼奶呀……誰有奶呢，喂，誰這里有奶呢？給孩子喝一點罷，他要送掉我們的命了……靜——靜罷，好孩子……阿阿，西瑪。伊司羅藹黎，靜着，你是好孩子呀……聽見的罷，在走呢，下面在走呢，走過去了……如果沒有奶，我可真不知道怎麼辦纔好了——按住那孩子的嘴罷，按住那孩子的嘴罷，不給人們聽到那麼地……走過去了。走了許多時。敲了門。亂踢了柴。走過去了。

穿着棉衣，眼鏡下面有着圓眼睛的年青的男人，夜裏，在講給芳妮。阿里普列息德聽。——懂了麼，女人將孩子緊緊的按在胸脯上，緊按着一直走到走過去了之後的——待到走過之後，記得起來，孩子是早已死掉了……

……我就是用這眼睛在樓頂房裏看見的。後來便逃來了——我一定要到墨斯科去。去尋正義去……正義在什麼地方呢？人們都說着，正義，是在墨斯科的。

芳妮和他同坐在挂牀下的地板上。她也在回墨斯科。撇下了三個月的漂流和基雅夫以及阿兌塞的生活——芳妮是正在歸向陀爾各夫斯基街的留巴伯母那里去……貨車——脹滿了的，車頂上和破的倉堂車裏，到處綁紮着人們和箱子和袋子的貨車——慢慢地爬出去了。已經交冬，從樹林漂出冷氣，河裏都結了冰。火車格格地響了，顛簸了。人掉下去了。挂牀格格地響了——替在挂牀上的短髮姑娘拉過外套去。那是一位好姑娘。忽然間，火車在野地裏停止了。停到有幾點鐘。停到有一晝夜。旅客挑了鋸子和斧頭在手裏，到近地的樹林裏去砍柴。到早上，燒起鍋鏞來。柴木滴着樹液，壓了火，很不容易燒。火車前去了。夜也跑了。雪的白天也跑了。到夜裏，站站總是鑽進貨車的黑暗中來。是支隊上來了。用腳撥着搜尋，

亂踢口袋一陣。在叫作「拉士剛那耶」這快活的小站裏，將凍死人搬落車頂來。外套好像疥癬。女人似的沒有鬍子的臉。鼻孔裏結着霜。再過一站——水手來圍住了。車也停止了。說是沒有趕走綠軍之間，不給開過去。

綠軍從林子裏出來，占領了土岡。在土岡上，恰如克陀梭夫模樣——砲兵軍曹凱文將手放在障熱版上，眺望了周圍。火車停在燒掉了的車站上。旅客在貨車裏跳舞。水手拿着手溜彈，在車旁邊徘徊。夜裏，有襲擊。機關鎗響，手溜彈炸了——是襲擊了土岡。到早上，將綠軍趕走了。火車等着了。車頭哼起來了。前進了。於是又經過了黑的村落，燒掉了的車站，峽間的雪，深淵等——俄羅斯，走過去了。

這麼樣子地坐在挂床下面走路。回到陀爾各夫斯基街去的芳妮和藥劑師亞伯拉罕·勃蘭的兒子，因尋正義而出門的雅各·勃蘭。在他們的挂床底下，有着支隊沒有搜出的麵包片。喫麵包，掠頭髮。雅各·勃蘭說——多麼糟呀……連短外套都要燒掉的罷。

墨斯科的芳妮那里，還有伯父，有伯母。有白的擺着眠床的小屋子，有書。——芳妮聽講義。後來，來了一個男人。是叫作亞歷山大·希略也夫的，刮了鬍子，有着黑的發火似的眼和發沙的有威嚴的聲音的男人。開初，是隨便戴着皮帽，豁開着外套的前胸的。——但後來向誰拋了一個炸彈以後——三天沒有露面，這回是成了文官模樣跑來了——爲了煽動，又爲了造反，動身向南方去了——那黑的發火似的眼，深射了芳妮的心。拋了講義，拋了伯母，拋了白的小屋子——跟着他走了。放浪了。住在有溜出的路的屋子裏。夜裏，也會在間道上發抖——從誰（的手裏）逃脫了。住在基雅夫。住在阿兌塞——後來，又向誰拋了炸彈。夜裏，前來捉去了賽希加。早晨，芳妮去尋覓了。也排了號數，做禱告——尋覓了五天。到第六天，報紙上登出來了。爲了暴動，鎗斃了二十四個人。亞歷山大·希略也夫，即賽希加，也被鎗斃了……

雅各·勃蘭說——大家都來打猶太人，似乎除打猶太人以外，就沒有

事情做。——入夜，月亮出來了，在雪的土岡上的空中輝煌。第二天的早晨，市鎮聳立在藤花色的霧氣裏，是墨斯科聳立着了。火車像野豬一般，蹣跚着，遍身瘡痍地躡着走近去。從車頂上爬下來。在通路上搜檢口袋，打開餅乾。泥濘的地板上，外套成綑的躺着。街市是白的。人們拉着轎。女人爭先後。在廣場裏，市場顯得黑黝黝。雅各·勃蘭拖着芳妮的皮包和自己的空的一個，一路走出去。眼睛在眼鏡後面歪斜了。髒的汗流在臉上了。運貨摩托車轟軋着。十字廣場上，半破的石膏像屹立着。學生們在第二段上慌張。一手拿書籍一手拿着火燒的柴。挨先後次序排好了。許多工夫，經過了長的街道。許多人們在走。張了嘴在拉，拖，休息。孩子們拿着捲煙，在角落裏叫喊。店鋪的粉碎的玻璃上，發了一聲烈響，鐵掉下來了。騎馬的人忽而從橫街出現了。拿着鎗。飄着紅旗。馬噴着鼻子——顛簸着跑過去了。居民慌忙走過去。不多久，露在散步路上的普式庚（像）的肩上，烏鴉站着了。芳妮是聽過羅馬史的講義的，有着羅馬人的側臉的

志願講師，在拉那裝着袋子的小櫃。從袋子裏漏着粉。他的側臉也軟了，看去早不像羅馬人了。大張着嘴巴。——他站住了，脫一脫帽。衝上熱氣來。雅各，勃蘭到底將芳妮的皮包運到昇降口了。揩着前額，約了再會，握手而去了。向雪中，向霧中，提着自己的空空的皮包，尋求着正義。雅各·勃蘭做了詩，他終於決計做成一本書，在墨斯科出版——雅各·勃蘭已經和血和苦惱和暴動告別——他開始新的生活了。

芳妮將皮包拖上了五層樓。樓階上挂着冰筍。房門格格地響。從梯盤上的破窗門裏，吹進風來。留巴伯父，萊夫·留復微支·萊阿夫，先前是住在三層樓上的，後來一切都改變了。先前是主人的住房的三層樓上——現在是住着兌穆思先生。運貨摩托車發着大聲，從郊外的關門的多年的窠裏，將他攔下來了。——渥孚羅司先生是三天為限，趕上了上面的四層樓——這就是，被趕到和神相近，和水卻遠，狹窄的地方去了。但是，剛剛覺得住慣，就被逐出了。五層樓的二十四號區裏，和留巴伯父一起，是住

着下面那樣的人們——眼下有着一角的前將軍札盧錫多先生（七號室）。軍事專家家琦林，以及有着褪色的扇子和寫着『歌女慈潑來微支·慈潑來夫斯卡耶』的傳單，和叫作喀力克的藍眼睛的近親的私生子，穿着破後跟靴子的小公爵望德萊羅易的慈潑來微支·慈潑來夫斯卡耶（十三號室）。然而，無論是渥孚羅司先生，兌穆思先生，戲子渥開摩夫先生，有着灰色眼珠，白天是提着跳舞用的皮包跑來跑去的梭耶·烏斯班斯卡耶小姐——都一樣地顯着渴睡的臉，在好像正在戰鬥的鐵甲艦一般冒煙的煙通的口，從拉窗鑽了出來的房屋的大房裏，站着——拿了茶器和水桶，在從龍頭流出的細流，敲着錫器的底之間，站着。

留巴伯父辦公去了，不在家。伯母呼哧地長吁了。芳妮哭了。用了晚餐。芳妮敘述了一通。軍事專家家在間壁劈柴。對於芳妮，給了她一塊地方。在鋼琴後面支起牀來。她隔了一個月，這纔躺在乾淨的被窩裏了。牀沒有顫動。半夜裏，因為太靜，她醒了。想了——小站，暗，雨，黃色的

電燈，滿是灰沙的溼溼的貨車，——小站的風，秋天的，夜半的俄羅斯。黑的村，電柱潮溼的呻吟着，暗，野，泥濘。

芳妮到早上，爲了新的生活醒來了。留巴伯父決計在自己這里使用她——打打字機。傍晚，芳妮被家屋委員會叫去了。在那地方被吩咐，到勞動調查所去，其間沒有工作的時候，就去掃街道。早晨七點鐘，經過了灰色的街，被帶去了。走了。跨過積雪了。終於在停車場看見飄着紅旗了。許多工夫，沿着道路走。碰着風捲雪堆了。在那里等候拿鏟來。等了一點鐘，鏟沒有來。又被帶着從別的道路走。叫她卸柴薪……到傍晚，芳妮回家了。伯母給做了炸蘿蔔，給喝茶。芳妮溫暖了。冰着的窗玻璃外，下着小雪。她想着新生活——剛纔開始的勞動的生活。過去——是戀愛和苦惱。過了一天，她已經在留巴伯父在辦公的公署裏，打着打字機了。有身穿皮外套的女職員。十二號室前的廊下，是（人們）排着班。私室裏，在皮的靠手椅子上，是坐着刮光鬍子，大鼻子的軍事委員。用紅墨水，在文件

上簽名。訪問者揩着前額，欣欣然出去了。過一天，戚戚然回來了。他拿來的文件上，是汗漫着證明呀簽名呀拒絕呀的血。在地下室的倉庫裏，傍晚是開始了分配。各羊肉二磅，蜂蜜一磅，便宜煙草一袋。公署是活潑地活動了。造豫算，付糧食，寫報告——管理居民間的煙草的分配。從七點到八點，排在班裏，站着一個可憐相的老頭子。等出山了，得了一個月的自己的份兒。滿足着出去了，爲了將世界變煙，鑽在窠裏，打鼾，咳嗽。

一到夜，戲子渥開摩夫便在院子裏劈柴。前面是房子的倒敗的殘餘和懸空的梯子。月和廢墟，烏鴉和豎琴——全然是蘇格蘭式的題目。獨立的房屋已被拆去，打碎了。月亮照着瞎眼的窗。渥開摩夫在劈柴，唱歌——您的織指，發如香白檀兮……搬柴上樓，燒火爐。在火邊伸開兩腿，悠然而坐，有如華飾爐邊的王侯。只要枯煤尙存，就好。靠家屋委員會的幹旋，從國庫的市區經濟的部分給與了八分之一——帶小攝去拉來了——但還有一點不好，就是從此以後，兩腳發抖，不成其爲律動運動了。是瓦爾

康斯基派的律動運動呀。渥開摩夫在出臺的劇場，是律動底的——渥開摩夫雖在三點鐘頃，前去的素菜食堂裏——他也始終還是律動底的。無論是對着那裝着蘿蔔餡的捲肉的板的態度，對着眼桌的態度，對着小桌子的態度。於是錫的小匙，在手中發亮，雜件羹上——熱氣成爲輕雲，升騰了起來。

留巴伯父看着渥開摩夫的巧妙地劈柴。瓦爾康斯基的事情，是一點都不知道的。但是，有一晚，渥開摩夫全都說給他聽了。就是，關於舞臺上的人們呀，以及人生之最爲重要者，是rhythm（律動）呀這些事。留巴伯父第二天和軍事委員談了天。同志渥開摩夫便得到招請，到那倘使沒有這個，則一切老頭子和煙草黨也許早經倒斃了的公署裏，去指導演劇研究。……渥開摩夫第一次前往，示了怎樣謂之身段的時候——而渥開摩夫雖然高個子，青面頰，眼珠灰色的男人——即刻集得了十八位男人和八位女人來做協力者。於是在第二天，又是十八位和八位。研究時間一完，都不

回去，聚在大廳裏。在大廳裏，有鏡子和棕櫚和傳單和金色椅子。渥開摩夫首先說明的，是一切中都有諧和，世界本身就是一個諧和。於是提議，做起動作來看罷。伸開右腳的小腿，伸長頸子的筋肉，將身體從強直弄到自由——教大家團團地走——大家團團地走了，使筋肉自由，又將筋肉緊張了，是輕快的，自由的，專一的……渥開摩夫是每星期做三回練習。於是到第三回完，大家就已經成爲律動底了。在電話口唱歌似的叫「喂，喂」了。會計員的什瓦多夫斯基刮了鬍子，綁起裹腿來了。先前是村女一般穿着毛皮靴子走的交換手們，這回是帶了套靴來穿上，濃濃地擦粉，使頭髮捲起來了。——在大廳上，是拿着花圈，古風地打招呼了。

每星期三四，七點鐘來接渥開摩夫。不是肉類搬運車，就是運貨摩托車。上面戴着包頭布，硬紙匣，打皺的帽子和刮過鬚而又長了起來的頰，渥開摩夫不是在車底上搖着，就是抓住別人的肩，張了兩腿站着。運貨摩托車叫着，軋着，走向暗中，向受持區域去。在憂憂發響的車站上，早又

有人等着了。還是黑一條白一條的打扮。於是一面穿衣服，一面走過來——車子是這樣地將他們往前送，爲了發沙聲，搽白粉，教初學。兩幕間之暇，搬出茶來。也有加了酸酸的果醬的麵包片。戲子們喫東西，喝茶……車夫忽然說，車有了障礙了。從勃拉古希到哈木扶涅基，戲子們自己走。抱着硬紙匣，沿着牆壁走。那保孚羅跋，穆爾特庚，阿彌薩耳什夫斯卡耶的一班……

渥開摩夫得了傳票，叫他帶着被臥，鍋子，盤子去。是叫他一星期之間，去砍柴。他前去說明白。廊下混雜着許多人。渥開摩夫說，自己是藝術家，藝術家，是在辦教育。一個鐘頭之後，從厭倦而悄然的人們旁邊走出去了。是受了命令，此後也還是辦教育。札盧錫多也得了一樣的傳票。眼下有着暗淡的將軍式三角的他，便許多工夫，發沙聲；給看帶着鎗傷的脚。藍色的他是滿足着回來了。他孤獨地住着。時時從小窗裏，伸出斑白的腦袋去，叫住韃靼人。頭戴無邊帽子的韃靼人進來了。顯着信心甚深的

臉相，來看男人用的褲子。摸著，向明照着。搖頭而打舌了。將軍發了沙聲，偷眼去瞥了。暗嚙唾沫了。韃靼人恭恭敬敬地行過禮，拿了袋子出去了。將軍將錢藏在地板下，穿上破破爛爛的紅裏子的外套——只有靴子是有銅跟的將軍靴——走出門外面去了。人們在旁邊走過。在行列裏冷得發抖。羣集接連着走。女人們，拿着箱子，繫着衣裾的男人們，接連着走。——用了大家合拍的步法走過去。而忽然——音樂，從後面，是吹奏管樂隊的行進——在上面，合拍地搖着通紅的棺衣。在紅棺中——是有節的白的鼻，黑的眉，既歸平靜，看見一切而知道一切者，漂在最後的波上。軍隊走過了。白的臉漂去了。搖擺了。樂隊停奏了。奏了莊嚴的永遠的光榮了。死人在缺缺刻刻的壁下，永遠朽爛。爲了在十一月的昏黃中，聽取花的碰器底的音響，而被留遺了……

札盧錫多當傍晚時分，在沒有火氣的屋子裏，用了突成筋節的帶青的手，寫了——『重要者，是在力免於餓死也。有減少運動之必要。須買魚

油。否則缺少脂肪矣。似將驅舊軍官於一處，而卽在其處了之。然有可信之風聞，謂雖集合於展覽聖者遺骸之保健局展覽會，而在忙於觀察之諸人面前，有文官服飾之教士等大作法事云。然則可謂以死相恫嚇也。假使連絡線而不伸長也，則一月之中，墨斯科可以占領。一隊外國兵可以侵入，乃最確實之事也，今日已變換赤旗之位置——乃偉大之成功，亦空前之略取也。然而重要者，乃得免於餓死也。不當再買白糖。白糖者——奢侈品也。是當慣於無甜味而飲茶之時矣：……」將軍發出沙聲來，吐了長吁。壁的那面，慈潑來微支。慈潑來夫斯卡耶簡了外套躺着。這時候，藍眼睛的喀力克，小望德萊羅易公爵，雖然爲老嫗們所驅逐，却還在盤來盤去，拾集木片，從廢屋的廢料裏，拉出板片來。將板壁片，紙片，路上檢來的小枝等，裝在袋裏，拿回來了——火爐燒起來了。小公爵蹲着烘手。紅的火照着藍的眼，母親一樣的紫花地丁色的眼——是一個平穩的，聰明的，知道了人生的碧眼小老翁。

紐莎——製造束腰帶的，住在慈潑來微支，慈潑來夫斯卡耶先前住過的二樓上。結了婚，得到四十亞爾辛（）的布匹。現在很想早點生孩子，再得到布匹和孩子的名片。丈夫在外面，運粉，籌錢。紐莎毫不難為情地走過，將這里九年之間在家中馴熟的，那大名寫在紅的紙片上的，有名的慈潑來微支。慈潑來夫斯卡耶的先前的住所的房門，用英國式的鑰匙開開了。後來，紐莎突然在樓上的有花圈而無火氣的屋子裏出現。僅罩頭巾，站在門口，平靜地說，因為願意用麥粉做謝禮，請教給她唱歌。慈潑來微支。慈潑來夫斯卡耶在她面前張了腿站定，想噴罵她。然而閉了嘴，好像喫了一驚似的，什麼也不回答。紐莎嘲笑着跑掉了。白天，慈潑來微支。慈潑來夫斯卡耶在外套裏躺着。夜裏，是望德萊羅易公爵咬牙齒，幾乎要從兩脚的椅子上抬起那疲乏的頭來。他而且還做了認真的，少年老成的夢。第二天早上，她顯着浮腫的臉起來了，吩咐他去叫紐莎來。紐莎說身

註一：俄國尺度名，一亞爾辛約中國二尺四寸餘——譯者。

體不舒服，請她自行光降罷。慈潑來微支。慈潑來夫斯卡耶又咬了一回牙關，但罩上頭巾，走下去了。一個鐘頭之後，到留巴伯母這里來借稱。紐莎學唱了。慈潑來微支。慈潑來夫斯卡耶將麥粉裝進袋中，挂在釘上，免得招鼠子。

雅各。勃蘭是帶着旅行皮包，遊歷公署了。上了五層樓，等候輪到號數。鑽過那打通了的牆壁，從這大廳走到那大廳。探問了。又平穩，又固執，又和氣。——蓋他此時終於已在一切同等，誰也不打誰，不砍誰的地方——廉價辦公，以勞動獲得麵包的地方了。女職員們是吵鬧，聳肩，從這屋追到那屋——他呢，嘮叨地熱心地又跑來，非到最後有誰覺得麻煩，竟一不小心，給用妙筆寫了——付給可也——之後，是不干休的。到底，付給雅各。勃蘭了。就是付給了生活的權利，得在那下面做事，寫字，思索的屋頂的權利了。是停車場旁的第三十四號共同住宿所，先前的『來惠黎』的連帶家具的屋子十七號。雅各。勃蘭欣欣然走過薩木迪基街，薩陀

斐耶街，搬了皮包。傍晚，他坐在沒有火氣的屋子裏了。壁紙後面，有什麼東西悉悉索索地作響，滾下去了，在枕頭邊慢慢地爬了一轉。白天裏，在花紙上見過的——拿着大鐮刀的死，出來了。給爬在文件上，點了火，唏唏地叫，焦黃，裂碎了……

雅各·勃蘭決了心，要堅執地來使生活穩固。爲自己的事，走遍了全市鎮。無論誰，都有工作，都有求生的意志。雅各·勃蘭在街上往來，停在街角思索。人們幾乎和他相撞，跳開走了。他（故鄉）的市鎮裏，是什麼人也不忙，什麼地方也不忙的。關在家裏——暴動之際，是躲起來了。雖有做詩的本子，訴苦的胃囊。但還是勇敢而不失希望的他，是走而又走了。在空地，磚頭，鐵堆，凍結而沒有人氣的店鋪和人列的旁邊……在灰色的獨立屋裏，是升騰着苦的烟，坐着打打字機，穿外套的女職員。雅各·勃蘭走向靠邊的女人那里，去請教她，倘要受作爲著作家的接濟，應該怎麼辦纔好。接濟，在他是萬不可缺了。還說，否則，他是不來請託的

哩。女職員也想了又想，但將他弄到別的辦事桌去了。從此又被弄上樓去了——於是他走上樓去了。被招待了。翻本子了。結果是約定了商量着看罷，問一問罷，想一想罷。說是月曜日再來罷。到月曜日，他去了。再拿出詩來看。是坐着無產者出身的詩人們的屋子。於是他說，自己也是無產者出身，自己的祖父是管水磨的。——詩被接受，約定了看一看再說。到水曜日，將對於他的接濟拒絕了。但在這時，他已經找到了別的高位的公署。他好像辦公一般，每天跑到那邊去，等在客廳裏，寫了請求書。要求給他作爲無產詩人的扶助和接濟和稿費。到金曜日，一切都被拒絕了。就是，對於接濟，對於稿費，對於扶助。然而給了一件公文，教到別的公署去。那地方是，從階上滿出，在路上，廊下，都排着長蛇之陣了。雅各·勃蘭便跟在尾巴上。日暮了。陣勢散了。第二天早晨，他一早就到，進去是第一名，許多工夫讀公文，翻轉來看，側了頭。終於給了一道命令書。憑着黃色的命令書，雅各·勃蘭在閉鎖了的第四付給局裏，領到了頭飾和

天鵝絨的帽子。在自己的房裏，他戴着這帽子，走近窗口去。屋頂是白白的。黃昏是濃起來了。烏鴉將胸脯之下埋在雪裏洗澡。市鎮和自己全不相干。這裏也和別處一樣，並無正義存在。雅各·勃蘭覺得精力都耗盡了。他躺在牀上，悟到了已沒有更大的力量。在半夜裏，走上一隻又大又黑，可惡的雞到他這裏來，發出嘎聲叫。他來驅逐這東西。但雞斜了眼睛瞪視着，張了嘴，不肯走。將近天明，因為和雞的戰鬥，他乏極了。指頭冰冷了。頭落在枕上，抬不起來了。大的，白的蟲子，到他這裏來了。雅各·勃蘭是生起發疹傷寒來了。過了兩天，被搬走了。傍晚，他的牀上，是從維迪普斯克到來的兩個軍事專家，像紙牌的「夾克」一般躺着了。

芳妮是在辦公。從公署搬運羊肉，蜂蜜和便宜烟草。公署是活動，付給。連絡線伸長了。地圖上的小旗像索子似的蜿蜒了。札盧錫多靜對着地圖，發出沙聲，記錄了。

『二星期之後，前衛殆將接近防砦矣。委市街於礮擊則不可。應中斷

鐵路——而亦惟有此耳。昨在郊外，又雖在中央，亦有奇技者出現。若輩有宛如磁器之眼，衣殮衣，以亞美利加式之彈鑽，躍於地上者高至二亞爾辛。且大呼曰——吾乃不被葬送者也——云。此即豫兆耳。吾感之矣。吾感之矣。」

留巴伯母對於芳妮，將離家的事，希略也夫的事，都寬恕了。傍晚，留巴伯父讀了新訓令。留巴伯母長太息了。芳妮坐在鋼琴後面的自己的地方。窗戶外面，是十一月在逞威。雪片紛飛了。埋掉了過去，戀愛，情熱。留巴伯父這里，常有豎起衣領，戴着羊皮帽的人前來，在毫無火氣的廊下走來走去。在那地方竊竊商量。留巴伯母說——那個烟草商人又來了——有一天的夜裏，是芳妮已經睡在鋼琴後面，伯父和伯母都睡下了，黑的屋子全然睡着了的深夜裏，有人咚咚地叩門。留巴伯父跳了起來。聲音在門外說——請開門呀——留巴伯父手發抖了。有痣的善良的下巴，凜凜地跳了。旋了鎖。阻擋不住了。進來了。一下子，一湧而進。皮帽子和水

手的飄帶，斑駁陸離。——將屋子翻了身。在伯母的貯藏品也下手了。將麥粉撒散了。敲着烟通聽。站上椅子去。——將文件，插着小旗的札盧錫多的地圖，札盧錫多，留巴伯父，對面的房裏的渥開摩夫，全都扣留，帶去了。小望德萊羅易公爵躲在衣櫥裏，因為害怕，死屍似的坐着。天亮之前，將全部都帶去了。在雪和風捲雪和風裏。

芳妮一早就跑到軍事委員那里去。軍事委員冷淡地聳聳肩，並不想幫忙。芳妮絕望，跑出來了。想探得一點緣由，但什麼也捉摸不到。她什麼地方也沒有去。是灰色的一天。從嘴裏呼出白的氣息來。灰色的一天之後，來的又是一樣的灰色的一天。——接連了莫名其妙的一星期。留巴伯母躺着。芳妮各處跑着，筋疲力盡了。又各處跑着。第三星期，札盧錫多被開釋了。因為是酒胡塗，老頭子，沒有害處的。教他將退職軍官的肩章燒掉。札盧錫多從牢監經過街道，單穿着一隻銅跟的靴子走回來了。還有一隻是捉去的時候，在路上失掉了的。在路角站住。淋了冷水似的上氣不

接下氣了。在牆上，釘着告捷的濕濕的報紙。在廣場上，有着可怕的全體鋼鐵的蠟子，圍繞着紅的小旗子，正在爬來爬去。將羣衆趕散了，是穿木靴，披外套，短身材的，坦波夫，薩瑪拉，威多地方的人們，白軍的鄉下佬。鄉下佬們跳躍，拍肚子，吹拳頭，滿足而去了。到露營地去，去勞動去。——最緊要者——是當機關鎗沈悶地發響時，不要一同來襲擊……

追趕了敵人。敵人逃走了。札盧錫多站在路角上，讀了濕濕的報章。有和音樂一同走過的人們。騎馬，持矛。教會沒有撞鐘。札盧錫多總算整到家了。上了五層樓，歇在窗臺下……走進房裏躺下了。望德萊羅易公爵爲他燒了兩天的火爐。給不至於凍壞。

留巴伯父是一連八天，坐在階沿碎得好像投球戲柱的屋子裏。也有被摔進來的，也有被帶出去的。從窗戶吹進風來。天一晚，就爬下黑黑的臭蟲。是在頂縫上等候（人們）睡覺的。這就爬下來了。第十三天，和別人一起，也教留巴伯父準備。坐在運貨摩托車上帶去了。是黑暗的夜晚。拿鎗

的兵士站在兩旁。在牢監裏，留巴伯父和律動家而先前的軍官的渥開摩夫遇見了。握手，擁抱。並排住起來。在忘卻的模模糊糊的兩天之後，竟給與了三個煎菜和兩個煮透的雞蛋。——留巴伯父忘了先後，兩眼亂映，失聲哭起來了。將一個煎菜和雞蛋給了渥開摩夫，一起坐着喫。加上了許多鹽。爲回憶而悽慘。渥開摩夫是因爲隱匿軍官名義和幫助陰謀而獲罪的。前一條是不錯的——渥開摩夫自招。但於第二條，卻不承認。他說，音樂會裏，自然是到過一回的，但那款子，是用來彌補生活費了——案件拖延了。留巴伯父的罪名，是霸佔。——留巴伯父滿臉通紅，伸開臂膊。然而牢監裏面，也有烟草商人的。就是豎起衣領，時時來訪的那些人……

開審之際，訊問渥開摩夫——職業呢？——戲子——這以前呢？——

是學生——沒有做過軍官麼？——也做過軍官。——反革命家麼？——是革命家，在盡力於革命底藝術的——判事厭倦地說了——知道的呀，在教紅軍的兵卒喫麻藥的呵。朗吟麼？——不，是演劇這一面——水曜日的七

點半，渥開摩夫被捉，要移到縣裏去了。渥開摩夫收拾了手頭的東西，告過別。說是到縣裏一開釋，就要首先來訪的……帶過廊下，許多工夫，從通路帶出去了。吹進風來，很寒冷。在窗外，有着暗淡的空庭。有着十一月。

關於渥開摩夫，第二天貼在牆上的濕濕的報紙上，載着這樣的記事——前軍官，反革命家，積極底幫助者，演劇戲子——這一天，太陽浮出來了，天空是藍的。從前線上，運到戰利品。廣場上呢，早有三輛車。又是高高地將紅的棺木運走了。死屍的鼻孔裏，塞着棉絮。札盧錫多在這一天是這樣地寫了。「聯絡線已伸長矣，後方被截斷矣。一切歸於滅亡矣。本營之遠隔，足以致命，乃明瞭之事也。一切將亡。一切將亡。魚油業經售罄，無處可購。風聞凡舊軍官，雖有年金者，亦入第四類，而算入後方勤務軍。即使掃除兵舍，廁所及其他之意也……不給麵包已五日矣。不受辱而地圖被收者幸也……」——晚間，望德萊羅易公爵到他那里燒火爐

去了。札盧錫多正在窗邊，站上椅子，要向架上取東西。望德萊羅易公爵向他說話了。他聽不見。他便碰一碰他的腿。不料腳竟懸了空。擺了。踏不到椅子了。望德萊羅易公爵發一聲尖叫，抱頭竄出了。

過了兩天，威嚴的，年青相的，有着竹節鼻和百合色指甲的札盧錫多是在教堂裏，由命令書，躺在官辦的棺中了。助祭念念有詞。教士燒起了香。香烟裊裊地薰在燻香上。沒有派軍隊來。這也是由命令書而沒有派來的。派定四號屋的用人拉小橇。於是就擱在柴棧上，拉去了。很容易拉。道路是滑滑地結着冰。拉得乏了，便坐在棺上吸烟草。札盧錫多聽着橇條的軋轆聲，年青相了，在棺蓋下返老還童了。

有魅力的，藍眼珠的梭耶。烏斯班斯下耶，提着皮包跑到自己的跳舞學校的她——從貼在牆上的報紙上，看見了渥開摩夫的姓名——於是忽然打寒噤，咬嘴唇。雖然緣分不過是汲水的時候，並排了一回，和他一面劈柴，聽過一回他唱道「您的纖指，發香如白檀兮……」但在梭耶。烏斯班

斯卡耶那里，是有着溫柔的，小鳥似的，易於神往的心的，即使在一切混亂和臭氣之中，也竭力在尋求着爲自己的小港。渥開摩夫之名，已經就是悲劇底的，被高揚了的滅亡。——梭耶便將他設想爲久經期待而永久睽離的人了。……梭耶已經用趾尖穩穩地走路。一面趕快走，一面用指頭按着嘴唇，而且決心要向一個人，去講述一切的真實，其人爲誰，乃是住在官辦的旅館裏，坐着摩托車出入，然而彷彿地位一樣低微似的等候她，一直送到家裏的其人也。傍晚，梭耶到旅館去了。討了通行券，將證明書放在肩頭。走上紅階梯，敲了磨白玻璃的門戶。她不能不將心裏想着的事，通盤說出來——鋒利地，直截地滔滔地，——縱使因此負了怎樣的罪，也不要緊。然而房裏坐着兩個人，桌子上還有茶。那人似乎喫驚了，但也就臉上發亮，獻上茶來，說請喝呀。梭耶不喝。並且說，這來是有一點事情的。那人又說請喝茶呀。座中拘謹了。客人沈默了。梭耶從茶杯喝茶了。那人用了善良的，蘊蓄愛情的眼看她了。梭耶問了些不相干的事，喝乾了

茶，要回去了。她自己悲傷到要下淚。她爲了茶和質問，憎惡自己了。然而他卻送她一直到廊下，從手套的洞裏，在她那暖熱的小小的手掌上接吻了。梭耶跨下一段階沿，忽然說——我並不是爲了這樣的事來的……什麼都討厭了，這樣地生活，是不能的，我已經不願意看見你，我是來說這些的。爲什麼渥開摩夫遭了鎗斃的呢？——覺得他和自己都可憐，眼淚流到面龐來了——那個渥開摩夫呀？——那人驚着問，——渥開摩夫呀。做戲子的……——渥開摩夫是什麼人呢，不知道呀——那人說——在過渡期，是要××的……革命是粗暴的呀——梭耶很想說，怎樣都好，革命倘在過渡期，這樣也好。但我是_不願意再看你，也不要你再跟來跟去了。然而她什麼也沒有說，跑下去了。第二天的傍晚，他到學校裏來接她。她不開口。和他出來了。很想再說一回，不再和他到什麼地方去。——然而車夫已經開了門。來不及說了。她坐上車。溫暖了。黑的，軟軟的風，在三月裏散馥。星星的銀色的徽，已經浮了上來。摩托車開走了。街市的盡

頭，在雪和空曠中吐氣。梭耶想，這是完了。弄到那麼樣，還是不成。她想，沒有報答可愛的，溫柔的，最爲敏感的那人的，最後的臨終的微笑。

芳妮那里，忽然來了一個惠涅明勃魯尼，是賽希加，即亞歷山大·希略也夫的朋友。戴着皮帽子，留着黑的短鬚。頰上有一直條的傷痕。芳妮領到鋼琴後面的自己的處所。勃魯尼說，他們的中央委員會，要給死掉的伙伴報讎。亞歷山大·希略也夫的名，登了英魂錄，再也不會消滅了。關於報讎的事，則對芳妮說，不久就會知道。於是義務已盡，去了。芳妮許多工夫，注視着貼在證明書上的被人亂弄了的照相。賽希加的面龐上，寫着號數，藍的。芳妮哭了。——其時勃魯尼也在奔波。傷痕發紫了。勃魯尼上了久經冷透了的屋子的六層樓。敲了門，而在外面傾聽。門開了。牙醫生的應接室裏，坐着墨文，格里戈爾克，波式開微支。舉事大約期在明天的十二點。一切都計畫好，準備好了。爲了給希略也夫報讎，爲了恐怖手段，爲了製藥室，爲了委員會的財政充足——都必須有錢。武力搶劫

的事，早經考究好，調查好，周密地計畫好了。一個鐘頭之後，勃魯尼出去了。又是執拗地，傷疤發着紫，在街上走。第二天的兩點半，七個人坐着摩托車到了橫街的公署前。兩個把門，兩個到中庭，三個上樓上。算盤畢畢剝剝地在響。出納課員站在金櫃旁。女職員在喝湯。格里戈爾克走上前，用手鎗對着，叫擊起手來。勃魯尼和波式開槍支打了出納課員的頭。他跌倒了。動手將成束的鈔票拋進口袋去。出納課員忽然跳起，抱着頭，爬一般，電光形地（走着）要逃跑。格里戈爾克對脊梁開一鎗。出納課員撲地倒下了。交換手們發了尖利的叫喊。有誰跑向邊門了。一下子攻來了。

——格里戈爾克解開帶子，跳了出去。一切都跳了，被撒散了。灰塵，玻璃，——他們跳下了階沿。從上面擲下法碼和算盤來。——摩托車已經動彈了。他們趕到，抓住，跳上了，——摩托車將他們載去了。突然從門裏面跳出人來，曲下一膝便擲——格里戈爾克坐着一回頭，銅元打中了他的面龐。流出血來了。追的緊跟着。馬夫打馬。勃魯尼伸着臂膊，不斷的開

鎗。——彎進了積雪的橫街裏，——摩托車滑了。車輪蹣跚了，被烟包住。馬匹追到，襖裏面外套（的人們）殺到了。勃魯尼跳了下來，提着口袋跑，闖過門，跳過短牆。後面跑着波式開微支，不料坐下了，躺倒了，——又是爆發，掉下——吡咤，玻璃……勃魯尼逃出了，回過頭去看。波式開微支想跟着他攀上牆——不意橫着掉下短牆去，倒在雪裏了。勃魯尼仍然走。鐵門關着。他走近門，想推開牠。然而門是從裏面支住的，走不過。他還在中庭跑了一轉，蹲在髒水窪的僻處了——天空很青，沈悶，是釀雪天。勃魯尼還等候了一些時。從一角裏聽到蹄聲了。他將鎗口含在嘴裏，扳了發火機。

街上是孩子們奔跑，窺探。載在大襖上——七個穿短外套的羅馬諾夫皇帝黨員被運走了。大家疊起來躺着。兵卒拿着鎗口向下的鎗，跟着走。馬匹步調整齊地進行。勃魯尼躺着，臉伏在別人的肩上。

一切烟草商人，都有家族的。烟草商人是明於法律的人們，而且沒有

破綻的。——留巴伯父卻相反，亂七八糟，第一回審問的時候，早就胡塗了。一切都於他不利。彼被提出去審問了九回。九回的陳述都不一樣。到第二個月，因為要判決浮腫的，鬚髯蓬鬆，衰弱了的他，便經過市街，帶出去了。留巴伯父被夾在兩個兵卒間，坐在白的大廳的椅子上。對面，是軍事委員擺着架子，毫不知道他似的坐着。旁聽人裏面，也有已經釋放了烟草商人。白白的，寡言的芳妮，和慈潑來微支。慈潑來夫斯卡耶小姐坐在一起。不多久，搖鈴了。挾皮包的檢事，立刻叫留巴伯父，稱為寄食者，讀過他混亂的所有的陳述，又示了烟草商人的陳述——市民萊夫留復微支。萊珂夫者，是盜賊，是寄食者——檢事對於他，要求處以極刑。這之後，律師開口了。什麼都不否認，單單請求寬大。指出他的職務，還說到悔悟和老年。裁判官去了。商議了。芳妮用了烏黑的看不見的眼睛，看着前面。留巴伯父浮腫着——鐵青，動也不動地坐着，好像早已死掉了似的。烟草商人在廊下吸煙草。裁判長回來了。又搖鈴。大家又都歸座，肅

靜了。在窗門外，有機器腳踏車停下了。裁判長宣告了。贊成了檢事的提議，判決了極刑。

慈潑來微支·慈潑來夫斯卡耶將芳妮載在街頭馬車上，帶了回來。芳妮走上五樓，見了伯母，哭得倒在椅子上了。一到夜，就躺在鋼琴後面的自己的地方了。月亮的角，在窗的那邊晃耀。豎琴吟哦了。望德萊羅易公爵在兩人之旁守夜。挂下了穿着補釘襪子的細細的腳，在椅子上打起瞌睡來。夜已深，深且盡了。豎琴昏暗，月亮下去了。快活的，年青相的留巴伯父走近枕邊來，微笑着，用冰冷的手指，撫摩了芳妮的面龐。

慈潑來微支·慈潑來夫斯卡耶還在教紐莎學本領。紐莎拿着捲起來的樂譜，站在鋼琴旁，鋼琴上面，挂着對於鋼琴呀，房子呀，物件呀的保管證。這是家宅搜查的結果，因為是女流聲樂家，許可了這些的東西的。近來，紐莎上音樂會，即舞臺去了。已經登記了。有着保持皮衣呀，金剛鑽呀——聽衆的贈品的權利。紐莎的丈夫和保健部員一同搬了麥粉來。麥粉

呢，在市場上，被爭先恐後的買去了。於是紐莎便買了海獺的外套，買了掛在客廳裏的A·伊瓦梭夫斯基所畫的細浪和挂帆的船。她到「星」社去出演了。和最好的優伶並駕，得了成功。在夜裏，他們一同在運貨摩托車裏搖擺了一通。不自由，寒冷，而且狹窄，但是幸福的。爲了藝術，將做戲子的苦痛熬過去了。在降誕節這一天，有夜會。和出場者一同，優伶們也被招請。肚餓的優伶們便高高興興，凍紅着鼻子跑來了。在食桌上，有鵝，酒，臟腑做餚的饅頭之類。優伶們快樂到忘形。時時嚷起來，很是騷擾。紐莎唱了。慈潑來微支。慈潑來夫斯卡耶伴奏。散會的時候，紐莎在大門口將兩片鵝肉用紙包着塞給慈潑來微支。慈潑來夫斯卡耶，當作演奏的謝禮。她生了氣，很想推回去，但將鵝肉收下了。夜間，小望德萊羅易公爵大嚼鵝肉。幸福地笑了起來。因爲喫飽，塞住了呼吸，咳嗽了。

雅各·勃蘭那里，後來黑雞也還進來了八回，在每晚上。現在，他已經認識這雞，也知道到來的時刻了。可惡的雞憤然的走來，啄他。——他

總想將這雞絞死，滿身流汗。但因爲心臟跳得太劇烈，沒有辦法，便失神了。在周圍呻吟，譏謗，徘徊——已被捉住，又回了原樣。到第九天的夜裏，雞不來了。他這纔睡得很熟。心臟安靜，不跳了。到早晨，在太陽，白的窗，又黃又憐的公物的被單下，他看見了骨出峻嶒的自己的枯瘦的膝髁。他衰弱，焦黃，鬍子長了。覺得肚子餓。白的蟲子遠退了。雅各·勃蘭留住了性命，又想愛，工作，生活起來。過了兩星期，焦黃的他，纔始帶了丁字杖，走出門外去。是溫和的天。灰色的積雪成着麻臉。在石路上，烏鴉以三月的叫喊在啼。雅各·勃蘭帶了丁字杖行走。他的心臟是衰弱，向衆人開放着的。然而一切人們，都急急忙忙地走過去了。第三十四號共同住宿所呢，一星期之後，便交還了他的旅行皮包。屋子的期限滿了。那地方是軍事專門家之後，早住進了一位穿了男人用的長統靴子，跑來跑去的姑娘。雅各·勃蘭弄得連在那下面做事，寫字，思索的屋頂也沒有了。他雖然覺得喘不過氣來，但還整到會說給他印詩的公署去。公署裏

面依然是塵塵陡亂。女職員們大家在談天。——做書記的無產詩人，卻是新的。是黑黑的，亂頭髮的男人。亂翻紙匣，詢問姓名，拉開抽屜。究竟尋到了。詩是定為發還的。雅各·勃蘭領了詩，戴上天鵝絨帽子。他沒有地方可以過夜。到傍晚，他接在免費食堂的長蛇的尾巴上，喝了浮着菜葉小片的熱湯。夜裏尋住宿。街是暗的。在三月的暗中，風吹着商店和咖啡店的破玻璃在作響。雅各·勃蘭站在一所大房子的昏暗的昇降口，向階下的先前是門房的角落裏，鑽了進去。尋得一點乾草——背靠着牆酣睡了。

到天明，他很受了凍。兩腳伸不直了。於是拄了丁字杖，蹣跚着走。潮濕的，三月的，勞動的日子開頭了——雅各·勃蘭蹣跚到了芳妮的處所。芳妮穿了黑的喪服在大門口迎接他，但一時竟記不起他來。暫時之後，便拍手，引他到自己的角落裏，訴說悲哀……雅各·勃蘭在火爐旁邊暖和了。看看在小小的拉窗外面裊着的煙。並且說——這里也並無正義。在這里，也依然只有餓死，是做得到的。況且沒有一個認識的人，誰也不加

憐憫。對於我，並無接濟，倒是給了一頂無邊帽。我是直到現在，沒有戴過什麼無邊帽子的。要怎麼活法纔好呢？——芳妮給他在廊下的箱子上鋪了一個牀，到復元爲止。雅各·勃蘭便躺在箱子上勉力復元，吟詠。他的臉發亮，眼鏡後面有大眼睛了。他決了心，要回到故鄉的市鎮去。在那里雖然並無正義，卻也沒有餓殍。一星期之後，一無所有地，只提了一空空的旅行皮包，他告了別，動身了。芳妮送給他煎菜的小片和麵包，在路上可以充飢。傍晚，和羣集一同，在叫喚，吶喊，射擊之中，他從車站攻向通路來。在路上失了了字杖。黑的火車頂上，已經躺着許多人。梯子上也挂着。攻向破掉的車窗去。雅各·勃蘭挨了一推。他要跌倒了。抓住了誰的肩。打他的手了，然而死抓着——踏了誰的肩，爬進車子裏面了。車裏面是漆黑。他抓住在一個包裹上。——跌倒了——地板上躺着人們。在什麼地方的椅子底下的角落裏，佔了一個位置。將小行李枕在頭下，便癱掉了。不多久，火車頭哼起來，客車相觸，作響——列車走動了。腳從梯子

上伸出着。車頂上面，是在作過夜的準備。死掉的都市，留在後面了。前面呢——道路，曠野，雪。在火車站上，在半夜裏，新的客湧進客車來。從上面打他們。後面有聲音。開起鎗來了。雅各·勃蘭閉了眼睛，躺着，正在回家，回故鄉。

雅各·勃蘭的故鄉的市鎮上，首先駐在的是白軍。後來，綠軍到了。此後是瑪盧沙·喬邦隊，戰線隊，亞德曼隊，最後將一切驅逐，粉碎，而紅軍開來了。非常委員會到來了。非常委員會即刻着手於掃蕩。鎗斃了水兵和戰線隊的餘黨，鎗斃了瑪盧沙，鎗斃了公證人亞格里柯普羅。暴動停止了。嚇怕了的猶太人爬了出來，聚在角落裏商量，搖手。落葬了。算賬了。非常委員會佔領了廣場的汽水製造廠的房屋，在昇降口和大門口，站起哨兵來。騎馬兵在街上往來，查證票，押送被捕者。日本人，耶沙，坐在鋪皮的襁上，戴着皮的無邊帽，手鎗袋插在帶子上，來來往往。沒有多久，猶太人便又消聲匿迹了。商店依然是破玻璃。日曜的早晨，羣集將市

場圍繞了。大家接連地購買了。鄉下人不再將麥粉和奶油和雞蛋運到市上來。狡猾起來，就在村子裏交易了。捉去了只一條褲，而穿着舊的溜冰鞋的人五個——審問之後，送到投機防止局去了。日曜日之夜，市鎮裏有家宅搜查。搜查銀錢，農產物，逃亡者。銀錢只發見了一點兒，但農產物很多。逃亡者的一羣，被捉去了。天一亮，親近的人們就在門前成了長蛇陣。

市鎮上突有檄文出現。誰散的呢，無從知道。那上面是寫着這樣意思的事的。——諸君的一伙，在等候諸君。新政府保有麵包和法律和正義，保護農民，保護地主，和暴動戰鬥，和猶太底壓制戰鬥——總而言之，是說，保護大家的權利的。非常委員會便頒發戒嚴令，放哨兵，夜裏是派巡察。在雅各·勃蘭回到故鄉的市鎮的前天，陰謀敗露，幫助者被捕，市鎮是弄得天翻地覆了。

這之間，載着雅各·勃蘭的火車也在爬，停，等待鐵路的修好，於是

仍復向前爬。車頭損壞了，在曠野裏等候送了新的來。夜裏，出軌了——有誰抽掉了枕木——又修理，走動了。——在客車裏，是蜷縮，說昏話，快要死了。到車站上，是搬了出去，放在堆貨的月臺上。到底，在早晨，火車竟到了故鄉的市鎮。雅各·勃蘭爬出來了。踉蹌着，忙亂了。飽吸了空氣。破了玻璃的車站；架在澄清的小川上的木橋；兩株蓬鬆的白楊；和處處挂着死了似的招牌的，開始融化的，髒的，濕的市街相通的道路，他都認識的。糧食店前，早晨一早就排着人列了。被挨擠，在寒顫。在廣場上，是整列着不眠的，穿着衣角濕透的外套的兵卒。從監獄裏，在帶出拿着鑊子的犯人來。家家的鐵門都關着。綠色的，紅色的，灰黑色的房子——木造——還在睡覺。商店街上，挂着紅色的招牌——第一號倉庫，第七號倉庫，第十二號倉庫——全是公有。街角上站着一個戴闊邊帽，有白鬚髮的猶太人。就是站着，惘惘地看望。他的嘴唇在發抖，喃喃地自語。

雅各·勃蘭走到了熟識的，藍色的，窗窗有花的老家，扣了許多工夫

門。門終於由一個戴耳環的兵卒來開了。問什麼事。雅各·勃蘭想走進家裏去。然而兵卒大聲說，這房子已經充了公，事務所是十點鐘開始辦事。雅各·勃蘭看看門。於是看見了白的招牌，是——本部事務所。——一個鐘頭之後，他從拉薩黎大街的親戚那里，知道了父親是還在喬邦隊駐紮此地的時候，退往基雅夫，從此看不見人，也沒有信；他的房子充了公，物品也都充公了。雅各·勃蘭便暫且住在廚房裏。第二天，陰謀的清算人跑到時，他就被捕，交給了非常委員會。雅各·勃蘭坐在汽水製造廠的先前的傭人房裏了。又從這里拉出去了。替換是另外揀進一個新的來。早上，他被帶到裁判官那里去了。裁判官動着耳朵，嗅空氣，用一隻眼睛看。他問，你不是和喬邦隊一同逃走了的勃蘭的兒子麼？爲什麼跑來了，而且現在？爲什麼不來登記的？在你皮包裏的公家的帽子，是從那里得來的？雅各·勃蘭回答了。裁判官細着眼嘲笑，拿鉛筆來玩了。雅各·勃蘭說完的時候，他在一角上小小地寫下了。雅各·勃蘭被帶走了。他沒有入睡，過

了一夜。消雪的水滴，淒淒地在滴下來。春天到了。三月的月亮在輝煌。他張了眼睛，躺着。風無所不吹拂。雅各•勃蘭想了。悲傷了。卻鎮靜。做了詩。豎琴在風中吟哦。吹響了絃索。雅各•勃蘭用手支着頤，想了一會，於是用了咬碎的鉛筆片，寫在壁上——

靜的風，溶的雪，

有一個人來我前，

唱了歌兒了……

亞克與人性

E · 左祝黎 作

一 告示貼了出來

房屋和街道都像平常一樣。天空照舊藍映映的，顯着牠那一世的單調。步道石板的面具也還是見得冷淡而且堅凝。忽然間，彷彿起了黑死病似的，這里的人們從那臉上將偌大的淚珠落在漿糊盆裏了。他們在貼告示。那上面所寫，是簡明，嚴厲，無可規避的。就是：

全體知照！

本市居民的生存資格，將由格外嚴辦委員會所設之三項委員會分區檢查。醫學的及心理學的查考，亦于同地一併舉行。凡認為毋庸生存之居民，均有于二十四小時內畢命之義務。在此時期中，准許上告。其上告應具呈文，送至格外嚴辦委員會之幹部。至遲在三小時後即可予以答覆。倘有毋庸生存之居民，而因意志薄弱或愛惜生命，不能自行畢命者，則由朋友，鄰人，或特別武裝隊執行格外嚴辦委員會之判決。

注意：

1 • 凡本市居民，應絕對服從格外嚴辦委員會之辦法與斷結。對於一切訊問，應有明確之答詞。其有認為毋庸生存者，則各就其性格，製成調查錄。

2 • 所頒發之命令，必以不折不扣之堅決，徹底施行。凡有人中贅物，妨害正義與幸福之基礎上之人生改造者，均除去不貸。命令

遍及于一切市民，無論男女貧富，決無例外。

3. 在施行檢查生存資格期間，無論何人，均不准遷出市外。

二 激昂的第一浪

「你讀了麼？」

「你讀了麼?!」

「你讀了麼!!? 你讀了麼?!」

「你見了麼!?! 你聽到了麼!?!」

「你讀了麼?!」

這市裏到處聚集起人堆來。交通梗塞了。人們忽然脫了力，靠在牆壁上。許多人哭起來了。暈過去的也不少。到得晚上，這樣的人們就上了可驚的數目。

「你讀了麼？」

『可怕！嚇人！連聽也沒有聽到過！』

『但其實是我們自己選舉了這格外嚴辦委員的，是我們自己交給了他們一切全權的！』

『對，這是真的。』

『錯的是我們自己的胡塗透頂。』

『這是真的，我們自己錯。但我們是意在改良生活的呀。誰料得到那委員會竟這樣嚇人的簡單地來解決這問題呢？』

『由委員會裏的那一伙人！由那一伙人！』

『你怎會知道？名單已經發表了麼？』

『一個熟人告訴我的！亞克選上了會長！』

『什麼！亞克麼？這多麼運氣呵！』

『真是。實在的！』

『多麼運氣呵！他的人格是乾淨的！』

『自然！我們用不着擔心了：這將真只是除去那人們裏的廢物！不正要沒有了！』

『你說下去呀，可貴的朋友，你怎麼想，人們肯給我生存麼？我是一個好人！船要沉了的時候，二十個船客跳到舢板上去，我就是一個，你想必一定知道的。舢板載不起這重量，大家都要沒命了。必得五個人跳下水，來救那十五個。我就在這五個裏。我自動的跳在海裏了。你不要這麼懷疑的看我呀。我現在是老了，沒有力氣了，但那時却是年青，勇敢的。你那時沒有聽到這件事麼？所有的報上都登載過的。別的四個都淹死了。只有我偶然得了救。你看來怎麼樣，人們肯給我生存下去麼？』

『還有我呢，市民？我？我將我的一切東西都給了窮人。這是一直先前的事了。我有文件的證據。』

『我不知道。這都和格外嚴辦委員會的立場和目的是不相合的。』

『你讓我來告訴你罷，可敬的同鄉，單于自己的關係人有用處，是還不能保證這人的生存資格的。倘使這樣，那就凡有看管小孩的傻鴉頭，也都有生存的權利了。這事情過去了！你多麼落伍呵！』

『那麼，人類的價值，是在什麼地方呢？』

『人類的價值，是在什麼地方呢？』

『這我可不知道。』

『哦，你不知道！你既然不知道，爲什麼向我們來講講義的？』

『對不起，我只說我所知道的罷了。』

『市民們！市民們！瞧呀！瞧！人們在這麼跑！暴動了！』

恐怖了！』

『阿呀，我的心呵！我的心呵！阿呀，上帝呵！救救罷！救

救罷！』

『停下！站住！』

「不要擴大恐怖！」

「站住！」

三 大家逃走

人堆在街上逃過去。紅顏的少年在奔跑，臉上顯着無限的駭怕。從商店官署出來的規矩的人員。穿着又白又挺的襯衣的新女婿。男子合唱隊裏的腳色。紳士。說書人。打彈子的。看電影的晚客。鑽謀家。無賴漢。白額捲髮的騙子。愛訪朋友的閒人。硬頸子。鬥趣的，流氓，空想家，戀愛家，坐腳踏車者。闊肩的運動家，饒舌家，欺詐家，長髮的偽善家，疲乏的黑眼珠的無謂的憂鬱家，青春在這後面藏着冰冷的空漠。唇吻豐肥而含笑的年青的吝嗇家，沒有目的的冒險家，吹牛家，興風作浪家，善心的倒運人（二），伶俐的破落戶。

肥胖的，好喫懶做的女人們在奔跑。瘦長的柳枝子，多話，懶散，

風騷。獸子和聰明人的老婆，多嘴的，偷漢的，嫉妬的和鄙吝的，但現在都在臉上顯着惶急。因為太閒空了，渲染頭髮的傲慢的癡婆，以及可愛的堂客，還有那孤單，無靠，不識羞，乞憐的無所不可的娼婦，都爲了驚愕，將那一向寶愛下來的容姿之美失掉了。

瘦削的老翁，大肚子的胖子，彎腿的，高大的，漂亮的，廢人們在奔跑。經租帳房，當舖掌櫃，監獄看守，洋貨商人，和氣的妓院老板，分開了褐色髮的馬夫，因爲欺瞞和卑鄙而肥胖了的家主，打扮漂亮的博徒，凸肚的蕩子。

他們成了擠緊的大羣，向前在奔跑。百來斤重的汗濕淋淋的衣服，帶住着他們的身體和手脚。從他們的嘴裏，吐出濃厚的熱氣來。詛咒和哀鳴，令人耳聾的響徹了寂靜的搬空了的房屋。

許多人帶着自己的東西在奔跑。用了彎曲的手指，拖着被褥，箱籠

和匣子。抓起寶石，小孩，金子，叫喊着，旋轉着，兩手使着勁，又跑下去了。

但人們又將他們逼回來了。像他們一類的人們，來打他們，迎面而來，用手杖，拳頭，石塊打，用嘴咬，發着極可怕的喊聲，於是這人堆就逃了回來，拋下了死人和負傷者。

到傍晚，市鎮又恢復了平常的情形。人們抖抖的坐在自己的房中，鑽在自己的牀上。在狹小的，熱烈的腦殼裏，就像短短的尖細的火燄一樣，閃出絕望底的希望來。

四 辦法是簡單的

『你姓什麼？』

『蒲斯。』

『多大年紀？』

「三十九。」

「職業呢？」

「我是捲香烟的。」

「你要說真話呵！」

「我是在說真話呀。我忠實的做工，並且贍養我的家眷，已經十四年了。」

「你的家眷在那里？」

「在這裡。這是我老婆。還有這是我的兒子。」

「醫生，請你查一查蒲斯的家眷。」

「好。」

「怎樣？」

「市民蒲斯是貧血的。一般健康的狀態中等。他的太太有頭痛病和關節痛風。孩子是健康的。」

「好，你的事情完了，醫生。市民蒲斯，你有什麼嗜好呢，你喜歡的是什麼？」

「我喜歡人們，尤其是生命。」

「簡單些，市民蒲斯，我們沒有閒工夫。」

「我喜歡……是的，我喜歡什麼……我喜歡我的兒子……」

他拉得一手好提琴……我喜歡喫，但我的胃口是不大的……我喜

歡女人……街上有漂亮的婦人或者姑娘走過的時候，我喜歡看看……

我喜歡，在晚上，如果倦了，就睡覺……我喜歡捲香烟……一點

鐘我要捲五百枝……我喜歡的還多哩……我說喜歡生命……」

「鎮定些罷，市民蒲斯，不要哭呀。心理學家，你看怎樣呢？」

「這是膿包，朋友，這是廢料！是可憐的存在！氣質是一半粘液質，一半多血質，活動能力很有限。最低等。沒有改良的希望。受動性百分之七十五。他的夫人還要高。孩子是一個蠢才，但是，也許

……你的兒子幾歲了，市民蒲斯，你還是不要哭了罷！」

「十三歲。」

「你放心就是。你的兒子還可以活下去，延期五年。至于你呢……這是我管不到的。請你判決罷，朋友！」

「以格外嚴辦委員會之名：爲肅清多餘的人中廢物以及可有可無之存在物，有妨于進步者起見，我命令你，市民蒲斯，和你的妻，均于二十四小時之內畢命。靜靜的！不要嚷！衛生員，你給這女人喫一點什麼鎮定劑罷！叫衛兵去！一個人是對付她不了的！」

五 灰色堂的調查錄

灰色堂在格外嚴辦委員會的大堂的走廊上。像一切廳堂一樣，有着平常的，結實的，嚴肅而質樸的外觀。深和廣雖然都不過三碼，但却是一兩萬性命的墳墓。這里標着兩行短短的文字：

贅物的目錄

性 格 調 查 錄

目錄分爲好幾個部門，其中有：

『能感動，而不能判斷者。』

『小附和者。』

『受動者。』

『無主見者。』

以及其他種種。

性格狀做得很簡短而且客觀。其中有許多處所，用着諷刺的敘述，而且在末尾看見會長亞克的紅鉛筆的簽名，還批注道，凡贅物，人們是無須加以輕蔑的。

這是幾種調查錄：

贅物第一四七四一號

健康中等。常去訪問那用不着他而且對他毫無興味的熟人。不聽忠告。盛年之際，曾誘引一個姑娘，又復將她撇掉。一生的大事件，是結婚後的置辦家用什物。頭腦昏庸而軟弱。工作能力全無。問他一生所見，什麼是最有趣的事情，他就大講巴黎的律芝大菜館。最下等的俗物。心臟弱。限二十四小時。

贅物第一四六二三號

箍桶爲業。等級中等。不愛作工。思想常偏于反抗精神最少的一面。體質健康。精神上患有極輕微的病症：怕死。怕自由。在休息日和休息時，酒喝得爛醉。在革命時期中，顯出精悍的活動：帶了紅帶，收買馬鈴薯以及能夠買到的東西，因爲恐怕挨餓。以無產階級出身自誇。對於革命，他並沒有積極底的參加：抱着恐怖。喜歡打架。毆打他的孩子。人生的調子：全都是無味的。限二十四小時。

贅物第一五二〇一號

通八種語言。說得令聽者打呵欠。喜歡那製造小衫鈕和發火器的機器。很自負。自負是由于言語學的知識的。要別人尊敬他。多話。對於實生活，冷淡到像一匹公牛。怕乞丐。因為膽小，在路上就很和藹。喜歡弄死蒼蠅和另外的昆蟲。覺得高興的時候很少。限二十四小時。

贅物第四三五六號

她如果覺得無聊，就帶了小廝出去逛，暗暗地嗅着乳酪和羹裏的脂肪。看無聊小說。整天的躺在長椅子上。最高的夢：是一件黃袖子的，兩邊像鐘的衣服。一個有才能的發明家愛了她二十年。她不知道他是什麼，只當他電氣機器匠。給了他一個釘子，和製革廠員結婚了。無子。無端的鬧脾氣，哭起來。夜裏醒過來，燒起茶炊，喝茶，喫物事。限二十四小時。

六 辦 公

一羣官僚派的專家，聚在亞克和委員會的周圍了。醫生，心理學家，經驗家，文學家。他們都辦得出奇的神速。已經達到只要幾個專門家，在一小時以內，便將幾百好人送進別一世界去的時候了。灰色堂中，堆着成千的調查錄，而公式的威嚴和那作者的無限的自負，就在這裏面爭雄。

從早到夜，一直在這幹部的機關裏辦公事。區域委員來來往往。執行判決的科員來來往往。像在大報館的編輯室裏似的，一打一打的人們，坐在桌前，用了飛速的，堅定的，無意識的指頭在揮寫。

亞克將他的細細的，凝視的眼睛，一瞥這一切，使用那惟有他們自己懂得的思想，想了起來，于是他的背脊就駝下去，他的亂蓬蓬的硬頭皮也日見其花白了。

有一點東西，生長在他和官員們的中間，有一點東西，介在他的緊張的無休息的思想，和執行員們的盲目的無意識的手腕中間了。

七 亞克的疑惑

有一天，格外嚴辦委員會的委員們跑到幹部的機關來，爲的是請亞克去作例行的演講。

亞克沒有坐在平日的位置上。大家搜尋他，但是尋不到。大家派使者，打電話，但是尋不到。

過了兩小時之後，這纔在灰色堂裏發見了他了。

亞克坐在堂裏的被殺了的人們的紙墳上，用了不平常的緊張，獨自一個人在沈思。

『你在這里幹什麼？』大家問亞克說。

『你看，我在想。』他疲倦地答道。

『但爲什麼要在這小堂裏？』

『這正是適宜的地方。我在想人類，要想人類，最好是去想那消滅人類的記載。只要坐在消滅人類的文件上，就會知道極其古怪的人生。』

一個人微微的乾笑起來。

『你，你不要笑罷，』亞克誥誠地說，揮着一件調查錄，『你不要笑罷！格外嚴辦委員會好像是見了轉機了。被消滅了的人們的研究，引我去尋進步的新路。你們都學會了簡單而刻毒地來證明這個人或者那個人的用不着生存各種法。就是你們裏面的最沒才幹的；也能用幾個公式，說明一下，加以解決了。我可是坐在這里，在想想我們的路究竟對不對。』

亞克又復沈思起來，於是淒苦的歎一口氣，輕輕的說道：

『怎麼辦纔好呢？出路在那里呢？只要研究了活着的人們，就可以得到這結論，是他們的四分之三都應該掃蕩的，但如果研究起被消滅的

那些來，那就想不懂：他們竟不可愛，不可憐的麼？到這里，我的對於人類問題是跑進了絕路，這就是人類歷史的悲劇的收場。」

亞克憂苦地沈默了，並且鑽進調查錄的山裏去，發着抖只是讀那尖刻的，枯燥的文辭。

委員會的委員們走散了。沒有一個人反對。第一，因為反對亞克，是枉然的。第二，是因為沒有人敢反對。但大家都覺得，有一種新的決心是在成熟起來了，而且誰也不滿意：事情是這麼順當，又明白，又定規，但現在却要出什麼別的花樣了。然而，那是什麼呢？

八 轉 機

亞克跑掉了。

大家到處搜尋他。但是尋不到。有人說，亞克是坐在市鎮後面的一顆樹上哭。也有人說，亞克是在那自己的園裏用手脚爬着走，而且在喫

泥。

格外嚴辦委員會的辦公停止了。自從亞克不見了以後，事情總有些不順手。居民在門口設起鐵柵來，簡直不放調查委員進裏面去。有些區域，人們對於委員的來查生存資格，是報之以一笑，而且還有這樣的事故，廢物反而捉住了格外嚴辦委員會的委員，檢查他生存的資格，寫下那藏在灰色堂裏一類的調查錄，當作尋開心。

市鎮就混亂了起來。還未肅清的贅物，廢料，居然在市街上出現，彼此訪問，享用，行樂，甚至于竟有結婚的了。

人們在街上互相招呼：

『完了！完了！哈哈！』

『調查生存資格的事結束了！』

『你覺得麼，市民，生活又要有趣起來了？贅物少了。做人也要舒服些了。』

「識羞些罷，市民！你以為失掉了生命的人，是沒有生存的資格麼？哼！我知道着沒有生存資格的人，而且還是不配生存到一點鐘的人，然而他活着，並且還要活下去哩！別一面，却完結了多少可敬的人物呵！哼，你，要知道！」

「那是算不了什麼的。錯誤原是免不掉的事。但你說，你可知道亞克在那里麼？」

「我不知道。」

「亞克坐市後面的樹上哭哩。」

「亞克在用手脚爬，還喫着泥哩。」

「難道他得哭的！」

「難道他得喫泥的！」

「你們高興得太早了，市民！太早了！今天夜裏亞克就會回來，那格外嚴辦委員會就又开始辦他的公了。」

「你怎麼知道？」

「我知道。剩下的贅物還多得很。還應該肅清！肅清！肅清！」

「你真嚴呀，市民！」

「那里的話！」

「市民！市民！瞧罷！瞧！」

「人在貼新的告示了！」

「市民！恭喜得很！運氣得很！」

「市民！讀起來！」

「讀起來！」

「讀起來！讀起來！」

九 告示貼了出來

沿街飛跑着氣喘吁吁的人們，帶了滿裝漿糊的盆子。在歡笑的騰沸

聲中，打開大張的玫瑰色告示來，絢爛的貼在人家的牆壁上面了。那內容是平易，明白而簡單的；

全體知照！

自貼出布告的瞬間起，即允許本市全體居民生存。要生存，繁殖，布滿地上！格外嚴辦委員會已放棄其嚴峻的權利，改名為格外優待委員會。市民們，你們都是優秀的分子，各有其生存資格，是無須說得的。

格外優待委員會亦由特別的三項委員會所組成，職司每日訪問居民各家的住宅。他們應向居民恭賀生存的事件，並將觀察所得，載入特設之『快樂調查錄』。委員會人員，又有向居民詢問生活如何之權利。務希居民從其所請，雖然費神，亦給以詳細之答覆。此種『快樂調查錄』將寶藏于『玫瑰色堂』內，以昭示後人。

十 生活歸于平淡

門戶，窗子，露臺，都開開了。響起了人聲，笑聲，歌聲，音樂。肥胖的，沒用的姑娘彈着鋼琴。從早上直到半夜，留聲機鬧得不歇。又玩起提琴，銅簫和琵琶來。到晚上，人們就脫掉了他的上衣，坐在露臺上，伸開兩腿，舒服得打飽噁。街上熱鬧得像山崩。青年帶着他的新娘，坐在機器腳踏車或街頭馬車上。誰也不怕到街上去了。點心店和糖果鋪，糕餅和刨冰的生意非常好。金屬器具店裏，鏡子是極大的銷場。有些人還買不到照自己的鏡子。肖像畫家和照相師，都出沒在主顧的雜沓之中了。肖像就配了好看的框子，裝飾着自己的屋子。

專顧自己的感情和對於自己的愛，增加起來了。衝突和紛爭，成了平常的事情。和這一同談話裏面也出現了這樣的一定的說法；

『你是錯活的，大家知道，格外嚴辦委員會太不認真了！』

『實在是太不認真，因為這樣的東西，像你似的，竟還活着哩！』然而這口角也都不覺地消失在每天的生活的奔流裏了。人們將自己的食桌擺得更加講究，養藏水果，溫暖的絨線衫的需要也驟然增加起來，因為人們都很擔心了自己的康健。

格外優待委員會的委員們很有規則地挨戶造訪，向居民詢問他們過活的光景。

許多人回答說，他們是過得好的，還竭力要使人相信他的話。

『你瞧，』他們滿足地搓着手，說，『昨天我秤了一下，重了八磅，謝謝上帝。』

有些人却訴說着不方便，並且對於格外優待委員會的成績的太少，鳴了些不平。

『你可知道，昨天我去坐電車，你想想看，竟連一個空位也沒有……這樣的亂糟糟……』我只好和我的女人都站着。剩着的贅物還是太多

了。應該揀了時機，肅清一下的，……」

別一個憤激起來，說：

「請你寫下來，上星期的星期三，連到星期四，都不來祝賀我的生存了。真不要臉，……倒是我得去祝賀你麼?!……」

十一 尾 聲

亞克的辦公室中，仍像先前一樣的在工作。人們坐在這地方，寫着字。玫瑰色堂中，塞滿了『快樂調查錄』。上面是詳細而且謹慎地記載着生日，婚禮，洗禮，午餐和晚餐，戀愛故事，冒險，等。許多調查錄，看起來簡直好像小說或傳奇。居民向格外優待委員會要求，將這些印成書冊。恐怕再沒有別的了，會比這更有人看的了。

亞克沈默着。

只是他的脊梁更加駝下去，他的頭髮更加白起來了。

他常常到玫瑰色堂去，坐在那裏面，恰如他先前坐在灰色堂裏一樣。

有一回，亞克從玫瑰色堂裏跳出來了，大叫道：

「應該殺掉！ 殺！ 殺！ 殺！」

但當他看見他的屬員們的雪白的，忙碌地在紙張上移過去的手指，現在熱心地記載着活的居民，恰如先前的記載死的居民一樣的手指的時候，——他就只一揮手，奔出辦公室，不見了。

永遠不見了。

關於他的失蹤，生出了許多的傳說，流佈了各種的風聞，然而亞克却尋不到。

住在這市鎮上的這麼多的人們，亞克先行殺戮，繼而寬容，後來又想殺戮的人們，其中雖然確有好的，然而也有許多廢物的人們，就是彷彿從來沒有過一個亞克，而且誰也從來沒有提起過關於生存資格的大問題似的生活下來，到了現在的。

星 花

B • 拉甫列涅夫 作

當大齊山雙峯上的晨天，發出藍玉一般的曙色的時候，當淡玫瑰色的晨曦，在藍玉般的天上浮動的時候，齊山就成了黑藍色的分明的，巍峨的兀立在天鵝絨般的靜寂的深谷上。

陣陣的冰冷的寒風，在花園的帶着灰色蓓蕾的瘦枝上，在牆頭上的帶着灰塵的荒草上，在濺濺的冰冷的紅石河床的齊山上吹着。

龍吟虎嘯的寒風，捋過那一搖三擺的木橋，掙擊到茶社的低矮的院牆上。

白楊也抖擻着，欄干上搭的花地氈的穗子，也被吹了起來，帶着黑綠

鬍鬚的茶社主人石馬梅，睜開了喫辣椒喫成了的爛眼。

將帶着皺皮長着毛的胸前的破袍子緊緊的掩了掩。由袍子的破綻裏露着爛棉絮。

用鐵火箸子把爐子裏將熄的炭火撥了撥。

黎明前的寒風，分外的刺骨而惡意了。阿拉郝（二）送來這一陣的寒風，使那些老骨頭們覺得那在齊山雙峯上居住的死神將近了。

但阿拉郝總是慈悲的，當他還沒有要出那冰寒的嚴威的時候，山脊上的白雪，已經閃出了一片光豔奪目的光輝，山脊上已經燃起了一輪莊嚴的血日。

雄鷄高鳴着，薄霧在深谷的清泉上浮動着。

已經是殘冬臘盡的時候了。

石馬梅面朝太陽，坐在小地氈上深深的拜着，乾瘦的白脣微動着，念着經。

「梅吉喀！」

「幹嗎？」

「把馬鞍子披上！弄草料去！」

「馬上就去！」

梅吉喀打着呵欠，由一間小屋裏出來。

戴着壓平了的軍帽，灰色的捲髮，由軍帽下露出來，到得那晒得漆黑的臉上。

他的眼睛閃着德尼浦江上春潮一般的光輝，他的嘴唇是豐滿的，外套緊緊的箍在他那健壯的花剛石般的脊背上，把外套後邊的衣縫都掙開來。

梅吉喀縫繞着眼睛去到拴馬場裏喫得飽騰騰的馬跟前。

他現在二十三歲，是白寺附近的人，都叫他戴梅陀•李德文。

在家的時候，老媽子們都這樣稱呼他，有時稱梅陀羅，在晚會上的時

註一：阿拉都 (Ala) 爲亞拉伯人稱上帝之名號——譯者。

候，一般姑娘們也都是這樣稱呼他。

兩年來他已經把梅陀羅這名字忘掉了，現在都叫他的官名；騎兵九團二連紅軍士兵李德文。

現在環繞他的，不是故鄉的曠野，不是遍地芳草的故鄉的沃壤，而是終年積雪的石山，順石河床奔流的山水，和默然不語，居心莫測，操着異樣語言的人民。

帖木兒故國的山河，亞細亞的中心，四通八達的通衢，從亞力山大的鐵軍到史可伯列夫的亞普舍倫半島的健兒，古今來不知多少英雄的枯骨，都掩埋在這熱灼的黑沙漠裏。

但是戴梅陀不想這些。

他的事情很簡單。

馬，鎗，操練和有時在山上剿匪時剽悍英勇的小戰

戴梅陀披了兩匹馬，捆着捆肚，很和愛的馬肚子上拍着。

「呵——呵，別淘氣！……好好站着！……別動！……走的時候你再跑。」

馬統統披好了。戴梅陀騎了一匹，另一匹馬上騎着一位笨鼈似的郭萬秋。

馬就地即飛馳起來，黃白的灰球，隨着馬蹄在鎮裏街上飛揚着。

市場裏雜貨的顏色，一直映入到眼簾裏。今天禮拜四，是逢集的日子，四鄉來趕集的人非常的多。

雅得仁的集鎮是很大的。從人叢中擠着非常的難。

兩匹馬到這裏慢慢的走着，那五光十色的貨物，把戴梅陀的眼睛都映花了。

這家鋪子裏擺着地氈，綢緞，刺繡，銅器，金器，銀器，錦繡燦爛的酒白帽（一）和柳條布的花長衫。

鋪子裏邊的深處，是半明半暗的。陽光好似箭頭一般，由屋頂的縫

隙裏射進來，落到那貴重的毛氈上，家中自染的毛織物，在那半明半暗的光線裏，也映着鮮血一般的紅斑。

門限上蹲着一位穿着繡花撒鞋，頭上裹着比羽毛還輕的印度綢的白頭巾，長着黑鬍子的人。

刮了臉的腫脹的雙頰上發着黑青色。眼睛半睜半閉着，安靜恬淡中含着一種不可言狀的神氣。這樣的眼睛，戴梅陀無論在奧利尙，無論在白寺，無論在法司都，無論在畿輔，就是在那繁華的莫斯科也沒有看見過的。

望着這樣的眼睛好像望着魔淵似的，真真有點可怕而感到不快，戴梅陀到這裏已經兩年了，但是無論如何總是看不慣。

就是死人的眼裏，也表現着這種令俄國人不能明白的祕密。

有一次戴梅陀看見了一個巴斯馬其(二)的頭目。

他是在山中的羊腸鳥道上被紅軍的子彈打倒的。他躺在路旁胡桃樹

下的草地上，頭枕着手，袍子在隆起的胸前敞開着，白牙咬着下嘴唇，睜得牛大的眼睛瞪着面前的胡桃樹根。

在他那已經蒙上一層濁膜的黑睛珠上，也是帶着那樣安靜的，無所不曉的勝利的祕密。

戴梅陀無論如何是不能明白這個的。

集上收攤了。

窄小的街道，蛇一般的在很高的圍牆間蜿蜒着。

誰知道是誰把牠們這樣修的呢，但是到處都是如此的，由小村鎮起，一直到汗京義斯克·馬拉坎德，好像蛇一般的到處都蜿蜒着小街道，有的

註一：酒白帽原名「酒白潔耶克」，形恰似中國之便帽，小而淺，頂無結，繡繡以黃白或

彩色金線——譯者。

註二：巴斯馬其即十匪之意——譯者。

向下蜿蜒着，橫斷在水渠裏，有的蠕行到山頂上，有的橫斷在牆跟前，深入圍牆裏，有的穿過了弓形的牌樓，自己也不知道蜿蜒到什麼地方去。

土圍牆好似獄牆似的永遠的死寂，空虛，無生氣。

街上沒有窗子，沒有房子，只有帶着彫刻和打木蟲蝕成花紋的深入到圍牆內的木門。

他們不愛外人的眼睛。

外人的眼睛都是邪惡的眼睛，堅厚的土圍牆，隔絕了外人的眼睛，保護着這三千年的安樂窩。

戴梅陀與郭萬秋懶洋洋的騎着馬在街上走。

戴梅陀捲着煙草，吸着，噴着藍煙。

『哦，他媽的，這些鬼地方！』

『什麼？』郭萬秋問道。

『什麼？到此地兩年了，好像鑽在墓坑裏一樣。所見的只有灰塵和

圍牆！多麼熱的……而人民……」

戴梅陀默然不語，向前望着。

一個四不像的灰藍色的東西，帶着四方形的黑頂，在春光裏由圍牆的轉角處冒出來浮到路上。

望見了騎馬的人，就緊緊的貼在牆上了。

當紅軍士兵走跟前經過的時候，牠完全貼到牆上去了，只有身子在隔着衣服抖顫着，只有那睜大的，不動一動的眼裏的黑睛珠，隔着琴白特（二）的黑網迸着驚懼的火星。

戴梅陀惡狠狠的唾了一口。

「瞧見了嗎？……你看這像人形嗎？可以說，我們家裏的女人雖說不像人，但總還是女人。」戴梅陀不能夠再明瞭的表現自己的意思，但郭萬秋同情的點着頭。『可是這是什麼呢？木頭柱子不是木頭柱子，布

袋不像布袋，臉上好像監獄的鐵絲網一樣罩着，不叫人看見，你要同她說一句話，就會把她駭的屁滾屎流，立刻她的鬼男人就要拿刀子來戳你，你要跑的慢一步，你的腸子都會叫他挖了出來的。」

『不開通，』郭萬秋懶洋洋的說：『他們識字的人太少，識字的人，也不過只會寫個祈禱文。』

街盡了，已經發青了的兩行楊柳中間的道路也寬曠了。

巍峨大齊山上的積雪，隔着這路旁的楊柳，閃着藤色，藍色，淡紅色的光輝。

路旁水渠的水濺濺的流着。

春日的小鳥，在楊柳枝上宛轉的歌唱着。

在路的轉角處，有一個草場，那裏堆着去年的苜蓿。

都下了馬，把馬拴到路旁的木樁上，就去弄乾草去了。

這裏的巨紳就是亞布杜·甘默。

雅得仁鎮上最大最富的商鋪，就是亞布杜·甘默的商鋪，就是戴梅陀和郭萬秋由跟前經過的時候，屋子裏邊的深處，由箭頭一般的射進去的陽光，地氈上映着鮮血似的紅斑的鋪子。

甘默是一個巨紳，而且是一個聖地參拜者。青年的時候，同其餘的參拜者結隊去參拜聖地麥加。

從那時起，頭上就裹着頭巾，作自己尊嚴的標誌。

當他回到故鄉雅得仁那天的時候，這青年參拜者的父親，請了些鄉里極負勝望的人物，去赴他那豪奢的宴會。

波羅飯在鍋裏烹調的響有，放着琥珀一般的蒸氣。盤子裏滿裝着食品。

發着綠黃寶石色的布哈爾無核的葡萄乾，加塔古甘和加爾孫的蜜團，微酸的紅玉色的石榴子，希臘的胡桃，葡萄的，胡桃的，白的，黃的，玫瑰色的蜜，透亮的香瓜，砂糖浸了的西瓜，冰糖，用彩色紙包着的莫斯科

的果子糖，盤內的茵沙爾得（一）汎着濃厚的雪白的油沫。

甘默整齊嚴肅的坐到父親的右旁的上座上，這天他親自來款待賓客，席上每個賓客敬他的飲食他都喫了喝了。

他傲然的，慢慢的在席間敘述着他的遊歷，敘述着那用土耳其玉鑲飾的教堂的圓頂，和用黃金鋪着街道的城市，敘述着葉芙拉特谷的玫瑰園，在那裏的樹枝上歌着的帶着青玉色尾巴的金剛鳥，在山洞裏住着的有長着翅膀的美麗的仙女。

敘述着死的曠野，在那裏阿拉郝的憤火散了整千整萬的異教者，到了夜裏的時候，土狼把死人的死屍抓出來到地獄去，而狗頭鐵身的野人襲擊着來往的旅隊。

來賓都大喫大嚼着波羅飯，拌着嘴，都爭先恐後的角逐着那甘美的一樹，相是都很注意的聽着，點着頭，驚異的插着嘴。

「難道嗎？……阿拉郝萬能呵！」

不久甘默的父親就歸天了，他就成了雅得仁附近最肥美的土地和雅得仁鎮上最富的一家商鋪的所有者。

他的生活質朴而且正經。不把父親的遺產虛擲到喫喝嫖賭上，他把錢統統積蓄着。

甘默已經討了兩個老婆了，生得微黑的，肉桂色的小獸，結實得好似胡桃一般，這熱烘烘的夜間的果子，正合『可蘭經』上所說的『最強壯的種子，落到了未曾開發的處女地裏。』

甘默的心與手，在雅得仁鎮上是鐵硬的，數百佃農和傭工，都在他那產米和棉花最豐饒的田地裏耕種着，都在他那滿枝上的果實結的壓得樹枝都着了地的果園裏作着工。

當藍眼睛的俄國人在城裏起了革命，把沙皇推倒的時候，後來，秋天在砲火連天中，窮光蛋奪取了政權向富而有力的人們宣戰的時候，佃農和

註一：商沙爾得是由松風和糖製成之一種特別美食——譯者。

傭工們都由甘默的田地裏跑了，可怕的穿着皮短衣的，只承認自己腰裏掛着的手鎗匣中的東西爲正義的人們，把甘默的田地奪去的時候，——他就默然的隱忍着一切的不幸。

他剩下的只有花園與商鋪。同這點家產過着也綽有餘裕的。

人生是由阿拉郝支配的，如果阿拉郝要奪取了他的田地——這是命該如此的。甘默不信窮光蛋們的統治能長久的。

他不斷的同老慕拉(一)在自己鋪子裏閑坐，有一天老慕拉給他說了一個很聰明的故事。

「一個糊塗的耗子，住在帖木兒的京城裏，這耗子貓已經居心想喫牠了。耗子雖然糊塗，但很敏捷而詭詐。貓子於是就反復的思索着怎麼才能喫了牠。有一天耗子在倉庫裏把頭由洞裏往外一伸，就望見貓子坐在糧食口袋上，穿着錦繡的袍子，頭上裹着頭巾。耗子就奇怪起來。

「阿呀！」耗子說：「我敬愛的貓子，我賢慧的親姪女，告訴我吧，

你穿這一身是什麼意思呢？」貓子把鬍子聳了聳，把眼睛向天上望着。

「我現在成了齋公了，」貓子說；「馬上就到寺裏去念經呢。我已經是不能再喫肉了，你可以告訴一切的耗子去，說我從今以後再不遭牠們了。」

「糊塗的耗子高興瘋了，跳到倉裏跳起舞來大叫着：「萬歲！萬歲！自由萬歲！」跳着躍到貓跟前。一轉瞬間——耗子的骨頭在貓嘴裏嚼的亂響着。

「我說——正道人會悟開的。」
甘默悟開了。

當穿皮短衣的人們由城市來到此地，招集些羣衆在集市的曠場上開露天大會的時候，那激烈的鋒利的關於鬥爭，報復，和未來的幸福的言辭，激動着空氣的時候，甘默坐在鋪子裏，目不轉睛的望着演說者和羣衆，臉

註一：蘇拉是清真寺之教師——譯者。

上掛着若隱若現的微笑。

『轉瞬間……正道人會悟開的……』

山那邊就是阿富汗的君主，英國人和其餘的君主幫助他一些大砲，槍支，軍官，勇敢的駙馬安畏爾在布哈爾山上招集義軍。

耗子跳着，耗子呼着；『自由萬歲！』

轉瞬間——耗子沒有了。

甘默心平氣靜，只由那不幸的經歷，額上褶起了幾道皺紋，從此他就和家中人以多言爲戒。

肅然的由集上回來，同自己的妻們不說多餘的話，在家裏當聽見女人或孩子們有一點聲音的時候，就把眉頭一皺。

立時一切都寂然了。當回答妻們問安的時候，甘默老是一句話：

『少說話！……女人的舌頭就是路上的鐘，無論什麼風都會把牠刮響的……』

甘默去年討了第三個老婆。

頭兩個都討厭了；都長老了，臉上有皺紋了，腰也變得好像彎腰樹一般。

鄰居賈利慕的女兒美麗亞長大了。

當她做小姑娘在集上跑的時候，甘默就看見她那童女的面孔上兩隻圓圓的眼睛和彎彎的眉毛；石榴一般的嘴唇和玫瑰色的雙頰，

去年春天美麗亞已經到了成熟期了，黑色的面幕已經罩到她臉上。

這麼一來，她即刻就成了神祕的他的意中人。

甘默打發了媒人。窮而倒霉的賈利慕因為同雅得仁鎮上最富的巨紳做親，幾乎喜歡得瘋起來。趕快的商定了聘金，美麗亞就到甘默家裏了。

那時甘默三十六歲，她十三歲。

夜裏主人而兼丈夫的甘默，來到那戰兢恐懼的妻跟前。

美麗亞長久的哭着，前兩妻溫存的安慰着她，坐到她旁邊撫摩着她那被牙齒咬得青紫的肩膀？

她們不知道嫉妬，在這個國裏就沒有嫉妬，眼淚在她們那褶成皺紋的雙頰上滾着也許她們是回想起當年她們初來到甘默家裏做妻的時候，夜裏所受的這樣的楚痛。

她們從前也是這樣的痛哭着，就這樣的被征服了。

但是沒有把美麗亞征服下去。

雖然甘默每夜都來，每夜美麗亞的火熱的身子都燃燒着——但她總是堅決的狂憤的憎恨着甘默。

但甘默除了她的可以用鐵指擰，可以摸，可以揉，可以咬，可以抱，可以壓到自己的身子底下發洩性慾的她的肉身子以外，什麼也不要的。

正午的時候，戴梅陀由營房出來到街上去。

「上那去？」站在大門口的班長問他道。

「到街上去的。買葡萄乾和蜜餞胡桃去。」

「難道你發了財嗎？」

「昨天由塔城寄來一點錢。」

「怎麼呢，請客吧？」

「你說怎麼，班長同志。請喝茶吧。」

「呵，去呵！」

戴梅陀口中嘯着到街上去了，走過去皮靴將路上的灰塵都帶了起來。

走過了集上的曠場，就轉向甘默的鋪子去。

除了蜜餞胡桃和葡萄乾，他還想買一頂繡着金花的酒白帽，這帽子他

久已看好了的。

「當兵當滿的時候，回到奧利尙戴着這帽子叫姑娘們瞧一瞧，真不亞於神父們戴的腦頂帽。」戴梅陀想着。

甘默好像平日一樣，坐在鋪子裏吸着煙。

戴梅陀走到跟前。

「好吧，掌櫃的。怎麼樣？」

甘默慢騰騰的噴了一口煙。

「你好吧，老總。」

「你瞧，我想買一頂酒白帽。」

「你想打扮漂亮些嗎？想討老婆的嗎？」

「掌櫃的，那裏的話。在此地那能找來女人呢？難道去同老綿羊結婚

嗎？」

「呵呀！這樣漂亮的老總，無論那一個美人都會跟你的。」

「好吧……你給我說合吧，現在拿帽子來瞧一瞧。」

「你想要那樣的？」

「要最好最漂亮的。」

甘默由背後什麼地方取出一頂繡着金綫，綠綫，橘色綫等的布哈爾花緞的酒白帽，金綫閃出的光輝，把戴梅陀的眼睛都映花了。

『頂呱呱的，』甘默說着，幾乎笑了出來。

戴梅陀把酒白帽嵌到頭上，由衣兜裏掏出一個破鏡片照着。得意而驕傲的微笑着。

『真漂亮！活像一個土匪頭！』

甘默點着頭。

『唔，掌櫃的，你說吧，多少錢？說老實價。』

『兩萬五千盧布，』甘默回答着，撚着鬍子。

『你說那的話？……：兩萬五。一萬盧布，再多了不出。』

甘默把手一伸，由戴梅陀頭上把酒白帽取過來，默然的放到背後的貨架上。

『你老實說要多少錢？你這鬼傢伙。』戴梅陀氣起來。

『我已經說過了。』

『你說了嗎！……你說那算瞎扯！——給你一萬三，別再想多要。』

『一萬三？你還的太少了。亞布杜·甘默有老婆，要喫飯呢……』

『喫，誰都要喫呢，』戴梅陀帶着教訓的口氣：『你想要多少錢，』

下子說出來。』

『老總，兩萬三賣給你。』

『去你的吧！……你自己也不值那兩萬三！』

戴梅陀扭過身子，出了鋪子走了。

『老總！……老總！……兩萬！……』

『一萬五！多一個大也不出……』

『兩萬！』

『一萬五！』

太陽蒸晒着。戴梅陀扭回頭走了五次，每次甘默都把他喊回來。最

後戴梅陀出了一萬七把酒白帽買到手裏了。

他把頭上的英雄帽褶起來，裝到兜裏，把酒白帽嵌在後腦上。

『你爲什麼這樣戴？……我們人不這樣戴呢。往前戴一戴吧。』
『得了，這樣也不錯。再見吧，掌櫃的。』

戴梅陀去買葡萄乾去了。

甘默的視線在後旁邊送着他，心裏默想着。

花園和葡萄園到忙的時候了。甘默一個人幹不過來，老婆們無力，

孩子們太小。

正需用着一兩個有力的做活人。

可是，要是你雇兩個工人的話，即刻就是叫你上稅，工會和縣蘇維埃也連二趕三的給你弄得不快活。這位老總是少壯有力的人。你瞧他的脊背！

戴梅陀彎下腰買蜜餞胡桃，甘默滿心滿意的望着他那個把衣服都掙得

無褶的脊背。

請他園子裏去做活，給他說果子熟的時候請他來喫果子。俄國的老總們都挨餓的，只是喝稀飯，將來請他喫水果，他一定會來園裏做活的。

戴梅陀買了好喫的東西，付了錢，轉回頭來走着，手裏拿着裝着葡萄乾和蜜餞的紙袋。

『喂，喂！……老總！』甘默打着招呼。

『什麼？』

『請來一下……來敍一敍。』

『唔，有什麼鬼話可敍呢？』

『請來一下吧。我有花園，有葡萄。春天來了，葡萄枝得割一割呢，葡萄架得搭一搭呢……你想到園裏做活嗎……將來水果長熟了，請你來喫果子不要錢……櫻桃，橘子，梨，蘋果，葡萄。還可以帶些送朋友。』

戴梅陀想了一下。

『那麼……我，掌櫃的，我忙得很。你大概知道，我們當兵的事情多得很。鎗，馬，還有什麼憲法，什麼關於資本家搗鬼等政治功課……』
什麼政治功課，什麼資本家搗鬼，甘默都沒有明白，只是平心靜氣的說：

『白天忙，——晚上閑呢。要不了多大工夫。來一兩點鐘就可幫不少的忙。再找一個朋友來。兩個人幹。水果好喫得很。』

戴梅陀半閉着眼睛。

他回想起了奧利尚，回想起了故鄉的靜寞的河流，回想起了開得滿樹的櫻桃園和晚會上的嘹亮的歌聲，想到此地，那整年在黑壤裏種耕的莊稼的心，就皺縮起來，很很的抖跳了一下。

他起了一種不可忍受的心情，想去挖地，想去用手抓那發着土氣的土塊，就是異鄉的黃土壤也好，總想去用那快利的鋤深深的去掘那溫順的準

備着播種的土地。

他笑了一聲，帶着幻想的神情說：

「好！……想一想再說！」

「明天給回信吧。」

「好吧！」

喝過了茶，喫了蜜餞胡桃以後，戴梅陀躺到床上，幻想着故鄉的奧利尚，幻想着草原，幻想着田間。

給馬倒草料的郭萬秋走到他跟前。

「戴梅陀，你想什麼心思呢？」

戴梅陀在床上翻了一個身子。

「我告訴你，老郭。剛才我在街上買酒白帽的時候，那掌櫃的請我到他園子裏做活。在那裏割葡萄枝，挖地，搭葡萄架。他說——帶一個

朋友一塊來，晚上做一兩點鐘，將來水果長熟的時候，白喫不討錢。你想怎麼樣？我老想下地裏去做活。」

他的嘴唇上露着不好意思的怯懦的微笑。

郭萬秋的手掌在膝蓋上拍了一下，不緊不慢的答道：

「怎樣呢！……一定很不錯的！……我贊成……不過連長怎麼樣？」

「什麼？我們去請求一下好了！反正一個樣——晚上總是白坐着

的。沒有書看；與其在家裏閑躺着；不如去做點活。」

「好吧！」

「我們現在就去找連長吧。我真是等不得！……」

戴梅陀話沒說到底。

從今年春天起，他就愁悶起來，他自己也不知道這愁悶是因何而起，總覺得有一種奇怪的淡漠和發懶。

不斷的坐在營房的土堡上，用那無精打采的眼睛望着天，望着山，望

着河，望着山谷。

他怎樣了呢——自己也不明白。

或者是因爲他懷想着故鄉的靜寂的田野，懷想着櫻桃樹下的茅舍，或者是懷想着那拉着手琴唱着歌的歡樂的遊玩，或者是懷想着那長着可愛的眼睛，頭髮髻上結着彩色的緞條，帶着歌喉的笑聲，緊緊的，緊緊的貼着自己身子的姑娘。

他總覺得若有所失……

『唔，找連長去吧！』

他們由營房出來，去到茶社裏，在茶社的二層樓上的像燕雀在籠子似的住着連長希同志。

希同志坐在茶社二樓的露臺上，削着細棍做鸚鵡籠，那鸚鵡是茶社的主人送給他的。

他聽了戴梅陀和郭萬秋的請求以後，即時允許了。

『弟兄們，不過出去別鬧事！好好守規矩，別得罪掌櫃的。你們自己知道——人民都不是自家人，他們有他們的風俗，我們應當尊重這些。』

入鄉隨鄉，別照自己的來。下給前綫上的命令看了嗎？』

『我們爲什麼得罪他呢，』戴梅陀答道；『連長同志，我們明白的。我們很想到地裏去做活。』

『好……：去吧。果子熟的時候別忘了我。』

『謝謝你，連長同志！』

『告訴班長，就說我允許你們的，別叫他留難你們。』

回到營房裏，郭萬秋望着微晴的天空，伸了一個懶腰說：

『到園子裏去真好得很！』

第二天中飯後，戴梅陀和郭萬秋到甘默家裏去了。

主人在街上迎着，把他們引到客室裏，那裏鍋煮着波羅飯，放着好喫

的東西。

『坐下吧，老總……喫一點。』

『謝謝……剛騙過。』

『請坐，請坐。不許推辭——不然主人都要見怪的。』

喝過了營裏的公家湯以後，這肥美的波羅飯分外的有味而可口。

郭萬秋喫了三碗飯，飽飽的喝了一頓茶。

喝了茶以後，甘默把他們引到園子裏，把鋤給他們，並且教他們到樹周圍如何的掘土。

『現在挖坑，後來割樹枝，搭葡萄架。』

在花園的另一角裏有三個女人在那裏掘土，女人從頭到腳都被大衫和琴白特遮蔽着。

甘默自己也拿起鋤，工作就沸騰起來了。

郭萬秋好奇的向女人作工的那角裏望了一眼。

『掌櫃的，掌櫃的！』

『什麼？』

『你說爲什麼你們女人們出來都弄個狗籠嘴戴上？』

甘默繼續的掘着地，帶理不理的掄了幾句：

『法規……：教主說過……：女人不應分叫外人看見。免生邪心。』

郭萬秋笑起來。

『是的……：那裏會生邪心？誰能辨出那口袋裏裝的什麼貨？或許

是女人還像個女人，年青的；或許是一個老妖精，夜間要看見她簡直要嚇得屁滾屎流呢。』

戴梅陀由樹後說：

『因爲他們才想的好調門呢，他們的女人當過了二十歲的時候，——你瞧，都成了活妖怪。都乾了，有皺紋了，好像炙了的蘋果一樣。

因此才把她們遮蓋起來叫去嫁人。隔着籠嘴丈夫辨不出是什麼樣的臉，

『娶過了門——就活忍受吧。』

都默然了。一陣輕風由山上送來，圍牆跟前的白楊迎風颯颯的響着。

早春的甲蟲囓囓的在樹間飛着。

暮色上來的時候就收工了。

甘默把他們送到街上，握了手。

『活做的好。多謝得很，老總！』

『再見吧，掌櫃的。』

『再見。請明天再來吧。』

爽涼的深青的夜幕升起了。

甘默由清真寺做禮拜回來，去到美麗亞房裏。

她安然的蓋着被子熟睡着，甘默脫了衣服，鞋子，鑽到被窩裏。

他推着她，催醒着她，把嘴唇貼到她那溫潤的嘴唇上。

美麗亞溫順的，不得已的躺着聽男人的擺佈。

今天比平時更其外氣而冷淡。

「你怎麼躺着好像木頭柱子一樣呢？」甘默惡恨恨的低聲說着，咬着她的奶子。

「我今天病了，」她低聲答道。

「你怎麼了？」

「不曉得……：……身上發燒，出什麼疹子。」

甘默怕起來。想着她或許發什麼瘟疹子，可以傳染上他。於是就野頭野腦的用膝蓋在她肚子上蹴了一下。

「爲什麼不早些告訴我呢？」

「我沒來得及……：……」

甘默由被窩裏爬出來，穿上鞋子。

老婆的身子把他激怒了。她沒有滿足他的慾望，站着遲疑了一下，

走過了小院子，到舊老婆宰拉房裏去了。

他已經三年沒有到她房裏去了，她喫了一驚，當她還沒來得及醒的時候，就覺着自己已經被人抱住了。

美麗亞當丈夫走了以後，胳膊支到頭下，隔着門望着那四四方方的一塊碧藍的夜天。北極星好似金水珠一般在上邊微顫着。

美麗亞的眼睛死死的釘着那燦爛的星光，忽然間，她呵哈了一聲，就把頭抬起用肘支着。那星光燦爛的地方浮動着一個帶着俄國帽子的人頭。紅星帽子下邊露着灰色的髮環和一付水溜溜的快活的仁善的眼睛。

北極星繼續的在帽子上發着光輝，但成了鮮明的，五支光的，大紅的紅星。

美麗亞驚懼的閉起眼睛，覺得窒息的，頻繁的，有力的心臟的跳動。身上起了一陣溫柔的懶洋洋的抖顫，彷彿誰用那溫柔的撫愛的情人的手，觸着了她的彈性的溫暖的身子。

她呻吟着，把手指的關節活動了一下，身子伸向那燦爛的北極星的金水珠。

嘴裏在不住的微語着可愛的動人的名子。

後來，她向後一躺，伸了一個幸福的疲憊的懶腰，側着身子，屈成一團，就入到夢鄉了。

院中雄鷄已經司晨了。

戴梅陀與郭萬秋在園裏做活已經是第二個禮拜了。

樹統統都剪好了，窪也挖好了，樹幹的下部都用油和石灰汁塗好了。

還得要割葡萄枝，將葡萄枝捆到葡萄架上去。

發大的半開的櫻桃花苞上已經漲着淡紅的顏色。

收工的時候甘默放下鋤說：

『明天阿拉郝給一個好天，櫻桃開起來，是很好看的。』

早晨全園都汎濫着柔媚的淡紅的輕浮的蕩漾的花浪。

這日正是禮拜。戴梅陀一個人從早晨就來了。郭萬秋到三哩遠的當俘虜的養蜂的匈牙利人那裏弄蜂蜜去了。

甘默已經在做着活，帶着歡迎的樣子給戴梅陀點着頭。

他已經幹了便宜事。俄國的士兵是不要錢的很好的做活人。

『謝謝！……不久我們就可以喫水果了。拿起鋤吧，戴梅陀！』

戴梅陀跟着主人挖着水渠。

女人們在葡萄樹上亂忙着。

美麗亞盡力的用刀子割着葡萄枝，眼睛時時瞟着那微扁的戴梅陀的英
雄帽上閃着的紅星。

突然間她覺着激烈的血潮湧到頭上來。

她起來，抓住葡萄架杆子，發昏了的眼睛向園中環顧了一下。

淡紅的花浪到處都沸騰了，忽然間她覺得在那久已熟識的平常的樹枝

上開的不是花，而是大紅的紅星。

全園都怒放着眩目的大紅的星花。

美麗亞跟踉了一下，刀子落到地下了。

甘默向她喊了一聲什麼。戴梅陀抬起頭來。

美麗亞沒有回答。

甘默走到老婆跟前，又粗又野的命令的喊着。她仍然不答。

那時甘默抬起手用力向她一撞。她呵哈了一聲，倒到葡萄架杆子上，杆子被壓倒了，她仰天倒在地下。

甘默罵起來。

戴梅陀走上去護她。

『掌櫃的，爲什麼打呢？你沒瞧見——女人在太陽下邊晒暈了。』

沒精神的。』

『女人應當有精神的。女人有病——該驅逐出去。女人是混蛋！』

『爲什麼這樣？女人是助手，應當要憐惜女人，尊敬女人。應當把她扶起來，噴點水。』

戴梅陀忘了他是在雅得仁，不是在奧利尙，用英雄帽到水渠裏舀了一帽子水，去到躺着的人跟前。

甘默抓住他的手。

『不行，老總！教主沒有吩咐……請把水倒了吧。叫女人們來扶她。』

他向他的妻們喊了一聲，她們都跑來把美麗亞扶起來，架到家裏。

戴梅陀把手掙脫了，帶着輕視的神氣望着甘默的眼。

『你真是混帳人，我叫你瞧一瞧呢。誰要不尊重女人，那他就比狗還壞！女人生了我們，受了苦，一輩子都爲我們做活。難道可以輕視女人嗎？』

甘默聳了聳肩。

過了兩天都割着葡萄枝。

男人們在很長的葡萄樹行的一端做着活，女人們在另一端做着。

戴梅陀在樹行間走着，隔着葡萄枝望見那一段閃着的長衫，望見那用心用意做着活的小手。

「那個大概就是昨天暈倒的，」他想着。

戴梅陀到現在還不能將她們辨清楚。身幹一個樣，長衫一個樣，都戴着狗籠嘴。誰曉得那是那呢？

樹行盡了。

戴梅陀割着乾枝的頭端，舉目一望，甚覺茫然。隔着疏枝望見一副兩頰緋紅的可愛的驚人的美麗的容顏。

一副水溜溜的扁桃眼好似太陽一般的發着光輝，豐滿的美麗的半月形的雙唇上掛着微笑。

伸着纖手，火焰一般的抖顫着，到那強壯的獸蹄似的戴梅陀的手上觸了一下。

後來把手指貼到嘴唇上，放下琴白特，這一幕就完了。

戴梅陀站起來，把刀子插到葡萄架的杆子上，不動一動的，驚愕的欣喜的久站着。

『怎麼不做活呢，老總？』走到他跟前的甘默問着他。

戴梅陀默然了一會。

『有點累了……太陽晒得太利害。好！』

『太陽是好的。太陽是阿拉郝做的。太陽——不分善人惡人一齊照。』

戴梅陀出其不意的向主人望了一眼。

『是的，連你這老鬼也照呢……你奶奶的。你這胖鬼討這樣花一般的老婆。最好不照你這狗仔子。』他心裏想着。

後來拿起刀子，惡恨恨的，聚精會神的狀然的一直做到收工的時候。這夜在營房裏的硬床上，在同志們的甜睡中和氣悶的暑熱中，戴梅陀好久都不能入睡，總想着那驚人的面容。

『這樣一朵纖弱的，好看的小花。好像雁來紅一樣。嫁了這樣一個鬼東西。大概打的怪可憐的。』

那美麗的面容招喚的可愛的給他微笑着。

工作快到完結的時候了。

再有一天——葡萄園的活就做完了。

戴梅陀對園子滿懷着惜別的心情。

他割着葡萄枝，時時向女人的那一端偷看着，——不能再露一下那難忘的微笑。

但在葡萄園裏移動着可笑的口袋，面上蓋着極密的琴白特，隔着牠什

麼也辨不出來的。

已經是將近黃昏的時候了，戴梅陀到葡萄園頭坐下休息，捲着煙草。當擦洋火的時候，覺得肩上有種輕微的接觸，並望見伸着的手。他快忙的轉過身來，但琴白特沒有揭開。

只聽得低微的耳語，可笑的錯誤的異地的語言。

『弗作聲，老總……夜……雞啼……牆頭……你知道？』她趕快的用手指向通到荒原的圍牆的破牆頭指着。

『我等你。等老總……甘默亞拉馬日沙一旦（一）……老總好！……美麗亞愛老總。』

手由肩上取去了，美麗亞藏起了。

戴梅陀連呵哈一聲都沒來得及。

向她後邊望着，搖着頭。

『真是難題！一定是找我來幽會的。真好看的女人！她可別跳

到坑裏去！這次一定沒有好下場。刀子往你肚子一戳——就完了。」

他擲了煙捲，起來。

郭萬秋走來了，甘默在他後邊跟着。

「呵，活做完了，掌櫃的！」

「謝謝。老總們真好，真是會做活的人。來喫果子吧。來當客吧。」

甘默給紅軍士兵們握了手，送到門外。

血紅的太陽吞沒了曠野的遼遠的白楊的樹頂。

戴梅陀不作聲的走着，望着地在想心思。

「戴梅陀，你又在想心思嗎？」

戴梅陀抬起頭來，聳了聳肩。

「你瞧，這是多難的事。掌櫃的女人請我半夜去幽會的。」

註一：亞拉馬日沙——即壞鬼——著者。

郭萬秋好像樹盤似的站在當路上，這出其不意的奇事使他口吃起來。

「不撒謊吧？怎麼回事？」

「就這麼回事，」戴梅陀短簡的答着他。

「這麼這麼……你怎麼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呢，怕什麼？」

「同他們來往是危險的！他們是凶惡的人！不要頭了可以去。」

「那我不怕。或許我把他們的頭拔下來的。不過別把她弄到火坑裏去。叫我去就去，因為她很請求我的。那黑鬼大概她討厭了。女人需要安慰的。」

「怎麼呢，祝你們的好事成功吧。」

「郭萬秋，你別開玩笑，因為這不是什麼兒戲。我覺得那女人在那紳士手裏，好似畜牲一樣活受罪。她要人的話去安慰呢，去同她談知心話呢。」

『你怎麼同她談呢？她不會說俄國話，你不會說她們的話。』

戴梅陀聳了聳肩，嘯着，彷彿想逐去那無益的思想，說：

『要是愛，那就用不着說。心心相……』

晚飯後戴梅陀躺到床上，吸了烟，決然的起來到排長那裏去了。

『魯肯同志，請把手鎗今天借我用一下吧。』

『你要牠幹什麼呢？』

今天此地一位先生請我去看他們結婚的。請讓我去玩一玩，手鎗帶着可以防什麼意外，因為他住在鎮外花園裏，夜間回來方便些。』

『如果要發生什麼事情呢？』

『要是手鎗，什麼事情都不會發生的。會發生什麼事情呢，附近沒有土匪，人民都是很和平的。』

『唔，拿去吧！』

排長由手鎗匣裏把手鎗掏出來，給戴梅陀。

戴梅陀把手鎗接到手裏，看了看，裝在兜裏。

十一點鐘的時候，他由營房出來，順街上走着。

薄霧起了，很大的，傾斜的，暗淡的，將沒的月亮在薄霧裏抖顫而浮

動着。

到會期還有兩小時。

戴梅陀下了狹街道的斜坡，走到橋跟前，過了齊河，坐在岸邊的一個大平石上。

濺濺的河流，沸騰着冰寒的水花，水花激到橋柱上，飛濺到空中，空氣中都覺得濕潤而氣悶。

齊山峯上的積雪，映着淡綠的真珠的光輝。

戴梅陀坐着，凝視着石間的急流組成的花邊似的旋渦，捲了起來，又飛了出去，一直看到頭暈的時候。

第一聲雄雞的啼鳴遠遠的由鎮中的深處送來。

戴梅陀由石上起來，伸了一個懶腰，向山走去了。走過了死寂的集市。在鋪子旁邊，一匹在曠場上閑跑的馬，走到他跟前，熱騰騰的馬鼻子撞在他肩膀上，喫的乾草氣撲到他臉上，馬低聲的溫和的嘶着。

戴梅陀在牠脖子上拍了一下，轉入一條熟識的小街上，很快的向花園走去了。

心臟一步一步比一步擊得響而且快起來，鬚角的血管也跳起來，發乾的舌頭勉強能在口裏打過彎來。

右邊展開了黑暗的，神祕的荒原。

戴梅陀想按着習慣劃一個十字，但一想起了政治指導員的講演，就低低的罵了一句算了。

跨過了殘垣，沿着楊柳樹行，無聲的走到通入甘默的園中的破牆頭跟前。破牆頭好似一個破綻一般，在灰色的圍牆上隱現着。

破牆頭對面兀立着一個被伐的樹盤。戴梅陀坐到上邊，覺得渾身在發着奇怪的寒顫，手入到兜裏握住那暖熱了的手鎗。

雄雞又鳴了。月亮完全沒入山後，周圍黑暗了，寒氣上來了。細枝在樹杪裏沙沙作響，多液的花蕾發着香氣。

牆那邊嘩喇的響了一聲。戴梅陀坐在樹盤上，向前伸着身子。破牆頭上出現了一個黑影。

她向周圍環顧了一下，輕輕的跳到荒原裏。

「老總？……」戴梅陀聽到抖顫的微語。

「這裏！」他答道，站起來，幾乎認不得自己的破嗓音。

女人撲向前去，那抖顫的燒手的身子在戴梅陀的手裏顫動着。

他不知所措的，迷惑的不會把她緊緊的抱住貼着自己。

他語無倫次的微語道：

「我的小花，我的可愛的小姑娘！」

美麗亞偏着頭，用那黑溜溜的，火熱的，無底井一般的眼睛望着他的臉，後來雙手抱着他的頸，把頰貼到他的頰上，低語些什麼溫柔的，抖顫的，動情的話。

戴梅陀不懂，只緊緊的將她擁抱着，用嘴唇去找着她的嘴唇，當找着的時候——一切都沈沒在響亮的旋風裏了。

好似齊山積雪上赤霞的反光，一連三夜在燃燒着。

戴梅陀成了瘋瘋癲癲，少魂失魄的了。紅軍兵士們都哈哈大笑，清七猜八的胡亂推想着。

但是他的心兒全不在這上邊，就是白天當洗馬，練習去障礙，或聽政治指導員講演巴黎公社的時候，那無底的眼睛和紅玉的嘴唇現到他面前，遮住了一切；他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聽不見。

夜裏是熟路，荒原和甜蜜的期待。

每夜在雞鳴以前，溫順的女人接受着憎恨的丈夫的寵愛，嘴唇都被咬得要出血了。

甘默當性慾滿足了以後，就上到二層樓上，不久，當他的鼾聲把蘆葦風屏震動的時候——她就一聲不響的起來，好似看不見的黑影一般，經過葡萄園去到水渠上，仔仔細細的由嘴唇上，頰上，乳上，將丈夫擁抱的痕跡由全身上洗了下去。

把薄小衫往那用清水新爽了的，復活了的身上一披，就向破牆頭跑去

了。

她兩三小時無恐懼，無疑惑的同俄國的，強壯的，羞答答的，溫柔的士兵飲着自己的深夜的幸福。他給她微語着那些不明白的動情的蜜語，好像她給他微語的那些一般。

當第三夜完了以後，美麗亞回來的時候，宰拉睡醒了，到園子去上茅房。

她看見一個黑影在樹間輕輕的移動着。

初上來把她駭了一跳——是不是惡鬼在園中遊魂，等着拉她到地獄去呢，——可是，即刻她就辨清了是美麗亞。

搖了搖頭，回到房裏，又蓋起被子睡了。

次晨就把昨夜的奇遇告訴了甘默。

不是因爲妬嫉。她愛惜而且憐憫美麗亞，可是，——不成規矩。良家的女子夜裏不應當不知去向的在園裏走。

甘默的血湧上了心頭，把眉頭一皺，說道：

「別作聲！……」

第四夜又到了。

甘默照例的卜到二層樓上，美麗亞起來了。

甘默靜悄悄由二層樓上下來，跟在她後邊，爬過了葡萄園。

看着美麗亞如何的在水渠裏洗身子，如何走到破牆頭跟前，如何的消

失在那裏。

他爬到牆跟前，由破牆頭上望着。

心血湧到頭上來，腿也抖顫了。惡恨恨的抽出刀子，但即時想到同老總幹是危險的。老總一定有手鎗，當甘默還沒走到倒戈的老婆跟前的時候，老總會早用手鎗把他打死了呢。

用牙齒咬着圍牆的乾土，順着嘴唇流着白沫。但不作聲的冷結在氣瘋的緊張的注意中。

他看見美麗亞如何同戴梅陀辭別，如何吻他，戴梅陀如何向鎮裏的街上走去，美麗亞如何的在他背後望着。

她愁眉不展的低着頭，靜悄悄的，輕輕的抬起赤足向回走去。

腳剛剛跳過破牆頭，——甘默一聲不響的撲到她跟前。

美麗亞短短的叫了一聲，堅硬的手掌就蓋在她嘴上了。

『你是什麼妻！……去偷外教的俄國人，你這該死的畜生……你

背叛了教義……按教規去處分你……明天……

但是，美麗亞竭着貓一般的彈力，由那橡樹似的手裏掙脫出來。

她的氣成瘋狂的眼睛，白斑似的在黑暗裏亂閃着。

『鬼東西！……壞東西！……雜種，你這頂壞的東西！……我憎恨你，……你這該咒的，我憎恨你！……我愛兵士！……趁我還沒把你打死的時候——你把我打死吧……』

甘默驚駭的戰慄着。他第一次聽見女人人口裏說出這些話。無論他自己，無論他的父親，無論他父親的父親，從來都沒有聽過這樣話。他覺得脚下的地都漂浮起來了。

他不知所措的環顧了一下，望見旁邊一根搭葡萄架的帶刺的長棍子。把棍子由地下往外一拔，用力一揮，打到女人的腰裏。

美麗亞倒了，那時甘默牛一般的吼着，揮起棍子，不緊不慢的到她身上排着。

她初上去呻吟着，後來就不作聲了。

甘默擲了棍子，彎下腰向着那不動一動的身子。

『夠了嗎，狗東西？』

但是可憐的縮成一團的身子，突然伸直了，翻了一翻身，甘默即覺到左脚跟上的筋好似刀割一般，難忍的楚痛，美麗亞的牙齒踢着瘋狂的力氣在那裏咬了一口。

那時他痛得呵哈了一聲，由腰裏抽出刀子照美麗亞的乳下邊刺進去。血竄到他手上，身子抖顫着，腳亂踢着。

呻吟了一聲就寂無聲息了。

甘默用衣襟把刀子拭了拭。

『躺着吧，畜生！……明天我把你拉到谷裏去叫狗喫你！……』
他在死屍上踢了一腳，跛行着回去了。

彩霞已經在齊山上的宵夜的碧藍的地氈上織成了輕微的綠花。岩石分外的發着黑色，河流聲漸漸的低了下去。

管房門口的快活的守衛的背着馬鎗，低聲的動人的唱着關於青春，關於鬥爭，關於農民的歌。

唱着，在門口來回的走着。一點鐘以前戴梅陀愉快的迷昏的去幽會回來。在門口同守衛的談了一會，把自己的幸福給他分了一點。把守衛的撩的愁不得，喜不得。

他打着呵欠，用手摸了摸門口的木柱子，又走向靠鎮的那一面，但突然的站了起來，向前伸着身子，忙快的端起鎗來。

望見在對面的圍牆下爬着一個什麼東西。

圍牆在背影的，很黑，但彷彿有一個什麼灰色的斑點向他蠕動着。

『誰在走的？』

鎗機搬的響着。

寂靜……沈重的，潮濕的，晨曦以前的寂靜。

「誰在走的？」守衛的聲音抖顫了一下。寂靜。但守衛的已經顯然的望見在牆跟前徐徐的，低低的爬着……不像狗也不像人，一個四不像的東西在牆跟蠕動着。

「站住！我要開鎗的！」守衛的喊着。急忙的在昏暗中用鎗的標星向斑點描着準。

他的手指已經放到搬鉤上去的時候，微風由牆跟前送來一聲清亮的呻吟。

他放下馬鎗。

「這是什麼傢伙，他媽的？……彷彿在哼的？……」

他小心的照牆跟前走去，走到跟前，辨清了一個人身子的輪廓，半坐着靠着圍牆。

「這是誰？」

沒有回答。

守衛的彎下腰，就看見好像用粉筆塗了的白臉，帶着凹陷的眼睛和由割破了的，由肩上脫下的小衫裏，望見流着什麼黑色的，小小的女人的乳頭。

「女人！……你這傢伙！……怎麼的！……」

他直起腰來。

空氣中激動着嘯子的顫音。

營房裏的人們都亂動着，說着話，點着燈，紅軍士兵們都只穿一條襖褲，不穿布衫跑了出去，但都帶着鎗和子彈匣。

「什麼？……爲什麼打嘯子？……在那裏？……誰？……」

「排長同志，到這裏來。這裏有個死女人……」

排長向圍牆跟前跑過去，但戴梅陀已經飛到他前邊去，跑到跟前，望着，緊緊握着的拳頭……

『用刀子戳了她，鬼東西，』低聲的，氣憤憤的對排長說。

『這是誰？她是誰家的女人？』

『我的，排長同志！就是我愛的那一個。』

排長向牆跟前的死白的臉上看了一眼，把眼光轉移到戴梅陀的堅硬的臉上。

在那經過歐洲大戰的和經過國內戰爭的排長的嘴上，抖顫着憐惜的褶紋。

『呵！……都站着幹嗎呢？……把她抬到營房去。或者還活

着的……可惜醫生沒有在，去領藥品去了……好吧，——政治指

導員會醫道的。架起來！』

那些慣於拿鎗的鐵手，好像拿羽毛似的把美麗亞抱了起來。

到營房裏，把她放在排長的床上。

『請快跑去請指導員去！告訴他說傷了人，要裏傷的！』

三個人就即刻跑去找指導員去了。

『弟兄們，都走開，別擠到這裏…… 空氣要多一點的！……』

呵哈，鬼東西！』排長說着，彎下腰，把煤油燈照到美麗亞身上，把布衫拉的將乳頭蓋起來。

『戳的多利害！』他望着由右乳下邊一直穿到鎖骨上的很深的刀傷：

『差一點沒有穿到奶頭上。』

『死不了吧，排長同志？』戴梅陀抖顫的問道。

『爲什麼死呢？……別說喪氣話！死是不會死，得受一點苦。你作的好事。將來希同志約束我們，恐怕要比他的鵝鶉還嚴呢。』

戴梅陀好像扇風箱似的長嘆了一口氣。

『怎麼呢，你愛她嗎？』

『怎麼呢，排長同志？我不是兒戲的，不是強迫的，我第一次看見她的時候，看她很受那鬼東西的虐待，受那大肚子的折磨，我心裏很過不

去。這麼小的，這麼好的，簡直是小雀子裝在籠子裏。我很可憐她，我待她也就好像老婆一樣，雖然我不明白她說的話，她也不明白我說的……」

「在那裏？誰受傷了，什麼女人？」指導員走來問着。「鬧什麼玩意呢？」

「不，不是鬧玩意，可以說是一件奇事。因為你懂得醫道，因為醫生沒在營裏，所以我着人把你請來。幫她一點忙吧！不然戴梅陀會心痛死了呢！」排長用日向戴梅陀指示了一下。

「完全是小姑娘的！」指導員說着，向美麗亞彎着腰。

「弟兄們，拿點水來，最好是開過的，拿兩條手巾和針來……呵，快一點……」

「怎麼一回事？這裏發生什麼事情了？」

這已經是被一個紅軍士兵驚醒的連長希同志說的話。

排長把身子一挺，行着舉手禮。

『官長同志，報告……』

希同志不作聲的聽着報告，怒視着排長，用手指燃着鬍子，平心靜氣的說：

『戴梅陀因無連長允許，擅自外出，拘留五日。你，魯肯同志，因排內放蕩和不善於約束部下，着記過一次。』

後來希連長轉過身向門口走了。

『連長同志！』指導員喊道。『對女人怎麼辦呢？』

連長轉過身來，沈思了一下。

『傷裏一裹，送到醫院去。早晨到我那裏去。關於一切都得商量一下的。你曉得這會鬧出什麼事情呢？不痛快的事情已經不少了。』

充軍似的生活就這樣也夠過了。』

早晨就鬧得滿城風雨了。

紅軍士兵們在集市上都談着昨夜所發生的事件。

居民們都搖着頭，哭喪着臉，到清真寺去了。

快到正午的時候，慕拉由寺裏出來，前後左右都被人民包圍着到茶社去了。

希連長和政治指導員由早晨起都在茶社裏坐着。

指導員好久的，激烈的給希連長說不能夠把美麗亞交給丈夫去。

『希同志！這是反對我們的一切宗旨的，反對共產主義倫理的。要是女人甘心離開丈夫，要是她愛上別的人，我們的義務就是要保護她，尤其是在此地。把她交回本丈夫——這就是送她到死地去。他不過是再把她割一割而已。你把這件事放到心上想一想沒有？』

『我知道……可是你曉得，要是我們不放她，——怕周圍一二百里的居民都要激動起來的吧？你曉得這將來會鬧到什麼地步呢？那時怕要把我們都要趕走的。你曉得什麼叫做東方政策？』

「你聽着，希同志。我擔這責任。黨有什麼處分的時候我承當，但是要把女人往刀子下邊送，我是不能的。並且今天我同戴梅陀談過話的。他是很好的人，這回事並不是隨隨便便的鬧玩笑，也不是悶不過的時候想開心。他愛她……」

「他不會說一句這裏的土話，女的不會說俄國話，他怎麼能會愛上她呢？」

指導員笑了一聲。

「呵，愛是用不着說話的！」

「他將來對她怎麼辦呢？」

「他請求把她派到塔城去。我允許給他有法子辦，着婦女部照管她，把她安插到學校宿舍裏，教她俄文。至於戴梅陀的兵役期限馬上就期滿了，他說他要娶她，因為他說他很愛她。」

「奇事！你辦着看吧！不管你！我卻不負一切的責任。」

『連長同志！慕拉要來見連長的，』值日的進來說。

『呵！……來了。現在你可去同他周旋吧！』連長說。

『我去對付他！……不是頭一次了……叫他進來。』指導員說着，到長着亂蓬蓬的頭髮的後腦上搔着。

慕拉莊重的進來，撚了一下鬍鬚，鞠了一躬。

『日安。你是連長嗎？』

『同他講吧。』連長答着，用手指指着指導員。

『你，同志，把女人交出來！』

指導員坐到橙子上，脊背靠着牆，帶着諷刺的神氣望着慕拉的眼睛。

『爲什麼交出來？』

『教法是如此的，教主說……妻是丈夫的……丈夫是主人。丈夫是教民——妻是教民。你手下的老總作的很不好，奪人家的有夫之妻。唉，不好！你們這布爾塞維克——知道我們教民的法規嗎？法

規存在呢。」

「我們怎麼呢，沒有法規嗎？」指導員問道。

「爲什麼這樣呢？……我們是我們的法規——布爾塞維克是布爾塞維克的法規。你有你們的，我有我們的。把女人交出來。」

「可是，你是住在那一國呢，——住在蘇維埃國呢，或是什麼別的國呢？或者蘇維埃的法律對你不是必然的呢？」

「蘇維埃的法規是俄國的，我們的教主就是法規。我們的法規存在呢。」

「怎麼呢，這是按着你們的教法，夜間好像宰羊一般來殺妻嗎？」

「爲什麼宰羊？……妻對丈夫變節了……丈夫可以殺她。教主說的。」

「別提你的教主吧。我告訴你，慕拉！女人愛我們的紅軍士兵。這是她自己說的。我們蘇維埃有這樣的法律——女人愛誰就同誰住。」

誰也不能強迫她去同不愛的人住。我們不能把女人交出來，我們要派他到塔城去的。這是我最後的話。你可以不要再來吧。」

「你得罪了居民……居民要震怒的！人民要去當巴斯馬其的。」
指導員要開口去回答，但希連長把話打斷了。

當慕拉回答那句話的時候，他已經忘了他說他不干與這件事情了。他的肌肉都收縮起來，走到慕拉緊跟前，帶着不可侵犯的嚴威，一字一板的說道：

「你這是幹嗎呢……拿巴斯馬其來駭我嗎？我告訴你。要是這鎮裏有一個人去當巴斯馬其的時候，我認爲這是你把他們煽動起來的。」

那時沒有多餘的話。不管你什麼慕拉不慕拉——就鎗決你，你回去告訴一切的人，別教拿這話來駭我。要是有一個人敢用指頭彈一彈我的士兵的時候，我把全鎮上洗得寸草不留。開差吧！」

慕拉走了。希連長氣憤憤的在室內來回踱着。指導員哈哈大笑起

來。

『怎麼，沈不住氣了嗎？』

『同這些鬼東西真難纏。在此地作工作真是難。真是反動，頑固。一切的將軍，大元帥，協約國，就是連那些土豪都被我們打得落花流水，可是這些呢？……我們還得聽從他，得受他們的擺佈……真討厭得很。』

『是的，很得一些工作做呢。要想打破他們的舊觀念，迷信，此地得數十年的工作做呢。現在耳朵很得要放機警一點呢。』

戴梅陀在小屋裏五天已經坐滿了，那裏發着牛糞和灰塵氣。

到第六天就把他釋放了。

洗了洗手臉，清了清身上，就去到連長那裏。

『連長同志！請讓我去看一看美麗亞！』

連長笑了一聲。

「你愛她嗎？……」

「大概，是這樣。」戴梅陀羞慚慚的笑着。

「呵，去吧！可是夜間別再出去逛，不然就把你交到軍法處裏去！」

戴梅陀到營裏的軍醫院去了。

由塔城回來的醫生坐在門限上。

「醫生同志！我要看一看美麗亞。連長允許了的。」

「你想她了嗎，武士？ 去吧，去吧，她問過你的。」

戴梅陀心神不安的跨過門限，站着。

美麗亞坐在被窩裏，憔悴，纖弱，面無血色。她的睫毛抖顫了一下，好像蝴蝶翅膀一般展開來，眼睛放着熾熱的光輝，她拉着戴梅陀的強壯的手。

「戴梅陀……愛……」

戴梅陀不好意思的走到被窩跟前，雙膝跪着，頭倒在被子上。

美麗亞靜靜的手指撫摩着他的頭髮，低語了幾個溫存的字。
戴梅陀不知如何好，歡喜的熱淚在他那磚頭似的頰上滾着。

美麗亞恢復康健了，已經出來在醫院的小院裏曬太陽的。

戴梅陀每天來到醫院裏，他到山谷裏摘些野花，結成花球給她送來。

他帶了一位紅軍士兵克爾格支人吳芝白同他一塊來，藉着他的幫助同
美麗亞談了些話。

她很願意到塔城去，很願同戴梅陀回到他的故鄉去。

她的眼睛一天天的愉快起來，笑聲也一天天的高起來。

全騎兵連好似都帶上了這愛史的標記，士兵們都心不在肝的帶着幻想
的神情逍遙着，相互間談論着羅漫的奇遇。

甘默依舊的坐在自己鋪子裏，嚴肅的，沈默的，一切都放在心裏，全
不介意那隣人的私語。

禮拜日的晚上，美麗亞把戴梅陀送到營房門口又回到醫院裏。

炎熱的，沈悶的，惱人的苦夜襲來了。黑雲在齊山脊上蠕動着，打着電閃。隆隆的春雷也響起來了。

到夜半的時候，美麗亞睡醒了，室內悶得很，發着藥氣。她想呼吸點新鮮空氣。

她靜悄悄的起了床，出來跨過了在門口睡着了的醫生，走過了院子。新鮮的涼風揚着微塵，爽快的吹着那熾熱的身子。

美麗亞出了大門，憑依着圍牆瞻望着那對她最末一次的遠山。明天她就要到很遠的塔城去的，由那裏要同戴梅陀到更遠的地方去的。

電打閃得更其頻繁了，溫和的雷聲慢慢的在山坡上滾着。

美麗亞深深的呼吸了一口氣，想回到室內去，但即刻有一個什麼東西塞住了她的口，窄窄的刀子在空中一閃，刺到她的咽喉裏。

胸部窒息了，血好似黑浪一般在咽喉裏呼嚕着，她由圍牆上滾到灰塵

裏。

橙色的環圈在她眼前浮動着，忽然間：地，天，圍牆，樹木——立時都開放着眩惑人目的鮮紅的星花，好像她第一次看見戴梅陀的那夜一般，不過星花更覺得分外的美麗，分外的燦爛。

後來黑暗好似急流一般的湧來。

被她的鼻息聲驚醒的醫生飛奔到門口，驚起了騷亂。

士兵們都跑來了，希連長也來了。

美麗亞已經用不着救助了。

刀子穿過了頸脖，達到脊椎骨上。

希連長即時就吩咐了一切。

偵緝隊即刻飛奔到甘默和慕拉家裏去。

慕拉帶來了。甘默無蹤跡……

妻們說昨晚美麗亞的父親去見甘默，他們披好了馬，夜間出去了。

隨後回來騎上馬，打得飛快的就跑走了，向那去了——不曉得。

慕拉被釋放了。

第二天把美麗亞葬到鎮外的附近。

戴梅陀憔悴了，面色蒼白了，走起路來好像失了魂一般。

當黃土塚在她身上凸起的時候，他挺起身子，咬着牙，默然的用拳頭向深山那方面威嚇着。

過一禮拜在安格林溝裏發現了巴斯馬其。

騎兵連往山裏派了偵探。一隊騎探向南去，一隊向東去。

第二隊騎探裏有郭萬秋，戴梅陀，吳芝白，此外還有兩個人。

他們沿着那兩旁開得火一般的罌粟花夾着的山徑走了三十哩，沒遇見敵人，於是就在蘇村一位相識的在教的家裏宿了夜。

早晨由原路向回走去了。

到安格林的下坡上得排成一條線走。

馬在小圓石路上謹慎小心的走着，喘着氣，滑的打着跛脚。

吳芝白懶洋洋的在馬鞍上一搖三幌的搖着，哼着克爾格支的悲歌。

戴梅陀在馬上無精打采的垂着頭，當馬打跛腳的時候，兩次都幾乎跌下馬來。

『戴梅陀，醒一醒吧！』郭萬秋喊道。

戴梅陀只揮了一揮手。

在安格林溝對面，在山徑旁綠灰色的花剛岩上，很高的太陽射着小小的反光的環圈，環圈移動着，抖顫着，對準着戴梅陀的馬。

當馬走到了搖動的橋上的時候，反光的小小的環圈在剎那間蔽起了一層藍藍的薄膜。

一聲宏亮的鎗聲在滿山上滾着。

戴梅陀伸手向脖子裏，失了韁繩，由馬鞍上跌下來落到橋板上。兩

隻腿在狂暴的安得林的山水上懸挂着。

但吳芝白把韁繩一勒，一步跨上前去，由鞍上把手一伸，把他由橋邊上拉了過來。

轉過身來，向郭萬秋喊道：

「把馬打開！」

吳芝白把馬鞭一揚，馬好像雀子一般飛過了橋，但即時第二聲鎗聲又響了，馬頭跌到碎石上，吳芝白縮成一團滾到一邊去。

郭萬秋飛馳到前邊去，緊緊的握着馬刀。

他看見一個人帶着步鎗，穿着條子布長衫，由石頭後邊出來向懸岩上奔去。

馬喘着氣向山上跑着。

「趕上趕不上呢？」郭萬秋心裏想着，很很的把馬刺一蹬。馬飛開了。

那人與郭萬秋中間的距離突然縮得比那人到岩跟前的距離小起來。那人知道是跑不脫了，轉過身來，端起鎗。

郭萬秋把身子一閃。

拍……子彈由身邊飛過去。

馬把身子一縮，兩躍就追到那人跟前。

郭萬秋即時就認清了那肥胖的，油光的，面熟的臉，認清了他的黑鬍子。

甘默手忙脚亂的拉着鎗栓。

但還沒有來得及二次端起鎗的時候，郭萬秋已經完全到他跟前了。

郭萬秋向前把身子一欠，馬刀向上一揮，喊道：

「領受吧！……爲着戴梅陀！……爲着美麗亞！……」

甘默的頭應着這在空氣中激出嘯聲的馬刀落了下去。

把鎗上的皮帶拿來挽結到兩匹馬的中間，把戴梅陀放上去，運到雅得仁鎮上。

晚上回到鎮上，郭萬秋就去報告了希連長。

『真能幹！』連長說。

將肺打穿了的，人事不省的戴梅陀，在第二天早上就用馬車送往塔城軍醫院裏去了。

帖木兒的故土真是嚴峻而堅固呵。

聳入雲霄的山巔的積雪，萬代千秋都不溶消，黑沙漠裏的荒沙，萬代千秋都呼吸着不當心的旅人的灼熱的死。

岩石萬代千秋都躺在山徑上，下邊奔放着山水的急流。

帖木兒國度的人民好像岩石似的——不動，堅固。

在他們的眼睛裏，就是死了以後也是石頭一般，莫測的隱密。

彷彿三千年以前似的，紅石的齊水的河床上，兀立着低矮的茶社，閃着綠色光輝的大齊山雙峯上的彩霞，照着那萬代千秋的黃土。

彷彿三千年以前似的，那帶着黑綠鬍鬚的茶社主人石馬梅，早晨裹着破袍子，抵當那陣陣吹來的冰冷的寒風。

只有那山谷裏的花園，到第六年春天的時候，開着燦爛的，鮮紅的星花，只有那山谷裏的花園，到第六年春天的時候，擴張，放大，蓋括了山岩與巨石。

在那用四方萬國的人民的枯骨——由亞力山大的鐵軍到史可伯列夫的亞普舍倫半島的健兒——培養成的沃壤上，燦爛的星花開得更其壯美而勝利。

拉拉的利益

V · 英培爾 作

升降機是有了年紀了，寂寞地在他的鐵柵欄後面。因為不停的上上落落，他就成了壞脾氣，一關門，便憤懣地軋響，一面下降，一面微呻着好像一匹受傷的狼。他常常不大聽指揮，掛在樓的半中腰，不高興地看着爬上扶梯去的過客。

升降機的司機人是雅各·密忒羅辛，十一歲，一個不知道父母的孩子。他在街路上，被門丁看中了意，便留下他管升降機了。照住宅管理部的命令，是不准雅各·密忒羅辛給誰獨自升降的；但他就自己來給過客上下，並且照章收取五個戈貝克。

當漫漫的長夜中，外面怒吼着大風雨的時候，雅各·密忒羅辛還是管住了他對於升降機的職務，等候那些出去看戲或是訪友的人們，一面想想世事。他想想世事，想想自己的破爛的皮長靴，也想想將他當作兒子的門丁密忒羅方·亞夫達支，無緣無故的打得他這麼厲害，還有，如果能夠拾到一枝鉛筆，來用用功，那就好極了。他常常再三觀察那升降機的構造，內部，有墊的椅子和開關的捺釦。尤其是紅的一顆：只要將這用力一按，飛快的升降機也立刻停止了。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晚上，大人們看戲去了，或者在家裏邀客喝茶的時候，便有全寓裏的不知那里的小頭巾和小羊皮帽（一）到雅各·密忒羅辛這里來閒談，是的，有時還夾着一個絨布小頭巾，六歲的，名字叫拉拉。拉拉的母親胖得像一個裝滿的衣包，很不高興這交際，說道：

「拉拉，那東西可實實在在是沒爹娘的小子呵，揩揩你的鼻子！他真

會偷東西，真會殺人的呢，不要砥指頭！你竟沒有別的朋友了麼？」

如果雅各·密忒羅辛聽到了這等話，他就勃然憤怒起來，然而不開口。

拉拉的保姆是一位上流的老太太，所以對於這交際也更加不高興；

「小拉拉，莫去理他罷，再也莫去睬他了！你找到了怎樣的好貨了呀：一個管升降機的小廝，你爹爹却是有着滿彌軟皮的寫字桌的，你自己也是每天喝可可茶的。呸，這樣的一個寶貝！這也配和你做朋友麼？」

但這花蕾一般嬌嫩的，圓圓的小拉拉，却已經習慣，總要設法去接近雅各·密忒羅辛去，向他微笑了。

有一天，在升降機的門的下邊，平時貼這公寓裏的一切布告的處所，有了這樣的新布告：

「這屋子裏的所有孩子們，請在明天三點鐘，全到樓下堆着羊皮的地方去。要提出緊要議案。入場無費。鄰家的人，則收入場費胡椒糖

餅兩個。』

下面是沒有署名的。

第一個留心到這布告的，是拉拉的母親。她先戴了眼鏡看，接着又除了眼鏡看，於是立刻叫那住在二層樓的房屋管理員。來的是房屋管理員的副手。

『你以為怎麼樣，波拉第斯同志？』拉拉的母親說。『你怎麼能這樣的事也不管的？』她用戴手套的手去點着那布告。『有人在這裡教壞我們的孩子，你却一聲也不響。你為什麼一聲不響的呀？我們的拉拉是一定不會去的，不要緊。不過照道理講起來？』

波拉第斯同志走近去一看，就哼着鼻子，回答道：

『我看這裏面也並沒有什麼出奇的事情，太太。孩子們原是有着組織起來，擁護他們的本行利益的權利的。』

拉拉的母親激昂得口吃了，切着齒說：

「什麼叫利益，他們鼻涕還沒有乾呢。我很知道，這是十八號屋子裏的由拉寫的。他是一個什麼科長的兒子罷。」

科長綏壘史諾夫，是一個脾氣不好的生着腎臟病的漢子，向布告瞥了一眼，自己想：

「我認識的，是由拉的筆迹。我真不知道他會成怎樣的人物哩。也許是畢勒蘇特斯基（一）之類的潑皮罷。」

孩子們都像並沒有留心到這布告的樣子。只是樓梯上面，特別增多了小小的足踪，在鄰近的鋪子裏，胡椒糖餅的需要也驟然增高，非派人到倉庫裏去取新的貨色不可了。

這夜是安靜地過去了。但到早上，就熱鬧了起來。

首先來了送牛奶的女人，還說外面是大風雪，眼前也看不見手，她繫自己的馬，幾乎繫的不是頭，倒是尾巴，所以牛奶就要漲價一戈貝克了。屋子裏面都瀰滿了暴風雨一般的心境。但綏壘史諾夫却將他那午膳放在皮

夾裏，仍舊去辦公，拉拉的母親是爲了調查送牛奶的糾葛，到拉橫那里去了。

孩子們坐在自己的房裏，非常地沈靜。

到六點鐘，當大多數的父母都因爲辦公，風雪，中餐而疲倦了，躺着休息，將他們的無力的手埋在『真理』和『思想』(二)裏的時候，小小的影子就溜到樓下，的確像是跑向那堆着羊皮的處所去了。

拉拉的母親到拉橫那里去列了席，纔知道牛奶果然漲價，牛酪是簡直買不到，一個鐘頭以後，她也躺在長椅子上的一大堆華貴的，有些是汽車輪子一般大，有些是茶盃托子一般大的圓墊子中間了。保姆跑到廚房去，和洗衣女人討論着究竟有沒有上帝。

註1: Kosef Pilsudski, 歐洲大戰時，助德國與俄國戰，占領波蘭，後爲其共和國的總統，又爲總理兼陸軍總長，當掌握國內的實權，準備與蘇聯開戰的獨裁者。——譯者。

註2: Prava 與 Ivestia, 都是俄國著名的日報——譯者。

這時忽然房門響了一聲。

拉拉的母親跳了起來，知道她的女兒愛萊娜·伊戈羅夫那·安敦諾華已經不在。

拉拉的母親拋開一切，衝着對面的房門大叫起來。科長綏墨史諾夫自己來開門了，手裏拿着一個湯婆子。

「我們的拉拉不見了，你家的由拉一定也是的罷，」拉拉的母親說。「他們在扶梯下面開會哩，什麼本行的利益，一句話，就是發死昏。」

科長綏墨史諾夫不高興地答道：

「我們的由拉也不在家。一定也在那里的。我還覺得他也許是發起人呢。我就去穿外套去。」

兩個人一同走下了扶梯。升降機就發出老弱的呻吟聲，從七層樓上落下去了。雅各·密忒羅辛一看見坐客，便將停機門一按，止住了升降機，一面冷冷地說：

『對不起。』

正在這時候，下面的堆着羊皮和冬眠中的馬路撒水車用的水管的屋子裏，也聚集了很多的孩子們，多得令人不能喘氣。發出薄荷的氣味，像在藥鋪子裏似的。

由拉站在一把舊椅子上，在作開會的準備。中立的代理主席維克多爾，一個十二歲的孩子，不息的跑到他這里來聽命令。

『由拉，隔壁的姑娘抱着嬰孩來了，那嬰孩可以將自己的發言委託她麼，還是不行呢？』

這時候，那嬰兒却自己來發言了，幾乎震聳了大家的耳朵。

『同志們，』由拉竭力發出比他更大的聲音，說，『同志們，大家要知道，可以發言的，以能夠獨自走路的爲限。除此以外，都不應該發言。發言也不能託別人代理。要演說的人，請來登記罷。我們沒有多工夫。議案是：新選雙親。』

拉拉，她青白了臉，睜着發光的眼睛，衝到維克多爾跟前，輕輕的說道：

『請，也給我寫上。我有話要說。你寫能：五層樓的拉拉。』

『關於什麼問題呀，同志，你想發表的是？』

『關於溫暖的短褲，已經穿不來的，穿舊了的短褲的問題。也還有許多別的。』

由拉用胡椒糖餅敲着窗沿，開口道：

『同志們，我要說幾句話。一切人們——金屬工人，商人，連那擦皮鞋的——都有防備榨取的他們的團體。但我們孩子們却沒有設立這樣的東西。各人都被那雙親，母親呀，父親呀，尤其是如果他是生着腎臟病的，隨意開玩笑。這樣下去，是不行的。我提議要提出要求，並且做一個適應時代的口號。誰贊成，誰反對，誰不發言呢？』

『雅各·密忒羅辛登記在這里了，』維克多爾報告說，『關於不許再

打嘴巴的問題。但他本人沒有到。」

由拉誠懇地皺了眉頭，說道：

「當然的。他沒有閒空。這就是說，他是在做一種重要的事情。他的提議是成立的。」

會議像暴風雨一般開下去了。許多是了不得的難問題，使誰也不能緘默。有人說，大人們太過分，至于禁止孩子們在公寓的通路上游戲，這是應該積極對付的。也有人說，在積水窪裏洗洗長靴，是應該無條件地承認的，而且還有種種別的事。

孩子氣的利益的擁護，這纔開始在行業的基礎上建立起來了。

升降機在第三層和第四層樓之間，掛了一點半鐘。拉拉的母親暴怒着去打門也無用，科長按着他那生病的腎臟也無用。雅各：密忒羅辛回覆大家，只說升降機的內部出了毛病，他也沒有法子辦；牠掛着——後來會自己活動的罷。

到得拉拉的母親因爲焦躁和久待，弄得半死，好容易纔回到自己的圓墊子上的時候，却看見拉拉已經坐在她父親的寫字桌前了。她拿一枝粗的藍鉛筆，在一大張紙上，用花字寫着會上議決的口號：

『孩子們，選擇你們的雙親，要小心呀！』

拉拉的母親嚇得臉色變成青黃了。

第二天，由保姆來交給她一封信。她看見骯髒的信封裏裝着一點圓東西，便覺得奇怪了。她拆開信。裏面却有一個大的，骯髒的五戈貝克錢。紙片上寫的是：

『太太，我將升降機的錢送還你。這是應該的。我是特地將你們在升降機裏關了這許多時光的，爲的是給你的女兒拉拉可以發表關於她的一切的利益。』

給不會寫字的雅各·密忒羅辛代筆

由拉·綏壘史諾夫。』

「物事」

V • 凱泰耶夫 作

在一種情熱的雙戀的導力之下，喬治和賽加已在五月間結婚了。那時天氣是明媚的。不耐煩地聽完那結婚登記員的簡短的頌詞後，這對新婚的年青的夫婦就走出禮堂，到了街上。

「我們此刻到那里去呢？」瘦弱的，凹胸的，沈靜的喬治問道，一面斜視着賽加。

她，高大的，美麗的，而且和火一樣情熱的，將自己挨近他的身旁，那纏在她頭髮上的一枝紫丁香花輕觸他的鼻子，同時又張大她的鼻孔，情熱地耳語着：

『到商品陳列所去。買物事去。還有什麼別的地方去呢？』

『你說去買我們的家具麼？』她丈夫說，一面乏味地笑着，又整一整他頭上的帽子，當他們倆開步走的時候。

一陣飽和塵埃的風掠過商品陳列所。淡色的披巾，在乾燥的空氣中在貨攤上面浮動，尖聲的留聲機，在一切樂器場中交相演唱。太陽照射着風中擺動的掛着的鏡子。各種各樣的迷人的器具和極端美麗的物品，圍繞着這對年青的夫婦。

賽加的兩頰起了一陣紅暈；她的前額變得很溼了；那枝紫丁香花從她的蓬髮上跌了下來，而她的兩眼也變得大而圓了。她用火熱的手抓住喬治的臂膊，緊咬着她那顫抖的薄薄的嘴唇，拖着他在所內到處漫步。

『先買氈絨被呀，』她喘不出氣地說，『先買氈絨被！』……

被貨攤的主人的尖聲震聾了耳朵的他們，急促地買了兩條湊綴成功的正方的被，重而厚，太闊，但不夠長。一條是鮮豔的磚紅色的，另一條是

黯淡的微紫的。

『現在來買拖鞋罷。』她密語着，她的溫熱的氣息吹滿她丈夫的面龐——襯着紅裏子的，而且印着字母的，使別人不能偷去。』

他們買了拖鞋，兩雙，女的和男的，襯着大紅的裏子而且有字的。賽加的眼睛幾乎變成閃亮的了。

『毛巾！……繡着小雄雞的……』當她將自己的滾熱的頭靠在她丈夫的肩上時，她幾乎是呻吟着了。他們買好繡着小雄雞的毛巾之後，又買了四條毯子，一隻鬧鐘，一塊斜紋布料，一面鏡子，一條印有虎像的小毯子，兩把用黃銅釘的漂亮的椅子，還有幾團毛線。

他們還想買一張飾有大鏢球的臥牀，以及許多別的東西，可是錢不夠了。他們重負而歸。喬治背着兩把椅子，同時又將捲着的氈絨被用下巴鉤住。他的濡溼的頭髮，粘在他白白的前額上，瘦削的，紅潤的兩頰，罩滿了汗水。在他的眼下，見有一些藍紫色的陰影。他的半開着的嘴巴，露出

不健全的牙齒，他要流下涎沫來了。

回到淒冷的寓所時，他得救似的拋下他的帽子，同時咳嗽着。她將物件拋在他的單人牀上，向房內審視一下，而且因了少女的嬌羞的感觸，用她那大而紅的拳頭親愛地輕輕地拍着他的脅肋。

『好了罷，不要咳得這樣厲害，』她裝作嚴緊地說，『否則，你立即就會死在肺病之下的，現在你有我在你身邊……真的！』她用她的紅頰在他的骨瘦如柴的肩頭摩擦着。

晚上，賓客們到了，於是舉行婚宴。他們帶着羨慕參觀這些新物事，讚美牠們，拘謹地喝了兩瓶白蘭地，喫了一點麵餅，合着小風琴的曲調跳舞了一場，不久便走散了。各樣事情都是適得其宜。連鄰人們對於這婚禮的嚴肅適度，毫不過分，也都有些詫異。

來賓散了之後，賽加和喬治又將這些物事讚美了一番，賽加很當心地用報紙罩好椅子，還將其餘的物件，連鼻絨被，都鎖在箱子裏，拖鞋放在

最上層，有字母的一面向上，于是下了鎖。

到了夜半，賽加在一種切念的心境中覺醒轉來，喚醒她的丈夫。

『你聽到麼，喬治……喬治，親愛的，』她熱烈地低語着，『醒來罷！你知道麼，我們剛才錯了，沒有買那淡黃色的氈絨被。那種淡黃色的，是比較有趣得多了，我們實在應該買那一種的。這拖鞋的裏子也不好；我們不會想到……我們應該買那種襯着灰色的裏子的。牠們比紅裏子的要好得多了。還有飾着鏤球的牀……我們實在沒有仔細地想一想。』

早晨，趕緊打發喬治去做他的工作之後，賽加慌忙跑到廚房裏和鄰舍們討論大家對於她結婚的印象。爲要合禮的緣故，她談了五分鐘她丈夫的該應注意的健康後，就領婦人們到她的房裏，開了箱，展示那些物事。她拿出氈絨被來，于是伴着一聲微微的歎息，說道：

『這是錯了的，我們沒有把那種淡黃色的買了來……我們沒有想到買牠……唉……我們沒有細想。』

于是她的两眼變成圓圓的，呆鈍的了。

鄰人們都稱讚這些物事。那位教授夫人，一個慈善的老婦，接着說，『這一切都是很好的，但是你的丈夫似乎咳得很不好。隔壁的一切我們都可以聽到，你必須當心這個，否則你要知道……』

『哦，那是沒有什麼的，他不會死的，』賽加用故意的粗魯的口吻說道；即使他死了，在他也很好，而我又可以找別個男人的。』

但忽然她的心房顫抖了一下。

『我要弄雞給他喫。他非喫得飽飽的不可。』她對自己說。

這對夫婦好容易等到下次發薪日。但到了那時，他們立即去商品陳列所，買了那種淡黃色的氈絨被，還有許多家內必需的物件，以及別的美麗無比的物事；一隻八音鐘，兩張海狸皮，一隻最新式的小花瓶架，襯着灰色裏子的男的和女的套鞋；六碼絲紗天鵝絨，一隻飾着各色斑點的非常好看的石膏狗，一條羊毛披巾，一個鎖鍵會奏音樂的淡絲色的小箱子。

他們回到家裏時，賽加將物事很整齊地裝在新箱子裏。那會奏音樂的鎖健便發出聲調來。

夜裏她醒了轉來，將她的火熱的面龐假在她丈夫的冰冷的，發汗的前額上，一面靜靜地說：

『喬治！你睡着麼？不要睡罷！喬治親愛的？你聽到麼？……還有
一種藍色的……多麼可惜呀，我們沒有買牠。那真是很出色的氈絨被：
……有些發亮的……我們當時沒有想到。』……

那年仲夏，有一次賽加很快活地走進廚房裏。

『我的丈夫，』她說，『快有放假的日子了。他們給每人都只有兩星期，但他却有一個半月，我可以對你發誓。還有一筆津貼。我們馬上就要去買那有鏤球的鐵牀，一定的！』

『我勸你還是設法給他送到好的療養院去，』那位年老的教授夫人含有深意地說，將一篩熱氣蒸騰的馬鈴薯放在水管下面，『否則，你知道，

要來不及的。」

『他不會發生什麼事情的！』賽加憤憤地回答，一面將兩隻手插在腰上。『我照顧他比什麼療養院都來得周到，我將炸鷄給他，使他儘量喫得飽飽的！』……

傍晚，他們同着一輛滿載物事的小手車從商品陳列所回到家裏。賽加跟在車後，疑視着，好像在對她的發紅的臉龐映在牀間的鏤球上的影子發迷似的。喬治，沈重地喘着氣，實在推不動了。他有一條蔚藍色氈絨被，緊擠着他那瘦削的下巴下面的胸膛。他不斷地咳嗽。一簇暗色的汗珠，凝聚在他的凹陷的鬢角上。

夜裏，賽加醒了轉來。熱烈的，貪多的思潮不讓她睡覺。

『喬治親愛的！』她急促地耳語起來了，『還有一種灰色的……：你聽到沒有？……：真是可惜，我們沒有買牠……：唉，牠是多麼漂亮呀。灰色的：那裏子却不是灰色的，倒是玫瑰色的……：這樣一條可愛的氈絨

被。」

喬治最後一次被人看見的是在晚秋的一天早晨。他笨滯地走下那條狹小的橫街，他的長長的，發光的，幾乎和蠟一樣的鼻子，鑽在他那常穿的皮短衣的領子裏面。他的尖尖的兩膝，凸了出來，寬大的褲子，敲拍着他多骨的兩腿，他的小小的帽子掛在後腦。他的長髮垂在前額上，黑而暗。

他蹣跚地走着，但很當心地迴避那些積水，使不致溼了他的薄靴；一種虛弱的，愉快的，幾乎是滿意的微笑，浮泛在他的蒼白色的唇吻上。

當他回到家裏的時候，他不得不躺在牀上了，而當地的那位醫生也來了。賽加急忙跑到保險公司，領取病時可以挪借的款子。她只好獨自去到商品陳列所，買回一條灰色的氈絨被，放進箱子裏。

不多久，喬治覺得更加沈重了。初次的雪——溼的雪——出現了。天空變得朦朧而陰慘。那位教授和他夫人互相耳語，另一位醫生頃刻又到了。他診察過病人，便到廚房裏用消毒肥皂洗他的手。賽加淚流滿面，站

在瀾漫的黑烟中，他正在火爐上炸着鷄片和蒜頭。

『你瘋了麼！』教授夫人驚駭地喊道。『你在幹什麼？你會害死他的。你以爲他能喫鷄片和蒜頭麼？』

『他可以喫，』醫生冷淡地說，一面將他雪白的手指上的水點抖落在面盆裏，『現在他什麼都可以喫。』

『鷄片對於他有什麼害處呢？』賽加尖聲地說，同時用袖子揩一揩她的臉。『他是不會發生什麼事情的。』

到了傍晚，裹着白色的棉外衣的衛生局人員到來，將各個房間都消毒。消毒劑的氣味充溢着迴廊。夜裏，賽加醒了轉來。一種無名的悲痛，撕破了她的心窩。

『喬治！』她急迫地耳語道。『喬治，喬治親愛的，醒來罷！我告訴你，喬治……』

喬治沒有回答。他冷了。于是她從牀上跳了下來，赤着腳艱難地蹭着

迴廊走。那時差不多三點鐘了，但這地方的人沒有誰能夠入睡。她跑到那位教授的門口，倒下了。

『他去了！去了！』她在恐怖中驚叫着。『去了！我的天呀！他死了！喬治！唉，喬治親愛的！』

她開始哭泣了。鄰人們都從他們的門縫裏向外窺視。陰慘而冷淡的星星，輝映着黑窗後面的清脆的嚴霜。

到了早晨，那匹愛貓走近賽加的開着的房門去，在門檻上躊躇，窺探房內，牠的毛忽然聳起來了。牠怒怒地，退了回去。賽加坐在房子的中央，滿臉淚水，正在憤憤地對着鄰人們訴說，彷彿她被侮辱了似的：

『我總向他說，把鷄片喫得飽飽的罷！他不要喫。看罷，剩那麼多呀！叫我做什麼用呢？而且你把我拋給誰，你惡毒的喬治呀！他已經拋了我，不願意帶我同去，而且還不肯喫我的鷄片！唉，喬治親愛的！』

三天之後，門外停着一輛用灰色馬拉曳的柩車。大門開着，一種冰冷

的寒氣浸透了整座的房屋。同時有一種柏樹的氣味。喬治被運走了。

喪宴時候，賽加異常的開心。她在未喫別種東西以前，先喝了半杯白蘭地。她臉上漲得通紅，她流淚了，她並且一面頓着腳，一面用一種斷續的聲音說道：

『唉，那兒是誰？你們全體都請進去，快樂一下罷……凡是願意進來的……無論誰我都讓他進來，除了喬治……我不許他進去！他拒絕了我的雞片，堅決地拒絕了！』

接着她沈重地倒在那隻新箱子上面了，開始在那會發樂音的鎖鍵上碰她的頭。

此後，寓中的一切都和往常一樣地過去，很有秩序地，很合規矩地。賽加仍舊去做使女了。那年冬季有很多男人向她求婚，但她都拒絕了。她在期待着一個沈靜的，和善的男子，而這些却都是莽撞的傢伙，那是被她積聚起來的物事引誘了來的。

到了冬底，她變得頗瘦削了，同時開始穿上一件黑色的羊毛衫，這倒增加了她的美麗的姿態。在那工場中的汽車房裏，有一個汽車夫名叫伊凡。他是沈靜的，和善的，而且富于默想的。他爲了愛着賽加的緣故，弄得非常憔悴。到了春天，她也愛她了。

那時天氣是明媚的。不耐煩地聽了那結婚登記員的簡短的頌詞後，這對年青的夫婦就走出禮堂，到了街上。

『我們此刻到那里去呢？』年青的伊凡羞澀地問，一面斜瞥着賽加。她挨近他的身旁，用一枝太大的紫丁香花輕觸着他的紅耳朵，同時張大她的鼻孔，耳語道：

『到商品陳列所去！買物事去！還有什麼別的地方去呢？』
于是她的眼睛忽然變得大而圓了。

苦 蓬

B·畢力涅克 作

一

回轉身，走向童山頂上的發掘場（一）那面去，就覺出苦蓬的苦氣來。苦蓬展開了蒙着銀色塵埃的硬毛，生滿在丘岡上，發着乾燥的苦味。從空曠的頂上，可望周圍四十威爾斯忒（二），山下流着伏爾迦河，山後的那邊，躺着烟囱林立的少有人烟的臨終的街市。從平原上，是吹來了颯颯的風。

當站住告別的時候，望見從對面的山峽裏，向發掘場這邊跑來了一串裸體的女人，披頭散髮，露出烏黑的凹進的小腹，手捏茅花，大踏着從從

容容的脚步。女人們一聲不響，走到發掘場，將太古的遺迹繞了一圈，又揚着苦蓬的塵埃，回到山崖那邊，山峽那邊，峽後面的村落那邊去了。

包迪克于是開口說：

『離這里十五威爾斯忒的處所，有一個沿河的小村，那里還留着千年前以來的迷信。閨女們跑出了自己的土地，用了自己的身體和純潔來厭禳，那是在彼得·桑者符洛忒週間內舉行的。誰想出來的呢，說是什麼桑者符洛忒！……比起發掘之類來，有趣得多哩。此刻豈不是半夜麼，那些閨女們恐怕正在厭禳我們罷。那是閨女的祕密呵。』

從平原上，又吹來了颯颯的風。在無限的天空中，星在流走，七月的流星期已經來到了。絡繹發出乾燥悶熱的聲音。苦蓬放着苦氣味。

註一：考古學家發掘古代遺迹之處——譯者。

註二：俄里——譯者。

告別了。臨別的時候，包迪克捏着那泰理亞的手，這樣說：

『那泰理亞，可愛的人兒，你什麼時候歸我呢？』

那泰理亞並不立刻，用了低低的聲音回答道：

『不要這樣子，弗羅貝呀。』

包迪克往天幕那邊去了。那泰理亞回到山崖這面，穿過白辛樹和楓樹生得蒙蒙茸茸的小路，回了公社的地主的家裏。夜也減不掉白天曬上的熱。雖說是半夜，却熱得氣悶，草，遠方，伏爾迦河，大氣，一切都銀似的乾透了在發閃。從多石的小路上，飛起了乾燥的塵埃。

調馬的空地上，躺着斯惠里特，看了天在唱歌：

伏爾迦，伏爾迦，河的娘！

請打科爾卻克（一）的耳光！

伏爾迦，伏爾迦，水的娘！

請打共產黨員的耳光！

看見了那泰理亞，便說：

「就是夜裏，那泰理亞姑娘，也還是不能睡覺的啊，倘不怎麼消消遣，公社裏的人們，都到野地裏去了哩。到發掘場去走了一趟麼？不是全市都要掘轉了麼，——這樣的年頭，什麼都要掘轉呀，真是的。」

——于是又唱起歌來：

伏爾迦，伏爾迦，河的娘呀！……

『市上的報紙送到了。苦蓬的氣味好不重呵，這地方是。』

那泰理亞走進天花板低低的讀書室（在地主時代，這地方是客廳），點起蠟燭來。昏昏的光，反映在帶黃的木柱上。掛着布片的小廚，打磨過的大廚（沒有門的），還是先前一樣站着，窗上是垂着手編的鏤空花紋的窗幔。低矮的家用什物，都依了平凡的擺法整然排列着。

側着頭——沈重的束髮，掛下了——看報。用灰色紙印的市上送來

的報章上，用阿喀末屑做成的青色的莫斯科的報章上，都滿是擾亂和悲慘的記事。糧食沒有了，鐵沒有了，有飢渴和死亡和虛偽和艱難和恐怖。老資格的革命家，生着馬克斯一般的絡腮鬍子的綏蒙·伊凡諾微支走了進來。坐在安樂椅子上，手忙腳亂地開始吸煙捲。

『那泰理亞！』

『噫。』

『我去過市裏了，你猜是開手了些什麼？什麼也沒有！到冬天，怕都要餓死，凍掉的罷。你知道，在俄國，沒有鍊鐵所必要的鹽：沒有鐵，就不能打銼子，沒有銼，就不能磨鋸子。所以連鋸柴也無論如何做不到，——那裏有鹽呢！糟呀。你也懂得的罷，多麼糟呢，——多麼糟的，討厭的冷靜呵。你瞧，說是活，說是創造，不如說死倒是真的。在這里四近的，是死呀，飢餓呀，傷寒症呀，天泡瘡呀，霍亂呀……樹林裏，山谷裏，到處是流氓。怎麼樣，——那死一般的冷靜。死滅

呀。在草原上，連全體死滅了的村子也有，沒一個來埋掉死屍的人。每夜每夜，逃兵和野狗在惡臭裏亂跑……唉唉，俄羅斯國民！……」

屋頂的那泰理亞的屋子裏面，和堆在屋角的草捆一起，豎着十字架的像。大肚子的桃花心木的梳裝臺上，和舊的雜亂的小器具並排放着的鏡子，是昏暗，剝落了。梳裝臺的匣子打開着，從這里還在放散些地主時代的蠟香，在底裏，則撒着條紋絹的小片，——這屋子裏，先前是住着地主的女兒的，有小地毯和路毯。從窗間，則伏爾迦河，以及那對面的草原——耕作地和美陀益尼的森林，都邈然在望，知道冬天一到，這茫茫的平野便將掩于積雪，通體皓然了。那泰理亞重整了束髮，脫去上衣，只穿一件雪白的小衫，站在窗前很長久。她想着考古學家包迪克的事，綏蒙·伊凡諾微支的事，自己的事，革命的悲哀，自己的悲哀。

燕子首先報曉，在昏黃乾燥的暗中，飛着錫且培吉（一），最後的蝙蝠

註一：似是鳥名——譯者。

也飛過了。和黎明一同，苦蓬也開始發出苦氣來。那泰理亞知道……苦蓬的發散氣味，那苦的童話一般的氣味，生和死的水的氣味之在發散，也不僅是這平野中的七月，我們的一生中是都在發散的。苦蓬的苦，是現代的苦；但農家婦女們，都用苦蓬來驅除惡魔和不淨。俄羅斯的民衆……她想起來了，四月裏，在平野上的一個小車站那里，——那地方，有的是天空和平野和五株白楊樹和鐵軌和站屋，——曾經見過三個人——兩個農夫和一個孩子。三個都穿草鞋，老人披着短外套，女兒是赤膊的。他們的鼻子，都在說明着他們的血中，的確混着秋瓦希和韃靼的血液。三個都顯着瘦削的臉。大的通黃的落日，照映着他們。老人的臉正像農家草舍，頭髮是草屋頂一般披垂，深陷的眼（是昏暗的小窗）凝視着西方，似乎千年之間總是這模樣。在那眼中，有着一點東西，可以稱爲無限的無差別，也可以稱爲難懂的世紀的智慧。那泰理亞那時想——惟這纔是真的俄羅斯國民，惟這纔是有着農家草舍似的損傷了的臉和草屋頂似

的頭髮的，浸透了灰塵和汗水的，鈍弱的灰色的眼。老人凝視着西方。別一個彎了腿，將頭靠在那上面，不動地坐着。女孩躺在散着向日葵子殼和痰和唾沫的街石上，睡着了。大家都不說話。如果去細看他們，

——正值仗着他們，以他們之名，而在革命，——是悲痛，難堪的……他們，是沒有歷史的國民，——爲什麼呢，因爲有俄羅斯國民的歷史的地方，就有作自己的童話，作自己的歌謠的國民在……這些農民，于是偶或誤入公社中，發出悲聲，唱歌，行禮，求討東西，自述他們是巡禮者。首先，是平野上的飢渴，趕他們出來的，什麼全都喫光，連馬也喫掉了，在故鄉，只剩下釘了門的小屋，而且爲了基督的緣故，在平野裏彷徨。那泰理亞看見從他們那裏有蟲子落下。

家裏有水桶聲，女人們出去擠牛奶了。馬匹已由夜間的放牧，趕了回來。一夜沒有睡的綏蒙·伊凡諾微支，和斯惠里特一同整好馬車，出外往灘邊收羅乾草去了。頗大了的雞雛，鬧起來了。用炎熱來燒焦大

地的白天，已經到來。那時候，在晚上，爲了前去尋求別樣的苦蓬——尋求包迪克的苦蓬，尋求歡喜的苦楚，非熬這炎熱不可了。因爲在那泰理亞，是未曾有過這苦蓬的歡喜的，而送來那歡喜者，則是或生或死的這些炎熱的白天。

二

伏爾迦河被鋒利地喫了進去。沿崖只有白辛樹生長着的空蕩蕩的童山，突出在伏爾迦河裏。這以四十威爾斯忒的眺望，高高地挺然立于伏爾迦之上。名曰烏佛克山，——世紀在這裡保存了自己的名字。

在烏佛克的頂上，發見了遺迹和古墳，考古學家包迪克爲要掘出牠來，和先前在伏爾迦河上工作的一隊工人一同光降了。發掘互三週間，世紀被從地下掘起。在烏佛克，有古代街市的遺迹發見了。石造的水道的舊跡，屋宇的基礎，運河等類皆出現。爲石灰石和黑土所埋沒的這建築物，並非斯啓孚和保加利亞人所遺留下來的東西。是不知何人從亞

細亞的平原來到這裏，想建立都會，而永久地從歷史上消滅了的。他們之後，這不知何人之後，這裏便來了斯啓孚人，他們就留下了自己的墳墓。在墳墓裏，石的墳洞裏，石的棺裏，穿着一觸便灰燼似的紛紛迸散的衣服的人骨，和刀，銀的花瓶——這裏是有阿拉伯的錢幣的——，畫出騎馬人和獵夫模樣的瓶和盤子——這裏是曾經盛過飲料和食物的——這些東西一同倒臥着；腳的處所，有帶着金和骨和石做成的鞍橋的馬骨，那皮是成了木乃伊似的了。石的墳洞裏，是死的世界，什麼氣味也沒有，非進那裏面去不可的時候，思想總是分明地沈靜下去，心裏是湧出了悲哀。烏佛克的頂上，是光光的。在炎熱的暑氣中，展開了蒙着銀似的塵埃的硬毛，苦蓬生長着。而且發出苦的氣味來。這是世紀。

世紀也如星辰一般，能教誨。包迪克知道苦的歡喜。考古學家包迪克的理解，是上下幾世紀的。事物總不訴說生活，倒訴說藝術。事件，已經便是藝術了。包迪克也如一切藝術家一樣，由藝術來測度了生

活。

在這里，烏佛克和曙光一同開始發掘，用大鍋燒了熱湯。發掘了。正午，從公社裏搬了食物來。休息了。又發掘了。直到傍晚。晚上，堆了柴，燒起篝火來，圍着牠談天，唱歌……在山峽的那邊的村子裏，都在耕耘，收穫，飲，食，眠——爲了要活。山崖下面的公社裏，也和這一樣，做，食，眠；而且一切人們，還想十足地喝乾生活的杯，飲盡平安和歡樂。和照例的炎熱的日子一同，熱的七月是到了。白天呢，實在耀眼得當不住。夜呢，送來了惟夜獨有的那轟動和平安。

或者在掘開夾着燧石和鬼石（黑而細長的）的乾燥的黑土，或者將土載在手推車子上，運去了在過篩。掘下去到了石造的進口了。包迪克和助手們都十分小心地推開了石塊。墳洞是暗的，什麼氣味也沒有。棺在臺座上。點起煤油燈，畫了圖。燒起鎂光來，照下了照相。寂靜，也沒有出聲的人。揭開了大約十普特重的成了蒼白的蓋石。

『這人恐怕就這樣地躺了二千年，二十個世紀了罷。』

一邊的山崖的近處，在掘一種圓圓的建築物的碎片，聚在粗布上。

那建築物的石塊，是未爲時光所埋沒，露在地面的。夜間閨女們來跑了一圈的，就是這廢址。

烏佛克是險峻地挺立着。在烏佛克下面，任性的河伏爾迦浩浩地遠遠地在流走，在那泛濫區域的對面，則美陀益尼的森林擡着參差不齊的頭。——在美陀益尼森林裏，是逃兵和流氓的一團做着窠，掘洞屋，搭棚舍，叢莽陰裏放着步哨，有機關鎗和螺旋鎗，倘遭干涉，便準備直下平原，造起反來，侵入市街去，但這事除了從村子裏來的農夫以外，在烏佛克，是誰也不知道的。

三

太陽走着那灼熱的路程。白天裏，爲了炎熱和寂靜，令人不能堪，鎔化了玻璃似的細細的暑熱，在遠方發抖。午後的休息時間，那泰理亞

走到發掘場，坐在倒翻在掘開的泥土裏的手推車子上，和包迪克一同曬着太陽在談話。太陽是煌煌地照臨。手推車子上，黑土上，草上，天幕上，都有雜色的條紋絹一般的暑熱的色彩。

那泰理亞講些暑熱的事，革命的事，最近的專。——她竭全身的血以迎革命，希望革命的成就——而今日之日，却落得了苦蓬。今日之日，是用苦蓬在放散着氣味。——她也像綏蒙·伊凡諾微支一般地說。加以爲了包迪克將頭靠在她的膝髁上，爲了她的小衫的釦子脫開了，露着頸子，而且又爲了熱得太利害，她覺到別的苦蓬了。關於這個，她一句也不提。而她仍然像綏蒙·伊凡諾微支一般地說。

包迪克仰天躺着，半閉了那灰色的眼睛，握着那泰理亞的手。她爲了熱，爲了惱，閉了嘴的時候，他就說起來；

『俄羅斯。革命。是呵。苦蓬在發氣味呀，——生和死的水。是的。什麼都滅亡下去了。沒有逃路。是的……你去想想那個

俄羅斯的童話罷——「生和死的水」的話。默伊凡已經完全沒有法子，自己這里是一物不剩，他連死都不能夠了。但是，默伊凡勝利了。因為他有真實。真實是要戰勝虛偽的。一切虛偽，是要滅亡的。童話這東西，都是悲哀和恐怖和虛偽所編就的東西，但無論什麼時候，總靠真實來解開。看我們的周圍罷，——在俄羅斯，現今豈不是正在大行童話麼？創造童話的是國民，創造革命的也是國民，而革命現在是童話一般開頭了。現在的饑荒，不全是童話麼？現在的死亡，不全是童話麼？市街豈不是倒回到十八世紀去，童話似的在死下去麼？看我們的周圍罷——是童話呀。而且我們——我們倆之間，也是童話呵。——你的手，在發苦蓬的氣味哪。」

包油克將那泰理亞的手放在眼睛上，悄悄地在手掌上接吻了。那泰理亞低頭坐着。束髮掛了下來。——而且她又激切地覺得，革命之于她，是和帶着悲哀的歡喜，帶着苦蓬的悲哀的那強烈的那歡喜相聯繫的。

是童話。烏佛克也是童話裏的東西。美陀益尼也是童話裏的東西。

有着馬克斯似的，凱希吉（二）一般黑心的怪物馬克斯似的絡腮鬍子的那蒙·伊凡諾微支，也是童話裏的東西。

手推車子。天幕。泥土。烏佛克，伏爾迦，遠方，都爲炎熱炙得光輝燦爛。四近彷彿像要燒起來，既沒有人氣，也沒有人聲。太陽走着三點時分的路程。從手推車子下面和掘土之後蓋着草席的洞裏，時時爬出些穿着紅的短褲和粗布褲子的各自隨意裝束的人物來，細着眼欠伸一下，到水桶裏去喝水，吸煙。

一個男人坐在包迪克的面前，點上了煙捲，摩着袒露的毛茸茸的胸膛，一面慢慢地說：

『喂，動手罷，弗羅理支老板，……用馬，就好了，密哈爾小子，得敲他起來，那畜生，死了似的鑽在土裏面。』

一到傍晚，絡緯叫起來了。那泰理亞挑着大桶，到菜圃去給苗床澆

水。額上流着汗，身子爲了桶的重量，緊張得說不出，甜津津地作痛。濺在赤脚上的水點，來了涼爽的心情。一到了傍晚，野雀便在櫻桃樹的茂密中叫了起來，令人想到七月，於是立刻不叫了。最後的蜜蜂向着箱巢，黃金色的空氣中悠悠然飛去。她走進櫻桃林密處，喫了汁如血液的櫻桃。叢莽之間，生着藍色的吊鐘草和大越橘，——照常採了一些，編起花環來。在樓頂的自己的屋子裏，地主的小姐的屋子裏，玩弄着裝奩中的舊絹布，她一面嗅着蠟香和陳腐的發酸的氣息。她用新的眼睛去看自己的屋子——屋子裏面，罩滿着帶些蒼味的黃昏，輕情的顫動的影子在地板上爬走，有着舊式的頗爲好看的花紋的藍色牆壁，就用那舊式的沈靜，省事地單純地來迎接了。她在盆子裏用涼水洗了浴。

聽到了綏蒙·伊凡諾微支的脚步聲，——走到崖下去躲避他，躺在草上，閉了眼睛。

太陽成了大的黃色的落日，沈下去了。

四

夜裏很遲，包迪克和那泰理亞同到發掘場來。天幕旁邊，堆了柴生着火，煮着熱湯。柴山吐着煙燄，爆着火星，明晃晃地燒着。大約就爲此罷，似乎夜就更加熱，更加暗，也更加明亮了。遠處的平野上有閃電。有將鍋掛在柴火上煮水的，有躺的，也有坐的。

『那夜的露水，是甜的，做得藥，列位，這給草，是大有好處的呀。廠的開花，也就在這一夜。倘要到那林子裏面去，列位，可要小心纔好，因爲所有樹木，在那一夜，是都在跑來跑去的呀……真的呢……』

大家都沈默了。

有誰站了起來，去看鍋子的情形。彎曲的影子爬着丘岡，落在山崖的對面。別一個取一塊炭火，在兩隻手掌上滾來滾去，點着煙捲的火。約一分時，非常之靜。在寂靜裏，分明地聽到蟋蟀的聲音。篝火對面

的平野上有閃電。死一般的那光，鮮明地出現，於是消失了。從平野上吹來了微風，那吹送的不是暑熱，是涼意，——於是，雷雨正在從平野逐漸近來，是明明白白了。

「我呢，列位，是不情願將這地方來掘一通的。這地方，烏佛克這地方，是古怪的處所呀，什麼時候總有苦蓬的氣味的。司提班·諦摩非也微支（一）的時代，這裏的這頂上，有過一座塔。那塔裏，是關着波斯國的公主的，但那波斯國的公主，可是少有的美人呵，那是，列位，變了烏老鴉，成了狼一般的惡煞，在平野上飛來飛去，給百姓喫苦，帶了各色各樣的禍崇來的。這是先前的話了……聽到了這事的司提班·諦摩非也微支，便來到塔旁邊，從窗子一望，公主可剛剛在睡着。其實呢，躺着的不過是公主的身子，魂靈却沒有在那里的，但司提班竟沒有留心

註一：姓拉旬，俄國傳說中的有名的反抗虐政的俠盜，曾擄取波斯公主，後為官軍所

獲，五馬分屍而死云——譯者。

到。因為魂靈是，列位，化了烏老鴉，在地上飛着呵。司提班叫道：士來。從窗間灌進聖水去……這麼一來，好，要說以後的事，是無依的魂靈，在這烏佛克四近飛來飛去，原來的身子裏是回不去了，碰着石壁，就哭起來。塔拆掉了，司提班繫在高加索山裏了，可是公主的魂靈還是無依的，哭着的……這地方，是可怕的，古怪的地方呵。娃兒們想和那標致的公主相像，常常，在半夜裏，就恰是這時刻，赤條條地跑到這里來，不過並不知道那緣故……就因為這樣，這地方生着苦蓬，也應該生起來的呀。」

有誰來打斷了話頭……

「可是，小爹，現在是，司提班·諦摩非也微支·拉甸頭領也已經不繫在那山裏了，掘一通不也可以了麼？現在是革命的時節了，人民大家的反抗時節了哩。」

「那是不錯的，年青人，」首先的漢子說。「但是，還沒有到將這

地方來掘一通的那麼地步呵。要一步一步地呵，唔，年青人，一步一步地，什麼都是時節呵。革命——那確是如你所說，我們國度裏的革命，是反抗呀。時節到了呀……一步一步地呀……」

「不錯……」

一個土工站起身，到天幕這邊來了。一看見包迪克。便冷冷地說：

「弗羅理支，你在聽了麼？我們似的鄉下人的話，你怕不見得懂……我們的話，那里能懂呵。」

大家都住了口。有的學着別人，坐得端正點，吸起煙來。

「現在是好時節呵……列位，對不起。無緣無故的壞話，說不得的。老爺，再會再會。」穿着白色短褲的白髮的老人，站了起來，赤着腳，向村落那邊踉蹌走去了。人影消在昏黑裏。

電閃逐漸臨近，增多，也鮮明起來，夜竟深深地黑了下去。星星閃爍了。風飛着樹葉，涼爽地吹來。從遼遠的無際的那邊，傳來了最初

的雷震。

那泰理亞坐在手推車子上，低了頭，兩手抵住車底，支着身體，篝火微微地映照她。她直到本身的角度落落，感着，嘗着強烈的歡娛，歡娛的苦惱，甜的痛楚。她知道了苦蓬的苦的悲哀——愉快的，不可測的，不尋常的，甘甜和歡喜。而粗野的包迪克的每一接觸，還被苦蓬，被生的水，燒焚了身軀。

那一夜，沒有能睡覺。

雷伴着狂雨，震吼，發光。雷雨在波斯公主的塔的遺迹的席子上，來襲那泰理亞和包迪克。那泰理亞知道了苦蓬的悲哀——波斯的公主留在烏佛克而去了的那妖魔的悲哀。

五

曙光通紅地開始炎上了。

到破曉，從市街到了軍隊。在烏佛克上面架起大礮來。

肥 料

L·綏甫林娜論 作

關於列寧，起了各式各樣的謠言。有的說，原是德國人；有的說，不，原是俄國人，而受了德國人的僱用的；又說是用了密封的火車，送進了俄國；又說是特到各處來搗亂的。先前的村長什喀諾夫，最明白這人的底細。他常常從市鎮上搬來一些新鮮的風聞。昨天也是在半夜裏回來的。無論如何總熬不住了，便到什木斯忒伏的圖書館一轉，剝剝的敲着窗門。瘦削的短小的司書舍爾該·彼得洛維支嚇了一跳，離開桌子，于是跑到窗口來了。

他是一向坐着在看報的。

「誰呀？什麼事？」

什喀諾夫將黑鬍子緊緊的帖着玻璃，用尖利的聲音在雙層窗間叫喊道：

「逃掉了！用不着慌。今天夜裏是不要緊的！剛剛從鎮上逃走了！」

「阿呀，晚安。亞歷舍·伊凡奴衣支！究竟，是誰逃掉了呀？」

「列寧呵。從各家的銀行裏搜括了所有的現款，躲起來了。現在正在追捕哩。明天對你細講罷。」

「坐一坐去。亞歷舍·伊凡諾維支，就來開門了。」

「沒有這樣的工夫。家裏也在等的。明天對你細講罷。」

「帶了報紙來沒有呀？」

「帶了來了。但這是陳報紙，上面還沒有登載。我是在號外上看見的……：…… 呸，這廬馬，布爾塞維克的廬馬，忒兒忒兒。」他已經在

雪橇上自己說話了。『不要着忙呀！想家罷咧，想喫罷咧！名字也叫得真對：牲口……』

但是，到第二天，就明白了昨夜的歡喜是空歡喜。在市鎮上受了騙的。一到早晨，便到來一個帶着『委任狀』的白果眼的漢子，而且用了『由「蘇那爾科謨」給「蘇兌普」的「伊司波爾科謨」』（一）那樣的難懂的話語，演起說來。列寧並沒有逃走。

在納貝斯諾夫加村，關於列寧的謠傳還要大。這村子裏，有學問的人們是很多的。那是教徒。他們稱讚從俄國到這里來的，好像到了天堂一樣。于是就叫成了納貝斯諾夫加（二）。教徒們因為要讀聖書，這纔來認字。在和坦波夫加的交界處——這是一個叫作坦波夫斯珂·納貝斯諾夫斯珂伊的村——用一枝釘着木板的柱子爲界。那木板，是爲了識字

註一：革命後所用的略語，意即「由人民委員會議給勞兵會的執行委員會」——譯者。

註二：天堂村之意——譯者。

的人而設的。黑底子上用白字寫道，『納貝斯諾夫加，男四百九十五名，女五百八十一口』。這板的近邊，有坦波夫加的幾乎出界了的房屋。有各色各樣的人們。納貝斯諾夫加這一面，比較的乾淨。但在坦波夫加那面，只要有教育，年紀青的脚色，却也知道列寧，而農婦和老人，則關於布爾塞維克幾乎全不明白，單知道他們想要停止戰爭。至于布爾塞維克從那里來的呢——却連想也沒有想起過。是單純的人們，洞察力不很夠的。

村長什喀諾夫，是納貝斯諾夫加的人。坦波夫加的兵士將他革掉了。現在是不知道甚麼行政，那兵士叫作梭夫倫的拜帥。在一回的村會上，他斥罵什喀諾夫道：

『這多嘴混蛋！你對於新政府，在到處放着胡說八道的謠言？』

梭夫倫並不矮小，而且條直的，但還得仰看着什喀諾夫的眼睛，用烏黑的眼光和他搗亂。什喀諾夫要高出一個頭。他也並不怯，但能摸捉

人們的脾氣，輕易是不肯和獸子來吵架的：

「擺什麼公雞撲母雞的勢子呀？不過是講了講從市鎮上聽來的話罷了。不過是因為人們說了我，我就也說了人。豈不是不過照了買價在出賣麼？」

農人們走了過來，將他們圍住。有委任狀的那人喝茶去了。集會並沒有解散。村裏的人們，當挨家按戶去邀集的時候，是很費力的，但一旦聚集起來，却也不容易走散。一想也不想的。

大家在發種種的質問之間，許多時光過去了。村裏的教友理事科乞羅夫，在做什喀諾夫的幫手；

「梭夫倫·阿爾泰木諾維支，不要說這種話了。亞歷舍·伊凡諾維支是明白人。不過將市鎮上聽來的話，照樣報告了一下。即使有點弄錯……」

梭夫倫並不是講得明白的脚色，一聽到科乞羅夫的靜靜的，有條有理

的話，便氣得像烈火一樣，並且用震破講堂的聲音，叫了起來。集會是往往開在學校裏的。

『同志！市民！納貝斯諾夫加的東西，都是土豪！唱着小曲，不要相信那些東西的話。現在，對你們講一句話！作爲這集會的議長講一句話！』

他說着，忽然走向大家正在演說的桌前去。退伍兵們就聚集在他旁邊。漲滿着貧窮和魯鈍的山村的退伍兵的老婆和破衣服，就都跟在後面。納貝斯諾夫加的村民，便跟着坦波夫加的商人西乞戈夫，都要向門口擁出去了。

『不要走散！科乞羅夫會來給梭夫倫喫一下的。』迅速地傳遍了什喀諾夫的低語。

梭夫倫的暗紅色的捲頭髮，始終在頭上飛起，好像神光一般。下巴鬚子也是暗紅色的，但在那下巴鬚子上，不見斤兩。眼睛裏也沒有威嚴

的地方。只有氣得發暗的白眼珠，而沒有光澤。

「同志們！納貝斯諾夫加的財主們，使我們在街頭迷了路。我們在戰場上流血的時候，他們是躲在上帝的庇蔭裏的。嘴裏却說是信仰不許去打仗。現在是，又在想要我們的血了。贊成戰爭的政府，是要我們的血的。我們的政府，是不要這個的。」

集會裏大聲回答道：

「不錯，坐在上帝的庇蔭裏，大家在發財！」

「並且，我們這一伙，是去打仗的！只有義勇隊不肯去。」

「我們是不怕下牢監，沒有去打仗的！」

「契勃羅烏訶夫剛剛從牢監裏回來了哩……」

「講要緊事，這樣的事是誰都知道的！」

「契勃羅烏訶夫是爲了他們的事，在下牢監的！然而我們這些人，是失了手，失了脚的呀！這是怎麼一回事？這是怎的。名譽在那

里？」

「你們也不要到這樣的地方去就好了！」

「嘩！大肚子裝得飽飽的。一味爭田奪地！豈但夠養家眷呢，還養些下牢監的……」

「什麼話！打這些小子們！畜生！」

「住口！議長！」

「言論自由呀……」

「梭夫倫，演說罷！」

「什麼演說！這樣的事，誰都知道的！」

「無產者出頭了！便是你們，只要上勁的做工……」

騷擾厲害起來了。聲音粗暴起來了。

梭夫倫挺出了胸脯，大叫道：

「同志們！後來再算賬。這樣子，連聽也聽不見！讓我順次講

下去。」

什喀諾夫也鎮靜了他的一伙：

「住口！住口！讓科乞羅夫來扼死這小子。」

大家都靜默了。在激昂了的深沈的不平漸漸鎮定下去的時候，便開始搖曳出梭夫倫那明瞭的，濃厚的聲音來：

「同志們！那邊有着被搜刮的山谷對面的村民。那些人們，現在是我們的同志。我們呢，就是你們的同志！但是納貝斯諾夫加的農民是財主。無論誰的田地，他們都不管。他們全不過是想將我們再送到塹壕去。他們要達達納爾斯！他們是這樣的東西！他們用了上帝的名，給我們喫苦。用了聖書的句子，給我們喫苦。他們是，還是稱道上帝，于自己們便當一些。富翁是容易上天堂的。先在這地上養得肥肥胖胖，于是纔死掉……」

什喀諾夫忍不住了。有人在羣集裏發了尖聲大叫着。

『不要冤枉聖書罷！聖書上不是寫着窮人能上天堂麼……』

梭夫倫搖一搖毛髮蓬鬆的頭，於是烈火似的燒起來了。他用了更加響亮，更加粗暴的聲音，像要劈開大家的腦殼一般，向羣衆大叫道：

『聖書上有胡說的。富翁是中上帝的意的。有錢的農民很灑脫，對人客客氣氣。但是，即使對手在自己面前脫了帽，不是這邊也不能狗似的搖尾巴麼？在窮人，什麼都是重擔子。所以在窮人，無論什麼時候就總懷着壞心思。這是當然的！富翁和貴族們拉着手，什麼都學到了。可是窮人呢，連祈禱的句子，也弄成了壞話的句子。弄得亂七八糟。聖書上寫道，勿偷。但因為沒有東西喫，去偷是當然的。聖書上寫道，勿殺。但去殺是當然的。』

納貝斯諾夫加的人們嘮叨起來了：

『這好極了！那麼，就是教去偷，去殺了呀！』

『這真是新教訓聖！』

「聽那說話，就知道這人的……」

「就是這麼一回事，這就是布爾塞維克呵！」

「原來，他們的頭領就坐過牢的！」

山村的村民又是山村的村民，在吼着自己們的口吻：

「媽媽的！扼殺他！」

「殺了誰呀？我們這些人殺了誰呀？」

「當然的！打那些畜生們！」

老婆子米忒羅法夫娜覺得這是議論移到信仰上去了，便在山村的羣衆裏發出要破一般的聲音道：

「正教的教堂裏有聖餐，可是他們有什麼呢？」但言語消在騷擾裏面了。手動起來了，叫起來了，發出噓噓的聲音，滿是各種的語聲了。所有一切，都合流在硬要起來的呻喚聲的野蠻的音樂裏了。

開初，梭夫倫是用拳頭敲着桌子的，但後來就提起了椅子，于是用椅

子背敲起桌子來。聽衆一靜下去，就透出了名叫萊捷庚這人的尖銳的叫喊：

『是我們的政府呵！這就夠了。他們已經用不着了……』

于是又是羣衆的呻吟和叫喚。不慣于說話，除了粗野的咆哮和騷擾之外，一無所知的羣衆。誰也不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大家互相作勢，搖着拳頭威嚇，互相衝撞，推排。快要打起來了。

科乞羅夫推開羣衆，闖到桌子那面去了。他用那強有力的手，架開了誰的沈重的拳頭，從梭夫倫那里挖取了椅子，仍舊用這敲起桌子來。

納貝斯諾夫加的人們靜下去了。梭夫倫也鎮靜了自己的一伙。靜下去的喊聲，在耳朵裏囁囁的響。於是科乞羅夫的柔和的，懇切的，愉快的低音，便湧出來了：

『兄弟們！野獸裏是剩着憎惡的，但在人類，所需要的却是平和和博愛。』

在那柔和的聲音裏，含着牧師所必具的信念和威嚴。這使羣衆平靜了。但萊捷庚却唾了一口，用惡罵來回答他。別的人們都沒有響。

「憤怒的人的眼睛，是看不見東西的。耳朶，是聽不見東西的。爲什麼會這樣的呢？爲什麼兄弟梭夫倫，會將自己送給了憎惡的呢？

我們是，不幸爲了我們的信仰，受着舊政府的重罰。因爲要救這信仰，所以將這信仰，從俄國搬到這里來的了。是和家眷一起，徒步走到寒冷的異地來的了。爲要永久占有計，便買下了田地。然而怎樣。兄弟們，你們沒有知道這一回事麼？全村統統是買了的！然而，我們的田地，是用血洗過的。是呵，是呵！舊政府捉我們去做苦工的時候，你們曾經憐憫過我們。便是我們裏面，凡有熱心于同胞之愛的人，也沒有去打仗。但是，這樣的人，自然是不會很多的。我們——做着福音教師的我們，實在也去打仗。我的兒子，就在當兵。我們是，和你們一起，都在背着重擔的……」

科乞羅夫是說了真話的。在那恰如塗了神聖的膏油一般的聲音裏，含着親密，經過了會場的角色落落，使聽衆的心柔和了。羣衆寂然無聲，都擠了上去。只有梭夫倫擠出了鴨子一般的聲音。還有萊捷庚，用了病的叫喊來抗議：

「聖書匠！生吞聖書的！」

大家向他喝着住口，他便不響了。

科乞羅夫彷彿勸諭似的，坦坦然的在演說，恰如將鎮靜劑去送給病人一樣：

「對於布爾塞維克的教說，我們是並沒有反對的。正如聖書上寫着勿殺那樣，我們不願意戰爭。我們應該遵照聖書，將窮人拉起來。然而，人的教說，不是上帝的教說。人的教說，是常常帶着我們的罪障的，帶着奪取和給與——屈辱和邪念的。爲什麼奪我們的田地的呢？我們並不是算作贈品，白得了田地的。這樣的事情；總得在平和裏，在

平靜裏，再來商量纔好。正因為我對於布爾塞維克的教說有着興味，所以在市鎮上往來。于是就知道了那主要的先生，乃是凱爾拉·馬爾克梭夫（一）。原來，他並非俄國人，是用外國的文字，寫了自己的教說的。這可就想看凱爾拉·馬爾克梭夫真真寫了的原本了。俄國的人們，他是很容易的勸轉的。怎樣拿過來，我們就照樣的一口吞下去。我們的習慣，是無所謂選擇。俄國人是關於教育，關於外國語，都還沒有到家。即使毫不疑心，接受外國的東西罷，但列寧添上了些什麼，又怎麼會知道呢？應該明白外國話，將凱爾拉·馬爾克梭夫的教說和俄國的教說，來比較一下子看看的。那時候，這纔可以「世界的普羅列泰利亞呀，團結起來」了！凡是政治那樣的事情，總該有一個可做基礎的東西。要明白事理，就要時間，要正人君子，要寂靜與平和。只有這樣子的運用起來，這纔能上新軌道。」

註：Karl Marksov, 即改成俄語式的Karl Marx (馬克斯) —— 譯者。

當這時候，響起了好像給非常的苦痛所擠出來的萊捷庚的叫一般的聲音

『在巧妙的煽惑哩！這蠢才的聖書匠，同志們，是在想將你們的眼睛領到不知道那里去呵！』

他突然打斷了科乞羅夫的演說。沒有豫防到，那演說便一下子中止了。

梭夫倫用了忿激的，切實的聲音，威壓似的叫道：

『夠了！真會迷人！我們是不會玩這樣的玩藝兒的。同志們，他是咬住着田地的呵！不要一想情願罷！』

又起了各種聲音的叫喊：

『是的！一點不錯！騙子！住口！』

『媽媽的！忘了聖書了！』

『給邁菲謨·科乞羅夫發言罷！』

「話是很不錯的！」

「後項窩上給他幾下罷，他忘掉了說明的方法了！」

「梭夫倫，你說去！替我們講話，是你的本分呵。」

但萊捷庚跑上演壇去了。忿激的黑眼睛的視線，發着熾衝，額骨上有分明的斑點的，瘦而且長的他，用拳頭敲着陷下的胸膛，發出吹哨一般的聲音，沙聲說道：

「我這里有九口人！我的孩子雖然小，然而是用自己的牙齒弄平了地面的。可是，那地面在那里呀？我的田地在那里呀？喂，在那里呢？我的兄弟，在戰爭上給打死了。可是，兄弟的一家裏，那里有田地？這兄弟叫安特來，大家都知道，是賣身給了教會了的。科乞羅夫給了他喫的麼？給了他田地麼？這些事，不是一點也沒有麼？兄弟是死掉了。科乞羅夫領了那兒子去。安分守己的在做裁縫。給那個科乞羅夫，是雖在他間逛着的時候，也還是給他賺了不知道多少錢的。」

他却還在迷人！ 如果我有運道！……」

他喊完了，咳了一下，吐一大口血痰在一隻手裏，揮一揮手，於是費力似的從演壇走下去了。

梭夫倫趕緊接着他站上去。他的臉顯着蒼白，眼睛黑黑的在發光。那眼光這纔顯出威勢來。

「同志們！ 不能永是說話的！ 我們不是聖書匠，好，就這麼辦罷，全村都進布爾塞維克黨。 另外沒有別的事了！ 喂，米忒羅哈，登記起來！」

羣衆動搖起來了，於是跳起來了，大家叫起來了。

「這是命令呵！」

「再打上些印子去！ 反對基督的人們，總是帶着印記的。」

「該隱也這樣的！」（一）

「登記，登記！」

梭夫倫發出很大的聲音，想使大家不開口：

『全村都到我們這一面來！他們是在想騙我們的！喂，窮的山村的人們，來罷！沒有登記的人，是不給田地的呵！』

『一點不錯！就像在野地上拔掉惡草一樣，不要小市民的，不願意和小市民在一起的！』

『喂，不是這一面的，都滾出去！』

『米忒羅哈，登記起來！』

十七歲的，笑嘻嘻的，白眉毛的米忒羅哈。便手按着嘴，走向演壇那面去。他的面前立刻擺上了灰色的紙張。

但那司書叫了起來：

『同志，市民！請給我發言。』

註一：亞當之子，殺其弟亞伯，上帝因加印記，俾免爲世人所殺，見『創世記』的第四

當狂風暴雨一般的會議的進行之間，他一向就在窗邊，站在人堆裏。那地方有幾個女教員，牧師和他在。他們在就先就互相耳語着什麼事，所以沒有被捲進這混亂裏面去。講堂的深處還在嚷嚷，但演壇的周圍却沈默了。

『市民，這麼辦，是不行的！這麼辦，是進不了政黨的！』

梭夫倫一把抓住了司書的狹狹的肩頭：

『你不登記麼？如果不贊成的，說不贊成就是！』

司書的頭縮在兩肩的中間，因此顯得更小了，但明白的回答道：

『不！你們不是連自己也還沒有明白要到那一面去麼！』

『哦。好罷。說我們不明白？你們的明白人，我們用不着。』

那麼，到財主那一面去罷！』

梭夫倫忽然伸手，從後面抓住他的領頭，於是提起腳來，在人堆裏將他踢開去。司書的頭撞在一個高大的老人的懷中，總算沒有跌倒。他

將羞憤得牽歪了的蒼白的臉，扭向梭夫倫這邊，孩子似的叫喊道：

『這兇漢！豈有此理！』

山村的人們撲向他去；但納貝斯諾夫加的一伙却成了堅固的壁壘，庇護着他。梭夫倫格外提高了聲音，想將這制止：

『記着罷！快來登記！不來登記的人們，我們記着的！喂，誰是我們這一面的？』

納貝斯諾夫加的人們吵嚷了起來。但米忒羅哈已經登記了。

『保惠爾·克魯覺努意夫的一家登記了哩……』

桌邊密集着登記的希望者。科乞羅夫擺一擺手，向門口走去了，納貝斯諾夫加的人們幾乎全跟在他後面，走了出去。剩下的只有五個人。演壇的周圍發生了大熱鬧：

『梭夫倫，梭夫倫，女的另外登記麼？還是一起呢？』

『女的是另外一篇賬。但現在是女人也有權利了哩！孩子不要登

記！」

「什麼？那麼，孩子就不給地面？——兵士的老婆烏略那，闖向梭夫倫那邊去，說。——女人有了怎樣的權利了呀？」

人堆裏起了笑聲。米忒羅哈用了響亮的聲音，在演壇上叫喊道：

「是睡在漢子上面的權利呵！喂，登記罷，登記罷！」

頭髮亂得像反毛麻雀一般的矮小的阿爾泰蒙。培吉諾夫將兵士的老婆

推開，說：

「登記了，就不要說廢話！」

「不是說要算賬麼！」

有了元氣的梭夫倫，好像驟然大了起來，又復高高興興的閃着眼睛了；並且將身子向四面扭過去，在給人們說明：

「雖說女人是母牛，但其實，也是一樣的人。所以現在也採取女人的發言了……」

兩小時之後，梭夫倫便在自己的寓裏，將名冊交給了從市鎮來的一個演說家。

「這裏有一百五十八個人入了黨。請將名冊交給布爾塞維克去。並且送文件到這裏來，證明我們是布爾塞維克黨。」

歡喜之餘，那人連眼白也快要發閃了。

「怎麼會這樣順手的呢？出色得很！來得正好。多謝，同志！一定去說到！不久還要來的。同志，你是在戰線上服務的麼？」

梭夫倫很高興，便講起關於自己的軍隊生活來，講了負傷，歸休，在軍隊裏知道了布爾塞維克時候的事情等等。他還想永遠子子細細的講下去。但因為那演說家忙着就要出去，梭夫倫便也走出外面了。腳底下是索索作響的雪，好像在詰難這騷擾的地上似的，冰冷的，遼遠的，沈默的天，還未入睡的街道的談話聲，斷斷續續的俗謠，這些東西，都混成一起，來攪亂了梭夫倫的心，並且煽起了勝利和駭怕的新的感情了，恰如帶

了一小隊去打過仗似的。

這時候，阿爾泰蒙·培吉諾夫受了梭夫倫的命令，坐着馬車到圖書館，叫起司書來，對他說道：

『快收拾行李罷！就要押上市鎮去了。』

『什麼，上市鎮去？爲什麼？』

『村會的命令呀。你這樣的東西，我們用不着。快快收拾罷。』

『我不高興去。這太沒道理了！』

『不去，就要去叫起梭夫倫來哩。這是命令呵。』

司書睡了一口唾沫，嘮叨着，一面就動手細行李。他的臉氣得熱了起來。梭夫倫這醉鬼先前只是村裏的一個討人厭的腳色！肯蹂躪他的，只有一個司書。因爲看得他喜歡讀書，對於這一點，加以尊重了的，不料這回成了隊長，從戰線上一回來，便變成完全兩樣的，說不明白的，壞脾氣的東西了！被先前從未沾唇的酒醉得一塌胡塗了，是的，是

的！恐怕，實在，俄國是完結了……

他最末一次走進圖書館去，看有無忘却的東西的時候，好像忽然記得起來似的，便說道：

「鑰匙交給誰呢？」

「梭夫倫說過，送到他那里去。」

「唔，就是。交給他的！那麼，走罷。」

這之間，梭夫倫已經到了圖書館的左近，站在由村裏僱來的馬車的旁邊了。司書一走近他去，他便伸出一隻捏着拳頭的手來。

「哪！」

「這是什麼？唔？」

「三盧布票！是我給你的。因為你常常照顧我。從來不使人丟臉。哪，收起來，到了市鎮，會有什麼用處的。」

司書將梭夫倫的倒生的紅眉底下的含羞似的發閃的眼色，柔和的，嚮

腴的微笑，和這三盧布票子一同接受了。他感于梭夫倫的和善的樣子，就發不起那拒絕這好意的心思來。

一天一天的，生活將剩在他裏面的過去的遺物，好像算盤珠一樣，撥到付出的那一面去了。而且帶來了有着難以捕捉的合律性的春和冬的交代，毫不迷路，毫不誤期，決定着在人生道上的逐日的他那恐怖和不安，悲哀和歡樂。而且那生氣愈加和生存的根柢相接近，則這樣的交代的規則，于他也愈加成爲不會動搖的東西了。

都會是將生命的液汁趕到頭上，擴大人們的智慧，使人們沒有顧忌，而增強了那創造力的，但從這樣的都會跨出一步去，就沒有那命令道『不可太早。也不可太遲，現在就做掉你的工作』的擺得切切實實的時間。在鄉村裏，泥土在準備懷孕，或者是已在給人果實了。挺着豐饒的肚子的，給太陽曬黑了的，茁壯的農民，在決定着應該在怎樣的時刻，來使用他的力氣。在這樣鄉村上——這地方上，是君臨着叫作『生活的規定』

這一種法則的。而那拚命地吞嚥了農民的力氣，也還不知壓足的土地的貪婪，也實在很殘酷。在這地方，人們的脊梁聳得像山峯一樣；血管裏流着野獸似的濃厚的血液；肚子是田地一般豐饒。但精神却是貪婪，吝嗇的。爲了人類的營生生活，養子孫，想事物，這些一切的爲聯結那延長生活的索子起見的大肚子，而搜集地上的果實，加以貯藏的渴望所苦惱。在這地方，人類的創造力也如土地一樣，被暗的和舊的東西所挨擠，人們在地母的沈重的壓迫之下，連對於自己，也成了隨便，成了冷淡了。所以人們就用了恰如心門永不敞開的野獸一般的狡猾，守着那門戶，以防苦痛和歡喜的滔滔的擁入。而渴慕着關在強有力的身體裏的靈魂的那黑暗的，壯大的人們，則惟在酒裏面開拓着自己。然而，快樂的這酒，却惟在土地儼然地喊起『喂！時候到了，創造罷！』來的時候，這纔成爲像個酒樣子的東西。

土地對於印透那卓那羅夫加（一）和坦波夫斯珂•納貝斯諾夫斯加的農

民們，也命令他們準備割草了。人們就喧鬧了起來，蠢動了起來，都從那決不想到一家的團圓之樂，而僅僅爲了過野獸似的冬眠而設的房屋裏，跳到道路上。穿着平時的短褲和短衫的農民們，但是，節日似的，成了活潑的興致勃勃的羣衆，集合在納貝斯諾夫加村的很大的組合的鐵廠那裏了。

太陽所蒸發的泥土的馥郁的香氣，風從野外和家裏吹來的糞便的氣息，葡萄酒一般洶湧了人們的血，快活酒一般衝擊了人們的頭。老人的低微的聲音變成旺盛，少年的高亢的聲音用了嘹亮的音響，提起了人們的心，銀似的和孩子的聲音相匯合了。今天的歡喜的酣醉裏，有了新鮮的東西，山村的人們，先前是只靠着得到一點從主人反射出來的歡喜之光，藉此來敷衍爲什麼作工的思想的，但今年却也強者似的喧鬧起來了。因爲鐵廠前面，裝置着他們的收割機，成着長長的隊伍。太陽和歡喜，使阿爾泰蒙·培吉諾夫的臉上的皺紋像光線一般發閃，骯髒的灰色的頭髮顯

出銀色來。短小的，瘦削的他，今天也因了勞動，將駝背伸直了，所以他的身子，好像見得比平日長一些了。他彷彿勤懇的主人一樣，叫道：

「梭夫倫，梭夫倫，在這裡，阿爾泰木奴衣支，鐵廠有幾家呀？」

「十家。」

「機器這就夠麼？」——他用了山村的方言，像猛烈的雷鳴一樣：

「這就夠麼？」

烏黑的蓬鬆的頭縮在肩膀裏，萊捷庚將鋒稜的肌肉和瘦削的頰窩仰向了太陽，彷彿是在請求溫熱。歡喜之光，使他蘇甦了；並且沒有像平時那樣喫力，便發出沙聲來：

「薩伏式加……：…… 那人是我們的一伙。做了事去。叫那人當監督罷。這樣子，就大家來做鐵匠……：……」

教友格萊幡夫——今天太陽沒有從他臉上趕走了陰暗——憂鬱地回

答道：

『做鐵匠！……運用機器，是要熟練的。培吉諾夫和萊捷庚，倘不好好的學一通做鐵匠，是不成的呵……要不然，無論怎樣完全的輪子，也一下子就斷的。』

梭夫倫用嘲笑來打斷了他的話：

『我們的事，用不着你擔心，不要爲了別人的疝氣來頭痛罷，如果斷了呢，即使斷了，也不過再做一個新的。如果自己不會做，也不過叫你去做的就是。再上勁些，格萊幡夫，爲了那些沒有智識的農民！吸一筒煙罷，真有趣，暢快呵。』

他用不習慣的手，捲起煙草來了。因爲印透那卓那羅夫加的農民們，住在教友的鄰近，是不大吸煙的。

克里伏希·薩伐式加從鐵廠的門口叫喊道：

『梭夫倫，你上市鎮去拿了滿州爾加（一）來，請一請鐵廠的人們罷。

那麼，就肯好好的做了！這些狗子們在作對，吠着哩。我們會將自己的事情做得停停當當的，你們也趕緊做。還有，說是羅婆格來加（二），你可知道爲什麼？就因爲會烘熟腦殼呀。快去取來罷。合着樂隊，趕快趕快。」

『滿州爾加是取來在這里。那麼，準備樂隊罷，趕緊就去。農民什麼話都聽，只要學起來，就好了。要是打仗，可比不得音樂呀。怎樣，什喀諾夫，亞歷舍·伊凡諾維支，今天不是老實得很麼，村子裏都在高興，他却一聲不響，癩掉了麼？』

『哈哈哈哈哈！』

『呵呵呵……』

『癩掉了哩！那麼竭力藏下了機器，這回却給梭夫倫來用了。』

註一：極便宜的利害的煙草之名——譯者。

註二：Lokomotive（機關車）的錯誤的發音，遂成爲俄文的「溫額」之意——譯者。

「僱罷，怎樣，兄弟，僱什喀諾夫來做事罷？怎樣？」

什喀諾夫吐一口唾沫，帶黃的眼白發閃了，但是鎮靜地回答道：

「要是沒有我們，不是什麼地方也弄不到機器麼？我們是並不想躲開工作的。怎樣，梭夫倫，可肯將我們編進康謨那（二）去呢？」

「先前好不威風，這回可不行了。」

萊捷庚喊了起來：

「康謨那的小子們總說機器機器。有誰去取呢，却單是趕掉。」

「還是沒有他們好。枯草就叫他們買我們這邊的。」

「不要給加入呀。」

「不給加入怎麼樣呢？給加入罷。他們有馬呢。」

梭夫倫遇到爭論了：

「叫他們像我們一樣的來做罷。給加入。要緊的是馬。」

「一點不錯……」

阿爾泰蒙·培吉諾夫質問道：

『枯草怎麼辦呢，照人數來分麼？照人數？』

『唔，到學校去，加入康謨那去罷！』

『連夢裏也沒有見過的事，可成了真的哩，康謨那！唔，唔！……且慢，怎麼一回事，這就會知道的。』

人們擁到學校方面去了。鐵廠裏開始了激烈的工作的音樂。萊捷庚留在機器的旁邊，因為覺得會被拿走，非用靠得住的眼睛來管不可的。村子裏滾着各種人的亢奮了的聲音。屋子裏是農婦們用了尖利的聲音，在互相吆喝：

『康謨那裏，放進那樣的東西去，還不如放進我這裏的豬囉去，倒好得多哩！還是豬囉會做事呀。我去笑去。你……』

『笑去麼！好，走罷。你可知道，聽說凱賽典加·馬理加也有了

姘頭了哩。四五年前，是沒有一個肯來做對手的。到底也找着對手了。」

鐵廠後門的草地上，孩子們在喧鬧：

「什喀諾夫那里的機器，成了我們的了！」

「倒說得好聽！你們的。那麼，我們的呢？」

「也就是你們的呀！」

「但什喀諾夫的呢？」

「一」起來罷，帶着咒詛……：用自己的手」……：」

「唉唉，你這死在霍亂病裏的！七年總說着這句話。回家去罷，

趁沒有打。這不可以隨便胡說的。」

「伯母，你不要這麼吼呀！」

先前的時代，是早已過去了。

瀰漫着焦急的，暖熱的，郊野的香氣的一日，是很快樂的。一天早

上，康謨那的代表者要劃分草地去了。村裏的男男女女，便成了喧嚷的熱鬧的羣集，來送他們。

拿着木尺，騎在馬上的人們，排成了一列。

『喂，技師們，好好的量呵。』

『不要擔心罷。這尺是舊的呢。』

走在前面的騎者揚起叫聲來，後面的人們便給這以應和。這是自願去做康謨那的代表的農民和孩子們，是爲了曠野的雄勁的歡喜，和農民一同請求前去的志願者。栗殼色毛和棕黃色毛的馬展開了駿足，於是成爲熱鬧的一隊，向曠野跑去了。

滿生着各種野草的曠野正顯得明媚。雪白的花芽在鞠躬。白的，紅的，淡黃的無數眼睛——花朵，在流盼，在顯示自己的饒富。禽鳥的歌嘯，蟋蟀的嘯吟，甲蟲的鼓翼，在大氣裏，都響滿着曠野的聲音。曠野是雖在冬季，也並沒有死掉了的。于是一切東西，便都甜甜地散着氣

息。花草無不芬芳，連俄羅斯的蒼穹，也好像由太陽發着香氣。風運來了煙靄。苦草的那苦蓬，也都已開花，送着甜香，鋒利地，至于令人覺得痛楚地。曠野全都爽朗，只要一呼，彷彿就會答應似的。呵，呵，呵，呵，唉，唉，唉，唉，遠處的微微的轟響……哦，曠野傳着人聲。哦，野獸呀，禽鳥呀，甲蟲呀，來聽人聲罷！唉，唉，唉……爲了叫喊，胸膛就自然擴大起來了。

大家都跳下馬。拿了木尺，踏踏的走上去。

『慢慢的，慢慢的罷！……爲什麼這樣踏踏的儘走的呀？慢慢的！……』

『「踏踏的儘走」麼！有這樣的腳，就用這腳在走罷咧！』

『唔，唔，唔！不，兄弟，朦混的時代，是早已過去了。要從這裏開手的。』

於是曠野反響道，『唉，唉，唉……』孩子們放輕了脚步，從這

一草叢到那一草叢裏，在搜尋着鶴鶉。凡尼加·梭夫羅諾夫在草莽裏，將所有的學問都失掉了；他跳過了盤旋舞之後，又用湧出一般的聲音唱起歌來：

這個這鶴鶉，

這鶴鶉，

鶴呀呀鶴！……

『阿爾泰蒙伯伯，捉到鶴鶉沒有呀？』

阿爾泰蒙正在想顯顯本領；他向草叢裏看來看去，忽然捉住了……沒有鶴鶉，却捉了一條蛇。他拚命的一揮手，拋掉了。

『阿呀！討厭的畜生！跑出了這樣的東西來！』

格萊幡夫噴出似的笑了起來；他在曠野上，也成了開闊的快活的心情了。

『這樣子，阿爾泰蒙，能量別人的田地的麼？捉不到鳥，倒捉了

蛇！』

凡尼加擺出吵架模樣，替阿爾泰蒙向格萊幡夫大叱道：

『放屁，蛇就還給你們。隨便你用什麼，你們不正是蛇的親戚麼？』

格萊幡夫提高了喉嚨，沈痛地，也頗利害地回罵了，但不過如此，並沒有很說壞話。在整天裏，草原幾乎被農民的痛烈的言語震聳了。倘若單是講些知道的事情，懂得的事情，那在他們也自有其十分鮮明的言語的。他們的言語，是充滿着形容，恰如曠野的充滿着花卉一樣。

仍像往常那樣，一過彼得節，便開始去收割。今年沒有照舊例，早一星期，就到野外去了。老人們都吆喝道：

『這是破了老例的呀！立規則未必只爲了裝面子，況且地不是還沒有乾麼？』

『不要緊的，有血氣旺盛的我們跟着呢。就叫牠乾起來！』

最先，是機器開出去了。接着這，那載着女人，孩子，桶，衣服，鍋子，碗盞的車子也開出去了。大家一到野外，曠野便以各種的聲音喧嚷起來。曠野的這里那里，就有包着紅和黃的，白和紅的，各種顏色的手巾的女人的頭，出沒起來了。

阿爾泰蒙的康謨那，是從叢林的處所開頭的。那叢林，是茂密的小小的叢林，在曠野的遠方，恰如擺在食桌上面的小小的花束一樣。大家的車子到了那處所，一看，那是爽朗的綠蔭之下，湧着冷冷的清水的可愛的叢林。

主婦們便在聚集處勤勉地開始了工作。孩子們哭了起來。男人們使機器在草地上活動。山村的台明·可羅梭夫坐着機關車出去了；他的樣子，好像孩子時候，初坐火車那時的，戰戰兢兢的頗高興。

于是在聚集處，就只剩了留着糞粥的達利亞·梭夫羅諾伐一個人。曠野上面，凡是望得見的很遠很遠的處所，無不在動彈。凡尼加·梭夫

羅諾夫在計算。

「我們的康謨那是八家，男人加上孩子一共十三個，女人十七個。

班台萊夫的康謨那是十家……唔，野外的人手儘夠了……」

「凡尼加！凡尼！站着幹什麼，來呀！」

「來……囉！」

「怎樣！班台萊，你來得及麼？」

「來得及的！……總之，平鋪的集在一塊罷……」

兵士的老婆阿克西涅用了透胸而出一般的聲音叫喊道：

「啐，草葉鑽進頭巾裏去了。」

汗溼的小衫粘住了身體。血氣將臉面染得通紅。鼻孔吸乏了草的馥郁的死氣息。

肩膀漸漸的沈重，發脹了。但無論那一個康謨那，都沒有宣言休息，因為個個拉着自己的重負，誰也不想不弱于別人。終於阿爾泰蒙用了

大聲，問自己的一伙可要休息了。別的野地上，機器也開始了沈默。

「媽媽，趕快呀。喫東西去罷！」

「好，去罷！已經叫了三遍了！」

喝了！倘不首先喝些涼水，添上元氣呵。涼氣是使嘴唇爽快的。用清水洗一通臉，拍拍地潑着水珠，喝過涼水，高興着自己的舒服，于是，一面打着呃逆，一面也如作工一樣，快捷地從公共的鍋子裏喫着達利亞所煮的雜碎，喝着鄉下的酸湯。

午膳以後的曠野，是寂靜的。康謨那上，大家都在躺着睡午覺。

睡得很熟，不怕那要曬開頭一般的暑熱的太陽光。因為是身體要睡的時候，去睡的覺，所以就沒有害怕的東西了。然而從草莽中，聽到男子的大鼾聲和女人的小鼾聲也只是暫時的事。康謨那起來了。于是騷音和瑟瑟聲和勞動的喧囂又開始了。格萊潘夫穿了舊的工作服，和大家的勞動合着調子，輕快地在做事。事務臨頭的時候，他就忘却了野外的主

子，並不止自己一個人。到夜裏，這纔想起來了。於是雖然做工已經做得很疲勞，也還總是睡不着。他翻一個身，就呻吟一通了好幾回。

從叢林裏，漏出些姑娘們的笑語聲，手風琴聲，青年們的雄壯的歌聲來。知趣的夜的帷幕一垂到地面上，青年們便從聚集處跑到遠遠的處所去了。於是許多嬉笑聲的盤旋，就搖動了夜的帷幕。叢莽裏面，好幾對青年的男女，在互相熱烈地擁抱，互相生痛地接吻，並且互相愛戀。

但黎明的涼氣一蕩漾，從聚集處驅逐了睡眠的困倦，老的起來了，年青的却也並不遲延。

都去作工去了，並且給那爲高談和曲子的沈醉所溫暖了的過去之夜祝福。在康謨那上，當勞動之際，是不很有吵架的。

有一回，梭夫倫鬧了一個大岔子。他坐在枯草上，於是機關車破掉了。

『喂，兒郎們，到鐵廠去呀！』

「你多麼識趣呀，康謨那是點人數分配的呢。」

「但是，沒有機器的我們，康謨那又怎麼辦呢？」

「用鉤刀來割就是了！」

「如果能「用鉤刀」來割的話，割起來試試罷。」

不高興了，但也就覺得薩伏式加的話並不錯。

執行委員會也就有了命令，許打鐵的人們免去割草，但仍將枯草按人數分給他們。新的機會，每天教育着人們，逐漸決定了秩序。而梭夫和倫和他的交情，也日見其確實了。

有時也覺得節日的有趣，然而並不來舉行。大家都拒絕這事情，只在爲自己勞動。一到開手搬運枯草的時候，這就發生了糾紛。格萊瞞夫用自己的馬搬運了好幾回，但阿爾泰蒙的馬却疲乏之極了。他搔着後腦，仰望了起霧的天空，歎息道：

「你在幹嗎？馬在玩把戲哩！窮人真是到處都倒運！」

凡尼加對梭夫倫說：

「我們好容易聚集了枯草，後來也許要糟糕的哩。天一下雨，就會腐爛，但背着來搬運却又不行。」

「並不拜託你！知道的，我來辦，你看着就是。」

新的命令，將財主們的遮掩着的忿懣戳穿了。當發布了在康謨那裏，馬匹也是公有，枯草是挨次運到各家去的這命令的時候，縣裏就永是鬧了個不完。

梭夫倫走到大門的扶梯邊，說道：

「你們還想照老樣子麼？你們要自己一點不動，大家來給你們做工麼？不，那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鞭子是在我們的手裏了！」

他于是將臉向着那從別處到來了紅軍的方面動了一下。馬匹交出來了。只有坦波夫加的豪農班克拉陀夫，壞了兩匹馬，是生了病了。兵士的老婆阿克西涅來聲明了這事。馬醫請來了。並且從班克拉陀夫的

家裏，沒收了枯草。別的人們也很出力。從別的野地上，運了好幾捆高山一般的枯草，到自己的康謨那邊來。但是，頂年青的人們做事做得最好。在監視那些幹壞事的脚色。給太陽曬黑了的凡尼加和梭夫倫，則在自己的康謨那上監督着搬運的次序。

「喂，喂，格萊幡夫，不要模胡呀，這回是輪到這邊了。拉到那里去呀？」

「你不說也知道的。這混蛋！」

「現在是要想一想了，帶點貪心，就都要給革命裁判所捉去的。撈得太多的小子，就要拉去的呵。」

「這畜生，當心罷。這就要喫苦的！近來竟非常狡猾，膽子也大起來了。」

「膽子怎能不大呢。不是成了俄羅斯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了麼？懂了罷！」

格萊幡夫真想拿出拳頭來了，但不過嘔的吐了一口唾沫完事。然而在心裏是很憤激的。年青的人們，有鋒利的言語。在他們那甘美的俄國話裏，外國話就恰如胡椒一般的東西。

從早到晚，載滿了枯草的車子總在軋軋的走動。馬匹擺着頭，放開合適的脚步，將車子拉向山村的各家去。多年渴望着草堆的堆草場，這回是塞得滿滿的了。財主們並不歡迎那枯草，只將對於割草的新怨恨，掛在自己的心頭。但萊捷庚的老婆却很高興，摩着牛，說道：

「今天辛苦了，牛兒，不要動罷，不要動罷，多給你草兒喫……」

萊捷庚是在割草的中塗，便躺在牀上，弱透了的。對於康謨那，不能能做什麼事。雖是暑熱的夏天，在野外也發抖，而且想要溫暖。但他一家應得的枯草，却也算在計算裏面了。阿爾泰蒙·培吉諾夫有一次來看他，凝視了一通，於是沈思着，說道：

「精神很好，也許不會死的。如果要死，還是到了春天死。很不

願意死罷。可是也很難料的，會怎麼樣呢。」

老婆已經痛哭過兩回了，後來就談到最後的家計：

「你把皮包忘在市鎮上了，教安敦式加取去罷。因為孩子也用得着的。」

然而萊捷庚並不像要死，雖然發着沙聲，却在將死亡趕開去。有一回，凡尼加帶了先前的司書亞歷舍、彼得洛維支來了。他現在在食糧委員會裏辦事，是和巡視人員一同來調查的。亞歷舍、彼得洛維支很同情于萊捷庚，但是忍不住了，便說：

「不是這樣喫苦，也沒有人來醫治一下麼！為什麼殺掉醫生的呢？時勢真是胡鬧。簡真是野蠻的行爲呀。」

萊捷庚只動着眼睛，發出沙聲說：

「但願一下子弄死我就好……」

于是凡尼加用了直捷的孩子似的聲音，說道：

「說是胡鬧的人也有，說是正義的人也有。要是照先前那樣，恐怕還要糟罷。沒有智識——沒有智識是不好的。」

亞歷舍·彼得洛維支目不轉睛的對他看，於是沈默了。

傍晚，凡尼加在家裏，突然對父親說：

「冬天，市鎮上有人到這里來，可還記得麼？那人說的真好，說是倘不去掉鄉村，是不行的，鄉村倘不變成有機器的市鎮，是不行的。說如果是割草，全村大家都用一種叫作什麼的機器的。」

梭夫倫黨康謨那的運進枯草的事，給全村添上了力量。納貝斯諾夫加的兩個豪農叫貝列古陀夫·安敦和羅忒細辛·保惠爾的，提出請願書來了。

『印透那卓那羅伏村，舊名坦波夫斯珂·納貝斯諾夫加村布爾塞維克
黨公鑒

同縣印透那卓那羅伏村公民

請 願 書

安敦·貝列古陀夫

保惠爾·羅忒細辛

民等，即署名于左之安敦·蜜哈羅夫·貝列古陀夫及保惠爾·馬克西摩夫·羅忒細辛等，謹呈報先會置有田地，安敦·貝列古陀夫計百五十份削庚（一），保惠爾·羅忒細辛計百五十份削庚。但民等深悉布爾塞維克黨之所為，最為正當，故敢請求加入，願于反對舊帝制一端，與貧農取同一之道，共同進行。謹呈。

安敦·貝列古陀夫

保惠爾·羅忒細辛

梭夫倫在會場上報告了這件事。集會決定了允許他們入黨，並且因

註一：一兌削庚約中國二千五百尺

譯者。

爲兩人是豪農，所以仍須徵取田地的租錢。安敦、貝列古陀夫還應該將小麥二百普特（二），保惠爾、羅忒細辛是一百普特，納給印透那卓那羅伏村的布爾塞維克黨。兩人允諾了這事，一星期後，便將那小麥交付了。

縣裏的騷擾，好容易靜下去了。納貝斯諾夫加的人們，知道了哥薩克人又在用祕密的方法，準備着襲擊布爾塞維克。便將這事通知了坦波夫加的財主們。格萊幡夫就到哥薩克村的市上去了。

因爲伊理亞節日，全村都醉得熟睡着。十個武裝了的人們，在昏黑的夜半，嚴緊地圍住了梭夫倫的屋子。梭夫倫竟偶然正在屋外面。聽到了索索的聲音。

『在那邊的是誰呀？』

但不及叫喊，嘴裏就被塞上了麻桃，細了起來。只有女人們大聲嚷鬧。然而坦波夫加和納貝斯諾夫加的豪農們，已經借了哥薩克的幫助，將這幾月來漸漸沒了力量的土地的守備隊解決了。布爾塞維克的首領們

都遭捕縛，別人是喫了豪農們的復讎。當東方將白未白之間，被捕的人們便被拉到村外去受刑罰。醒了的白日，用和藹的早上的微風，來迎人們的擾攘。被縛的人們的頭髮在顫動。最末的一日，是又瘦又黃的什喀諾夫來用刑的。

『怎樣，梭夫倫·阿爾泰木奴衣支，康謨那怎樣了。沒收機器麼。這是機關車的罰呵！』

他吐一口唾沫在縛着的梭夫倫的臉上，向右眼下，揮去了堅硬的拳頭。拳頭來得不準，打着了眼睛，眼白裏便滲出了鮮血。梭夫倫跳起來了，呻吟起來了。大野上響亮地反響着叫喚的聲音。

什喀諾夫打倒了梭夫倫，又用那沈重的長靴，跳在他肚子上：

『毀了我的家呵，這就是罰呀！將我家弄得那麼樣子，這就是回敬呵，收這回敬罷！』

梭夫倫被用冷水灑醒了，于是又遭着毆打。大家使那些被毒打，被虐待的人們站起來，命令道：

『唱你們的國際歌來看看罷！』

二十九人之中，只有十個人，好像唱自己的輓歌一樣，胡亂唱了起來：

『起來罷，帶着咒詛……』

但只到這里，就又被打倒了。還有些活的梭夫倫，在地上輾轉着，吼道：

『畜生！住口！……』

安敦·貝列古陀夫在脊梁上喫了二百下。

什喀諾夫沙聲叫喊道：

『瞧罷，同你算賬，交了多少普特呀？』

保惠爾·羅忒細辛也挨了一百鞭。

半死半活的萊捷庚，被從人堆裏拖出來了。于是被用長靴踏不成樣子。當二十九人被摔在汗穢的，怕人的洞穴裏面的時候，暑熱的太陽已經升了起來。還有些活的八個人，在死屍下面蠕動。都給泥土蓋上了。

阿爾泰蒙·培吉諾夫是到了正午，被一個赭色頭髮的哥薩克在稻叢裏發見的。哥薩克將他拖了出來。他搖一搖白頭髮，好像要搖掉上面的麥葉片似的。于是很鎮靜地問道：

『沒有饒放萊捷庚罷？』

『管你自己罷！這回是要你的命。這老壞蛋！』

『請便請便。原想爲了孫子，在這世上再活幾時的，但也不必。』

這樣也好罷。』

他于是向着東方，劃了個鹹懇的十字：

『主呵，父呵，接受布爾塞維克的阿爾泰蒙的靈魂罷。』

他被痛打了一頓。後來便將還是活着的他，拖進快要滿了的汗穢的洞裏去。

正要掉下去時，便用了斷斷續續的聲音，阿爾泰蒙說：

『這裡，流血了……用骨頭來做肥料了……』

哥薩克用那鎗托，給了他最後的一擊。達利亞·梭夫羅諾伐的肚子被人剖開，胎兒是拋給豬羣了。布爾塞維克連家眷也被殺掉。將十五個人塞在什喀諾夫的地窖中。舊的村子的嚇人的臉，在怒目而視了……納貝斯諾夫加的豫言者伊凡·盧妥辛，總算逃了性命。他在野外……從野外一回來，就喫了刀鞘的毆打，這就完事了。他一面扣着褲上的釦子，一面用了沈著的聲音說道：

『從此田地要肥哩。因為下了布爾塞維克的肥料呵。』

運命掩護了凡尼加·梭夫羅諾夫。凡尼加在伊理亞節日之前，就上市鎮去了。

鐵的靜寂

N·略悉珂 作

掛着成了蛛網一般的紅旗的竿子，突出在工廠的煙通的烏黑的王冠裏。那是春天時候，慶祝之日，爲快樂的喊聲和歌聲所歡送，掛了起來的。這成爲小小的血塊，在蒼穹中飄揚。從平野，樹林，小小的村莊，煙霧中的小市街，都望得見。風將牠撕破了，撕得粉碎了，並且將那碎片，運到爲如死的斜坡所截斷的廣漠裏去了。

烏鴉用竿子來磨嘴。啞啞地叫，悠然俯視着豎坑。十多年來，從這里飛去了煙色的烏羣，高高地，遠遠地。

工廠的玻璃屋頂上，到處是窟窿。成着圈子，屹然不動的皮帶，從昏暗裏凝眺着天空。發動機在打瞌睡。雨絲雪片，損傷了因皮帶的疾驅和擁抱而成銀色的滑車軸。支材是來支乾了的側板了。電氣起重機的有關節的手，折斷着，無力地從接合板下垂。螞蝗絆，尖腳規，革絆，螺絲轉子，像散亂的骸骨一樣，在巨靈的寶座似的鉋削機的牀上，淡白地發閃。

兜着雪花的蛛網，在旋盤的吉達裝置裏顫動。削過了的鐵條和挺子的鑿的齒痕上，停滯的痲來蒙上了薄皮。沿着燦爛的螺旋的截口，鐵舌伸出來將油舐盡，爲了紅鏽的毒，使牠縮做一團了。

從南邊的牆壁上，古色蒼然地，有銘——『至少請掛掛窗簾，氣悶』，貧寒地露着臉。牆壁還像先前一樣。外面呢，已經受了鎗彈和炸彈的傷。在這裏面，可又曾爆發了多少信仰，哀愁，苦惱，歡喜，憤怒呵！

唉唉，石頭呀！……………還記得麼？……………

就這樣，那全時代，在房角的萊伏里跋機和美利堅機的運轉中，一面被皮帶的呼嘯和彈簧的呖舌和兩齒車的對咬的音響，震得耳聾，一面悄悄地翻下小冊子的頁子去。他們是由了肌肉的溫暖，來感覺那冰冷的車輪和槓杆的哀愁的罷？襲來的暴風雨，像農夫的播種一樣，將他們撒散在地球面上了。塵封的鉋削機的牀，好幾回做了他們的演壇。白地上寫着金字的『萬歲』的旗，掛在支木上，正如掛在大門口似的……

二

鐵鍋製造廠的附近，鍋子當着風，在嗚嗚地呻吟。被光線所撕碎了的黑暗，向了破窗櫺的窟窿張着大口。壓榨機之間，嘶嘶地在發呼噏聲。鏽了的地板上，撒散着尖角光塊。從窗際的積雪裏，露出三腳臺，箱子，彎曲的鐵條來。手按的風箱，隱約可以看見。

在屋隅的牆壁上，在皮帶好像帶了褐色的通紅的巨浪的輪子下，斑點已經變黑了。這——是血。一個鐵匠，防寒手套給螞蝗絆鉤住了，帶

了上去，掛在巨浪之上，恰像處了磔刑。在水壓機的螺旋的銳利的截口之處，蹬着兩腳，直到發動機停住。血和肉就紛飛到牆壁上，地板上，以及壓搖機上去。黃昏時候，將他從鐵的十字架上放了下來。十字架和福音書，在應急而速成的桌子上晃耀。鍋子的空虛裏，歛歛似的抖着安息的讚歌。于是沈沒于比戶的工廠的喧囂中了。蠟燭在染了鐵的手裏顫動。

……白髮的米爾列基亞的聖尼古拉，從關了的鐵廠的壁上，通過了嚴寒的珠貝的藻飾，在看鐵鍋製造廠。

每年五月九日罷工以後。鐵廠的牆壁，爲楓樹，白樺，白楊的枝條所裝飾，地板上滿鋪起開着小紅花的苜蓿來。唱歌隊唱歌了，受過毒打的脊梁彎曲了。從噴水筈飛進而出的水晶的翅子，洗淨了這他們和鐵砧，鍋鏟，汽鎚，風箱。

因了婦女和孩子們的聲音，微笑和新衣服，熱鬧得像佳節一樣。鐵

匠們領了妻，未婚妻，孩子們在工廠裏走。給他們看風箱和鐵砧。

祈禱一完，活潑的雜色的流，從廠門接着流向小市街去。中途分爲幾團，走過平野，漂往樹林那面，崖谷中間。而且在那里施了各自的供養。廣漠的四周，反響了嘹亮的震天的聲音：『起來呀，起來呀。』……

三

院子裏面，在雪下看見鏽了的鐵網和未曾在蒸氣之下發過抖的汽罐，黃黃地成着連山，一直排到鐵廠的入口。

發電所——熟睡了似的，孤獨的，和別處隔絕的工廠的中心——被雪所壓倒，正在發喘。號笛——曾經爲了作工和爭鬥，召集人們，而且爲了苦痛，發出悲鳴的聲音，已經沒有，——被人除去，不知道那里去了。

門欄拆掉了。垂木和三腳臺做了柴，堆在事務所的門口。牠們被折斷，截短，成了骨頭，在看狂舞的火燄。而且等着——自己的運命。看守們在打瞌睡。火爐裏面，畢畢剝剝發着爆音，還聽到外面有被

風所吹變了的啞啞的烏鴉叫，事務所的凍了的窗，突出于積雪的院子中，在說昏話。這在先前，是爲了汽鎚的震動，爲了旋轉于牠上面的聲音，反響，雜音，呼嘯，無時無刻不發抖的。有時候，鐵忽然沈默了。從各工廠裏，迸散了奔流一般的語聲和叫喚，院子裏面，翻翻了滿是斑點的藍色的工作衣，變了樣子的臉，手。電鈴猛烈地響，門開開了，哥薩克兵進來了。幾中隊的兵，閃着鎗刺，走了過去。號令響朗，揮鞭有聲。從各工廠裏，密雲似的飛出鐵門，螞蝗絆，鐵片來。馬往後退了。並且驚嘶了。而一千的聲音的合唱，則將屋頂震動了。

四

工廠的正對面，露店還照舊地擺着。在那背後，排着一行矮小的屋子。工人們已經走出這里，在市街上租了房屋了。留在這里的，只是些老人，寡婦，殘廢者，和以爲與其富足，不如窮苦的人們。他們用小橇從林子裏運了柴來。設法苦苦地過活。堅忍地不將走過的農人們的

對於啞一般的工廠的嘲笑，放在心中，然而看見他們彎向工廠那邊，到看守人這里，用麥和肉，去換那些露在窗口的鐵和錫的碎片，却也皺起眉來了。

青蒼的傍晚，看守們的女人用小轎將晚膳運到工廠裏。但回去時，是將從農夫換來的東西，和劈得細細的木材和垂木的碎片，載着搬走了。從她們的背後，小屋那邊就給一頓毒罵。

……夜裏，雪的表皮吸取了黃昏的淡黃的煙霧。從小小的市街和小小的家裏，有影子悄悄地走向工廠來了。一個一個，或者成了羣，拆木柵，哨屋，遮陽，抽電線。看守人大聲吆喝，開鎗。影子變淡，不見了，然而等着。看守人走來走去。後來力氣用完了，回到溫暖的屋子去。

工廠望着撒滿金沙的天空，在呻吟，歎息。從牠這里拆了下來的骨頭，拖到街上，鏘鏘的響着。

風將雪吹進日見其大的木柵的破洞去，經過了除下的打破的玻璃，送到各個工廠裏，這便成了鐵的俘虜，隨即碎爲齏粉，哭着哭着，一直到死亡。

就這樣，每天每天……：荒廢和看守和影子，將工廠剝削了去。

五

有時候，從小小的市街駛來了插着紅旗的摩托車。一轉眼間，大起來了。咆哮着駛過了矮小的房屋的旁邊，在工廠門口停住。隱現着頭巾，外套，熟皮短襖。看守們怯怯地在奔走。到來的人們順着踏硬了的小路，往工廠去了。脚步声在凍了的鐵的屋子裏分明發聲，反響。

到來的人們側耳聽着那將音響化石的沈默。歎息之後，走出門外。出神地望着逼近工廠的平原。聽聽看守們關於失竊的陳述，將什麼記在本子上。到事務所裏取暖，於是回去了。

看守們目送着帶了翻風的血塊的小了下去的摩托車。於是使着眼

色，說道：

——怪人兒呵。真是……

——哼……

六

每星期一回，壓着工廠的寂靜，因咆哮的聲音而發抖，嚇得逃散了。各個工廠，都奏着猛烈的顫動的歌聲。戢翼在工廠的王冠上的烏鴉喫了驚，叫着飛去了。

看守們受了鐵的叫喚，連忙跑往鑄鐵廠。只見身穿短短的工作服，腳登蒙皮的氈靴的漢子，揮着鐵鎚，竭力在打舊的鍋子。

——鏗！……鏗！……

這是先前的鍛工斯覺波。人說他是獸的，然而那是謊話。他用了謎似的一隻眼，看看走了近來的看守們，放下鐵鎚，冷嘲地問道：

——喫了驚了？

「好了，斯覺波……學搗亂……那里是我們的不好呢？」

「學搗亂……」斯覺波學着看守們的話。「你們靜靜地剝削工

廠……倒能幹囉。」于是笑着。

看守們撲向鎚子去。衝上前去，想搶下鎚子來。他揮着鐵鎚來防禦，藏在壓榨機的後面，藏在鍋子的後面。接着蓬的一聲——跳出窗外了。

並且在外面罵起來——

「連將我的鎚子都在想賣掉罷？……阿呵，呵，呵……賊！」

鐵鍋快活地一齊複述他的叫喊——于是寂然了。但不久，鐵在打鐵廠的背後，鐵鎚之下絕叫起來。音響相交錯，和風一同飛騰，在平野上反響。

矮小的人家的門口，現出人來。搖着頭，而且感動了——

「斯覺朋加又在打哩……」

「看哪，他……」

「真好像開了工似的……」

然而斯覺波的力衰憊了。鐵鎚從手中滑落。工廠就更加寂靜起來。斯覺波藏好鐵鎚，臉上浮着幸福的微笑，沿了偷兒們所踏實了的小路，從工廠裏走出。

他在路上站住，側着頭，傾耳靜聽……沈默壓住着機器，工作臺，鍋子。斯覺波歎一口氣。聳聳肩。走着，嘮叨着——

「就是做着看守……真是，這時候……偷得多麼兇呀……」

從他背後，在鑄鐵器的如刺的煙所熏蒸的壁上，爬籠了啞的鐵的哀愁。他覺得這很接近。昂着頭，熱烈地跳進事務所裏去。向看守們吆喝，嚇唬。于是又憂鬱地向市街走，在蘇維埃的大門口踩着腳，對大家懇求，託大家再開了工廠。被寬慰，被勉勵，回到自己的家裏來。夢中伸出了張着青筋的兩隻手，掙扎着，並且大叫道——

「喂，喂！……
拿鎔器！……
燒透了！
打呀，打呀！……」

我 要 活

A · 聶維洛夫 作

我們在一個大草原上的小村子裏紮了營。我坐在人家前面的長椅子上，撫摩着一匹毛氍氍的大狗。這狗是遍身亂毛，很討人厭的，然而牠背上的長毛收藏着太陽的暖氣，彎向牠坐着，使我覺得舒服。間或有一點水滴，落在我的肩膀上。後園裏鵝兒激烈的叫着。雞也在叫，其間夾着低聲的啼唱。窗前架着大礮，遠遠的伸長了鋼的冰冷的頸子。汗溼淋淋的馬匹，解了索，卸了鞍，在喫草。一條快要乾涸了的小河，急急忙忙的在奔流。

我坐着，將我那朦朧的頭交給了四月的太陽，凝眺着藍雲的裂片，

冰消雪化了的烏黑的地面上浮動。我的耳朵是沒有給礮聲震聾了的。我聽見鵝兒的激烈的叫，雞的高興的叫。有時靜穩地，謹慎地，落下無聲的水滴來……：

這是我的戰鬥的春天。

也許是最末後罷……我在傾聽那迎着年青的四月的春天而來的喧囂，叫喊——我的心很感奮了。

在家裏是我的女人和兩個小孩子。一間小房在樓屋的最底下，提尖了的耳朵，凝神注意地靜聽着晚歸的，夜裏的脚步聲。人在那里等候我，人在那里也許久已將我埋掉了。當我凝視着對面的小河，凝視着礮架跟前跳來跳去的雀子的時候，我看見臉上青白少血的我的兒子綏柳沙，看見金黃色的辮髮帶着亮藍帶子的三歲的紐式加。他們坐在窗沿上，大家緊緊的靠起來，在從呵溼了的窗玻璃往外望。他們在從過往行人中找尋我，等我回來，將他們抱在膝上。這兩個模糊的小臉，將爲父的苦

楚，填滿了我的心了……

我從衣袋裏掏出一封舊的，看爛了的信來。我的女人安慰我道：

『這在我是很爲難的，但我沒有哭……你也好好的幹罷！……』

然而，當我離家的時候，她却說：

『你爲什麼要自己去投軍呢？莫非你活得煩厭了麼？』

我怕聽隨口亂說的話語。我怕我的女人不懂得我是怎樣的愛人生。

眼淚順着她的兩頰滾下來。她說明了她的苦痛，她的愛和她的憂

愁，然而我的腿並沒有發抖。這回是我的女人勉勵我道：

『竭力的幹去！不要爲我們發愁！……我是熬得起的，什麼都不

要緊……』

還有一封綏柳沙的信。他還不知道寫字母，只在紙上塗些線，桿，

圈，塊，又有一叢小樹，伸開着枝條，却沒有葉子。中間有他母親的一

句註腳道：

『隨你自己去解釋……』

我是懂得綏柳沙的標記的。

我第一回看這封信，是正值進軍，要去襲擊的時候，而那些桿子和圍塊，便用了明亮的，鼓勵的眼睛凝視着我。我偷偷的接了牠一個吻，免得給伙伴們看見了笑起來，並且摸摸我的鎗，說道：

『上去，父親！上去！……』

而且到現在我也還是這樣想。

我的去死，並非爲了無聊，或者因爲年老；也不是因爲我對於生活覺得煩厭了。不是的。我要活！……清新的無際的遠境，平靜的曙光和夕照，白鶴的高翔，窪地上的小溪的幽咽，一切都使我感奮起來……我滿懷着愛，用了我的眼光，去把握每一朵小雲，每一叢小樹，而我却去死……我去捏住了死，並且靜靜的迎上去。牠飛來了，和震破春融的大地的沈重的礮彈在一起，和青煙閃閃，密集不斷的鎗彈在一起。我看

見牠包在黃昏中，埋伏在每個小樹叢後面，每個小岡子後面，然而我去，並不遲疑。

我去死，就因為我要活……

我不能更簡單地，用別的話來說明，然而周圍是兇相的死，我並不覺得前來抓我的冷手。孩子的眼睛也留不住我。牠起先是沒有哭腫的。牠還以天真的高興，在含笑，於是給了我一個想像，這明朗的含笑的眼睛總有一回要陰鬱起來，恰如我的眼睛，事情是過去得長遠了，當我還是孩子時候一樣……我不知道我的眼睛哭出過多少眼淚，誰的手拉着我的長髮……我只還知道一件事：我的眼睛是老了，滿是憂苦了……牠已經不能笑，不再燃着天真的高興的光燄，看不見現在和我這麼相近的太陽……

當我生下來的時候，是在一所別人的，『幸福者』所有的又大又寬的房屋裏。我和我的母親住的是一點潮溼的地下室的角落。我的母親是

洗衣服的。我的眼睛一會辨別東西，首先看見的就是稀溼的褲子和小衫掛在繩索上。太陽我見得很少。我沒有見過我的父親。他是個什麼人呢？也許是住在地下室裏的鞋匠。也許是每夜在聖像面前點燈的，商界中的靜默而敬神的老人。或者是一個酗酒的官吏！

我的母親生病了。

兵丁，腳夫，破小衫的貨車夫，流氓和扒手，到她的角落裏來找她。他們往往毆打她，好像打一匹乏力的馬，灌得她醉到失了知覺，於是獸頭獸腦的將她摔在眠牀上，並不管我就在旁邊……

我們是『不幸者』，我的母親常常對我說：

『我們是不幸者，華式加！死罷，我的小寶寶！』

然而我沒有死。我找尋職業，遇着了各樣的人們。沒有愛，沒有溫和，沒有暖熱的一瞥。我一匹小狗似的大了起來。如果有人打我，我就哭。如果有人撫摩我，我就笑。我不知道爲什麼我們是不幸者，而別

人却是幸福者。我常常抬起我那衰老的，滿是憂苦的眼睛向着高遠的，青蒼的天空。人說，那地方住着敬愛的上帝，會給人們的生活變好起來的。我正極願意有誰也給我的生活變好，我祈求着望着高遠的，青蒼的天空。但敬愛的上帝不給我回答，不看我衰老的，哭腫了的眼睛……

生活自己却給了我回答並且指教了我。牠用毫不可破的真實來開發我，我一懂得牠的意思，便將祈禱停止了……我分明的懂得：我們是並非偶然地，也並非因了一人的意志，掉在地下室的角落裏的，倒是因了一切這些人的意志，就是在我們之上，所有着明亮的，寬大的房屋的人們。因了全階級的意志，所以幾十萬，幾百萬人就得像動物一般，在地下室的角落裏整來整去了……

我也懂得了人們批她嘴巴的我的母親，以及逼得她就在我面前，和『相好』躺在牀上的不幸的根源了。如果她的眼睛鎖靜起來，我就在那裏面看見一種這樣的憂愁，一種很慈愛的，爲母的微笑，致使我的心爲着

愛和同情而發了抖。因為她年青，貌美，窮困和沒有幫助，便將她趕到街上，趕到冷冷的街燈的光下去了。

我懂得許多事。

我尤其懂得了的，是我活在這滿是美麗和奢華的世界上，就如一個做一天喫一天的短工，一匹檢喫麵包末屑的健壯的，勤快的狗。……我七歲就開始做工了。我天天做工，然而我窮得像一個乞兒，我只是一塊糞土。我的生活是被弄得這樣壞，這樣賤，我的臂膊的力氣一麻痺，我的胸膛的堅實一寬緩，人就會將我從家裏摔出去，像塵芥一般……我，親手造出了價值的我，却沒有當作一個人的價值，而那些，使用着我的筋力的人，一遇見我病倒在牀上，就立刻會欺侮我，還欺侮我的孩子們，他們一下子就將他們趕出到都市中的無情的街上去了。

現在，我如果一看綏柳沙的桿子和圓塊，對於他的愛，就領導我去戰爭。我毫不遲疑。對於被欺侮了的母親的愛，給了我腳力……這是

很焦急的，如果我一設想，綏柳沙也像我一樣，又恰是一匹不值一文的小狗，也來販賣他壯健的筋肉，又是一個這樣的沒有歸宿的小工。這是很焦急的，一想到金黃色的辮髮上帶着亮藍帶子的紐式加的身上……

直白的想起來，我的女兒會有一回，不再快活的微笑了，倒是牽歪了她那凋萎的，非薄的嘴唇，順下了她的含羞的眼，用了不穩的脚步走到冷冷的街燈的光下去，一到這樣的直白的一想，我的心幾乎要跳得迸裂了……

我不看對準我的鎗口，我不聽劈劈拍拍的鎗聲……我咬緊了牙齒。我伏在地上，用手脚爬，我又站起來，衝上去……沒有死亡……也沒有撫人入睡的春日……我的心裏蓬勃着一個別樣的春天……我滿懷了年青的，抵制不住的大志，再也不聽宇宙的媚人的春天的聲息，倒是聽着我的母親的聲音：

『上去，小寶寶！上去！』

我要活，所以我應該爲我自己，爲綏柳沙和紐式加，還爲一切衰老的，哭腫了的眼睛不再能看的人們，由戰鬥來贏得光明的日子……

我的手已經被打穿了，然而這並不是最後的犧牲。我若不是長眠在雪化冰消，日光遍照的戰場上，便當成爲勝利者，回到家鄉去……此外再沒有別的路……而且我要活。我要綏柳沙和紐式加活，並且高興，我要我們的全市區，擠在生活的塵芥坑上的他們活，並且高興……

所以，就因爲我要活，所以再沒有別的路，再沒有更簡單的，更容易的了。我的對於生活的愛，領導我去戰鬥。

我的路是長遠的。

有許多回，曙光和夕照也還在戰場上歡迎我，但我的悲哀給我以力量。

這是我的路……

工 人

S·瑪拉式庚 作

一

當我走進了斯泰林俱樂部的時候，在那里的人們還很有限。我就到俱樂部的幹事那里去談天。于是幹事通知我道：

『今天是有同志羅提阿諾夫的演說的。』

『哦，關於這樣的問題的講演呢？』我問。

但幹事沒有回答我的這質問。因為不知道爲什麼，愛好客串戲劇的同人將他叫到舞臺那里去了。

我一面走過廣場，一面想。還是到戲院廣場的小園裏，坐在長板椅

子上，看看那用各種草花做成的共產黨首領的肖像，看看那在我們的工廠附近，是不能見到的打扮的男人和女人，呼吸些新鮮空氣罷，於是立刻就想這樣，要走向門口去，這時忽然有人抓住了我的手，說起話來了：

『你不是伊凡諾夫麼！』

『不錯，我是伊凡諾夫——但什麼事呀？』

『不知道麼？』

『哦，什麼事呢，可是一點也不明白呵……同志！』

『那麼，總是想不起來麼？』

『好像在什麼地方見到過似的，但那地方，却有些想不起來了。』我回答說。

那想不起來的男人，便露出闊大的牙齒，笑了起來。

『還是下象棋去罷——這麼一來，你就會記起我是誰來的。』

『那麼，就這麼辦罷。』我贊成說。『看起來，你好像是下得很好

的？」

「是的，可以說，並不壞。」

「不錯，在什麼地方見過你的。對不對？」

「在什麼地方？」他複述着，喫去了我這面的金將。「唔，在彼得堡呵。」

「哦，彼得堡？是的，是的，記起來了，記起來了哩。你不是在普諦羅夫斯基工廠做工的麼？」

「對了。做過工！」

「在鑄造廠，和我一起？但這以後，可是過了這麼長久了。」

「是的，也頗長久了。」他說着，又提去了我的步兵。「你還是下得不很好呵。」

「你確是伊凡罷？」

「對哩。」——他回答着，說了自己的名姓，是伊凡·亞歷山特羅微

支·沛羅烏梭夫。

我看定了曾在同一個廠裏作工的，老朋友的臉的輪廓。他，在先前——這是很記得的……他的眼，是好看而透明，黑得發閃的，但那眼色，却已經褪成燒栗似的眼色了。

「你爲什麼在這麼獸看我的？也還是記不起來麼？」

「是的，也還是不大清楚……」我玩笑地答道。「你也很兩樣了啊。如果你不叫我，我就會將你……」

「那也沒有什麼希奇呀。」

「那固然是的。」我答說，「但你也很有年紀了。」

「年紀總要大的！」他大聲說，異樣地擺一擺手，說道，「你我莫非還在自以爲先前的年青麼？和你別後，你想是有了幾年了？」

「是的，有了十年了罷？」

「不，十二年哩。我在一千九百十二年出了工廠，從這年的中段

起，就在俄國各處走。這之間，幾乎沒有不到的地方，哪，兄弟，我是走着流浪了的。也到過高加索，也到過克里木，也曾在黑海裏洗澡，也一直蕩到西伯利亞的內地，在萊那金礦裏做過工……後來戰爭開頭了，我便投了軍，做了義勇兵去打仗。這是戰爭不容分說，逼我出去的……話雖如此，但那原因也還是爲了地球上沒有一件什麼有趣的，特別的事，也不過爲了想做點什麼有趣的，特別的事來試試罷了……」

「阿阿，你怎麼又發見了這樣的放浪哲學了？」我笑着，說。「初見你的時候，你那里是還沒有這樣的哲學的。」

「那是，的確的。我和一切的哲學，都全不相干。尤其是關於政治這東西。」

「對呀，一點不錯。記得的！」我大聲說，高興得不免拍起手來。

「怎的，什麼使你這樣喫驚呀？」他搖着紅的頭髮，凝視了我。

「你現在在墨斯科作工麼？」我不管他的質問，另問道。

「比起我剛纔問你的事來，你還有更要向我探問的事的罷？你要問：曾經詛咒一切政治家，完全以局外分子自居的我，爲什麼現在竟加入工人階級的惟一的政黨，最是革命底的政黨了。唔，是的罷？」他說着，屹然注視了我的臉。

「是的，」我回答道。「老實說，這實在有些使我覺得詫異了的。」

「單是「有些」麼？」他笑着，仰靠在靠手椅子上，沈默了。

我看見他的臉上跑過了黯淡的影子，消失在額上的深皺中。薄薄的嘴唇，微細到僅能覺察那樣地，那嘴角在發抖。

我們兩個人都不說話。我看着駒，在想方法，來救這沒有活路的絕境。

「已經不行了。」他突然對我說。「你一定輸的。就是再走下去，也無趣得很。倒不如將我爲什麼對於政治有了興味的緣故，講給你聽聽罷。」

『好，那是最好不過的了。』我坐好了，說。

『還是喝茶去罷！』他道。

我叫了兩杯茶和兩份荷蘭牛酪的夾餡麵包，當這些東西拿來了的時候，他便滿舀了一匙子茶，含在嘴裏，於是講了起來。

二

我已經說過，戰爭，是當了義勇兵去的。在萊那投了軍，編在本地的軍隊裏，過了兩個月，就被送到德國的戰線上去了。也會參加了那有名的珊索諾夫斯基攻擊，也會在普魯士的地下室裏喝酒，用鎗刺刺死了小豬，鸚鵡，之類，大嚼一通。後來還用鶴嘴鋤掘倒了華沙的體面的牆壁。——可是關於戰爭的情形，是誰也早已聽厭了的，也不必再對你講了。——但在我，是終於耐不住了三個月住在塹壕裏，大家的互相殺人。于是到第四個月，我的有名譽的愛國者的名姓，便變了不忠的叛逆者，寫在逃兵名簿上面了。然而這樣的惡名，在我是毫不覺得一點痛

癢。我倒覺得舒服，就在彼得堡近郊的農家裏做短工，圖一點麵包過活。因爲只要有有限的麵包和黃油，就給修理農具和機器，所以農夫們是非常看重我的。我就這樣，在那地方一直住到羅馬諾夫帝室倒掉，臨時政府出現，以至凱倫斯基政府的樹立。但革命的展開，使我不能不捲進那旋風裏面去。我天天在外面走。看見了許多標語，如『以鬥爭獲得自己的權利』呀，『凱倫斯基政府萬歲』呀，還有沈痛的『打倒條頓人種』，堂皇的『同盟法國萬歲』，『力戰到得勝』之類。我很傷心。就這樣子，我在彼得堡的街上大約彷徨了一個月。那時候，受了革命的刺戟，受了國會議事堂的露臺上的大聲演說和呼號的刺戟，有點厭世的人們，便當了義勇兵，往戰線上去了。但我却無論是羅馬諾夫帝室的時候，成了臨時政府了的時候，都還是一個逃兵，避開了各種的驅策。隨他們大叫着『力戰到得勝』罷，我可總不上戰線去。但我厭透了這樣的吵鬧了。不多久，又發布了對於逃兵的治罪法，我便又回到原先住過的農夫的家裏

去。這正是春天，將要種田的時節，于是很歡迎我，僱下了。還未到出外耕作之前，我就修繕農具和機器，釘馬掌，自己能做的事不必說，連不能做的事也都做了起來。因此農夫們對我很合意，東西也總給喫得飽飽的。夏天一到，我被僱作傭工，爬到草地裏去割草，草地是離村七威爾斯忒的湖邊的潮溼的樹林。我在那里過了一些時。白天去割草，到夜就燒起茶來，做魚湯，喫麵包。魚在湖裏，只要不懶，要多少就有多少。我原是不做打魚的工作的，做的是東家的十歲的兒子。夜裏呢，就喜歡駛了割草機，到小屋附近的鄰家去玩去。那家裏有兩個很好的傭工。他們倆外表都很可愛，個子雖然並不高，却都是苗實的體格。一個是禿頭，單是從耳根到後腦，生着一點頭髮。而且他和那伙友兩樣，總喜歡使身子在動彈。臉呢，顴骨是突出的，太陽穴這些地方却陷得很深。但下巴鬍子却硬，看去好像向前翹起模樣。小眼睛，活潑潑地，在闊大的額下閃閃地發光。在暗夜裏，這就格外惹眼。上唇還有一點

發紅的小鬍子，不過僅可以看得出來。

做完工作之後，在湖裏洗澡，於是到鄰家去。那時他們也一定做完工作了，燒起柴來，在用土竈煮茶，且做魚湯的。

『好麼，頭兒？』那年紀較大的漢子，便從遮着禿頭的小帽底下，仰看着我，親熱地伸出手來，緊緊地握一握手。別一個呢，對於我的招呼，却只略略擡頭，在鼻子下面哼些不知道什麼話。我當初很不高興他。但不久知道他不很會說俄國話，也就不再氣忿，時時這樣和他開玩笑了一——

『喂，大腦瓜！你的頭就緊連着肩膀哩。』
他的頭也實在圓，好像救火夫的帽子一樣。就是這麼鬧，他也並不生氣，反而哈哈大笑起來。

開了這樣的玩笑之後，他們就開始用晚膳。我往往躺在草地上，看着天，等候他們喫完。在這裡聲明一句：我在放浪生活中，是變了很喜

歡看天的了。躺在草地上，看着天，心就飄飄然，連心地也覺得輕鬆起來。而且什麼也全都忘掉，從人類的無聊的討厭的一切事情得到解放了。

總之，當他們喫完晚膳之前，我就這樣地看着天。夜裏的天很高，也很遠，我這樣地躺着，他們在喫晚膳的平野，簡直像在井底一樣。由這印象，而圍繞着平野的林子，就令人覺得彷彿是馬蹄似的。這樣的暗夜，我走出塹壕，和戰線作別了。在這樣的暗夜裏，我憎惡了戰爭，脫離戰線，儘向着北方走，肚子一餓，是只要能入口，什麼也都檢來喫了的。我和那戰爭作別了，那一個暗夜，是永遠不會忘記的。戰爭！這是多麼該當詛咒呵……

『是的……』我附和說，又插進談話去道，『那一夜出了什麼可怕的事了麼？』

他向我略略一瞥，纔說道——

『但不比戰爭可怕的，這世上可還有麼？』

『那大概是沒有了！』我回答說。

『不，我見過比戰爭還要可怕的事。我見過單單的殺人。』

『不，那不是一樣的事麼？』

『不，決不一樣的。固然，戰爭的發生，是由于資本家的機會和用作對於被壓迫者的壓制，然而在戰爭，却也有牠本身的道德底法則，所謂資產階級的道德——用一句話來說，就是對於敗北者的慈悲……』

『那麼……』

『我軍突然開始撤退了。在奧古斯德威基森林的附近，偶然遇見了大約一千個德國兵，便將他們包圍起來。但德國兵不交一戰就投降了。我軍帶着這些俘虜，又接連退走了兩晝夜。我軍的司令官因為喫了德軍的大虧，便決計要向他们報復，下了命令，說一個一個帶了俘虜走近林邊時，爲節省時間和鎗彈起見，就都用鎗刺來刺死他。這就出現了怎樣的

情形呵！在那森林的附近，展開了怎樣的呻吟，怎樣的懇求，怎樣的詛咒了呵！一千左右的德國兵，無緣無故都被刺殺了。也就在這一夜，我恨極了戰爭，而且正在這一夜，我那有名譽的愛國者的尊稱就消失了。……」

『你也動了手麼？……』

『不，』他回答說。『使那命令我去刺殺他的一個俘虜走在前面的時候，那俘虜非常害怕，發着抖，踉踉跄跄地走在我的前頭。當聽到他那伙伴的呻吟叫喚時，他就撲通跪下，用兩手按住肚子，睜了發抖的眼望着我，瑟瑟地顫動着鐵青了的嘴唇……』

沛羅烏梭夫說到這里，停住了他的話，向左右看了一回。

『我連他在說什麼，也完全不懂。我也和他一樣，動着嘴唇，說了句什麼話。我決下心，將鎗刺用力地刺在地上了。這時候，俘虜已經在逃走。鎗刺陷在泥土裏，一直到鎗口。我覺得全身發抖，向了別的

方面逃跑，直到天明，總聽到死的呻吟聲，眼前浮着對我跪着的俘虜的臉相。」

『對呵，那實在是，比戰爭還要討厭的事呵——』我附和着他的話，說。

『從此之後，我就不能仰望那星星在發閃的夜的天空了。我覺得並不是星星在對我發閃，倒是奧古斯德威基森林的眼睛，正在凝視着我的一樣……』

『是的！』他又增重了語尾的聲音，說，『——總之，我當他們喫完晚膳之前，總還是仰天躺着，在看幽暗的天空的。也不記得這樣地化去了多少時光了，因為有馬蟻從腳上爬到身體裏，我便清醒過來。擡頭一看，却見那年紀較大的那個，用左手放在膝髁上支着面頰，坐在我的旁邊，在看湖水和樹林的漆黑的顏色。還有一個是伏着的，用兩手托了下巴，也在望着湖水出神。我和他們，是天天就這個樣子的，我從來沒有

看見他們望過一回天空。所以我就自己斷定：他們是也討厭天空和星星的。

『你爲什麼在這樣發抖的？』坐在我的旁邊的那一個，凝視着我，問道。

『不知怎的有些不舒服……』我回答說。『不知怎的總好像我們並非躺在平野上，倒是睡在黑圈子裏面似的。』

『那是，正是這樣也難說的……』他贊和着，又凝視起我來了。我覺得他的小眼睛，睜着閃閃地射在昏暗裏。

『我覺得我們是走不出這圈子以外的……』我一面說，也看着樹林的幽暗和湖水。

『你很會講道理呵……』他大聲發笑了。

這話我沒有回答，他也不再說什麼下去了。我們三個人，都默默地看着森林和湖水。我們的周圍，完全是寂靜，寂靜就完全罩住了我們。

在這寂靜中，聽到水的流動聲，白楊樹葉的交擦聲，絡繹的啼叫聲，蚊市的惱人的哭訴聲，偶然也有小蟲的鳴聲，和衝破了森林和湖水的幽靜的呼吸，而叫了的遠處的小汽船的汽笛。

『你去打過仗了的罷！』忽然破了這沈默，他質問我了。他除下小帽來，在手上團團地轉着。

我給這意外的質問嚇了一下，轉眼去看他，他却還是轉着小帽，在看森林的幽暗和湖水。我看見了他那出色的禿頭，和反射在那禿頭上面的星星和天空……還有一個不會說俄國話的，則理亂不知地伏着在打鼾。

『唔，去過了呀。』暫時之後，我乾笑起來。

『去過了？』他說，『那麼，爲什麼現在不也去打仗的呢？』

『那是……』我拉長句子，避着詳細的回答，『因爲生病，退了伍的……』這之後，談話便移到政治問題上去了。『現在是連看見打仗，聽說打仗，也都討厭起來！……』

「那又爲什麼呢？……」他說着，便將身子轉到這邊來。

「那是，我先前已經說過，政策第一，靠戰爭是不行的。況且現在國民也並無愛國心……」

「我以爲你是愛國主義者，却並不是麼？」

我在這話裏，覺到了嘲笑，叱責和真理。但我竟一時忘却了我的對子戰爭的詛咒，開始擁護起我那早先的愛國主義來了。我以爲靠了這主義，是人世的汙濁，可以清淨的。——因爲我在那時，極相信戰爭的高尚和那健全的性質，而且那時的書籍，竟也有說戰爭是外科醫生，戰爭從社會上割掉病者，將病者從社會上完全除滅，而導社會于進步的。

「是的，你並不錯。我是非常的愛國主義者，至于自願去打仗，去當義勇兵……」

「當義勇兵……」他睜大了吃驚的眼，用手趕着蚊子，用嘲笑的調子復述道。「當義勇兵……」

我向他看。他的禿頭上，依然反射着幽暗的天和星星。我發起恨來了。

『你爲什麼嘲笑我的呢……』我詰問他說。

他並不回答我。他那大的禿頭上，已經不再反射着幽暗的天和星星了。因爲他戴上了小帽。他似乎大發感慨，輪着眼去望森林的幽暗和湖，彷彿在深思什麼事。他在深思什麼呢？我就擅自決定：他和我是一類的東西。

『你在氣我麼？』他終於微笑着，來問我道。

『不，你是說了真理的。——我詛咒戰爭。我是逃兵！』

『哦，這樣——』他拖長了語尾，就又沈默了。

就是這樣，我不再說一句話，他也不再說一句話。

伏着睡覺的那一個，嚙叨起來了，一面用了他自己國裏的話，噤哩咕嚕的說着不知道什麼事，一面回到小屋那面去了。不多久，我也就並不

握手，告了別，回到自己的小屋裏。孩子早已打着鼾，熟睡在蚊子的鳴聲中。我沒有換穿衣服，就躺在乾草上面了。

有了這事以後，我一連幾夜沒有到鄰家去。那可決不是因為覺得受了侮辱，只爲了事情忙。天氣的變化總很快，我常怕要下雨。況且女東家來到了，非將乾草攪拌，集起來捆成束子不可……直到天下大雨，下得小屋漏到沒有住處了的時候，這纔做完了工。從這樣的雨天起，總算能夠到鄰家去了，然而小屋裏除了孩子和狗之外，什麼人也不在。我于是問孩子道：

『這裡的人們，那里去了呀？』

『上市去了。』孩子回答說。

『什麼時候呢，那是？……』

『噯，已經三天以前了哩……』

那我就什麼辦法也沒有。試再回到自己的小屋來，却是坐也不快

活，睡也不快活。加以女東家又顯着嚇人的討厭的樣子，睜了大湯匙一般的眼，向我只是看。

『盧開利亞·彼得羅夫娜，你爲什麼那樣地，老是看着這我的？』

然而她還是氣喘吁吁，目不轉睛地凝視我。我覺得有趣了，問道：

『怎麼了呀？不是有點不舒服麼？還是什麼……』

『不，伊凡奴式加，』她吐了沈重的長太息，大聲說道，『我喜歡了

你哩！』

于是她忽地抱住了我的頸子。

——說到這里，我的朋友就住了口，凝視着茶杯。後來又講起來

道：

『唉唉，這婆子實在是，這婆子實在是……』

我發大聲笑了起來。

『那麼，這婆子給了你什麼不好的結果了麼？……』

「那里，她是非常執拗地愛了我的哩。尤其是在戰事的時候……」他笑着，接下去說道，「這之後，我就暫時住在盧開利亞。彼得羅夫娜的家裏，最容易這纔逃到市裏來的……」很冒了些困難，纔得走出。開始是恐嚇我，說是布爾塞維克正在圖謀造反，有不合夥的，就要活活地埋在墳裏，或者拋到涅伐河裏去……總之，是費了非常的苦心，纔能從她那里逃出，待到走近了彼得堡，這總算可以安穩了……」

他拿起杯子來喝茶，我勸他換一點熱的喝。

「哦，那多謝。」他說着，就取茶去了。

三

「是好女人。」他吐一口長氣，說。『有了孩子哩。來信說，那可愛的孩子，總在叫着父親父親的尋人。我想，這夏天裏，總得去看一看孩子……』

「那男人呢？」

「來信上說是給打死了。叫我去，住在一起。」他說着，就用勁地吸煙。

「好，這且不管牠罷，我一到彼得堡市街的入口，馬上就覺得了。

情形已經完全兩樣，雖然不明白爲什麼，却只見市上人來人往，非常熱鬧，連路也不好走了。這是什麼事呢？我就拉住了一個兵，問他說：

「這許多人，是到那里去的，你知道麼？」

那兵便看上看下，從我的脚尖直到頭頂，捏好了鎗，吓的吐了一口唾沫。

「你是什麼！兵麼？」

「兵呀！」我答着，給他看外套。

「兵？」他只回問了一聲，什麼話也不說，就走掉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呵。」我不禁滿了歎息，但因爲總覺得這裡有些不安，便跟在那兵的後面走。兵自然不只一個，在這些地方是多到挨

挨擠擠的，但我去詢問時，却沒有一個會給我滿足的回答，我終于一徑走到調馬場來了。在這里就鑽進人堆的中央，傾聽着演說。剛一鑽進那里去，立刻聽到了好像熟識的聲音，我不禁喫驚了。我想走近演壇去，便從兵隊和工人之間擠過，用肩膀推，用肘彎抵，開出路來，但沒有一個人注意我。待到我擠到合式的處所，一擡頭，我就喫驚得彷彿潑了一身熱水似的了。在我的眼前的演壇上，不就站着個子並不很大，禿頭的，我在草場那里每夜去尋訪，閒談，一同傾聽了森林的寂靜的那個人麼？

『那是誰呢？』我伸長頸子，去問一個緊捏着鎗的兵卒。但兵卒默然，什麼話也沒有回答我。我只看見那兵卒的嘴唇怎樣地在發抖，怎樣地在熱烈起來。而且這熱情，也傳染了我了。

『那是誰呵？』我推着那兵的肚子，又問道。然而他還是毫不回答，只將上身越加伸向前方，傾聽着演說。我于是決計不再推他了，但拼命地看定了那知己的臉，要聽得一字不遺，幾分鐘之後，我和兵都像

生了熱病似的，咬牙切齒，捏緊拳頭，連指節都要格格地作響。那個熟識的人，是用堅固的鐵棍，將我們的精神打中了。

『要暴動，最要緊的是階級意識和強固的決心。應該鬥爭到底。

而且，同志們！首先應該先爲了工人和農人的政權而鬥爭……』

兵卒和工人的歡呼聲，震動了調馬場的牆壁。工人和兵卒，都歡欣鼓舞了。

『社會革命萬歲！』

『我們的指導者萬歲！』

『列寧！』我叫喊着，高興和歡喜之餘，不能自制了。每夜去訪的那人，是怎樣的人呢？他們是爲了工人階級的偉大的事業，而在含辛茹苦的。不料我在草場上一同聽了森林的寂靜的人，正是這樣的人物呵！

『列寧！』我再叫了一聲，拔步要跑到演壇去。

「我願意當義勇兵了！當義勇兵！」

然而兵卒捏了我的手，拉住了。他便是我問過兩回的兵卒，用了含着狂笑的嘴，向我大喝道：

「同志，怎的，你莫非以為我們是給鞭子趕了，纔去打仗的麼？」
我沒有回答他。因為這是真實。我們眼和眼相看，互相握着手，行了一個熱烈的接吻。

從這天起，我就分明成了布爾塞維克，當市民戰爭時代，總在戰線上，我將先前的自己對於政治的消極主義，用武器來除掉了。

「現在是，政治在我，就是一切了！」他說着，便從靠手椅上站了起來。

「那是頂要緊的。」我回答說，和他行了緊緊的握手。

四

過了十五分鐘，我們就走進講堂，去聽同志羅提阿諾夫的關於「工農

國的内政狀態」的演說去了。

一天的工作

A • 綏拉菲摩維支 作

一

天亮了，靠近牆壁的架子上面，一些罐頭，以及有塞子有標題的玻璃瓶，從暗淡的亮光裏顯露出來了，製藥師的高的櫃臺也半明半暗的露出一個黑影來了。

向着街道的那扇大的玻璃門，還關閉着。另外有扇門却開在那裏，可以看得見間壁房間裏的櫃臺上躺着一個睡熟的人影呢。這就是昨天晚上值班的一個學徒。他沉溺在早晨的夢境裏，正是甜蜜的時候。

街道上的光亮了些。九月的早晨的冷氣透進了房屋，卡拉謝夫扯了

一下那件當着被窩蓋的舊大衣，把頭鑽了進去。

大門那邊的鈴響了，應該起來了，卡拉謝夫可很不願起來呢，——如果再睡一忽兒多甜蜜呵！鈴又響了，『滾你的蛋，睡都不給人睡夠的。』卡拉謝夫更加把頭鑽進大衣裏去了。可是睡在大門邊的門房可聽見了鈴響，起來開了大門，然後跑到卡拉謝夫那邊，推他起來。

起來，卡拉謝夫先生，買藥的人來了呢。卡拉謝夫故意不做聲，等了一忽兒，但是，後來沒有辦法，始終爬了起來。朦裏朦懂的對着亮光擠着眼睛，他走進了藥房。

唔，你要什麼？——他不高興的對着那個年青女人說。

十個銅子的胭脂，七個銅子的粉。她說得很快，而且聲音來得很尖的。卡拉謝夫仍舊那樣，不高興的咕哩咕嚕的說着，裝滿了兩個小

瓶：

什麼風吹來的鬼，天還沒有亮呢！……拿去罷！——他說

，很煩惱的把那兩個瓶在櫃臺上一推。

——收錢罷——買藥的女人給他十四個銅子，對他說，——我們要到市場上去，我們是鄉下人，所以來的早些，——她添了這幾句話，爲的要說明她自己早來的理由——再會罷。

卡拉謝夫並沒有去回答她，只把應該放到錢櫃裏的錢放到口袋裏去了。他起勁的打着呵欠，他又得開始了這麼一套了：麻煩得受不了的，累死人的，瑣瑣碎碎的十四個鐘頭的工作，學徒，製藥師，副手，咒罵，不斷的買主走進走出，——整整的一天就是這些事情。他的心縮緊了。他揮了一揮手，爬上了櫃臺把大衣一拖，立刻又睡着了。看門的也把臉靠在門上。七點鐘已經敲過了，應該把一天的工作都準備起來，但是，藥房裏還是靜悄悄的。

二

製藥師沿着走進藥房的扶梯走下來了。他住在二層樓。他的新繞

起來文雅的衣服和清潔的襯衫，同他的灰白的疲勞的臉，實在不相稱，他留意着自己的脚步，很謹慎的走下來，一面還整頓着自己的領帶。他也感覺到平常的做慣的一天的工作又開始起來了，自己必要的麵包全靠這種工作呢。他從早上七點鐘起直到晚上十點鐘止，站在藥櫃那邊，要配六七十張藥方，要分配學徒的工作，要按照藥方檢查每一服的藥料——而且還要不斷的記着：一次小小的錯誤，就可以打破他的飯碗，因為學徒之中的任何一個要是有些疏忽，不注意，無智識，或者簡直是沒有良心的搗亂，那末他的地位就會丟掉，而且還要喫官司。但是，他同一般天天做着同樣工作的人一樣，最少想着的正是這種問題。

特別感覺得厲害的，就是平常每一天的早晨勉強着自己開始工作，同時想到自己在藥房裏是唯一的上司，這種情緒充滿了他，他低頭看看自己的脚，恍恍惚惚的扶着很光滑的往下去的欄干。

當他開門的時候，迎面撲來了一種混雜的藥房氣味，使他想起自己的

整天的工作，他平心靜氣的，並沒有特別想着什麼，隨手把門關上了，他不過照例感覺到自己經常工作的地方的環境。

但是這裏一下子把他的心緒弄壞了，他很不滿意的看見了亂七八糟的情形：藥房的大門還沒有開，看門的剛剛從自己床上起來，懶洋洋的捲着破爛的鋪蓋，那位學徒的抽昏的聲音充滿了整個的藥房。

製藥師的生氣和憤怒的感覺，並不是爲了亂七八糟的情形而起來的，而是爲了大家不急急于準備着他要來，似乎沒有等待他。看看那位看門的臉上很平靜的，睡得朦朧裏朦朧懂的，上面還印着硬枕上的紅影子，他更加憤怒起來了，罵了他一頓，而且命令他開開藥房的大門；然後他很慌忙跑到睡覺的學徒那裏，很粗魯的把他的大衣一扯。

——起來！七點多鐘了。

那個學徒嚇了一跳，呆呆的無意思的看着製藥師，可是等他明白了是什麼一回事，才慢慢的從櫃臺上爬下來，很怨恨的收拾他的鋪蓋。

——混蛋，你做的什麼？

——藥房門還關着，一點都沒有準備好！

——你這樣發氣幹什麼，七點鐘還沒有呢，我錯了嗎？爲什麼沒有

換班的值日生？幹什麼你這樣釘住了我？

卡拉謝夫惡狠狠的說得很粗魯，不給製藥師插進一句話，肝火發起來了，他想說得更粗魯些，他不想，也不願意去想或許是他自己有了錯誤。

——不准做聲！人家對你說話呢。今天我就告訴卡爾·伊凡諾維支。

卡拉謝夫咬緊了牙齒，拿了枕頭大衣，手巾，走進了裏面一扇門，到自己的房裏去。他走過藥房，看了看鐘——真的已經七點一刻了。他自己睡遲了，是他自己不好。雖然他明白藥房門應當開的時候，人家不能夠允許他睡覺了，但是，他並不因此就減輕了他反對製藥師的憤怒，——爲着要給他所積聚了的怨恨找一個肉體上的出路，他走出了門，就兇惡而下作的咒罵了一頓。

製藥師走過櫃檯那邊抽出了藥方簿子。他感覺非常慌亂和不安，想很快的給卡拉謝夫感覺到自己的權力，使他去後悔，這種感覺使他的憤怒不能夠平靜下去。

不知怎樣的一下子在整個藥房裏，充滿了一種煩惱的情緒，一種禁止不住的怨恨，大家要想相罵，大家要互相的屈辱，看起來又並沒有什麼原因。其餘的學徒和副手都來了，他們繃着眉頭，朦朧朧的臉，很不滿意的樣子。好像在院子裏從早晨就開始下了秋天的細雨，還下過了雪珠，陰暗和潮濕的天氣，——大家心裏都非常的煩惱。

大家要做的事，都仍舊是那一套：十四個鐘點的工作，稱藥，磨藥，碾丸藥，時時刻刻從這一個藥櫃跑到那一個藥櫃，到材料房又到製藥房，一點沒有間斷和休息，一直延長到晚上十點鐘。週圍的環境永久是那麼樣，永久是那麼沉悶的空氣，永久是那麼樣的互相之間的關係，永久是那麼樣感覺得自己的封鎖狀態，和藥房以外的一切都隔離着。

通常的一天工作又開始了，又單調，又氣悶，很想要睡覺，一點兒事情也不想做。

三

看門的穿着又大又長的靴子，克托克托的走來；他的神氣是一個什麼也不關心的人，在藥房裏的一切事情，以及這裏一切人的好不好，他是完全不管的，他拿了兩把洋鐵茶壺的開水和茶，很謹慎的放在櫃臺上，熱的茶壺立刻粘住了漆布，要用氣力才扯得開。大家就都在那間材料房中間的一張又狹又長的櫃臺上開始喝茶，——那張櫃臺就是昨天晚上卡拉謝夫睡覺的。大家很匆忙的喝着玻璃杯裏混混的熱的湯水，這些湯水發出一種銅鐵的氣味。話是沒有什麼可說的，因為大家互相都已經知道，彼此都已經厭煩了，而且永久是一個老樣子。買藥的人已經開始到藥房裏來了，時常打斷他們喝茶，一忽兒叫這一個夥計出去，一忽兒又叫那一個出去。

材料房裏走進了一個男小孩，大約有十六歲，他是又瘦又長，彎着胸，駝着背，穿着破爛不整齊的衣服，而且他那件西裝上衣披在他的駝背上非常之不相稱的。這就是一個最小的學徒。

他跑到櫃臺邊，自己倒了一碗茶，兩隻眼睛找麵包，但是，攤在漆布上的只有一些兒麵包屑屑了。『什麼鬼把麵包都嚼掉了』，他自己講着，『這算什麼，要叫我餓死嗎！』他努力把發抖的嗓子熬住了。

他的樣子，他整個的骨架，暴露了那種過渡時期的年齡——正是身體加倍的生長，拚命的向上伸長的時候，但是他的年青的肉體還沒有堅固，他的身體的各部分發育得不平均，彷彿各個部分是分離的，是不相稱的，互相趕不上似的。

灰白色的瘦長的面龐表示着天生的忠厚，軟弱，服從，不獨立的性質。但是，他現在的怨恨和沒有用處的願望，總還要想懲罰別幾個學徒使他們感覺到自己的錯處，這些怨恨和願望就改變了他的神氣，他臉上的

肌肉和嘴唇上的神經都在扯動着，而他的絕叫的聲音抽咽着。

這一切表示所發生的影響，使人家看了覺得他真是個小孩子的神氣。而他，恩德雷·列夫琛珂自己也覺得無論怎麼樣都要換一個方式來表示使人家不當他小孩子，使人家不笑他，但是不會這樣做。他不做聲了，用茶匙光郎光郎的把茶旋成一個圓的漩窩兒；然後，突然間發起恨來了，把並沒有一點兒錯處的茶壺一推，茶壺打開來了，水也潑出來了，他站起來，揮揮他的手。

——混蛋！只曉得喫，你們這些畜生！……爲什麼我從來沒有喫過別人的呢？你們這些不道德的人！

——茶壺倒翻了，死鬼！

大家相罵起來了，卡拉謝夫的兇惡的臉對着恩德雷。值班的一夜沒有好睡，早晨來買藥的女人，製藥師又來吵鬧了他，白天還有十四個鐘頭的工作，恩德雷臉上的神氣和他整個身體的樣子，——這一切一切都很奇

怪在他的心窩裏混合了起來。恩德雷是個小學徒，根本就沒有資格高聲的說話。

——你擺什麼官架子！畜生！……誰怕你呢！

大家一致的攻擊列夫琛珂。他應得的麵包，真的不知道誰給他喫掉了，可是現在弄成功這樣了，彷彿倒是他自己的錯處。

列夫琛珂努力阻止嘴脣的發抖，熬住自己理直氣壯的眼淚，他沒有力量保護自己。他似乎是爲着要維持自己的威嚴，說了幾句粗魯的罵人的話，就跑到屋角裏去，在空瓶堆裏鑽來鑽去。

受氣，孤獨，沒有幫助的感覺，使他的心上覺到病痛似的痛苦。他進了藥房已經有半年了，直到現在，他天天一分鐘都不知安靜的。追究他，罵他，鄙視他，譏笑他。爲的是什麼呢？他總盡可能的工作，努力討大家的好。他的加緊工作，本來是討好別人來保護自己的，可是，他愈是這樣，就愈發受苦。甚至當他有幾分鐘空的時候從材料間跑到藥

房裏來看看，學習學習配藥的事情，也要被他們驅逐出去，好像他有癩病要傳染似的——重新被人家趕回材料間去——洗洗橡皮泡，剪貼剪貼標題紙。大學徒，副手，製藥師也曾經有過這樣同樣的地位，他們也都受過侮辱和屈服，當初誰比他們在職務上高一級的人，也都可以這樣欺侮他們的。而現在，因為心理的反動，他們完全是無意之中在恩德雷身上來出氣，彷彿是替自己的虛度的青年時期報仇。

但是，他並不顧到這些，在他的心上只是發生了憤激和報仇的感覺。他急忙的粘貼着標題，同時一個一個奇怪的復仇的念頭在他的腦筋之中經過：大學徒，副手，製藥師應該碰見不幸的事情，或者火燒，或者喫錯了毒藥，或者更好一些，——他們弄錯了藥方，毒死了病人，結果警察來提他們，而他們在絕望之中將要來請求恩德雷救他們，請他說：這是他沒有經驗掉錯了藥瓶。而他恩德雷，在那時就可以跑過去問他們了：『記不記得，——你們都給我喫苦頭，羞辱我，戲弄我，我沒有一

分鐘的安靜；我的心痛和苦惱，誰都沒有放在心上，現在你們自己來請求我了！？」你們爲什麼欺侮我呢？」

是的，他爲什麼應該忍受這一切呢，爲什麼大家都不愛他呢？只不過爲的他是一個最小的學徒。他很心痛的可憐自己起來了，可憐他自己小時候的生活，可憐他自己的過去，可憐在中學校的那幾年，可憐小孩子時代的玩耍和母親的撫愛。

他低倒了頭，縐着眉頭，努力的熬住了那內心之中燃燒起來的眼淚。製藥師進來了，他竭力裝出嚴厲的不滿意的樣子，命令大學徒到藥房裏去，叫小學徒也去準備起來。卡拉謝夫同兩個大學徒跑到藥房裏去了，開開藥櫃門，擺出木架子，白手巾，玻璃瓶，裝藥的杓子，一切都放好，擺好，像每天早上一樣的開始工作。

又暗又高的天花板上，中間排着一盞不動的燈；屋子裏的光線是不充足的，一口大的藥櫃凸出着，光滑的櫃臺上反映着黑暗的光彩，週圍擺着

一排一排的白色玻璃瓶，上頭貼了黑色的標題，一股混合的藥香的氣味，——這一切看起來，正好配合着那種單調的平靜的煩悶的情緒，這種情緒充滿着這個藥房。

像鏡子似的玻璃門裏，看得見一段馬路和對面的壁板，對過的大門口掛着一塊啤酒店的舊招牌，上面畫着一隻杯子，酒沫在向外潑着。早晨的太陽從那一方面經過藥房的屋頂，很亮，很快樂很親愛的照耀着那塊招牌，排水管，石子路，發着光彩的路燈上的玻璃，對面牆頭上的磚瓦，以及窗子裏雪白的窗簾，——而藥房却在陰暗的一方面。

馬路上的馬車聲同着城市的一般的不斷的聲音，却透過關着的門，送進了藥房內部，這種聲音一忽兒響些，一忽兒低些，窗子外忙亂的人羣來往着，使街上的聲音發生着一種運動和生活，而且不斷地在窗臺上閃過小孩們的帽子。

可是這許多彷彿都和藥房沒有什麼關係似的，在這裏一切都是有序

的，靜悄悄的，暗淡的。學徒們都站在那邊，他們的蒼白的臉，表示着很正經的神氣，站在櫃臺邊工作著。而製藥師也仍舊是站在藥櫃邊不斷的寫着和配着藥。

在長凳上坐着幾個普通人，等着藥。他們却很注意的看那些玻璃瓶玻璃罐子，藥缸，以及一切特殊的陳設，這些情形使他們發生一種整齊清潔精確的感想，而且使他們覺到藥房和其他機關不同的意義。他們閒立得無聊，注意著那些穿得很有禮貌很乾淨的年青人在櫃臺邊很快很敏捷很自信的工作著。每一次有人跑進來的時候，一開門，街上的聲音就彷彿很快活的充滿了整個藥房，但是，門一關上，聲音立刻就打斷了，又重新低下去，仍舊繼續那種不安寧的嘶嘶的響聲。學徒們看一看進來的人，並不離開自己的工作，仍舊很忙碌的配着藥，關於新來的買主的影象，一下子即被緊張的工作所消滅了；在他們眼前所閃過的人的樣子，面貌，神氣，以及所穿的衣服，都混成一個總的灰色的印象，發生着一種單

調的習慣了的感覺。只不過年青的姑娘們是在總的灰色的背景之外，她們所閃過的樣子和面貌是年青得可愛和風流。年青的響亮的聲音叫人聽着有意外的快樂，引得起那種同情和熱心的感覺。卡拉謝夫，或者其他學徒，却很親熱的放她們進來，給她們所需要的東西。門又重新關好，又恢復了過去的灰色的平日的色調，而且一般買主們的面貌都好像成了一個樣子。

每天的時間總是這樣地跑過去，買主們總是這樣一忽兒來一忽兒去，學徒們總是這樣拿架子上的藥瓶，撒撒藥，調調藥，貼貼標記；學徒們和副手們總是這樣的在買主面前裝着很嚴厲很有秩序的樣子；到了只剩下他們自己的時候，他們互相之間罵也來，譏諷也來，笑也來，說說俏皮話，相互爭論起來，他們對於老板和代表老板利益的制藥師，却隱藏着一種固執的仇視的態度。

四

學徒們有時候想出些自己玩耍的事情，尤其謝里曼最會做這類的事，他是最大的學徒。他胖得圓滾滾的，凸着一個大肚子，人很矮小，他笑起來永久是會全身發抖，而且總在想開玩笑。他同卡拉謝夫在一起工作；他做得厭煩起來了，很想玩一套什麼把戲，但是有買主在藥店裏，製藥師也站在藥櫃邊。他就把身體彎下去，好像是到地下去找藥瓶子，其實他在底下一把抓住卡拉謝夫腳，卡拉謝夫惟恐自己跌倒，也就彎身下去，倒在謝里曼的身上，而且用無情的拳頭捶他的背部腹部腿部頭部。站在櫃臺那邊的買主和製藥師並看不見他倆，他們在地板上相互的抓着，而且十分緊張的，閉緊着嘴不敢喘氣，惟恐自己要叫出來，或者大笑起來。如果製藥師驟然間從櫃臺那邊走過來看見這種情形，他就立刻要開除他們出藥房，——這種危險使他們的玩耍特別有勁。後來，他們起來了，而且安安靜靜如無其事的重新做起打斷過的工作。買主們不過覺得有些奇怪：爲什麼這兩位學徒的面貌上忽然這樣紅呢。

可是有時候他們的把戲還要厲害。譬如有一次謝里曼偷着一忽兒時間，裝了滿袋的瀉藥片和同樣子的巧格力糖，偷偷的從藥房裏出來走到門外，就把這糖片和藥片沿路分送給遇到的人去喫；馬夫，門房，下女，女廚子，甚至在對面的站崗警察都喫到了；經過兩個鐘頭發覺了他請客的結果，在門外起了一個不可想像的擾亂。那位警察簡直丟了自己的崗位跑了。幾家人家的主人立刻派人檢查一切的鍋子和暖水壺，以為這些東西裏有了什麼毒藥。學徒們可時時刻刻跳進材料房去，伏在櫃臺上，臉向着下面，哈哈大笑，笑到像發神經病似的。製藥師罵得很利害；爲什麼他們丟了藥方不做工，想不出他們是在幹些什麼，直到最後才推想到這個把戲是他們鬧出來的。可是製藥師並沒有對老板去告密，他自己也害怕；知道老板並不會感謝他的，因爲他不能夠看管學徒們，自己也有錯處。很單調很憂悶的一天之中，沒有可以散心的，沒有什麼可以喜歡的，也沒有任何精神生活的表現，學徒們就只有做做這種把戲。這種把

戲是他們在自己的無聊生活之中起一點兒生趣的唯一辦法。藥房的生活完全是一種出賣自己的時間和勞動能力的人的生活。一百個老板之中總有九十九個看着自己的職員只是創辦藥房事業所必需的力量來源，竭力的要使自己只化最少的費用，而叫他們儘可能的多做工作。一天十四個鐘頭的工作，沒有一分鐘的空閒；甚至於在很辛苦的，晚上沒有睡覺的值班之後，也沒有可能休息這麼兩三個鐘頭。他們住的地方只有攔樓上或地窖裏的小房間；他們喫的東西都是些碗腳的剩菜。藥房老板爲着要使這些賣身的學徒不能夠抱怨，他們定出了一種條例，叫做『藥房學徒，副手，製藥師的工作條例』，——照這種條例，老板就可以支配這些藥房職員，像他們支配玻璃瓶玻璃罐橡木櫃以及藥料一樣。學徒要有投考製藥師副手的資格，副手要有投考製藥師的資格，都應當做滿三年工作，彷彿是爲着要在實習之中去研究（其實是老板要用廉價的職員）而且在每一個藥房裏面至少要繼續工作六個月，不管這個藥房的生活條件是怎麼樣，

——不然呢，所做的工作就是枉費，不能作數。藥房老板儘可能的利用這個條例來裁減『不安分的份子』。這樣，藥房職員只要有很小的錯誤，甚至於沒有錯誤，就可以有滾蛋的危險，而因為他沒有做滿六個月，他的名字就立刻在名單上勾消了，雖然離六個月只剩得兩三天，也是一樣；於是乎他能夠有資格投考的時期又要延遲下去，又要重新天天去做那種麻煩的苦工。

學徒方面也就用他們自己手裏所有的一切方法來改變他們的生活，即使只有很少的一點兒意思，他們也是要幹的；如果不能夠，那末，至少也要想法子來報仇，爲着自己的生活健康幸福而報仇，當然這是不覺悟的報仇。學徒們不管在怎麼樣難堪的條件之下竭全力要完成六個月的初期的服務。可是，只要過了這個和他的命運有關係的半年，他們立刻就跳出去，尋找較好的服務地方，這個地方應當有的，而且一定要有的，因為總有些人是在過着人的生活，因爲在舊的地方的生活實在過得太難堪了。

最初時期的新的環境，新的關係，新的同伴，新的買主，——遮蓋着實際情形，彷彿此地的生活表現得有意思些；但是，這不過幾天而已，最多一個星期一個半星期。在這裏，這些青年的身體康健和精力又同樣的要被榨取，又同樣的等待着可惡的疲勞的六個月，那時候又可以跑出這個地獄，到另外好一點的藥房裏去，這種藥房一定要有的。——這樣的情形直到三年爲止。不幸的藥房職員只要在那個時期沒有病倒，沒有生癆病，沒有好幾十次喫錯毒藥，沒有被藥房老板冤枉或者不冤枉的取消藥房職員的資格，把他的名字從名單上勾消，而能夠靠朋友親戚的幫助，拿出自己很小的薪水的一部分，積蓄起一筆款子，——他就可以跑到有大學校的城市去，餓着肚子來準備考試，最後，經過了一個考試，他就變了藥房副手。然後……然後又開始這一套，才可以得到製藥師的資格，這種製藥師的資格，很少有人可以得到的。

爲着要反對老板的公開的直接的權力，什麼都可以做得出來的。假

使學徒們有一個小小的可能，他們就得支配賬房錢櫃裏的錢，像支配自己的錢袋一樣；在櫃子裏的香水，貴重的肥皂，以及生髮油等等，他們不管人家需要不需要，而拿出去隨便送人；藥材的耗費要超過所需要的兩三倍，只要一忽兒不注意，他們就立刻把些材料都掉到盆裏去了，這些多餘的材料在材料房裏堆了許多。製藥師和老板要時時刻刻看着他們，這在事實上又是不可能的。

藥房裏內部的生活雖然是這樣的異乎尋常的情形，可是局外人在外表上看來，仍就是很單調而有秩序的。

五

像今天，在買主們的眼光看來，外表上並沒有什麼特別緊張。卡拉謝夫，謝里曼以及別的學徒副手們仍舊是很尋常的很忙碌的在自己的櫃臺邊工作着。可是，這種尋常的環境和機械式的工作，並不能集中他們全部的注意力，而且他們的腦袋並沒有受到環境的束縛，片段的思想和回憶

不斷的在他們腦經裏閃過；所閃過的是些什麼呢？是關於放假的日子，爭論，打架，夜裏的散步，關於自己將來的命運，幻想最快樂的意外的生活，以及糗糊的希望着能夠換一個環境，換一個地位。

卡拉謝夫一方面在漏斗裏濾着渾濁的液汁，這種液汁已經發着亮光一滴一滴的掉到玻璃瓶裏去，另一方面他正在想着——「我做了副手，有人借我五百個盧布去租一個藥房，出賣些便宜的藥，——只要賣得便宜，就是參點兒糞進去也不要緊。不然呢，養些豬也可以，豬油可以賣到莫斯科去……」叫我的那位可憐的受苦的母親同住在一起，可以離開那種窮苦的生活。這樣的過着好生活！到白洛克公司去買輛自行車——兜兜圈子，這倒可以不要喂養它的；——很好：週圍有荒野，有小河，有新鮮的空氣，有碧青的天空，自由自在的坐在那裏吹吹口嘯！……

他竭力的熬住自己的手發抖，很當心的把瓶裏的藥水倒在漏斗裏去，漏斗裏的水一滴一滴的漏到玻璃瓶裏去，散出發亮的糗糊的斑點。

有人很急忙的進來了，跟着他突然闖進來的街道裏的喧鬧聲，一會兒又重新退去了，藥房裏的聲音又重新低下去，像人在那裏自言自語似的；這樣一來，使人想起別的地方的自得其樂的生活。

製藥師拿一張藥方放到卡拉謝夫面前。在藥方上寫着『Statum』，——這就是說要把藥立刻配好，用不着掛號——因為這是病危的藥方。

卡拉謝夫拿來看了一看，他的思想立刻轉移了。他已經不想着將來的藥房，養豬，坐自行車等等事情了，他拿着梯子很急忙的爬到最高的一格上面，寫着『Opil Crosti』。他很快的爬下來，繼續着工作。放在那裏一大堆的藥方惹起了一種催促的感想。

同伴們在旁邊工作着，他們跑來跑去，彎着身子拿這個瓶那個瓶，倒出些藥粉放到極小的天秤上去稱，輕輕的用手指尖敲着，又重新把那些瓶放到原位上去。這些，使人感覺着那種不變的情緒，機械的緊張，以及不知道爲什麼的等待着工作快些做完。

有時候，卡拉謝夫忽然發生着一種不能克服的願望：「呸！什麼都要丟掉，不管製藥師，不管藥房，不管世界上的一切藥方，快些披起衣服跑出去混在那些活潑的敏捷的在街道上的人堆裏去，同他們一道去很快活的吸一口新鮮空氣，——這兩天的太陽這樣好，這樣清爽。但是，他繼續做的仍舊是那樣緊張的工作，仍舊要磨着，稱着，撤着藥粉，倒着丸藥。一忽兒又一忽兒的看着那口壁上的掛鐘。一支短針竟是前進得那樣慢，卡拉謝夫心裏推動了它一下，但是，再去一看，它仍舊在老地方。

無論時間去得怎樣慢，可是總在走過去。這時間跟着街上聲音的印象，跟着馬路上的景致，跟着窗口經過的人羣，跟着經常變換的買主，一塊兒走過去，而且跟着工作的順序走下去，疲倦的感覺漸漸的利害起來了。看起來：週圍的整個環境，買主，學徒，櫃子，製藥師，窗門，以及掛在中間的燈，都是慢慢的向前去，走到喫中飯的時候了；喫中飯確有一種特別的意義，——總算一天之中有了一個界限。

一點半了，要想喫中飯，胃裏覺得病態似的收縮起來了。卡拉謝夫忽然想起了不知道什麼人喫掉了恩德溜史卡（一）的早飯，卡拉謝夫也會經罵過他的。他現在想起來很可憐他，大家都攻擊他，因為他是個最小學徒，卡拉謝夫一面快快拿了顏色紙包在瓶口上，一面這樣想：『混蛋，他們找着他來攻擊！』

六

平常在下午三點鐘的時候，買主的數目就少下來了。學徒們很疲倦的，肚子也餓了，配着最後的幾張藥方。樓上有人來叫製藥師和副手去喫中飯，他們是同老板在一起喫飯的。

——先生們，白燒兒！——製藥師剛剛進去，最後的買主剛剛走出大門，謝里曼就跑進材料房高聲的叫着。

——去，去！

——喂，列夫琛珂你去！

列夫琛珂很快的爬到最高的架子上，用自造的鑰匙去開那上面的藥廚門，這藥廚裏藏的是酒精，他就拿了一瓶百分之九十五的酒精倒在另外一個玻璃瓶裏，並且在裏面加上櫻桃色的糖蜜和有一點香氣的炭輕油。做成了一種很濃厚的飲料，這種飲料在藥房裏有一種「科學的」名稱叫做「白燒」。

看門的和下女把中飯送來了。學徒們搬好櫥子，都坐在櫃臺的週圍，他們都很快活的等着喝酒。當看門的和下女走出去了之後，謝里曼不知道從什麼地底下拿出那瓶酒來倒在量藥的杯子裏，那杯子至少可以盛大酒盃一盃半。每一個人都很快活的把這滿盃的酒精一下就倒在肚裏去了。燃燒得很利害的感覺，呼吸幾乎被純粹的酒精逼住了，各人的眼睛裏發着黑暗，經過一分鐘以後，他們大大地快活起來了，他們大開了話箱。一下子都說起話來了，但是，誰都不聽誰的話。講了許多無恥的

註一：就是恩德雷。——譯者。

笑話，很尖刻的，罵娘罵祖宗的都罵了出來。什麼無聊的工作，互相的排擠，互相的欺侮，和製藥師的衝突的悲哀的等待着休息日的希望，一切都忘掉了。大家忽然間在壓迫的環境之中解放了出來；可以使人想得起和藥房生活有關係的那些瓶子孟子罐子等等都喪失了意義，而且現在看起來都沒有什麼意思了，也沒有什麼必要了。站在櫃子上架子上和抽屜裏的這些東西都在偷偷的對着他們看。學徒們把碟子刀子碰得很響，很有胃口的貪喫着，就這麼用手拖着一塊一塊的肉喫，這些肉究竟新鮮不新鮮還是成問題的。大家都趕緊的喫着，因為買主們會來打斷他們的中飯，而且他們也正在搶菜喫，惟恐別人搶去了。

列夫琛珂忘記了自己今天的受氣，而且沒有原因的哈哈大笑起來，在他的青白色的面上燃燒着一些病態的紅暈。卡拉謝夫很暗淡地看着壁角，他平常酒喝得愈多就愈加愁悶。可是，謝里曼像鬼一樣的轉來轉去，他提議對於製藥師和副手再來一個把戲，——把草麻油放到他們喝茶

的孟子裏去，或者再比這種油還要厲害的東西，他自己想起這種把戲的結果，就捧着肚子大笑了。

藥房裏的鈴很急的得郎郎的響了。一種習慣了的感覺，——應當立刻就跳起來跑去放買主們進來，——就把醉意趕跑了，而且一下子出現在眼前的又是從前的環境。每一個人無意之中覺得自己又在鬭爭的狀況裏面了，這種狀況，是整個藥房生活的條件所造成的。

——卡拉謝夫，難道不聽見嗎？你這個混蛋！

——你去罷，又來了，我值班值了一夜，混蛋！

——謝里曼，你去，要知道人家在那裏等着呢。

——列夫琛珂，你去罷！

列夫琛珂也張開了口表示着反抗的意思，但是，沒有講話，就被他們從材料房裏推了出來。他給了買主所需要的東西，等買主跑出去了，就把一部分的錢放進錢櫃裏去，放得那麼響——使材料房裏的人都聽得着掉

錢的響聲；而另外多餘的一部分錢就輕輕的放進自己的袋裏，回到材料房來了。

卡拉謝夫又倒了白燒，大家都喝了。他們都要想再來一次那樣的快活，和痛快的情緒，但是，喝醉酒的第一分鐘的快活已經不能夠再恢復了。頭腦發重了。製藥師和副手快要來了。

——孩子們，卡奇卡來了！

學徒們都擁擠到窗前來，有一位塗粉點胭脂的『半小姐』在行人道上走過來了。她有點兒蹺脚，看起來，她用盡一切力量要想走得平些。

——蹺脚的女人！

——沒有脚的女人！

——卡奇卡走過來！

謝里曼跳到窗臺上去，並且做出沒有禮貌的手勢。

——孩子們，把卡奇卡——來灌一灌白燒！

她走過了，頭也不抬，可是很得意的樣子，因為大家都在注意她。

——卡拉謝夫，她在等你呢！

——哪，見什麼鬼！

——卡拉謝夫不滿意的說着。大家都釘住了

卡拉謝夫。

——立刻叫她到這裏來，聽見嗎？去同她來。

——先生們！她腳蹺得好一點了呢。

——叫她來！

大家拉着卡拉謝夫，而他開始發恨並且罵起來了。同平常一樣，在無意之中玩笑變成了相罵。

藥房裏又來了買主。製藥師與副手喫了中飯走下來了。製藥師立刻指揮他們工作，大家都站到櫃臺旁邊。頭腦裏轟隆隆的響起來了，非常要想躺下來。並且眼睛也要閉下來，真想去嘗一嘗醉醺醺的騷亂的味兒。

我發寒熱了，頭在暈着……請准許我……我不能工作——

卡拉謝夫走到製藥師的面前說。

製藥師很兇惡的看着他，並且身體湊近了他，可是，卡拉謝夫很小心
的輕輕抑止着呼吸，呼出的氣竭力的避開製藥師的臉。

——又喝了酒！？ 哼，不知道像什麼東西！…… 豬糞！ 我說過
誰都不准拿一滴酒精。

——誰拿呢？ 鑰匙在你那裏——卡拉謝夫很粗魯的說了，又重新走
到自己的位子裏，故意不留心的把玻璃瓶子和天秤磕碰着，兵兵乒乓的發
響。

七

喫中飯以後的時間更拖得長了。太陽從低處傾斜到屋後面，照耀着
屋頂和教堂上的十字架，城裏的房屋和街道上面都佈滿了陰影。暗淡的
微光在不知不覺中充滿了藥房。在架子上的藥罐和一切東西的棱角却喪

失了顯現的狀態，而在精神上印着一種慢性的悲哀，不滿意的混亂的情緒。

卡拉謝夫想起了自己的房間，在他的幻想之中發現了在他房間裏的貧困的環境，一張桌子上堆滿着空的藥瓶，許多醫藥上的書籍和一切零碎的廢物，一張蹺了腳的椅子，床上破爛的粗布被單，並且想到十點鐘之後關了藥房門大家都上樓去的時候，平常總有一種安靜和輕鬆的感覺，這種感覺現在引起了他一忽兒的幻想。後來，他又記起老板卡爾·伊凡諾維支面上的表示，想起他那走路的神氣，他那白鬍子，常常縐着的灰白眉毛。當他同學徒們講話的時候總是這樣的看着，彷彿在他面前的是一匹頑強的懶惰的馬；這匹馬，應當要拿着鞭子來對付似的。卡爾·伊凡諾維支是一個德國人。卡拉謝夫想——『如果把一切德國人都從俄國趕出去，那時候，或許學徒們在藥房裏的生活就比較的要好些。可是，製藥師不是德國人，而也是一個混蛋。』

卡拉謝夫設想着自己做製藥師的時候，他想得仔仔細細，——想到他將來生活上的一切，他將來要穿什麼衣服，要怎樣走路，怎樣來對付卡爾·伊凡諾維支，怎樣說話，以及怎樣來趕這許多學徒。

半明半暗的光線充滿着藥房，被這光線所引起的情緒已經到了這樣的程度；簡直遮蓋了一切實際情形，雖然他的手還在機械的很快的做着自己的工作，但是，他完全忘記了他自己在什麼地方，忘記了在他的週圍有些什麼東西，——在他的面前完全是一個另外的景像和狀態。當有人叫着他，問他要什麼東西的時候，這種叫聲才突然把他從幻想中叫回來，這種幻想是一種疲勞和孤獨的環境所形成的。

看門的跑來，擺着梯子，爬了很久，後來總算點着了燈。那時，窗子一下子發了暗，而在街道上的路燈也點着了。凡是經過藥店門口的人，只要他走進了從窗子裏射出去的那道亮光，在裏面的人就可以把他看得很清楚，但是，一忽兒他又跑到黑暗裏去了。馬車的聲音漸漸地在城

裏低下去了。

到十點鐘還遠得很，卡拉謝夫工作着，一下子又沉醉在他自己的回憶和幻想中。買主們也是如此的萎縮着，真的他們也同樣的無聊。好像這樣的時間過不完似的。『最好現在就跑出去，到一個和現在完全不同的環境裏去，爲什麼一切都是這樣呢？如果這樣下去真要死呢。』

那些事情離得很遠很遠呢，可是，現在不知道爲什麼都想起來了，而且不知不覺的和買主們的無聊的神氣聯系起來，並且和黑暗以及無窮無盡的長夜聯系起來。卡拉謝夫覺得很不舒服，他轉變了一個思想，而想到別方面去了。

一個大學生走到製藥師面前低低地說了一些什麼。製藥師很有禮貌的注意着聽他。大學生制服的大衣，上面釘着白銅鈕扣，學生裝的帽子上有一道藍箍，他嘴巴上的青年人的鬍子剛剛透出皮膚，所有這些驚醒了卡拉謝夫的回憶，這對於他是非常感傷的。如果能夠換一換生活，他也

許現在可以和這位大學生有同樣的地位，也是這樣走到藥房裏來，而且有同樣的自由和不拘束的態度同製藥師講話。卡拉謝夫同他的同伴們都屬於那些不幸的人，——中學校對於這些不幸的人不是母親而是後母了。

青年學生之中有極大的百分數就是藥房學徒這一類的人，他們每一年被中學校趕出來，使他們不能夠讀完。

大學生出去了，而製藥師叫卡拉謝夫跑到他面前去，開始檢查他剛剛配完了的藥方。製藥師看看藥方，而卡拉謝夫背誦着，他說『Sachari』
(糖)……

卡拉謝夫躊躇了一秒鐘。他現在很清楚的回憶了起來，在藥方裏應該要放乳糖的地方，他放進了普通的糖。『Sachari last』(乳糖)——他直接的很有勇氣的對着製藥師的臉堅決的說出了。

『那裏，別怕，這是不會毒死的，我還是不說出來好，如果說出來——又要強迫我重新配一次。』製藥師在紙上打好了印，並且指揮他包

好藥瓶。

通常人說——「正確得像在藥房裏一樣，」但是，這太天真了。服務的職員和應做的工作比較起來，常常覺得職員太少。爲要趕着配藥，他們走來走去的走得很疲勞，而且慌忙的不得了，只要製藥師轉身一下，學徒們就在背後做錯了（至於買主們，他們本來一點兒不知道這些專門技術的）；稱得最正確的只不過最毒的物質。

卡拉謝夫感覺得腳筋抽起來了，腰也酸了。整個身體裏充滿着消沉和疲倦。看起來只想要爬到床上去——立刻就會睡得像死人一樣。現在世界上無論怎樣滿意的事都不能來誘惑的了；只要睡覺，睡覺，睡覺。白天裏，尤其在喫中飯以前，時候過得非常慢，而且疲倦得很。現在看起來，在太陽沒有落山的一天竟不知不覺的過去了；但是黃昏，尤其是晚上，——又像過不完了似的。許多配好的藥方已經拿去了，許多買主已經來過了，而透過黑暗的那些零零落落的路燈的火光，仍舊可以在窗子裏

看得見，藥房中間的那盞很大的煤氣燈仍舊點着，學徒們，副手們，買主們仍舊是那麼樣走來走去，他們的臉，衣服和手裏的包裹在晚上的光線之下還有一種特殊的色彩，黑暗的陰影也仍舊一動也不動的躲在壁角落裏和櫥櫃之間，而且最主要的是；——所有這些情形都永久是自然的，必要的，不可避免的。這個晚上，看起來，簡直是無窮無盡的了。

經過半開着的材料房的門，可以看得見恩德雷·列夫琛珂的瘦長的不相稱的身子。他在門和櫃臺之間走來走去，做着很奇怪的手勢，身子低下去，手伸出來，彷彿是在空氣裏指手劃腳的。

坐在藥房裏的人，看着他的動作，覺得可笑而想像不到的；他們都不見材料房裏到處都掛着繩子，恩德雷是在這些繩子上用阿拉伯膠水把標題紙的一頭粘在上面晾乾。恩德雷在門口走過的時候，在他一方面可以看見兩三個買主的身影，一動不動的坐在椅子上，可以看見在櫃臺後面工作着的學徒，以及一半被藥櫃遮住的製藥師，他老是那麼一個姿勢，一點

兒沒有什麼變化的。許多瓶的草麻油，亞摩尼亞酒精，白德京藥水，吳利斯林油，現在放在他面前的櫃臺上，叫人得到這一天工作的成績的印象。疲倦之外還加上一種孤獨的感覺；人家做工還有些同伴，而他一天到晚只是一個人在這個骯髒的雜亂的光線很暗的非常悶氣的材料房裏轉來轉去。

八

「……………一……………二……………三……………四……………九……………十！」鐘敲得很準，很清楚，很有勁，明明白白的要大家懂這几下敲得特別有意義。在這一秒鐘裏面，一切——凡是這一忽兒以前的，工作時間所特別的，那種影響到整個環境的情調都消滅了；而站着不動的天秤，瓶瓶罐罐，量藥水的杯子，藥櫃，椅子和坐在上面等着的買主，黑暗的窗門，一下子都喪失了自己的表現力量和影響，——這些東西，在一秒鐘以前，對於學徒們還有那麼利害的力量和影響呢。一種脫卸了勞動責任的感覺，——可

以立刻就走的可能，把大家都籠罩着了，使過去一天的印象都模糊了。

買主喪失了自己的威權，他們的身子都彷彿縮小了，比較沒有意義了，比較客氣了。學徒們互相高聲的談話起來了，無拘無束的了。看門的把多餘的燈滅了，站到門口去等最後的幾個買主出去，就好關上門，就好在門旁邊的地板上躺下。開始算錢。值班的副手，表示着不高興的神氣，在半明不暗的材料房的櫃臺上攤開自己的鋪蓋，而其餘的學徒走出藥房，很親熱的很快活很興奮的，沿着黑暗的扶梯上樓去，互相趕着，笑着，說着笑話。

眼睛在烏暗大黑之中，什麼也看不清楚，可是脚步走慣了，自然而然一步一步的走到靠近屋頂的攔樓上去。大家都非常之想要運動一下，熱鬧一下，換一個環境，換一些印象。一分鐘以前還覺得是求不到的幸福——可以躺在床上去睡覺，可以像死人的睡倒一直到早晨，——現在可又消滅得無影無蹤了。

狹隘的擁擠的骯髒的閣樓現在充滿着聲音，叫喊和煙氣。很低的天花板底下，繚繞着青隱隱的動着的一股股的煙氣，這個天花板斜湊着接住屋頂的牆頭，所以誰要走到窗口去，就要低着頭。

學徒們很高聲的講着話，叫喊着，笑着，抽着煙，互相說着刻薄的話。

屋子中間放着一張很小的桌子，上面鋪一塊破氈單，還有一瓶白燒，一段香腸，幾條醃魚，很有味的放在窗臺上。學徒們很忙碌的脫掉乾淨的上衣，解開白色的硬領和硬袖；如果有誰來看一看閣樓的情形，他簡直要嚇退了：現在已經不是穿得很整齊的青年人，而是些破破爛爛的赤腳鬼。大家的襯衫是齷齪的，都是破的，一塊一塊的破布掛在同樣齷齪的身體上。學徒們做着苦工似的工作，只有很少很少的薪水，差不多完全只夠做一套外衣，因為老板一定要他們在買主面前穿得齊齊整整乾乾淨淨的，而在藥房裏面衣服是很容易壞的，常常要沾着污點，各種藥水和酸類

要侵蝕衣服，因此，要買最必須的襯衣的錢就不夠了。最小的學徒恩德（雷穿的一件襯衫已經有一年沒有脫過了，簡直只是一塊破爛的齷齪的布披在他的身上，那一股惡劣的臭氣全靠藥房裏面常有一種氣息遮蓋着，他在這個城裏，沒有一個親人，沒有什麼人來招呼他，一直要等到襯衫完全破爛沒有用了，他才去買一件新的。）

大家圍着桌子坐下來，倒着酒就喝起來。一瓶快空了，而大家的臉紅了，眼睛發光了。恩德雷飛紅的臉，他轉動着，給大家分牌。——平常在藥房裏大家認為罵他，趕他，用一切種種方法壓迫他是自己的神聖的責任，而現在的恩德雷可已經不是那樣的恩德雷了。他有一點兒錢，現在別人和他賭錢，大家都是平等的了；他趕緊利用這個地位，笑着，說着。

賭錢是越賭越長久，通常總是這樣的。大家總發生了一種特別的情緒，這是賭錢引起來的：很久的坐着，輸錢的冒險，贏錢的高興，賭的單

調，大家移動着腳，搖擺着身子，發出不成句子的聲音，開始哼一隻歌曲，一忽兒又換一隻，沒有哼完，又打斷了。

——發牌了……：唉，鬼傢伙，糟了！『唉，你，小野果兒，

紅草櫻兒，蒲公英兒。』雞心！你有什麼？來了！

擱樓裏很擠很氣悶，抽煙抽得滿屋子都是煙氣。空氣裏面飛着白粉似的灰塵和燈裏的煤氣。白燒的空瓶在桌子底下滾來滾去。到處都是香腸的皮和醃魚的骨頭。時間早已過得半夜了。彷彿是從城裏很遠的地方——上帝才知道究竟是在那裏——只聽得從那黑暗的窗子裏傳進來，很微弱的鐘聲敲了一下，兩下，兩點鐘了。

大家都醉得利害。列夫探珂輸了，向大家要借錢。

——唔，滾你的蛋！再多我是不給的了。——卡拉謝夫說。

——我還你就是了。

——滾蛋！

——唔，你們都滾罷！

列夫琛珂站起來走了。卡拉謝夫也站起來要走了，他也輸了。只有謝里曼一個人贏的。賭錢的興奮過去了，大家在這個悶氣的滿屋子煙氣的空氣裏，在這個又小又骯髒的屋子裏，都覺得非常之疲倦，非常之衰弱。明天早上七點鐘就要爬起來，重新又是這麼一套。該死的生活！

卡拉謝夫走出去了。腦袋裏面被酒醉和輸錢的感覺擾亂得非常之不舒服，很想要些夜裏的清鮮空氣。似乎覺得失掉了什麼東西，週圍的一切都覺得不是現實的，不是應當有的情形，不是應當佔的地位，而只是暫時的，臨時的。

他站在梯子上聽着。一大座房子裏的人都睡着了，週圍都已經非常的寂靜。他設想往樓下去的扶梯，設想老板的房間——很大的，很寬敞的，桃木地板，彈簧傢具，很高的天花板。那裏現在已經睡着了：老板自己，他的老婆，孩子，僕人。

如果現在下邊的門裏面輕輕的走出那個很漂亮的丫頭安紐塔，而在黑暗裏碰着他：『呀，誰？』『我……我……』那又怎麼樣呢？

他一定要抓住她的手。卡拉謝夫很緊張的閉住了呼吸，聽着。每一秒鐘他都覺得底下的門在響起來了。然而週圍仍舊是靜悄悄的。他感覺到非常之孤獨。他走到自己的房間裏去，脫掉了衣服躺到床上去，很疲倦的睡着了。

恩德雷也睡下了。他早就想好好的睡着，但躺下了之後，無論如何睡不着。受着酒精的毒的腦筋儘在病態的工作着，把睡夢都趕走了，不給他一刻兒安寧。白天裏不以爲意的事情——因爲工作的關係，沒有功夫想到的事情，現在出現在眼睛前面了，引起他的可惜和痛苦。一切都 是剛剛相反的：很想要有個人親熱親熱，要幸福，要光明，要清潔，而在回憶之中只有些醜惡的畸形的景象。動作的需要，以及體力上多餘的力量的緊張，——這種只有年青人才有的情形，總在不安寧的要求出路的，

——而對於他，可已經被一天十四小時的工作所吞沒了，被那藥房裏工作的機械，單調，煩悶，經常的謾罵，衝突，對於老板的毒恨和恐懼所吞沒了。酒館子，熱鬧地方，彈子房，家裏的賭牌和『白燒』——燃燒着臟腑的酒精和酒性油。……週圍都是死的，醜陋的，下流的。

爲什麼？

他不能夠答復，他在被窩裏呼吸着，覺着黑暗和狹隘的空間裏空氣都發熱了，要閉住他的呼吸了。呼吸很困難了，他熬了一些時候，可是復來，熬不住了，他才把被窩推開些。窗子，椅子，堆着的衣服，睡在床上的卡拉謝夫的影子，在黑暗裏面似乎現得更清楚了，然而這不過一忽兒的功夫，到了第二分鐘，一切都表現着夜裏的安靜的那種不動不做聲不清楚的樣子。睡不着，想着自己的地位，想着藥房，製藥師，學徒，想着幸福。——遠遠的模糊的不可變及的美麗和新鮮，——不給他一刻兒安靜；所有這些很奇怪的和夜裏的環境，和屋子裏的半明不暗的光線，以及

沉寂的情景聯系着。昨天的一天過去了，過去了，就這麼在灰色的單調的日子裏面消失了，只剩下一種憂鬱的感覺，叫人覺得總有些什麼東西缺少似的，而且正是生活之中所必需的東西，於是乎這一天只能夠算是白過，不作數的。

一直到窗子上悄悄有一點兒發亮，窗子在黑暗牆壁中間已經更清楚的顯現出來，而底下路燈裏的火光已經熄了，——他然後睡着。可是他在夢裏：也在覺着那種單調的永久是仇視的情緒，孤獨，以及一去不再來的時間壓迫着他。

岔道夫

A·綏拉非摩維支 作

一

——噲！伊凡，快跑，站長叫呢！

伊凡是一個鐵路上的岔道夫，四十歲光景的一個百姓，他的臉是瘦瘦的。疲勞的樣子，滿身沾着煤灰和油膩；他很慌忙的把一把掃雪的掃帚往角落裏一放，立刻跑到值日房裏去了。

——有什麼吩咐？——他筆直的站在門口這樣說着。站長並沒有

注意他，繼續在那裏寫字。伊凡筆直的站着，臂膀裏夾了一頂帽子。

他不敢再請問了，同時，在這時候的每一分鐘對於他都是很貴重的：

從今天早晨八點鐘就是他的值班，要做的事很多，要收拾火車站，預備明天過節，要打掃道路，要管理信號機那裏的指路針和鏈條，要擦乾淨所有的洋燈和燈罩，要加洋油，要劈好兩天的柴，預備過節，還要把這些柴搬到火車站上的房子裏去，要收拾頭二等的候車室，——還有許多別的事情應當做的，都在他的腦筋中一件件的想着。已經四點多鐘了，黃昏來了，應當去點着信號機上的火呢。

伊凡把自己的很髒的手放在嘴上，很小心的咳嗽了一聲，爲的要使那位站長來注意他。

——在信號機上的燈還沒有點着嗎？——站長抬起了頭對他說。

——沒有，現在我就去點。

——去點着來。在牛柵裏要弄乾淨呢；那牛糞已經堆滿着腳膝了，——從來都不肯照着時間做事的！因此牛的蹄會要發痛呢。

——第五號的貨車過十分鐘就要來了，——伊凡很小心的站着對他

說。

——唔，送出車子之後，再去收拾……

——是，是，知道了。

反駁是不能夠的了。伊凡把門帶上了轉身過去，就跑進了洋燈閣。在極小的一間房間裏，——小得像櫃子似的，——架子上放着大小不同的二十盞洋燈，都擦得很亮很乾淨的。伊凡就在這裏拿了幾盞放在一雙大鉛皮箱裏，走到信號機那裏去了。

靜悄悄的，冰凍的空氣，風刮着耳朵，刮着臉和手；冬天的黃昏靜悄悄的罩下來，罩在車站的屋子上面，罩在鐵道上面，罩在一般居民的房屋上面。在雪地上的脚步，發出一種瑣碎的聲音。這裏那裏，到處都是一些做完了工作的人影兒來往着，這些人都在那裏等着明天過節的休息，總算可以離開一下那些整天做不完的工作和永遠憂慮的生活。

伊凡從這個信號機跑到那個信號機，把燈放進去。沿着鐵道，這裏

和那裏都點着了綠的紅的火，而在天上也同時點着了許許多多的星，在透明的冬天的黃昏裏，閃爍着，放射着自己的光線。

二

從很遠很遠的火車路上發出了一個單調的拖長而悲傷的聲響：這個聲響停在冰凍的空氣裏面凝結住了。伊凡傾聽了一秒鐘，然後跑到一間小屋裏抓了風燈和號筒，就盡力的沿着火車路跑到車站外面最遠的那個信號機那裏去，在荒野的雪地之中的那個信號機上面，亮着一顆孤獨的紅星。跑得這樣遠，總算到了信號機。伊凡抓着槓桿，用腳踏着，拔了一拔：那根鏈條軋軋地響了，鐵軌也發着響聲移到了預備軌道上。從遠遠的地方發現了一團烏黑的模糊的怪物，跟着這個怪物漸漸地長大起來了，愈看愈大，好像是從地底下爬出來似的。前面兩隻有火的眼睛閃着；現在已經很明顯的聽得見汽笛的聲音，這個聲音散佈到各處，而在冰凍的空氣裏面凝住了，聽起來，這聲音似乎不會完的了。已經看得出火

車了，牠轉彎了，牠的笨重的身體在壓着鐵軌發抖，而那個不可以忍耐的叫聲已經刺到耳朵裏了，但是最後，這聲音打斷了，又短短的叫了三聲。

那時候，伊凡把號筒放在嘴唇上，做出一種特別的樣子，臉孔都脹得通紅。號筒發出那種拖長而尖利的，愁悶而抱怨的聲音，和着汽笛聲，同那火車走進來的轟隆轟隆的聲音互相呼應着。這些聲音使人聽了心都會縮緊呢。它延長得使人絕望——永久是同樣的聲調，在冰凍的黃昏裏面，在平原的雪地裏面，沿着無窮無盡的軌道傳到遙遠的地方去。

看起來，這個號筒的可憐的聲音，彷彿在那裏這樣說：反正沒有什麼緊急的地方要去，在週圍永久是那麼個樣子，在前面的車站，和已經走過的八九十個車站，都是一個樣的，永久是那麼樣的車站的房屋，永久是那麼樣的汽笛聲，月台，站長，職員們，岔開的預備軌道；在那裏，也是一樣的愁悶和煩惱，每個人只管自己的事情，自己的思想，每個人都等着回家去過節，而又始終等不到，誰也管不着那些現在凍在車廂之間的接車

板上的人，以及在那轟隆轟隆開動着的火車頭的器械旁邊，很緊張的望着遠處的人。但是到了後來，那號筒彷彿想起了一個別的念頭，愉快的簡短的吹了三次：嗶……嗶……嗶……——嗶？……似乎在這時：雖然是愁悶和煩惱，雖然永久都是一個樣子。但是，他們總算可以跑到車站裏去，喝一杯燒酒，喫幾塊不好的鹽魚，烘烘火，同車站上的職員談談話，而到了時候又上車子去了。要知道生活都如此的：勞動，勞動，從這一天到那一天，從這一星期到那一星期，從這一個月到那一個月，從這一年到那一年，也不知道什麼叫休息，那是簡直忘記的了。當你等着了上帝的節日的時候，也彷彿這火車到了很荒僻的車站上，這樣等在那第三條預備軌道上一樣的！

火車頭彷彿聽話起來了，它已經完全衝到了信號機那邊，吹噓着，喘着氣，而牠那鼻孔裏放出來的白沫噴到兩旁邊，鋪在冰凍的沉默的土地上。牠彷彿開始停止運動了，一輛一輛的車箱磕碰着，推動着，緩衝板

上發着聲響。伊凡扳着那根槓桿，而火車忙碌着，磕碰着，鋼鐵和鋼鐵互相撞着響着，開始轉彎到那預備軌道上。火車頭走過了信號機，後來，接連的走過一輛一輛的貨車，牠們已走過了二十，三十節了，他們都是這樣衝着，推着，推着的走過去，難得看見幾個工人的人影兒，站在車子上。這是很大的一列裝貨的火車。末了一輛的車子也走過了，牠後面的紅燈，在冰凍的雲霧裏面閃動着。

那個岔道夫追趕着火車，爲的是要把火車移到最後的信號機那邊的別一條預備軌道上去，雖然火車已經走得很慢，而且愈走愈慢了，可是，要追着它是非常之困難的。伊凡喘着氣，覺得自己的腳在發軟了，他追隨在最後的一輛車子的旁邊，沒有力量能夠去握住車輛上的拉手。他去握了兩次，但是凍得發了麻的手始終滑下來，他幾乎跌倒在車輪下面。最後的一次，總算他跳上了車上踏板，拉住了幾分鐘，動也不敢動的握住了拉手，幾幾乎他要呼吸都不可能。火車走得非常慢了，經過車站，月台

很沉靜的往後浮動。

岔道夫跳了下來，追過火車，跑向木棚那邊去，這木棚裏匯聚了幾個信號機上的鏈條。——「唉，見鬼！」——他抱怨的說，總算追過了火車頭。他很快的跳進了木棚，那邊豎着一大堆的信號機的槓桿。他在這裏扳了一根，火車就走上了預備軌道，簡直站在田地的旁邊離着車站更遠了；牠應該要他這裏等着，讓郵車過去。岔道夫又把槓桿扳了一扳，把軌道接到大路上去，郵車應該要在這條路上走的。

「唉，現在，可以去洗牛棚去了，」——他這樣決定，他經過車站走向後面的房子裏去。

——你到什麼地方去？——副站長對他說。

——站長命令我，要我去洗牛棚……

——月台爲什麼不去掃呢？

——站長命令要去……洗……

——早就應當做好的，明天要過節，在我們車站裏走都不能走了，骯髒可以堆滿腳膝。現在就去掃！

——是，是，是。

副站長走了，但是他停下來又叫起來了：

——在晚上你要給我拖柴來，要夠兩天用的。不然，你們這些酒鬼，到了過節的那兩天，連尾巴都抓不到了。

——是………是………是。

副站長去了。伊凡拿着掃帚開始掃月台去了——「出奇的事」！

——他拿着掃帚使勁的從右邊掃到左邊，自言自語的說，「只有我一個，現在要劈開來做。就是長出七個頭來也是不夠的………」

——唉，伊凡

——有什麼吩咐？——岔道夫說着，跑到行李房的門口去，在那裏站着一位行李房的主任。

——你到什麼地方去了，鬼把你迷住了，發什麼癡還沒有到過節就趕緊去嚼蛆了；到現在，頭等車室裏的燈還沒有點着，客人們已經開始來了，那邊還是烏黑大暗的。不願意做，就滾你的蛋！……

——記是記得的，瓦西里·瓦西里維支。伊凡·彼得洛維支（二）命令我去掃月台；而站長老爺要我去收拾牛棚……

——月台，月台！早就應該做了……現在去點燈罷。
——是……是……是……是。

伊凡放了掃帚跑到頭等車室去點燈，這裏客人已經聚集了；看他們的神氣和舉動，看他們在屋子裏走來走去付錢給挑夫，伊凡已經看得出他們的樣子是在沉默的等待着節日到來；他們可以離開一下工作和思慮，去休息休息了。

伊凡點了燈，跑到月台，掃好地。總算掃好了月台，他恐怕又有什

麼人要來差遣他，或者還有什麼事要他去做，他就趕緊跑到柴間裏去。劈好的柴是沒有，——要劈起來。伊凡就起勁的做着工作。應該要預備好車站上一切房間裏要用的柴，這還不算：還要劈好些柴送到站長和副站長的竈間去。固然他們自己有用，本來這些工作不是他一定要做的。——他必需做的，只是看守信號機和鐵道的工作。然而上頭有命令——也就逃不了。伊凡揮着斧頭，哼呵哈呵的劈着柴，柴片儘着散開來。大堆的柴片一點點的多起來了。

『應該夠了罷』——他想，爲得趕快點做完，快點送出去，他把柴網做很大的網頭。但是，當他把網好了的柴放在背上的時候，他感覺得太多了。他背着很重的柴，彎着背，搖搖擺擺的扶着牆壁和門框走着。他始終不肯丟掉一些，要快些做，要一下子都送完才好。他把四網送到車站屋子裏去了；可是，在二層樓的站長和副站長那裏，應該還要送去，這是最困難的工作呵。腿在彎下去了，脚在抖着。很緊張的，他勉強

的一步一步走上扶梯去，每一分鐘他都在恐怕要連人連柴一起滾下扶梯去。總算他走到了副站長的竈間裏，把柴卸下來。

——爲什麼這樣晚才拿來？我爲着你等在這裏，收拾不完了，地板又不能洗，一切都堆在一起了，——副站長的廚娘迎着伊凡說，這位廚娘最會吵鬧，同人家是合不來的，她有着一個紅鼻子，常常是『上足了火藥的』。(一)

伊凡也發恨起來了。

——是的，你不會早一點嚼蛆，早一點叫喊的麼，什麼晚不晚！我是應該替你受氣的，還是什麼？

——嘿，你，這個酒鬼！嘿，你，這個倒霉的傢伙！你這個鬼東西，咒你這個該殺的，該殺的，一萬個該殺的！以後，我不准你這個爛畜性的嘴臉上我的門檻！是的，我立刻就告訴東家……

——廚娘做

註一：『上足了火藥』是『發氣』，『起勁』的意思——譯者。

出一種很堅決的姿勢要走進房間去。

伊凡怕起來了。

——馬克里達，史披里多諾夫娜，請原諒……：我對你，要曉得、

總是很敬重的，我很高興……：我來幫你把洗的東西拿出去，好不好？

還沒有等她的回答，他就拿了盆子跑去倒掉了水，那位史披里多諾夫娜就軟下來了。

——唔，拿水來罷。

伊凡拿了水。

——要燒茶壺的柴劈一劈罷？過節的日子，就沒有功夫了。

「唔，蠻橫的婆娘，拿她有什麼辦法。」——伊凡劈着柴，想着

——「上帝，人家氣都喘不過來，她還要……：一點也沒有辦法：她要去告訴的。」

他做完了，嘴裏咕哩咕嚕的說着：「把人來當作馬騎了」，就走到牛

棚裏去，在那裏，站長的牛站着，牠似乎很感傷的在那裏嚼着胃裏反出來的東西，很冷淡的對着走進去的伊凡看看。

喂，木頭！——伊凡叫了一聲，——你這個艸包，旋轉身來！他用着鐵鏟子用力的在牛身上一打，那隻老實的牛移動了一下，舉起了他那受着傷的一隻腳。伊凡就開始作工了，他發狠的搬着牛糞。

——這樣多的牛糞從什麼地方來的！只曉得貪喫，拉屎。要是多給些牛奶還不用說了，不然簡直是枉喫了這些草料。即使給我鍍了金，我也不願意養這樣的畜生。站長是……：……怕在市場上牛奶太少嗎？只要有錢，去買好了。養這樣的貪喫貨，牠要把你喫窮了。只要看一看牛糞就堆了這樣多！呵……：……呵……：……這個怪物要殺死你好！他又用鏟子狠心的打着那隻並沒有犯什麼罪的牛，那牛也不知道爲什麼牠要受着這樣的處罰，牠只是避到牆壁那邊去。

伊凡的汗都流出來了，他覺得非常之疲倦，疲倦得再不能工作下去的

樣子，但是，應該要做完它的，不然，真要命了。

總算把糞搬完了。伊凡又在牛身上打了兩下，才把鏟子放在壁角落裏，跑到車站上去了。

三

剛才到的貨車上的看車夫，在雜貨攤的桌子旁邊烘茶壺。伊凡跑到桌子邊，拿了一杯燒酒，喝了，咳着嗽，咬着一塊有臭氣的鹽魚，他另外又買了一瓶酒，爲的要到家裏去好好的過一過節。把那瓶酒塞在袋裏，他就跑到那間木棚裏去，拿鎖匙和錘子，要在郵車未到之前去看一看鐵軌，他走着又停下來了，想了一想：假使把酒帶了去呢，那末可以打碎了這瓶高貴的酒，如果放在這木棚裏呢，那末換班的人會發見的，並且一定要偷去的，——他的鼻子像狗一樣的靈。『把酒送回家裏去罷』，伊凡決定了，離開鐵路很急忙的就跑，從鐵路跑到那間小房子有三十碼光景，在那裏亮着的小窗子似乎正在歡迎他。

伊凡在窗子裏望了一望：小房裏一個大火爐常常是很髒的，不舒服的，瓶瓶罐罐擠做一堆，還有一切家常的廢物，——現在已經收拾好了，地板上已經刷過，牆壁也刷白了，佔了半房間的火爐上面畫着藍色的雄雞，在壁角前面神像底下的那張粗蠢的桌子上面，蓋着很清潔的桌布。

在神像那裏，點着蠟燭，發閃的光照着很低的天花板，藍色的雄雞和小孩們的光頭。伊凡有八個小孩；有一個還在搖籃裏搖着。

孩子們很焦急的等着父親回家喫夜飯，雖然他們的頭已經向下垂着儘在打盹了。這些藍色的雄雞，刷白了的牆壁，攤着的桌布，——一切一切給了伊凡一種休息和安寧的感覺，這休息和安寧是在等着他。

他敲着那窗門，主婦出來了。

——什麼人？——她看着天上微弱的星光而問道。

——拿去，放在木棚裏要給別人偷去的。

——難道你值班完了嗎？

——沒有，現在就要去看鐵軌的。

——值班之後，不要長久的坐在那裏，小孩們要睡覺了。

——過半點鐘就來，一下子郵車就要來了——送走了這班郵車我就回家。

伊凡重新趕快的跑到鐵路那裏去，拿着手提燈照着，拿錘子敲敲，沿着軌道走去，旋旋活動了的螺絲釘。他看看信號機，試試信號機的鏈子——一切都很好的，——他就跑到車站上去了。

四

沉重的一列郵車，用着兩個車頭，很響的轟隆轟隆的開過來了。雪的旋風在他的車輪之下捲着，一股股的黑烟從他的車頭的兩個烟通裏噴出來，兩邊的白汽噴到很遠的地方，車子裏的人都擠得緊緊的。管車的人從這輛跑到那一輛的走着，收着票子。在前面車頭上的汽笛很粗魯的叫了起來。

旅客們拿下了架子上面的箱子，包裹，捲好了枕頭，火車開始停下來了。車輪上的制動機軋緊來，發出了咕哩卡拉的響聲。

火車剛剛走近月台，伊凡照着站長的指示敲了第一次的鐘，——在此地只不過停車兩分鐘，——他很快的跑進了行李車箱裏，立刻就拖出在此地下車的旅客們的行李。

他用盡量搬出箱子皮包等等，尋找所需要的號碼，把背下來的行李放在小貨車上，送到行李房去。

——伊凡，你見了什麼鬼！第二次的鐘聲呢，人家給你說……

小小的鐘聲很明白的敲了兩次。

——快跑，把開車記號拿出去！

岔道夫拿了『記號』，推開別人，沿着月台跑到火車頭那邊去。火車很長，要經過整列車子，才趕得着火車頭。司機工人從自己的位置上彎出身子來，接了伊凡手上的『記號』。伊凡跑得喘氣了。

——第三次！……——他感覺得他的心在跳着，他重新跑到鐘邊敲了三下。總管車把叫子一吹，車頭上的汽笛發怒似的不願意似的叫了起來。火車就向前一衝，發出了鐵響的聲音，開始走動了。月台向後面退，而那些車子搖動着，——輪子很合拍子似的敲着鐵軌，——一輛一輛的沿着軌道開過去了。

伊凡可以輕鬆的透一口氣了。他是隔一天值一次班的。每次在晚上十點鐘的時候，總是那樣的要把自己劈開來才來得及：要卸下行李，要敲鐘，要拿開車記號給司機工人，要跑過去開開信號機，這是說：他每次所做的工作至少應當分作兩個人做的事。這樣的工作，他已經繼續做了二十二年。

這二十二年把他的精力都喫光了。他覺得他自己僅僅能夠做的，而且將要終生終世做的，就只有這些：——跑到信號機那邊扳動信號，敲敲鐘，點點燈；他認為這些工作是最容易的最適當的最好的工作了。他感

覺得除此之外，他也沒有別的能力，沒有別的用處了。他有八個孩子，而他每一個月只得到十五個盧布。因此他在跑到信號機，送出火車，點着洋油燈，收拾牛棚，打掃月台的時候，他總帶着一個同樣的思想和同樣的感覺：就是恐怖着——『沒有什麼做錯的罷，沒有什麼做得不謹慎的罷，沒有什麼意外的事發生罷。』二十二年的工作做得他這個樣子的了；『或許可以換一個環境』的念頭，從來沒有跑到他的腦袋裏去過。除出鐵路上的工作日程，車站，軌道，月台之外，對於他是什麼也沒有的了。在晚上十點鐘送出郵車之後，他的值班完了，只在這個時候他可以輕鬆的透一口氣，壓在他背上的恐怖，和等待着什麼不平的事會發生的重擔，可以離開他了。

今天就到了這時候了，當火車走過月台之後伊凡就感覺異乎尋常的疲倦，這種疲倦當他在值班之後常常會有的。他感覺得這個時候，他的那一副重擔總算卸下了，他舉起了右手正要在胸口劃十字（一），忽然他的手

凝住了，一個恐怖的思想燒着他的心頭：當送走貨車之後，他忘記把信號機的槓桿扳到大軌道上來，郵車現在要走這條大軌道了。整個的恐怖，整個的責任心的絕望抓住了他，他拋了帽子，帶着蒼白的臉色，趕快往前追趕那邊遠遠的，正在走的火車後面的紅燈。

已經遲了！……：…… 呵，呵，在淡白的黃昏的夜色裏，在軌道上兩個不動的凶惡的巨大的東西要相撞了，要發出震聾的大聲，衝向天空去了，而且不像人的叫喊要充滿冰凍的冬天的夜晚。

爲的要避免聽見這種聲音，伊凡就跑到在旁邊的一條軌道上面去，——沿着這條路在這個時候正走着一個預備車頭。他喘着氣，他跑到那裏倒在一條鐵軌上，——走近來的車頭上的很亮的反射燈，正照耀着這條鐵軌。

在這幾秒鐘之內，他生活裏的一切，他被反射燈照耀進去了，站在他前面的，是今天一天的『完結』：值班……：…… 月台……：…… 燈……：……

柴……：牛……：有藍色的雄雞的壁爐……：孩子的光頭，決定命運的信號機！……

在這個非常緊張的時候，忽然在他面前很奇異的很清楚的記起來了：他扳過了信號機，扳到了大軌上去了的……：我的上帝，他把信號機放得好好的！……：他記錯了，而且郵車也很平安的沿着大軌道走過去……

伊凡絕望的喊了一聲，用盡力量要從軌道上滾開去，但是，在這最短的一秒鐘，車頭已經衝來了，整個的鋼鐵，燒紅了的煤和……：都在他的身上捲過，而截斷了他的呼吸。

五

預備車頭上的司機，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望着前面迎上來的，被很亮的光照耀着的軌道。一個一個信號機閃過去。他拉着汽笛叫了幾聲。

註一：希臘正教的禮節，一般的俄國人都常常做的——譯者。

輪子在交叉路上碰着軌道發出轉動的聲音，綠色的燈火閃了過去，木棚在黑暗裏現了出來，一忽兒又不看見了。他忽然間像發狂似的跑到調節機那邊，而且叫出了好像不是自己的聲音：『停車』，而副手自己也已经用盡了一切力量扳着煞車機的機關，要把車停下來。

——上帝呀，有什麼人軋死了呢！……

煞車的制動機和車輪都發出了響聲，水蒸氣從開開的管子裏飛出來了。從車頭下面發出了一種非人的叫喊；『阿嚏』……一下子沒有了聲音了。車頭還衝了丈把路才停止下來。

司機工人和副手都跳了下來，在底下看不見什麼，在黑暗之中很大的風刮過眼睛。副手跑去拿了風燈照了一下：看見在鐵軌中間，擺着軋斷了的兩個腳掌，在車頭之下的輪子外面，看得出有一個人在那裏。

——看呀，軋死了人，聖母娘娘……

副手到過了車站上，許多人跑來了。車頭向後退了一些。有人側

着身體去看那躺着的人：

——死了！

大家都靜默着脫了帽子，劃着十字。伊凡動也不動的躺在軌道中間。他的頭很不自然的曲在旁邊，突出了眼睛。風燈的環子套在他右手上面，手腕上已經裂開的皮膚一直勒到了肩膀上，像一隻血的袖子，手臂已經在肩頭那邊拗斷了，彎在頭的後面，而左邊的肋骨深深的壓進了胸膛。

在羣衆之中聽得很低很慎重的說話：他們在問着，爲什麼發生這種不幸的事，是不是他喝了酒，機器壓上他的時候，他叫了沒有？什麼人都不能夠解答出來。

——這只有我看見了的，——司機工人震動得連聲音都變了，他對周圍的人說，——我看見信號機上的燈光閃動着；我想要立刻停車了；剛要轉身過來，一看他在那裏，在風燈的旁邊……我……我……我……上帝……

……而他叫得……我眼睛裏發黑了，明知道在車頭之下有個人在那裏，但是我一點也沒有辦法了……——司機的聲音打斷了。

一陣風吹過來了，響動着，一股白雪捲過來散在死人和站着的人的身上。在車頭上壓住的蒸氣，嚇人的沸騰起來。司機的走到車上自己的位置裏，扳了一扳機器上的柄：蒸氣突然的衝在底下了，和暖的溫氣裏住了大家。

——他走過去，自己都沒有想到，大約他是走到信號機那裏去的；車頭滾在他上面了。

——你看那個號筒都壓得這個樣子；他自己大概被風燈札住了，身子轉了過來，不然他會軋成兩半個呢。

一下子又恢復了沉默。風又捲起了一陣雪，響動着。

——叫人去報告站長沒有？

——剛才去了。

——他的老婆會大哭——還有八個小孩子呢。

從車站裏出現了燈光，在黑暗中已經看得見人們的側影。站長跑來了。一堆的人羣散開了一下。站長把職員手裏的風燈拿過去，照了一照死人的身體：在一忽兒，那亮光閃過站在那裏的集中注意的人們的臉上，閃過鐵路的軌道和枕木，落到了受苦的變相的死人臉上。不會動了的死人的眼睛突出在那裏。站長微微的轉身了一下，命令他們收拾屍體，放到空的車子裏去。

拿了板床來；抬起了屍首；他已經僵了，軋斷了的手一點沒有氣力的垂下了，宕着。

——怎麼呢，得拿齊了……抬的人之中有一個很謹慎的說，——彷彿說不出似的。

——在那裏，——副手指着那黑地裏。

一個人拿着燈沿着軌道向前走了幾步，看得見他在那裏，低下身去揀

了什麼起來，回轉身來很注意的把軋斷了的脚放在板床上。

死人抬走了，放到了空車子裏，這輛空車子很孤獨的站在預備軌道上。

在當地出事的紀錄裏面這樣寫着：「十一月某日在某某站的鐵路上，夜裏十一點鐘，五號預備車頭開進車廠的時候，軋死了一個自己不小心的值班的岔道夫，農民（二）伊凡·葛臘西莫夫·彼里帕莎夫——沃爾洛夫省，狄美央諾夫區，烏里英諾村人。」

六

早上十點鐘以後，大家在月台上散步，他們在等待着火車；此地已經接到了電報，說火車已經從前一站開出來了。旅客們拿好了箱子包裹籃子從車站的客堂裏出來，走到鐵道那邊的月台上去，都望着火車要來的那一方面。憲兵們的馬靴上的靴刺響着，他們很小心的帶着懷疑的望着週圍。裝行李的小車沿着水門汀路拉過來，推開了來往的行人。灌油的

小工拿着長長的錘子和漏斗，很急忙的跑來，雖然很冷，他還只穿着一件沾着油跡的，沒有帶子的藍布短衫。站長走出來了，是很胖的一位老爺，戴着紅色的帽子和金絲邊的眼鏡，頭稍稍向上仰着，看起來，他是一位時常發慣命令的人。

在這個時候，一個女人從人堆裏穿出來，她不斷的望着，彷彿她要找尋什麼人似的。她的臉和眼睛都是紅的；在稀少的睫毛上面，在發腫了的彷彿少許有點擦破了的太陽穴上面，堆着孤苦的眼淚，直流下來。她竭力的要想熬住它，用包頭布的邊緣不斷的揩着，時常把眼睛躲在包頭布後面。但是她一見了站長，熬不住的眼淚就從她的眼睛裏落了下來，她走到他前面，捏緊了在手裏的包頭布按着嘴巴，像要說什麼，但是她熬不

註一：帝俄時代「農民」在公文上是一種身份的稱呼，一般的總有「農民」某某，「市民」某某，「貴族」某某的頭銜；不論資本家，工人，醫生，……都有這種指明

「出身的身份」的稱呼。——譯者。

住了，忽然間意外的哭聲，充滿了車站，因此大家都無意中的來看她，站長很不好意思的稍微蹙着額，皺着眉頭：

——爲什麼這個樣子，你爲什麼，老太婆？

——呀……上帝，軋……殺……軋……殺……

週圍的人都來看，一個跟一個的伸長了頸項，竭力去看站長和哭喊着的老太婆。

——她爲什麼哭？——互相的問着。

——昨天這裏有個人軋死了，他們這樣的說。

——『穿得清潔』些的人離開了，遠遠的看着發生着的事件。

——爲什麼是這個樣子呢？

——昨天死的岔道夫的老婆，——在胸前掛着銅招子的一位瘦長的職工對着站長解說。

——你要怎麼樣？老太婆？

——我的天老爺……現在怎麼辦？……想也想不到的。猜也

猜不到的……他昨天值班時候還奔回去了一次……說就來……

就來呵……呵……當她說着丈夫說『就來』的時候，她又熬

不住了：她兩隻手捧着自己的瘦小的胸膛，像發精神病似的號哭起來了。

——跟我來！——站長叫她，他向車站裏走去，要使那女人離開羣

衆。

她跟在他的後面，低着頭，仍舊那樣的抽搐的哭着。

——你究竟要什麼，幫助你些什麼？

——老爺，現在，我同這些沒有了父親的小孩子，怎樣辦呢，飯都沒

有喫……求你開開恩，鐵路局裏能不能夠幫助我點什麼呢？

——站長從袋裏拿出錢包，給了女人三個盧布。

——這是我自己拿出來的，懂嗎！我給的，用我私人的資格給的，

隨便罷，當作別個人給的也一樣；而鐵路局裏一點都不給的，它不負這樣

的責任的。——你的丈夫是自己不小心，軋死的。他不小心，懂了嗎？鐵路局是不負這樣事件的責任的。

——他們怎樣辦呢？……聽說可以請求撫卹費的，不然，我同小孩子們只好餓死……基督上帝請求你，開開恩罷，不要不理我……

——給你說過了：鐵路局不負這個責任的。你解說給她聽，——站長對着走過來的一位管車的說，——局裏是一點都不給的。當然的，可以去上訴，但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不過枉化金錢和時間罷了。

站長出去了，女人站在原來的地方，她的哭聲咽住了，她在發抖。不斷的用包布頭擦着眼睛和紅的溼的臉。

——唔，怎麼，亞列克謝耶夫娜，現在走罷，站長說過不能夠，是不能夠的了。他自己能夠幫助多少，已經給了你，總算是好人，路局方面是不負責任的。要是這是路局不好，那自然可以上訴的，可是現在這樣是沒有辦法的了。唔，走罷，走罷，亞列克謝耶夫娜，火車馬上就要來

了。

她一點不做聲的走了，站在月台上的人，看見她沿着鐵路走過去，一個憲兵對她說：『走過去，走過去，——火車立刻來了。』後來她從鐵軌旁邊走下去了。在那時候，她的包頭布還從車站園子裏的枯樹裏閃過，後來她就消滅在最後的幾棵樹的外面了。

革命的英雄們

D·孚爾瑪諾夫 作

九二〇年的八月初，烏蘭該爾（一）派了幾千他的精兵從克里木向古班方面去。指揮這個部隊的是烏拉該——烏蘭該爾的最親密的同事的一個。這計劃的目的，是在鼓動西班牙薩克，來反對蘇維埃政權，仗了他們的幫助，將這推翻，並且安排由海道運送糧食到克里木去。白軍在阿梭夫海岸的三處地方上了陸，自由自在的地前進。沒有人來阻礙他們的進行，他們挨次將村莊占領。於是漸漸逼近了這地方的中樞，克拉斯諾達爾市了。

古班就紛擾起來。第九軍的各聯隊，好像刺毛似的布滿了各處，還

編成了工農自衛團和義勇兵的部隊。獨有克拉斯諾達爾市，却在這不太平時，準備了六千自願參加戰鬥的勞動者！

烏拉該的部隊向前進行，又得意又放心，一面天天等着哥薩克的發生暴動，成千的，而且成萬的來幫他們。他們等待着義勇的哥薩克聯隊，他們等待着紅軍後方的恐怖行爲，他們等待着援軍，敵人的崩潰和消滅。

然而什麼也沒有發現。哥薩克們因爲經過了內戰的長期考試的磨鍊，都明白紅軍的實力和蘇維埃政府的穩固，不會相信烏拉該的冒險的成功了。所以他們就非常平靜，毫不想到忙着去幫白系將軍去。自然，有錢的哥薩克們，是不很歡迎糧食稅的，他們也不高興禁止自由買賣和貧農的無限的需索——但是雖然有這些的不滿，他們却不敢再像一九一八年那樣，對于有力的蘇維埃政府去反抗了。但事情即使是這樣，白軍的侵入却還是很厲害。于是大家就必須趕緊將敵軍防止，對峙起來，並且用

竭力的一擊，將他們消滅。

『不是趕走——而是消滅。』那時託羅茨基命令說。古班便即拚命的準備，要來執行這新的重要的任務了。

到八月底，敵人離古班地方的首都克拉斯諾達爾市，已只四五十啓羅密達（一）了。這時便來了託羅茨基。議定許多新的緊急的策略，以排除逼近的危險。後來成了最重要的那一個策略，也就包含在這些裏面的。一隊的赤色別動隊（二），派到敵軍的後方去了。紅軍的一小隊，是用船從古班河往下走，以衝敵軍的背後。他們須下航一百五十啓羅密達，纔能到烏拉該的司令部。同志郭甫久鶴（三）被任爲別動隊司令，大家又推我當了兵站部的委員。

我們的任務，是在突然之間，出乎意料之外的給敵軍一下打擊，使他們出不得頭，發生一種恐怖——簡短的說，就是要給他們碰一個大釘子。

計劃是成功了。

古班的內海上，停着三條船：「先知伊里亞」，「蓋達瑪克」和「慈善家」。都是很壞的匣兒，又舊，又破爛。好容易，一個鐘頭纔能前進七啓羅到八啓羅。我們這赤色別動隊，就得坐在這些船和四隻拖船上，向敵軍的後方去。

海岸上面，整天充滿着異常的活動。必須在幾個鐘頭內，將兵丁編好，武裝起來，並且準備着行軍。又得搬運糧食，而且還有事，是修理那些老朽的——對不起得很——船隻。摩托車來來去去的飛馳，騎馬的從岸邊跑進市裏去，我們所有的兩尊砲，也發着大聲搬下去了。裝着小

註一：1 km.約中國三百三十丈——譯者。

註二：屬於別動隊的，又編成一個小隊，用船送到某一方面去，以備在該地方施行戰鬥的行動——作者。

註三：Kov. inch，即「餓流」中所描寫的「郭如鯢」，實有其人，今尙在——譯者

麥，糧草和軍器的車子，鬧嚷嚷的滾來。到了一隊赤衛軍，率領的是一個沒有見過的司令，他們立刻抓起那裝得沈墊墊的袋子和箱子，駝在肩上，運下船去，消失在冷藏庫的黑洞裏了。搬彈藥箱總是兩個人，更其沈重的就四個。很小心的拿，很小心的搬，很小心的放在冷藏庫裏面——司令叫過的：要小心！不要落下了彈藥！但在搬連那大個子的羅宋麵包的時候，却有的是歡笑和高興了。牠就像皮球一般，從這人拋到那人的手裏。這傳遞麵包于是也成了比賽，都想顯出自己的適當和敏捷來。重有二十磅的大麵包，也常常拋在那正在想些什麼，沒有注意的青年的頭上，但便由他的鄰人，早經含了嘲笑，看着這有趣事情的接住了。

有一回，一個人站在跳板上打了打呵欠，他的帽子就被誰打在水裏了，看見的人們都大笑起來。『這是風暴呵，』有一個說，『這是連衣服都會給剝去的。』

『你默什麼呀，趕快浮過去罷，還不算遲哩。』別一個說，還有第

三個想顯顯他的滑稽，便指着船道，『試一試罷，你坐了船去，該能撈着的。』自從出了這件事，我們這些傢伙便都除下了帽子。站在岸邊的就將牠拋在地面上，別的人們是藏在衣袋裏，塞在皮帶下或另外什麼處所去了。

裝貨還沒有完。新的部隊開到了，是活潑而有趣的隊伍。他們隨即散開，夾在人叢中，而且也隨即開始了跑，拉，罵和笑。

手裏捏着工作器具，工人從工場裏跑來了，他們說着笑話，和赤衛軍談着天，也就消失在船的肚子裏。岸上到處是小販女人賣着西瓜。多汁的成熟的西瓜。矮小的少年，又幹練，又機靈，嚷着，叫着，到處奔跑，用唱歌似的聲音兜售着煙捲。閑散的看客，好事的昏人，在岸邊站成圍牆，莫名其妙的在窺探，無論那里都塞進他的鼻子去，發出愚問，竭力的打聽，並且想從我們這里探些底細去。如果他們看飽了，就跑到市上，去散布最沒常識的消息，還要確證那些事情的真確，是他在那里實在

「親眼看見」的。

不消說，這裡是也有偵探的，但他們也參不透這顯得堂皇而且明白的準備的祕密。——很堂皇，很明白，然而却是很祕密。這些船開到那里去，這些船裝的是什麼人，開這些船爲了什麼事，在大家都是一個祕密。連我們的司令，我們負着責任的同事們，也沒有完全知道的。

我們工作的成功的第一條件，是嚴重的守祕密。祕密是必須十分小心的保守起來的，因爲倘使在克拉斯諾達爾市裏有誰一知道——三個鐘頭以內，烏拉該的司令部也就知道了。爲什麼呢，爲的是在內戰時候，白系的哥薩克們已經清清楚楚的懂得了運用他們的『哥薩克式烏松苦拉克』（烏松苦拉克是這地方的一種習慣之稱，有人一知道什麼事，便立刻告知他的鄰居，即使他住的有好幾啓羅密達之遠，也前去通報。契爾吉斯人如果得到一點消息，便跳上他的馬，向廣闊的平原，危險的山路飛跑而去，雖是完全不關緊要的事件，在很短的時間中，連極荒僻的處所也早已

知道了)。假使烏拉該預先曉得一點我們的登陸的事，那麼我們的計劃就不值一文爛鉛錢。他馬上會安排好『客氣的招待』，用幾個水雷，十枝或十五枝鎗，一兩尊礮，古班河便成了我們大家的墳墓了。因為在狹窄的河裏，想逃命是做不到的。

祕密被嚴守了下去。

好事之徒的質問，在一無所知的人們的莫名其妙的嘮叨話上撞碎了。戰士呢——是既不想聽新聞，也毫沒有什麼牽掛。只有尖鼻子而滿臉雀斑的礮兵柯久奔珂，問過一次他的鄰人道：『去救，救什麼？』『這很明白，總不是自己。』那鄰人不滿足似的打斷了他的問。交談也就完結了。

紅軍士兵全是童話樣的人物。彼此很相像。都是義勇勞動者，工人團的團員，黨和青年團的同志。一句話——是青年，能和他們去幹最重大的計劃的。

我們一共有鎗八百枝，長刀九十柄，機關鎗十架和輕的野戰礮兩尊。是一枝小小的，但是精練的部隊。

午後——不到四點鐘——開拔的準備統統齊全了。裝着彈藥的最末的一個箱子已經搬下，摩托車裝在艙面上，跑得乏極了的馬匹也都繫好，人們就只在等候醫藥品。然而關於這東西，是總不過一件傷心故事的。等來等去，到底等不到。於是我們也就出發了，幾乎沒有什麼藥品和繃帶材料的準備。

跳板抽回到汽船和拖船上，溼漉漉的骯髒的繩索也拉起了，一切已經準備好……

小販女人將賣剩的西瓜裝進袋子裏，抗在肩上，恨恨的罵着走掉了。岸上空虛起來，打着呵欠的人堆都紛紛迸散。拖船上面，拋滿着大堆的鞍橋，袋子，繩索，馬草，西瓜，背囊和皮包，我們的戰士都勉強擠在空隙中，躺的有，坐的有——鎮靜，坦白，而且開心。

一隻貨船裏，克拉斯諾達爾的年紀最大的共產青年團的團員介涅同志，掛下了兩條腿，直接坐在艙面上。他排字爲業，是十八歲的青年。臉相是上等的，長一雙亮晶晶的聰明的眼。他拉得一手好胡琴，跳舞也很出色，還會用了好聽的聲音，自由自在地出神地唱歌。『康索謨爾的介涅』是就要被送到藝術學校去，在那裏受教育，培植他出色的才能的。然而恰恰來了烏拉該，再沒有工夫學——只得打仗了。這青年却毫不躊躇，拋棄了他的夙願——勇敢而高興地去當了義勇軍。當在康索謨爾募集義勇軍的時候，他首先去報名，絲毫也沒有疑慮。倒相反——提起了所有的他的感情，他的意志，他的思想，在等候着強大的異乎尋常的事件。他還沒有上過陣，所以這事在他便覺得很特別，而且想得出神了。

介涅不作聲，睡在水裏，詫異似的看着小魚怎樣地在喫他白白的牛乳一般的唾沫。他背後蹬着水手萊夫·錫覺德庚。眼睛好像貓頭鷹，又圓，又亮，平常大概是和善的，但有必要時，就冷酷得像鐵一樣。剪光

的頭，寬闊的露出的胸脯，曬得銅似的發黑。錫覺德庚默默的四顧，噴出香煙的煙氣，像一朵大雲，將拳頭放在自己的膝髁上……

靠着他的脚，躺在乾草堆上的，是一個勇敢的騎兵，黑色捲頭髮的檀鞠克，是很優雅的白俄羅斯人。在這船上，檀鞠克所最寶貴的東西，是他的黑馬。這馬叫作『由希』。他爲什麼叫牠由希的呢，却連他自己也說不出——但這一點是確鑿的，因爲檀鞠克如果『由希——由希——由希』的連叫起來，就彷彿聽到他非常愛聽的口笛一樣。他也就拍手，跳躍，舞蹈，一切東西，對於他都變成愉快的跳舞和口笛了。這負過兩回傷的『由希』，曾經好幾回救了牠那白哲的騎士的性命，即使哥薩克用快馬來追的時候，牠還是給他保得平安。檀鞠克坐着，圓睜了眼睛，正在氣喘吁吁的咬喫一個大西瓜，向旁邊吐掉着瓜子。

他的身旁站着曲波忒——騎兵中隊長。是一條莽大漢，那全體，就如健康和精力所造就似的。在他的生涯中，已經經歷過許多事。不幸的

家庭生活，一生的窮苦，飢餓，還有從這市鎮到那市鎮，從這村落到那村落，落的長久的彷徨。從大俄羅斯的這一邊境到那一邊境。然而沒有東西能夠降伏他，沒有東西侵蝕了他那老是暢快的心境，他的興致，可以說是慶祝時節一般的人生觀。他對什麼也不低頭，什麼也不會使他覺得喫重，什麼也不能使他做起來怕為難。

這漢子，令人看去就好像一向沒有喫過苦，倒是終生大抵是一篇高高興興的，很少苦惱的歷史一樣。

他的眼光很澄明，他的優雅的臉很坦白。而敢于擔任重大工作的創造底歡欣，一切都帶着生活底興趣和堅強不屈的意志，來灌注了他性格的全體。曲波忒站着在微笑——確是覺得自己的思想的有趣了罷。他是能夠這樣地凝眺着古班的河流，站立許多時候的。

還有那短小的，滿臉雀斑的柯久奔珂也在這處所。是一個瘦削的，不見得出色的傢伙，如果用了他那又低又濁的聲音一說話，他就顯得更加

渺小了。這可憐人是有肺病的，而這可怕有病又一天一天的逼緊起來，好像要扼死他一樣。雖然也會醫治過，然而並不久——暫時的，斷續的，而且是錯的。柯久奔珂明白着自己的苦惱。他知道自己的日子是有限的了，每當獨自一個的時候，他就悲傷，憂鬱，想來想去。但一到社會裏，有許多伙伴圍繞他，他却多說話，而且也愛說話了。對於所有的人，一切的事，他都來辯論，總想仗了自己比別人喊得還要響，壓倒了對手，來貫徹自己的主張。然而他是真意，是好心，使人們也不會覺得討厭。如果激昂起來，他就『發吼』——正如曲波忒給他的說法所起的名目那樣。于是別人便都住了口，給他靜下去。大家是因為對他有着愛情，所以這樣子的，在臉上，可都現着一種譏諷的熬住的微笑。

『呔，鬼，靜靜的。』檀鞠克一看見他的由希正要去咬旁邊的一匹閻馬的時候，忽然叫了起來。

由希站定了，回轉頭來，彷彿在想那說給牠的『話語』似的，將牠的

又熱又軟的耳朵動了幾回，便離開了那鬮馬。

「你瞧！」檀翰克得勝似的大聲說。

「什麼「你瞧」呀，」曲波忒含着嘲弄的微笑，回問道。

「你沒有看見牠是懂得話語的麼？」

「我沒有看見。牠只還是先前那樣站着罷咧。」曲波忒戲弄着他，說。

「牠想咬了哩，你這昏蛋！」

「那是都在想咬的，」錫覺德庚用了很誠懇的態度，說明道。

暫時充滿了深的沈默。

「同志們，」介涅忽然轉過臉來了，「一匹馬和牠的主人弄熟了，他的話就全部懂，這真是的麼？」

「你剛纔就看見了的。」檀翰克便開始說。

「自然，」曲波忒發起吼來——打斷了檀翰克的話。「如果你說一

句「走開去」罷，他會用了馬掌鐵，就在你肚子上狠狠的給一下的。要不這樣，牠纔是懂得一切的話語。而且，即使……」

「唉唉，那自然，同志們，牠懂得！」柯久奔珂夾進來了。「不過總得給牠食料。馬只要從誰得到燕麥，牠也就服從誰……是的！只對這人，對別的誰都不。實在是這樣的，例如我的父親有一匹黑馬，他們倆是好朋友。那馬給我的老頭子是騎得的，可是對於鄰居——那姓名不管他罷——哦，安梯普，牠却給在手上咬了一口……但是遇見父親呢，牠可就像一隻羊。」

「這是一定的，」介涅附和着他說。「誰給牠食料，牠也就愛誰。愛會懂得一切的。你打牠一下看，你以為牠不懂得麼？牠很懂得的！牠就惱怒你。就是馬，也會不高興的呀。然而倘若你摩摩牠的鬃毛，那麼牠就「笑」，靜靜的，還求人再得這麼幹。那里，那里，兄弟，牠是什麼都懂得的。」

『不錯，一點不錯，』檀翰克和他聯成一氣了。
岸上走着一個姑娘。她的頭是用玫瑰色布裹起來的。她向船上看，像在尋誰模樣。

『喂，杜涅——格盧涅，』曲波忒叫喊道，『我在這裏呀！你還找誰呢？』

那娃兒笑着走遠了。

『爲了我們的出行，你連手帕也不搖一下子麼？』他笑着，又叫喊說。

『她連看你一看也不願意。』錫覺德庚辯難道。

『就是討厭你罷咧。』那來的回答說。

『哦，你自己可長得真漂亮呵，你這老疲馬。』

大家都笑了起來。

『介涅，聽哪，』柯久奔珂說，『我去拿我的手風琴來。你肯唱幾

句麼？」

介涅表示着願意，柯久奔珂却已經消失在箱子和袋子中間，立刻拿着一個大的手風琴回來了。他一下子坐在一段木料上，就動手，爲了要調絃，照例是這麼拉那麼拉的弄了幾分鐘，發着些不知什麼的音響。

「哪，我得拉什麼調子呢？」他很愛新鮮似的去問介涅。他那姿勢，看去也恰如疑問符號的一般。

「隨你的便……我是都可以的。」

「那麼，我們來唱『斯典加·拉句（一）歌』罷。」

「我一個人可是不唱這個的，」介涅說，「你們得來相幫。」

「來罷，」曲波忒和檀翰克同時說。

介涅唱起來了。開初很低，好像他先得試一試，來合一下歌辭似的，于是就總是高上去……

他站起身，轉臉向着河流。他的唱，不是爲着圍繞住他的人們的，

倒是爲了古班的波浪。

手風琴的伴奏却不行。柯久奔珂簡直是不會拉的，但這也一點不要緊。介涅唱出歌詞來，柯久奔珂便傾聽着他那清越響亮的聲音，剛要動手來『伴奏』，可已經是太晚了。我們青年們合齊了怒吼般的聲音，和唱那歌詞的後半篇。因此柯久奔珂的藝術便完全失了功效。貨船上的人們都來圍住了歌人，一同唱着大家知道的那一段。介涅開頭道：

在伏爾迦的大潮頭上，

通過了狹窄的山島之門。

于是就吼出強有力的聲音來了：

在彩畫斑斕的船隻上，

來到了斯典加·拉甸的兵們。

在這剎那間，船就搖動起來。毫沒有聲響，也不打招呼，汽船拖了

註一：Stenka Rasin，見第一卷「苦蓬」註——譯者。

那些貨船開走了。

船隻成了長串，彷彿強大的怪物一樣，沿河而去。這情景，頗有些莊嚴，但同時也可怕。一個部隊開走了——到敵軍的後方去……

並沒有人分明知道，但前去要有什麼緊要和重大的事，却因了準備的模樣，誰都已經覺得，領會了的。泊在岸邊的時候，瀾漫着汽船和拖船裏的無憂無慮的開心，現在已將位置讓給深遠的，緊張而鎮靜的沈思了。這並不是怯，也不是怕，大約便是對於就要到來的大事件的一種無意識的精神底準備罷。在飄忽而含着意思的眼光上，在迅速而帶着神經性的舉動上，在忍住而且稀少的言語上——在一切上，人都覺得有一種什麼新的東西在，是船隻泊在岸邊的時候所完全沒有的。這心情只是滋長起來，我們愈前進，牠也就愈強大，並且漸漸的成爲焦躁的期待的樣子了。

在汽船上，比在拖船上知道得多一點，大家都聚到艙面上來了，用手

指點着各方面，高聲的在談論，敵人現在該在什麼處所呀，那里有着什麼什麼沼澤呀，大道和小路是怎麼走的呀……

古班河轉了彎，蜿蜒在碧綠的兩岸之間了。我們已經經過了科爾涅珂夫的墳墓——不過是一座很小的土堆，就在岸邊。然而這卻是誰都知道的歷史的勝迹！這岸上曾經滿流過鮮血。每一片地，都用了激烈的戰鬪所奪來。每一片地，都由紅軍用了寶貴的鮮血所買進，每一步每一步，都送過將士的性命的。

部隊不住的向前進。

哥薩克的荒村，烏黑的影畫似的散布在遠地裏了。樹林却那里都望不見。無論向什麼地方看過去——田野，牧場，水。有幾處滿生着綠得非常的很肥的草兒。此外就全都長些蘆葦。但未後連這也少見起來。天快要到晚上。

八月的夜，逐漸的昏黑下去。河岸已經消失，在那里，只看見水邊

有着奇特的夜霧的繼紋。既沒有草兒和蘆葦，也沒有小樹叢——什麼都看不見了。船隊慢慢的在前進。最前頭是一隻小汽船，彎曲着，旋轉着，好像狗兒在生氣的主人面前一樣。牠的任務，是在聽取一切，察看一切，知道一切，並且將一切預先來報告。尤其緊要的是那船員要十分留心，不給我們碰在水雷上。

在這第一夜還不怕有大危險。但到早晨，我們是必須到達離克拉斯諾達爾七八十啓羅密達的哥薩克村斯拉文斯基的。斯拉文斯基屬於紅軍，所以直到那地方的兩岸，也當然是紅色的。然而這最末的推測，却也許靠不住，因為敵人的熟悉一切大路和間道，就像自己的背心上的口袋一樣，往往繞到我們的後方，在我們沒有料到的處所出現。現在就會在我們剛纔經過的岸上遇見，也說不定的。然而很平靜。我們在船上聽不見鎗聲和喧囂。人只聽得汽船的輪葉下水聲拍拍，有時戰馬因為被不安靜的近鄰擠醒，嘶鳴幾聲罷了。

艙面上空虛了。人們都進了船艙，一聲不響。誰也不高興說話。有的在打盹，一遇衝撞就跳了起來，有的坐着，凝視了溼的玻璃窗，一枝一枝的在吸煙捲。拖船上也都靜悄悄。紅色戰士們靠了袋子，馬鞍，或是互相倚靠了睡着了。打鼾，講夢話，好像在比賽誰能更加高聲和給人『銘記』似的。閉上眼睛，傾聽着這無雙的合奏，倒也是很有趣，很奇特的事。從冷藏庫裏，則傳出些低微的呻吟和嚶語——然而這在艙面上却幾乎聽不見，在岸上就簡直完全聽不見了。

我們的紅色船隊總在向前進。

一到深暗從地面揭開，東方顯現了曙色的時候，我們到了斯拉文斯基了。先前這河上有一座很大的鐵路橋，直通那哥薩克的村子。白軍一知道他們的地位已經絕望，不再有什麼用處，便將這橋炸毀了。橋體雖然墜下水，橋柱却還在，而且和歪斜了的中間的柱子，造成了一個尖角。我們這些船現在就得走過這三角去。這可並不是容易事，因為四邊的河

水是很淺的。這麼一來，我們的工作就儘夠了。一直弄到晚。一切都得測量，精細的計算和思慮。有句俄國的諺語，說是，人必須量七回，下一剪。我們也遵奉了牠的指教，每一步，就查三回。於是出發的準備全都停當了。在斯拉文斯基，我們還要得到援助，加進新的戰士去。現在已經幾乎有了一千五百人。我們添補了一點食料和軍火，仍然向前走。將全部隊分爲三隊，每隊都舉好各別的司令。在我們前途的是什麼，我們在夜間所等候的是什麼，都儘量說給他們了。將近黃昏，我們就悄悄的離了岸。哥薩克村裏，也沒有人知道我們的開拔。這村子，是用士兵包圍起來，給誰都不能進出的。但在這地方也保住了秘密。

秘密是救了紅色別動隊的性命的。

從斯拉文斯基到烏拉該的司令部，還得下航七十啓羅密達去。這就

足夠整一夜了。我們的航海，是這樣地算定的，沒有天明，便到目的地，因為我們須利用夜霧登陸，當一切全在睡覺的時候，驀地闖了出來。應該給敵人喫一個襲擊，而我們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地出現的。

這最末的一夜，在參加遠征的人們，怕是終生不會忘記的罷。到斯拉文斯基為止，我們沒有什麼大害怕，這原是捏在我們手裏的地方，即使岸上有些敵人，也不過偶然的事。然而在這滿生在低溼的河岸上的蘆葦和樹叢之間，却到處有敵軍的哨兵出沒。我們在這裡很可以遇見猛烈的襲擊的。所以地位就格外的危險，我們必須有最大的警備。當開船之前，各隊的司令都聚在河岸上，還恩恩的開了一個軍事會議。那姓名和達曼軍分不開的司令者，同志郭甫久鶴就在這裏面。郭甫久鶴是在一九一八至一九這兩年間，引着這營了說不盡的苦楚的不幸的軍隊，由險峻的山路，救出了敵軍的重圍的。古班，尤其是達曼的人們，都以特別的愛，記憶着司令葉必凡。郭甫久鶴。他是一個哥薩克村裏的貧農的兒

子，當內戰時候，連他所有的極少的一點東西也失掉了。他的家被白軍所焚燒，家私遭了搶掠。郭甫久鶴便手裏拿了鎗，加入了全革命。他已經立過許多功。這回也就是。古班陷在危險裏了。必須有人渡到敵人的後方，將自己的性命和危險的事情打成一片，來實行一回莽撞的，幾乎是發狂一般的計劃。誰幹得這事呢？該選出誰來呢？這腳色，自然是同志郭甫久鶴了。體格堅強，略有些矮胖，廣闊的肩身，他生成便是一個司令。他那一部大大的紅鬍子，好像除了幫他思索之外，就再沒有什麼別的任务了，因為郭甫久鶴每當想着事情的時候，總是撚着那鬍子，彷彿要從臉上拔牠下來的一般。在決定底的瞬間，他整個人便是一個思想。他不大說話了，他單是命令，指揮。他也是屬於那些在人民的記憶上，是有着作爲半童話的，幻想的人物而生活下去的運命的人們這一類的。他的名字，已經和最荒唐的故事連結起來了，紅色的達曼哥薩克人，也將這用在所有的大事件裏。

郭甫久鶴站在岸上，不知不覺的在將他那大部的紅鬍子撚着，拔着。他身邊站着他最高的，也是最好的幫手珂伐略夫。爲了刮傷，他滿臉扭曲到不成樣，下巴歪向一邊，上嘴唇是撕裂了的。珂伐略夫經歷了多少回戰鬥和流血的肉搏，多少回捏着長刀的襲擊，連自己也數不清了。他也記不清自己曾經負過幾回傷。大概是十二到十五回罷。我不知道他的全身上可有一處完好，沒有遭過礮彈片，鎗彈，或者至少是土塊所『輕輕的碰着』了的。這樣的人，怎麼會活下去，就令人簡直莫名其妙。瘦削身材，一副不健康的蒼白的臉，滿繞着柔輦的黑鬍子，他顯出戰士的真的形相來。尤其顯得分明的，是在他的對於無論什麼計劃，即使很危險，也總要一同去幹的準備上，在他的嚴峻的規律上，在他的人格的高尚和他的勇敢上。當兵的義務他雖然完全沒有了，但他還不能拋掉來幫我們打仗，全然是出于自願地來和我們合作的。到後來，我看見他當戰鬥中也還是很高興，冷靜而且鎮定，恰如平常一樣。重大的事件，他總是

用了一樣的勇敢去辦好的，但後來報告起來，却彷彿是一件不值得說的工作。珂伐略夫一般的並不惹眼而却是真實的英雄，在我們紅軍裏頗不少。但他們都很謙虛，很少講起自己，不出鋒頭而且總是站在後面的。

和珂伐略夫對面，站着礮兵隊長庫勒培克同志。後來我在激戰之際，這纔認識了他。當我們別動隊全體的命運懸于他個人的果決和勇敢的時候，當我們全盤形勢的鑰匙捏在他手裏的時候，他顯出他的本領來了。真令人歎羨他那種如此堅決的意志，如此的純熟和舒齊。令人歎羨他的強硬和堅固，與其說是人，倒更像石頭一樣。但如果看他來，他就彷彿一匹穿了制服的山羊，連聲音也是山羊——微弱，尖利而且枯燥。

在場的還有兩三個司令們。會議也並不久，因為一切都已經在前天想妥，決定的了。

『叫康特拉來，』郭甫久鶴命令道。

這名字便由人們傳叫開去了。

又穩又快的跑來了康特拉。

「我在這里，做什麼事呀？」

單是看見這年青人，就令人覺得快活。他的眼裏閃着英氣，手是放在他那彎曲的小長刀的刀柄上。白色的皮帽子，快要滑到頸子上去了。寬闊的乾淨的前額，明亮而伶俐的眼睛。

「聽哪，康特拉，」郭甫久鶴說，「你該知道的罷，我們就要動手的事情，是很險的。你只消一望，到處都是敵。沼澤裏，小路上，蘆葦和樹叢裏，到處埋伏着敵人的哨兵。你熟悉這一帶地方麼？」

「誰會比我熟悉呢，」康特拉笑着說。「這地方到海爲止，全是些沼澤和田野。沒有一處我不知道的地方。我曾經各處都走過的……」

「那麼，就是了，」郭甫久鶴說，「我們沒有多工夫來細想。開船的準備已經停當了。你去挑出兩打很出色的人來，並且和他們……」

啡！」郭甫久鶴便吹一聲口哨，用手指點着很不確定的處所。

「懂得了……」

「那麼，如果你已經懂得，我們就用不着多說。拿了兵官的制服，銀釦，肩章去——出發罷。我們全都準備在這里了。去罷！」郭甫久鶴向了離他不遠，站着的一個人說。那人當即跑掉了，立刻也就回來，拿着一個小小的包裹。

「拿這個去，」郭甫久鶴將包裹交給康特拉，說，『但要快。您一走，您就穿起這些來罷，但在這里却不行。你挑一個好小子，給他十個人，教他們到左岸去，那里是不很危險的。你自己就在右岸，還得小心，什麼也不要放過。如果有點什麼事，你就發一個信號。你知道我們這邊的信號的。你要在河的近地。』

「懂了。」

「那麼，你要知道，如果你不能將兩岸辦妥，你就簡直用不着回

來……」

「是的，我可以去了麼？……」

「是的，去罷，好好的幹……」

康特拉忽然跑掉了，正如他的忽然跑來一樣，而且不消多少工夫，就備好了馬匹。馬匹和人們，又都立刻聚成一堆，分爲兩隊，也就全都跑掉了。人只見康特拉和二十五個青年用快跑在前進。

別一隊是向左岸去的，我看見曲波忒在他們的前頭。這巨人似的，強有力的大個子的哥薩克，跨在自己的黑馬上，就好像一塊岩石。他的近旁是介涅，孱弱的瘦削的青年，草莖一般伏在馬的鬃毛上。士兵們都在船上目送着遠去的伙伴。沈默而且誠懇。他們什麼也不問。他們什麼也不想人來通知。一切都明明白白的，清清楚楚的。沒有人笑，也沒有人開玩笑。

康特拉跑了一個啓羅密達半，便跳下馬來，對他的部下道：「你們的

制服在這里，大家分起來罷，可不要爭頭銜。」人們打開了包裹，從中取出白軍的勳章，肩章和釦子，帽章和別的附屬品來，五分鐘後，已經再也看不出我們紅色哥薩克了。康特拉也打扮了一下，變成一個兵官，很認真，但也有點可笑。尤其是他試來擺擺官相的時候，大家便都笑起來了。因為他就像披着駝鳥毛的烏鴉。

黃昏還沒有將牠的地位讓給暗夜，但我們的哨兵該當經過的道路，却已經幾乎辨不出來。大家又上了馬向前進……

「兒郎們，」康特拉說，「不要吸煙，不要打嚏，不要咳嗽，要幹得好像全沒有你們在這里的一樣。」

大家很靜的前進。靜悄悄的，連馬匹的脚步怎樣地在溼的糞泥裏一起一落的蹄聲，也只隱隱約約地聽見。馬脚又往往陷入泥潭裏去，必須給牠拔起。有人前去尋找更好的道路去了。這樣地進行了一個鐘頭，兩個鐘頭，三個……沒有遇到一個人。是死了的夜。那里都聽不

到一點生命的聲音。在蘆葦裏，在山谷裏，都是寂靜。沼澤上罩着昏暗的望不見對面的霧氣。

但且住！——遠遠地聽到聲響了。是先前沒有聽到過的聲音，彷彿是電話線的呻吟。也許是泉水罷，也許是小河罷……

康特拉停住了，大家也跟着他停下。康特拉向傳來聲響的那方面，轉過耳朵去，於是將頭靠在地上，這回可分明地知道了那是人聲。

「準備着！」下了靜悄悄的命令。

大家的手都捏住了刀柄，慢慢地前進……

已經清清楚楚地看見了六個騎兵的輪廓。他們正向着康特拉跑來。

「誰在那里！」那邊叱咤道。

「站住！」康特拉叫道，「那里的部隊？」

「亞歷舍夫軍團。」……「你們呢？」

「凱薩諾維支的守備隊。」

騎兵跑近來了，一看見康特拉的肩章，便恭恭敬敬的向部隊行一個敬禮。

「放哨麼？」康特拉問。

「是的，放哨。」……「不過也沒有什麼一定。誰會在夜裏

跑進這樣的地方來呢？」

「四邊也沒有人，我們已經跑了十五啓羅密達了。」

在這瞬間，我們一伙就緊緊的圍住了敵人的部隊……

還問答了幾句。知道他們的一兩啓羅密達之後，還有着哨兵。沈

默了一會。康特拉的輕輕的一聲「幹！」就長刀閃爍起來了……

五分鐘後，戰鬥已經完結。

于是大家仍舊向前走，其次的敵人的哨兵，也得了一樣的收場……

勇敢的康特拉，只領着一枝小小的隊伍，遇見了六個敵人的哨兵，就這樣地連一個也沒有給他跑掉。

曲波忒也遇到了兩個哨兵，他們的運命也一樣。只在第二回却幾乎要倒楣。一個負傷的白軍騎兵的馬匹忽然奔跑起來，險些兒給逃走了。覺得省不掉，就送給牠一粒子彈。

這曲波忒的鎗聲，我們在船上聽到了，大家就都加了警戒。我們以為前哨戰已經開頭，因此敵人全都知道一切了。他是一定能夠實行規則的。大家就站在艙面上，等候着信號。我們不斷的在等候，康特拉或者曲波忒就要發來的——然而沒有。岸上是墳地一般靜。什麼也聽不見。直到天明，我們整夜的醒在艙面上，大家都以為蘆葦在微微的動彈，大家都覺得聽到些兵器的聲響，有一個很是神經質的同志，還好像連高聲的說話也聽見了。河岸很近，人已經可以分別出蘆蕩和田野來。

「我想，那地方有着什麼，」一個人疑視着沿岸一帶，指給他的鄰人，開口說。

「什麼也沒有。胡說白道。」

但他也不由的向那邊凝視，說道：『但是，且慢……是呵，是

呵……好像真是的……』

『你以為那不像鎗刺在動麼？』

『是的是的，我也這麼想……仔細的看一看罷——，但是，看

哪，這邊的是什麼——這邊，都是鎗刺呀，還有那邊——還有這邊……』

『喂，漢子，可全是蘆葦呵……動得這麼慢！』

于是他不去看岸上了，但這也不過一眨眼間的事。接着又從新的開

頭……鎗刺……鎗……士兵，兵器聲，說話聲。這一夜是

充滿了可怕的陰鬱的騷擾。誰都願意抑制了自己，平靜下來。然而誰

也尋不着平靜。表面的平靜，是大家能夠保住的。臉色，言語，舉動

——這些冷靜而且泰然自若——但心臟却跳得很快，很強，頭也因為充滿

了飛速的發射出來的思想，快要炸裂了。大家都在開始思索着一切辦得

到的，倒不如說，一切辦不到的計劃。如果從蘆葦叢中放出鎗來，可怎

麼辦，如果大礮從岸上向我們吐出炸彈來，又怎麼辦——教人怎麼對付呢？……

假定了許多事，想出了許多辦法。然而在這樣的境地裏，毫沒有得救的希望，却是誰都明白的。小河裏面，笨重的船簡直不能迴轉，再向前走罷，那就是將頭更加伸進圈套裏去了。但是人得怎麼辦呢？

這些事是大家一致的，就是應該趕快的登陸，抽掉了跳板，動手來格鬪……

然而『動手來格鬪』，說說是容易的。我們剛要上岸，敵人就會用了他的鎗礮，將我們送進河裏去。我們的戰士們怎樣的擠在汽船和拖船上，聚成一堆，他在岸上可以看得明明白白。大家都沒有睡覺。自從離開了斯拉文斯基以後，他們都不能合眼。司令們將這回的計劃連着那一切的危險和困難，統統說給他們了。教人怎麼會睡覺。在這樣的夜裏，睡覺比什麼都煩難。在這樣的夜裏，是睜着眼睛，眼光不知不覺地

只凝視着暗地裏的。很緊很緊的擠在船的所有角落裏，低聲談起天來了。

「冷……」

「吹一吹拳頭罷——那就暖了。」

「只要能吹起來——哪，如果有人給我們在岸上吹起（喇叭）來，可真就暖了哩。」那士兵于是轉臉向了岸邊，用眼睛示着敵人的方向。

「他們近麼？」

「鬼知道——……人說，他們在岸上到處跑着的。人說過，他

們就躲在這些蘆葦叢裏的——也有人去尋去了。」

「那麼，誰呢？」

「康特拉出去了！」

「哦哦，這很不錯，他是連個個窟窿都知道的！」

「唔，這小子又能幹！」

「我很知道他的。在戰場上的時候，他就得到過三個聖喬治勳章了。」

「但是我覺得——這裡沒有人——太靜了！」

「他們也不會在發吼的——你這昏蛋！」

「他們却會開鎗呀——那就完了！」

「不——我想，還沒有從康特拉聽到什麼的！」

「怎麼想聽到這些呢。連一隻飛機也還沒有飛來哩。」

「這倒是真的。哦，總之，孩子，爲什麼沒有飛機到這里來的呀。」

「爲什麼沒有——牠是麻雀似的飛來飛去的。先前牠總停在市鎮

裏，要太陽出山之前牠纔飛出來。你也看牠不見的，這很明白。」

「唔，究竟牠爲什麼在飛着的。我簡直一點不懂，這東西怎麼會飛起來。」

「那可我也不知道。恐怕是從下面吸上蒸汽去的罷。」

「你可有一點煙草麼？」

「吩咐過的，不准吸煙！」

「哦哦，那是不錯的——但我想，這樣的藏在拳頭裏，就沒有人覺得了。」

立刻有三四個人的聲音提出反對的話來，沒有許他吸煙草。

「我們就到麼？」

「到那里？」

「喏，我們應當上陸的地方呀！」

「哪，如果我們應當上陸，那麼我們就一定是到了！」

就這樣地從一個問題拉到別個去。字句和字句聯起來——完全是偶

然的——完全是無意識的。

船總在向前進。船隊幾乎沒有聲響的移動着。

天亮了起來，暗霧向空中收上去了——第一隻船靠了岸。另外的就

一隻一隻的接着牠，架在岸邊的軟泥裏，那里都滿生着走也走不過的雜草和蘆葦。

離哥薩克村只還有兩啓羅密達了。河岸很平坦，我們的前面展開着一條寬闊的山谷，給兵士們來排隊，是非常出色的。據熟悉這一帶地勢的人說，要在全古班找一個登陸的處所，沒有比這里再好的了。連忙架起跳板，在驚人的飛速中，大家就都上了岸。我們剛剛踏着地面，就呼吸得很舒服，因為我們已經不在水面上——各個騎兵和狙擊兵，在這里都能夠防衛他的性命，而且誰也不至于白白的送死了。大礮拉了上去，馬匹牽了出來，司令們教部隊排了隊，神經過敏也消失了。牠換上了冷靜的嚴肅的決心。一切做得很勤快，快到要令人奇怪，這些人們怎麼會這樣的趕緊。但我們戰士們却都知道，在這樣的境地裏，趕緊和迅速，是必要的。騎馬的司令們，圍住了郭甫久鶴和我。在路上囑咐了兩三句，大家就各歸了自己的隊伍，一切都妥當了。襲擊的命令一下，騎兵

就開了快步，步兵的隊伍是慢慢地前進。

·介涅受了任務，是橫過哥薩克村的街道去，將一切看個分明。他像鳥兒一般飛過了園地和樹林，門窗全都關着的人家，廣場和教堂——他橫斷了全村子，已經帶着『一切照常』這一個令人高興的報告回來了。倘要解釋這奇怪的『一切照常』的意思，那就是說，這受了死的洗禮的哥薩克村，都正在熟睡。牠一點也沒有豫防，一點也沒有猜出。幾處的街角上有哨兵在打盹，用了渴睡的眼望着飛馳的介涅，好像以為他是從前線跑來的傳令。居民也睡得很熟。不過偶或看見彎腰曲背的哥薩克老婆子，提了水桶踏着腳趾走到井邊去。介涅又看見一架飛機，停在教堂旁邊的廣場上。在一所大房子的籬笆後面，介涅還見到兩輛機器腳踏車和一輛摩托車。

他很疲乏，喘着氣，述說過一切的時候，大家就都明白，我們是在沒

有人覺察之中，到了村子了。

全盤的行動，所打算的就只在完全不及豫防而且出乎意料之外的給敵軍一個打擊。襲擊必須使他們驚惶，但同時也應該使敵人受一種印象，好像對面是強大的隊伍的大勢力，出色的武器，還帶着強有力的礮隊一般。所以我們也要安排下埋伏，不意的小戰鬥和襲擊。這樣幹去，敵人就以爲四面受了包圍，陷于絕望的地位了。出乎意料之外的打擊這一種印象，這時是必須扮演決定底的颜色。

山谷的盡頭，就在哥薩克村的前面，還有幾塊沒有燒掉的蘆田。這里是無論如何總是走不過，我們就只得遠一點路。

登陸，準備，排隊，向着哥薩克村的前進，給化去了兩點鐘。但敵人呢——睡覺又睡覺，總不肯醒過來。霧氣已經逐漸的收上去了，只在河面上還罩着厚厚的看不穿的面幕。

河在這里轉了彎，直向亞秋耶夫市，于是流到海裏去。

右岸有一條軍道，是通着村子的。我們的部隊的部份，就利用了這軍道，走到村背後了。向這方面，又派了曲波忒所帶領的騎兵中隊去，那任務，是在敵軍倘要向亞秋耶夫退走，就來抵當牠。

部隊的各部份，那行動是這樣地布置了的，就是從各方面，但又同時走到村子，開起鎗來。我們的大砲也必須同時開始了行動。

屯在村裏的敵軍，也許看着情形，對我們會有強硬的抵抗。這很可怕，因為他們是有優秀的戰鬥性質的。他們裏面，靠不住的只有被捕的紅軍。村裏有凱薩諾維支將軍的軍團的一部份，亞歷舍夫將軍的聯隊，也是這將軍的豫備大隊，古班狙擊兵聯隊，其中有着兩個士官學校的學生。這之外，村裏又駐紮有烏拉該的司令部和他的一切的枝隊，還有各種小司令部以及白軍後方的官員。而且我們還應該防備村人的敵對的舉動，因為這哥薩克村，和我們是很不要好的。

不到早晨七點鐘，部隊臨近了哥薩克村的時候，第一砲發響了。同

時也開始了劈耳的轟擊。大礮的雷鳴合着機關鎗的爆響和步鎗的聲響，成爲震聾耳朵的合奏了。士兵們直衝過去。摸不着頭腦的敵人，完全發了昏，連一點的防禦也不能布置。向着我們的胡亂開鎗，也不能給我們絲毫損害。紅軍的步兵不住的前進，愈加壓迫着敵軍，將街道一條一條的前進了。到得市中央，我們這纔遇見那準備了一點防禦的敵。當這處所，帶領我們的部隊的是珂伐略夫。在這一瞬間，躊躇一下就有怎麼危險，他是很明白的。他知道，敵人的恐怖，是能夠消失的，那麼，要收拾了他，就不是一件容易事。在這樣的瞬息間，要得成功，就只要一個堅定而深沈的司令，他用的確的處置，制住驚慌的人們，他很快的悟出戰鬥的意義，並且捏住了勝利的鑰匙是在那地方。恐怖，是大概因爲百來個人發命令，既然後隨便，而且常常完全相反，這纔增加起來的。一種辦法和別種相矛盾，爲了着忙，發些只使事情爲難而糾紛的命令。我們的敵人，就正落在毫無計劃的這邊跑那邊跑，這麼說那麼說，

這樣辦那樣辦的情況裏了。

然而已經顯出組織化的先兆，有計劃的防禦的先兆來。這緊要的機會是應該利用的，於是柯伐路夫就下了襲擊的命令。他捏着手鎗，自己留在左翼，到右翼去的是錫覺德庚。他的眼睛睜得很大，恰如在拖船上唱歌那時候一樣。但現在却燒起着特別的火燄，閃閃的在發光。他全部的額上，一直橫到眉毛，刻一道深的嚴肅的皺襞。錫覺德庚的脚步是本來很重的。他彷彿踏勸地皮，必須走得牢靠似的在前進。在他身邊是這樣的放心，好像得到一種特別的平靜和安全，覺得只要和他一氣，就決不至于死亡，決不至于戰敗，他命令得很簡單，很確當，又有些氣惱。

敵人要在園子跟前排起陣來了。但還可以看出，他還沒有將隊伍排齊，還沒有尋到人，來將這一大堆人又有力又有效地變成緊湊的隊伍。

快得很，快得很……新的士兵們，從各方面湧到這人堆裏去。

他們從園子和人家，從馬房和小屋裏跑出來，人堆就愈來愈大，牠在我們

眼前生長起來了。牠已經排開，牠已經成爲有組織的隊伍的樣子了，再一瞬間，我們就要碰着鋼的刺刀的牆壁，再一瞬間，鐵火的雹子就要向我們直注，步鎗畢剝的發響，而我們的行列就稀疏下去……

嗚拉！我們的行列裏發了吼。

手捏着鎗，我們的戰士們向敵人堆裏直衝過去了。那邊就又更混亂起來。有的要向能逃的地方逃走，有的還在想開鎗——但忽然之間，大多數人都站起身，拋掉他們的鎗，向天空擊起了臂膊，在請求慈悲和寬大。

然而有幾處還飛着鎗彈，從我們的隊伍裏抽去頂好的人物。我們的最初的犧牲之一是勇敢的萊雍契·錫覺德庚。彈子正打在前額上，我們的英雄且是戰士就死掉了。

但從院子的籬笆裏，忽然跳出約莫五十人的一隊，風暴似的直撲我們。我們的人們有些慌亂了，倒退了兩三步。然而珂伐略夫的喊聲已

經發響：『上去，鳴拉，上去！』於是紅軍的士兵就野獸一般一擁而上，徑奔抵抗者，將他打倒，不住的前進。我軍和敵兵混雜在一起，人早已不能分別了。

當這半百的人們跳出籬笆來的時候，先前將鎗枝拋在我們腳下的那些人，並沒有加進去。他們一動不動的站在那里，愈加將臂膊擎得高高的，在等候慈悲，並且祈求仁善。紅色的戰士們圍住了俘虜，將他們換了一個地方，碰也沒有碰他們一下。拋下的鎗械是檢集起來，聚成一堆，趕快的運到岸邊去。放眼一看，到處是傷兵。他們因為苦痛，在叫喊和呻吟，別一些是喘着臨死的大氣。查明了那五十個人，大多數是白軍的軍官了。連一個也沒有饒放。

別的俘虜們，是帶到拖船上去了。

曲波斌，那帶着他的騎兵中隊到了村背後的，一跑到蘆葦邊，就和大家一同下了馬，等候着。十個人離開了他，排成一條索子，先頭的一個

直到哥薩克村。他們通報着在那里彼此有些什麼事，戰況對於我們怎麼樣，等等……

常有單個的白軍士兵逃過來，曲波忒總不揮動他的部下，也不白費一粒子彈，尤其是不願意使人明白他的所在。單個的逃兵跑進葦蕩裏來，自然也是常有的。那就不出聲響地捉住他，因為第一要緊的是沒有人知道我們還有埋伏。然而珂伐略夫的攻擊剛要決定了戰鬪（的勝敗），敵人的守備隊的殘兵便直向河邊衝來，意思是要渡過這河，躲到對岸去。在這瞬息間，曲波忒就從蘆葦間闖出，徑奔在逃的敵兵了。這真是出了有些簡直不能相信的事。從這方面，敵人是以為不會遇到襲擊的。他們避向旁邊，散在岸上，大多數是跑往先前泊着他們的船的處所去。然而船隻早不在那里了。曲波忒的伙計將牠弄走了。逃路已經沒有，而騎兵却馳驟于逃兵之間。馬刀在空中發閃，只要觸着，就都滅亡。抵抗並沒有。許多人就跳到水裏面，想浮到對岸去。但是成功的很有

限。大抵是在河的深處喪了他的性命了。

激昂的曲波騎着他的黑馬，像猛獸一樣，在岸上各處飛跑。他自己並不打，只是指示他的伙伴，什麼地方還躲着潰走的敵人的大夥和小夥。曲波一切都留心。他的眼睛看着各方面，敵人怎樣轉了彎，他看見的，敵人怎樣在尋遮蔽物，他也看見的。

一個莽撞的大草原上的騎士似的，檀鞠克捏着出鞘的長刀，從村子的這一頭跑到那一頭。他的帽子早已落掉了，黑色的亂頭髮在風中飄蕩。

他全不管什麼命令，只是自己尋出他的敵人來，鷹隼一般撲過去。

衝落，砍掉，毫無饒放。當一切就要收梢的時候，自己方面開鎗的一粒流彈，將檀鞠克的左臂穿通了。他不叫喊，他不呻吟，倒是罵，越罵越利害，從他那忠實的由希跳下，撫摩着牠的鬃毛。戰爭是完結了……

多少人在這里死亡，多少人在河水裏喪命，這恐怕永久不會明白。

只有零星的逃兵，跑到蘆葦這里來，躲到裏面去。但大抵是在逃走着的

中塗就送了性命的。白軍的兵官，穿了女人衣服，想這樣逃到蘆葦裏去的也有。然而我們不給他跑掉一個人。

兩點鐘之內，全村已爲紅軍所有了。

戰鬪一開頭，敵人的飛機便從教堂廣場飛起，向着還駐紮着敵人部隊的各村子這方面飛去了。

當正在戰鬪的時候和以後，從村子的窗門裏，園子裏，都飛出石塊和彈子來。村裏的居民，是這樣地招待了我們的。

在這回的拂曉戰，俘獲了一千個人，四十名兵官，一輛鐵甲摩托車，機關鎗，子彈匣，礮彈，醫療材料，印，官廳什物，官員履歷以及別的種種東西，都落在我們手裏了。這時候，汽船和拖船已經一徑駛到哥薩克村來。俘虜和戰利品就都弄到船上去。我們的人們也拿了擔架，將負傷的朋友擡上船。他們大半是在衝鋒的時候受傷的。

現在很明白了，敵人從飛機得到後方的大損失的報告之後，要試辦的

是簡直退兵，或者派部隊到哥薩克村去，將紅軍消滅。

敵人採取了第一法。他帶了他的部隊退却了，然而走向我們的村子來，因為要到亞秋耶夫去，到海岸去的惟一的路，是經過這裏的。他想趁紅軍還沒有紮得穩固，而且他所豫料的援軍還沒有開到之前，趕緊利用這條路。敵人的部隊亢奮着，一定要竭力飛快的輸送的。

于是敵軍撤退了，當這時候，駐紮在敵人的位置鄰近的我們的主力軍，就動手來將他襲取，將他打擊。在我們占領了的哥薩克村，必須看新的敵軍的部隊走進村裏面，這纔開始來戰爭。

首先開到了古班騎兵聯隊，各種步兵部隊，以及別的正規軍團。要抵制這樣的大兵力的衝擊，在我們是非常困難的，現在我們的任務，是在不給敵軍以休息，妨害敵軍的前進，並且用了屢次的衝突和打擊，使他們陷于混亂，以待我們的主力軍的到來。正午時候，受了敵軍的出格的壓迫，我們只得將從東通到西的外面的兩條道路放棄了。敵人的主力軍，

也就正從這條道路在前進。

戰鬥又開頭了。

這戰鬥上，敵軍是帶着兩輛鐵甲摩托車的，但他的景況，却還是困難得很，因為和他同時前進的我們的援軍，正從背後壓迫着他，使他不能用了他的主力，強悍的向我們襲擊。遠遠地已經聽到了礮聲。這是要將他們的舉動，和我們的聯成一氣的紅軍的大砲。

到四點鐘，敵人部隊的大數目，聚到哥薩克村裏來了。好像決定要將紅色別動隊殲滅，並且趕下河裏去似的。他開始了風暴一樣的砲擊，又變了襲擊，接連不斷。這強悍的風暴一樣的壓迫，逼得我們退到河邊。紅色的戰士拋了草地，向河邊退走，敵人就夾脚的追上來……

如果再給敵軍壓迫，我們還要退走下去，那就要全軍覆沒，是明明白白的。砲隊的司令庫勒培克同志，爲了觀察我們的砲擊的效力，蹲在一株大櫟樹的枝子上已經三個鐘頭了。他汗流滿額，靠了又溼又冷的樹

幹，停着，好像一匹貓頭鷹，用他的望遠鏡在探望，不爲俗務分心。我們的砲隊，是在離這柵樹幾步之處的，庫勒培克就從自己的座位上，在改正發砲的瞄準。人總是聽見他亮響的號令：一百！九十一！照準！一百！九十七！……

怪物一發吼，砲彈呻吟着，怒號着向空中飛去的時候，庫勒培克就裝一個很奇特的手勢，指着落彈的方向。『好，好，』他叫起來，『這東西正打在狗臉上了。再來一下——但要快，孩子們——要快。他們在飛跑哩！』他望着沙礫的大雨落在地面上，人們飛上天空中的草地的盡頭。『再來一盃，』他在上面叫喊，而我們的砲兵們是開砲又開砲。一個遞砲彈，另一個將這裝進砲裏去，第三個就拉火。在這狂熱的開火中，庫勒培克就忘記了時間，疲勞，飢餓。除了大砲和砲彈，除了沙雨和飛跑的人們以外，他什麼也不看，不管了。

而現在，敵軍轉了襲擊，逐漸逼近我們的砲隊和庫勒培克的柵樹來，

但他却毫不想離開他的地位。他一點也不動，他不離開他的位置，他好像在小枝子上生了根似的。他的命令越來越清楚。他愈是屢次變換目標，他益發大聲的發命令。大砲這裡，是疲乏的氣喘吁吁的砲手們。傳遞砲彈愈加迅速，愈加趕緊，而近來的敵軍，就愈加喫了苦。

草地上面，就靠河邊，離蘆葦不遠，道路分爲兩條的處所，架着機關鎗，牠和牠的人員的任務，是在或是滅亡，或是制住敵軍的襲擊。

戰馬轉臉向着河這邊了。開放機關鎗的我們的人們，蹲在小小的馬車上，發了熱似的在開火。我們站在他們的後面，抵制着撤退下來的部隊。我看見了柯久奔珂，他幾乎和機關鎗溶成一氣，兩手緊捏了牠，發射着，檢查着，看一切可都合式。敵人已經望得見了，他不住的擁上來。

狙擊兵呵，現在是全盤的希望只在你們了。你們肯支持你們的伙伴——我們就喫得住。但如果你們擋不住敵軍，那麼，首先是你們，和我

們一起都完結！

敵人的部隊，現在是多麼逼近了呵。他們已經湧進草地來了——而在這瞬息間，——在這決定的，永遠不會忘記的瞬息間，我們別動隊全體的運命懸在一枝毫毛上面的瞬息間，我們的狙擊兵却開始了不能相信的，掃蕩一切的鎗火了。

一分鐘……：…… 兩分……：……

敵人的隊伍還在動彈。然而人已經在他們裏面可以看出發抖，他們的動作已經慢下去，這回是全都伏在地上了。剛想起來，他們就遇到當不住的排鎗。這真的危機一髮的幾分鐘——其實並非幾分鐘，倒是幾秒鐘。紅軍的隊伍站得住了，氣一壯，改了攻勢。這突然的改變，是出乎敵人的意料之外的。白軍的隊伍開始退却了。我們的地位就得了救。

而在這瞬息間，敵人的部隊所在的草地上面，又開始爆發了榴霰彈。

當看見我們的紅色友軍的這個招呼的時候，戰士們和司令們的風暴般的歡喜，簡直是寫不出來的。我們的友軍來幫助了。相距已經很遠。他們要不使我們這一夥送掉性命了。紅軍的士兵便又開心，又氣壯，開始去追擊退走的敵。追擊上去，一直到夜，一直到黑暗支配了一切。

我們竭力的試辦，要和來幫的部隊相聯絡，然而這試辦失敗了。因為在我們和趕緊來幫的部隊之間，還有敵軍的堅固的牆壁。蘆葦和沼澤，又妨礙我們由問道去和友軍連合起來。敵軍是已經決計在村子裏過夜，使他們的無數的輜重，能夠運到海邊去。

但我們却要利用了夜間來襲擊。

離村子的廣場並不遠，教堂背後，曲波忒在一個大園子裏藏着他的中隊。他擔着大大的任務，即使形勢如何改變，也還是非做不可的。戰士們坐在草上面，一聲不響。戰馬都繫在蘋果樹和洋槐的幹子上，而大

枝子上面，籬笆上面，則到處站着守望的紅軍的士兵。曲波在園子裏跑來跑去，巡閱着自己的戰士們，監督着坐在樹上的守望者。從小河直到列樹路一帶，都埋伏着我們的騎兵中隊。未來的夜襲的報告，各處都傳到了。

郭甫久鶴和我坐在一堆乾草後面，和跟着趕來的司令們接洽了幾句話。這時候，從船上搬了大盤的食物來了，我們就餓狼似的，都向羹湯那邊闖過去，因為自從天亮以來，除了煙捲的煙氣之外，就什麼也沒有到過我們的嘴裏面。站在四近的戰士們，也步步的走近來。盤子顯出磁力，將大家吸引過去了。然而倒運！我們的手頭，竟連一柄湯瓢也沒有。大家只有兩次，得了真是一點點的東西，第一次不很好喫，第二次呢，可不能這麼個個都有了。但這也不要緊。我們一夥就用了小刀，叉子，剛用木頭雕成的小匙，從鍋裏舀出羹湯來，直接放進嘴裏去。還有果子醬——弄一點煙草——我們就都快活，滿足而且高興了。

決定了到半夜去襲擊。藏在園子裏的騎兵中隊，應該在必要的時機，離開他們的根據地，用一種猝不及防的突擊，來完結那件事。

挑選了頂好的人們，派遣出去，要侵入敵陣的中央，到半夜十二點鐘，在一兩間小屋子上放起火來，並且拋幾個炸彈，以給與很大的衝動。

一看見火光和燒着的乾草的煙，那就得立刻，全體的狙擊兵都開鎗，全體的機關鎗都開火，狙擊兵還要叫起『嗚拉』來，但在我們對於敵情還沒有切實的把握之前，却不得開始戰鬥。到處都支配着寂靜。我們這里，敵人那里。在這樣的一個夜裏，是料不到要有襲擊的。人們都似乎跼着腳尖在走路，還怕高聲的談天。大家等候着。

我們已經看見了最先的火光。火老鴉在敵人的陣地上飛舞，幾間小屋同時燒起來了。在這時候，我們就聽見了炸裂的榴霰彈的鈍重的聲音，後來的幾秒鐘裏起了些什麼事，可不能用言語來描寫了。砲兵中隊發起吼來，機關鎗畢畢剝剝的作響，一切都混成了一個可怕的震聾耳朵的

轟音。

冰淪的聳人毛髮的嗚拉，衝破了夜靜，鑽進我們的耳朵來。嗚拉！嗚拉！這好像怕人的震動似的，遍滿了村裏的街道和園子。敵人打熬不住，捨掉他的陣地，開始逃走了。這瞬息間，埋伏的騎兵中隊就一擁而出，給這齣戲文一個收束。在燒着的小屋子的火光中，他們顯得像是鬼怪一樣。出鞘的長刀，噴沫的戰馬，亂七八遭跑來跑去的人們……

敵人也抵抗了，但是亂七八遭的，又沒有組織。他開起鎗來了，然而不見他的敵——姑且停止罷，又不知道該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這也拖延不得多久，哥薩克村就屬於我們了。敵人都向田野和沼澤逃散，直到早上，這纔集合了他的人們，但他早想不到村子這邊來，却一徑向着海那邊前去了。

在半夜裏，戰爭之後，我們的哨兵就進了村子，但全部隊却一直等到早晨。當我們開進村裏去的時候，又受了先前一樣的待遇。從園子和

人家裏，都發出鎗聲來。他們是並不高高興興地招待我們的。到得早上，我們又聚集了新的戰利品，並且將鐵甲摩托車，機關鎗，大礮，以及別的東西，許許多多都運上了船，以作戰勝的紀念。

這時紅軍的旅團到了村裏了。他們接辦了我們的工作，要前去追擊敵人去。紅色別動隊的任務是完結了——紅色別動隊可以回去了。

興致勃勃地，我們大家帶着歌唱和歡笑上了船，回到家鄉去。誰都覺得，自己是參加了完成一種偉大而重要的事件了。誰的裏面，還都生沉着深邃的戲曲底的要素，而自己就曾經是戲曲中的傢伙。船隻離了岸。響亮的歌聲打破了蘆葦的幽靜。我們在西班牙裏往上走，經過了和昨天一樣的地方——但那時是在冰一般的寂靜裏，在剽悍的堅決裏——而現在却高興，有趣。在那時候，是誰也不知道岸上有什麼東西等候着，在那時候，是誰也不知道自己可能生還的。

然而結果是偉大的。在歸途上，我們的戰士不過損失了一兩打——

但自然是頂好的同志們。

在「慈善家」的艙面上，蒼白的，柔和的檀鞠克帶着打穿的，挫傷的臂膊躺在一個擔架上，很低很低的在呻吟。在一座高大的親愛的墳墓裏，就在蘆葦的近旁，是鋼一般的司令萊雍契•錫覺德庚在作永久的休息……

大家記得起死掉的同志來，船上就為沈默所支配，彷彿有一種沈重的思想，將一切活潑的言語壓住了。

然而悲哀又將位置讓給了高歌和歡笑。又是有趣的歌曲，又是高興的心情，好像這一天和這一夜裏什麼事也沒有的一樣。

父 親

M·峻羅訶夫 作

太陽只在哥薩克村邊的灰綠色的叢林後面，衰弱地眯眼了。離村不遠是渡船，我必須用這渡到頓河的那一岸去。我走過溼沙，從中就升起腐敗的氣味來，好像溼透的爛樹。道路彷彿是紛亂的兔子脚印一般，蜿蜒着出了叢林。腫脹的通紅的太陽，已經落在村子那邊的墳地裏。我的後面，在枯燥的雜樹間緩步着莽蒼蒼的黃昏。

渡船就繫在岸邊，閃着淡紫的水在牠下面窺覷。櫓在輕輕的跳動，向一邊迴旋，櫓臍也啞啞作響。

船夫正在用汲水勺刮着生了青苔的船底，將水潑出外面去。他仰起

頭來，用了帶黃的，歪斜的眼睛看定我，不高興地相罵似的問道：

『要擺渡麼？立刻行的，這就來解纜子。』

『我們兩個就可以開船麼？』

『也只得開。立刻要夜了。誰知道可還有什麼人來呢。』他捲着褲腳，又向我一看，說：

『看起來，你是一個外路人，不是我們這裏的。從那來的呀？』

『我是從營裏回來的。』

那人將帽子放在小船裏，擺一擺頭，搖開了夾着黑色的，高加索銀子一般的頭髮，向我使一個眼色，就露出他那蛀壞的牙齒來：

『請了假呢還是這麼一回事，——偷偷的？』

『是退了伍的。我的年限滿了。』

『哦……哦。那麼是可以閑散了的……』

我們搖起櫓子來。頓河却像開玩笑似的總將我們運進那浸在岸邊的

森林的新樹裏面去。水激着容易破碎的龍骨，發出分明的聲音。綻着藍的脈管的船夫的赤腳，就像成細的粗大的筋肉一樣。冷得發了青的腳底，堅韌的牢踏在滑滑的斜梁上，臂膊又長又壯，指節都粗大到突了起來。他瘦而狹肩，彎了腰，堅忍的在搖櫓，但櫓却巧妙的劈破波頭，深入水裏去了。

我聽到這人的調勻的，無礙的呼吸。從他那羊毛線衫上，湧出汗和煙草，以及水的淡泊味的撲鼻的氣味來。他忽然放下櫓，回頭向我道：『看起來，好像我們進不去了，我們要在這裏的樹林裏給擠破的了。真糟！』

被一個激浪一打，船就撞在一塊峻峭的岩石上。牠將後尾拚命一擺，於是總是傾側着向森林進行。

半點鐘後，我們就牢牢地夾在浸水的森林的樹木之間了。櫓也斷了。在櫓臍上，搖搖擺擺的飄動着挫折的斷片。水從船底的一個窟窿

裏，滔滔的湧進船裏來。我們只好在樹上過夜。船夫用腿纏住了樹枝，蹲在我的旁邊。他吸着煙斗，一面談天，一面傾聽着野鵝的劃破我們上面那糊似的昏暗的鼓翼的聲響。

「唔，唔，你是回家去的；母親早在家裏等着哩，她知道的：兒子回來了，養她的人回來了；她那年老的心，要暖熱起來了。是的……」

可是你也一定知道，她，你的母親，白天爲你擔心，夜裏總是淌着酸辛的眼淚，她也全不算什麼一回事……她們都是這樣的，只要是她們的疼愛的兒子：她們都是這樣的……如果你們不是自己生了孩子，撫育起來，你們就永不會知道你們父母的辛勞的心。可是凡有做母親的，或是做父親的，都得爲孩子們喫多少苦呵！

會有這等事的，剖魚的時候，女人弄破了那魚的苦膽。那麼你舀起魚羹來，就要苦得喝不下去。我也正是這樣的。我活着，但是總得喫那很大的苦。我耐着，我熬着，但我也時時這樣想：「生活，生活，究

竟要到什麼時候纔是你這壞透了的生活的收場呢？」

你不是本地人，是一個外路人。你告訴我，恐怕我倒是用一條繩套在頸子上的好罷。

我有一個女孩子；她名叫那泰莎。她十六歲了。十六歲。她對我說：「爸爸，我不願意和你同桌喫東西。我一看見你的兩隻手，」她說，「就記起了你就是用了這手殺掉哥哥的，我的身子裏就神魂喪失了。」但這些事都是爲了誰呢，那蠢才却不知道。這正是爲了他們，爲了孩子們呵。

我早就結了婚，上帝給我的是一個兔子一樣很會生養的女人。她接連給我生下了八個喫口，到第九個，她也完結了。生是生得好好的，但到第五天，她就死在熱症裏。我成了單身了。說起孩子們來，上帝却一個也不招去，雖然我那麼懇求……我那大兒子叫伊凡。他是像我的；黑頭髮，整齊的臉貌。是一個出色的哥薩克，做工也認真。別一

個男孩子比伊凡小四歲。像母親的。小個子，但是大肚子。淡黃頭髮，幾乎是白的了，眼睛是灰藍的。他叫達尼羅，是我最心愛的孩子。別的七個呢，最大的是女兒，另外都是小蟲子……

我給伊凡在本村裏結了婚，他也立刻生了一個小傢伙。給達尼羅，我也正在搜尋着門當戶對的，可是不平靜的時代臨頭了。我們的哥薩克村裏，大家都起來反對蘇維埃權力。這時伊凡就闖到我這裏來：「父親」他說，「同去罷，我們同紅軍去！我以基督之名請求你！該幫紅軍的，因為牠是很正當的力量。」

達尼羅也想勸轉我。許多工夫，他們懇求我，開導我。但是我對他們說：「我是不來強制你們的。你們願意往那去，去就是。可是我呢，我留在這裏，你們之外，我還有七張嘴哩，而且張張都得喂的。」他們子是離了家。在村子裏，人們都武裝起來了。無論誰，他有什麼就用什麼。可是他們也來拉我了：上戰線去！我在會場上告訴大

家道：

「村人們，叔伯，你們都知道的，我是一個家長。我家裏有七個孩子躺在木榻上，——我一死，誰來管我的孩子們呢？」

我要說的話，我都說了，但是沒有用。誰也不理，拉了我送到戰線上去了。

陣地離我們的村子並不遠。

有一天，恰是復活節的前一天，九個俘虜解到我們這里來了。他們裏面就有達尼盧式加，我的心愛的兒子。他們穿過市場，被押着去見軍官。哥薩克們從家家戶戶裏跑出來，轟的一聲，上帝垂憐罷。

「他們一定得打死的，這些孱頭。如果審問後帶回來了，我們什麼都不管，先來冷他們一下！」

我站着，膝頭發着抖，但我不使人看出我爲了自己的兒子達尼羅，心在發跳來。我看見了哥薩克們怎樣的在互相耳語，還用腦袋來指點我。

于是騎兵曹長亞爾凱沙跑向我來了：「怎麼樣，密吉夏拉，如果我們結果共產黨，你到場麼？」

「一定到場的，這些匪徒！」我說。

「原來，那就拿了鎗，站在這地方，這門口。」

接着他就這樣地看定了我：「我們留心着你的，密吉夏拉，小心些罷，朋友！——你也許會喫不住的。」

我于是站在門前面，頭裏却旋轉着這樣的事：「聖母呵，聖馬理亞呵，我真得來殺我自己的兒子麼？」

辦公室逐漸吵鬧起來。俘虜們帶出來了。達尼羅就是第一個。

我一看見他，便嚇得渾身冰冷。他的頭腫得像一個桶，皮也打破了。鮮血成了濃塊，從臉上湧出。頭髮上貼着厚的羊毛的手套。是他們打了之後，用這給他塞住傷口的。那手套吸飽了血，乾燥了，却還是粘在頭髮上。可見是將他們解到村裏來的路上打壞的。我的達尼羅踉蹌的

走過廊下來。他一見我，就伸開了兩隻手。他想對我裝笑臉，但兩眼已經灰黑凹陷，有一隻是全給凝血封住了。

這我很知道：如果我不也給他一下，村人們就會立刻殺死我的。我那些孩子們，便要成爲孤兒，孤另另的剩在上帝的廣大的世界上了。

達尼羅一到我在站着的地方，他說：「爸爸——小爸爸，別了。」

眼淚流下他的面龐來，洗掉了血污。至于我呢，我可是……我擊不起臂膊來，非常沈重。好像一段樹。上了刺刀的鎗儼然的橫在我的臂膊上，還在催逼了，我就用鎗柄給了我那小子……我打在這地方……耳朵上面這里……他叫了起來：嗚嗚呵——嗚嗚呵——

——，兩手掩着臉，跌倒了。

我的哥薩克們放聲大笑，道：「打呀，密吉夏拉，打呀，對你的達尼羅，好像在傷心哩，打呀，要不然，我們就放了你的血。」

軍官走到大門口來了，面子上是訶斥大家模樣。但他的眼睛是在笑

的。

於是哥薩克們都奔向俘虜去，用刺刀幹起來了。我的眼前發了黑，我跑掉了，只是跑，順着街道。但那時我還看見，他們怎樣將我的達尼羅踢得在地上滾來滾去。騎兵曹長用刀尖刺進了他的喉嚨。達尼羅却不過還叫着：喀喀……」

因了水的壓力，船板都瑟瑟地發響，榛樹也在我們下面作悠長的呻吟。

密吉夏拉用腳去鈎那被水擠逼上來的龍骨，並且從煙斗裏叩去未盡的灰，一面說：

「我們的船要沈了。我們得坐在這裏的樹上，直到明天中午了。真倒運！」

他沈默了很久。隨後就又有那低低的，鈍滯的聲音說了起來：

「爲了這件事，他們將我送到高級憲兵隊去了。——現在是許多水

已經流進頓河裏面了，但在夜裏我總還是聽見些什麼，好像一個人在喘呼，在嘆氣，好像在勒死。就像我那一回跑走的時候，聽到了的我那達尼羅的喘呼一樣。」

這就這樣地使我喫苦呵，使我的良心。

「我們和紅軍對着陣，一直到春天。于是綏克壘提夫將軍來加入了，我們就將他們遠遠的趕過了頓河，直到薩拉妥夫縣。

我雖然是家長，但當兵却是很不容易的，這就因爲我的兩個兒子都在紅軍裏。

我們到了巴拉峻夫鎮。關於我的大兒子伊凡的事，我什麼也沒有聽到，什麼也沒有知道。但哥薩克們裏面，却忽然起了風傳了——鬼知道，這是從那里傳來的呢——說伊凡已經從紅軍被捉，送到第三十六哥

薩克中隊去了。

我這村裏的人們個個都嚷了起來：「我們去抓凡加罷，他得歸我們來結果的。」

我們到了一個村，瞧罷，第三十六中隊就駐紮在這地方。他們立刻去抓了我的凡加，細綁起來，拖到辦公室。他們在這里將他毒打了一頓，這纔對我說道：

「押他到聯隊本部去！」

從這村到本部，遠近是十二威爾斯忒。我們的百人團的團長一面交給我押解票，一面說——但他却並不對我看：

「票在這里，密吉夏拉。送這少年到本部去。和你一起，他就靠得住。從父親手裏，他不跑掉的。」

這時我得了上帝的指點。他們想要怎樣，我覺察出來了。他們叫我押送他去，是因為他們豫料着我會放他逃走的。後來他們就又去捉住

他，將他和我同時結果了性命。

我跨進那關着伊凡的屋子去，對衛兵說道：

「將這俘虜交給我罷，我得帶他上本部去。」

「帶他去就是，」他們說，「我們是隨便的。」

伊凡將外套搭在肩膀上。拿帽子在手裏轉了兩三個旋子，便又拋在長椅上面了。

我們離開了村莊。路是在上到一個岡子上。我不作聲。他不作聲。我常常回過了頭去，是要看看可有人監察我們的沒有。我們就這樣地，大約走了一半路。到得一座小小的神廟的跟前。我們的後面看不見一個人。凡涅就向我轉過臉來了。說道，他的聲音很傷心的：「爸爸，——到本部，他們就要我的命了。你是帶我到死裏去的呵。你的良心還是總在睡覺麼？」

「不，凡涅，」我說，「我的良心並沒有睡着。」

「可是對我却一點都沒有同情麼？」

「你真使我傷心得很，孩子，爲了愁苦，我的心也快要粉碎了。」

「如果我使你愁苦，那就放我逃走罷。你想想看，我活在這世界上，實在還沒有多少日子哩。」

他跪下去了。在我面前磕了三個頭。我於是對他說：「讓我們到了坡，我的孩子。那麼，你跑就是。我來放幾下空鎗裝裝樣。」

你也知道，已經成了一個小伙子了，從他嘴裏是吐不出深情話來的。但他現在可是抱住了我的頸子，接吻了我的兩隻手……

我們又走了兩威爾斯忒。他不作聲。我不作聲。我們到了坡上面。伊凡站住了。

「那麼，爸爸，再見。如果我們兩個人都活着，我總要照顧你一世的。你總不會從我嘴裏聽到一回粗話的。」

他擁抱了我，這時我的心快要裂碎了。

「走罷，孩子，」我對他說。他跑下坡去了。他時時回了頭，向我裝手勢。我讓他跑了十二丈遠。于是我從肩膀上卸下鎗，曲了一條腿，使臂膊不至於發抖，只一按……就直打在脊梁上了。」

密吉夏拉慢慢的從袋子裏摸出烟囊來，用火石注意地打了火，慢慢的點在他的烟斗上，吸了起來。他那空着的手裏，拿了發着微光的火絨。他的臉上的筋肉在牽動。在腫起的眼臉下，強項地，冷淡地閃着歪斜的眼睛。

「可是……他跳了一下，拚命的還跑了丈多路。這纔用兩手按住了肚子，向我迴過身來了：「爸爸……怎麼的？……」他倒了下去，亂蹬着兩腳。我跑過去，俯在他上面。他上翻着眼珠。嘴唇上吹着血泡。我想，現在是完了，他要死了。但他還起來一下。忽然間，說——向我的手這一邊摸撫着：「爸爸，我有一個孩子和一個女

人……」他的頭倒向一邊了。他想到指頭來按住那傷口。但那地方……鮮血只是從指頭間湧出來……他呻吟着。仰天躺倒，嚴酷地凝視我。他的舌頭已經不靈了。他還想說什麼話，但只能說出：「爸……爸，爸……爸……」來。我兩眼裏湧出了眼淚，並且對他說：「凡紐沙，替我戴了苦難的冠罷。不錯的，你有女人和一個孩子。可是我却有七個躺在木榻上呵。倘使我放掉你，哥薩克們就會結果我，那些孩子們也都得做乞丐了。」

他還躺了一會，於是完結了。他的手捏着我的手。我脫下他那外套和長靴，用一塊布蓋在他臉上，就回到村子裏……」

「現在你判斷罷，好人，我是爲着孩子們受了這麼多的苦楚，賺得一個白髮的……我爲了他們做活，要使他們不至于缺少一片麵包。白天黑夜，都沒有休息。……可是他們却像我那女兒那泰莎似的，對我說：「爸爸，我不願意和你坐在一個桌子上……」這怎麼能受得下去

呢？」

船夫密吉夏拉低下頭去了。他還用沈重的，不動的眼光看定我。在他背後開始出現了黎明，熹微而且茫漠。從右岸上，在白楊的暗叢裏，夾着野鴨的亂叫，響來了一個冷得發噁的，渴睡的聲音：

「密吉夏拉！老鬼！船來……！」

枯煤，人們和耐火磚

F·班菲洛夫，V·伊連珂夫 合作

枯煤爐以幾千噸三和土的斤兩，沈重地壓在基礎木樁——一千二百個木樁——上面了，于是就將幾千年間搬來的樹木，古代的巨人的根株，被谿水衝下的泥土所夾帶而來的野草，都在這里腐爛了的地底的泥沼，藏在牠下面。這沼，是曾經上面爬着濃霧，晴明的時候，則渦旋着蚊蚋的密雲的沼，只要有落到牠肚子裏來的東西，牠都貪婪地喫掉了。但是，泥，樹木，草，愈是沈到那泥濘的底裏去，就逐漸用了牠們的殘骸，使沼愈加變得狹小。蘆葦也一步步的從岸邊逼近中心去，使牠狹窄起來。沼就開始退却了，泥，樹木，草，蘆葦，從四面來攻擊牠，一邊攻擊，一

邊使牠乾涸，蓋上了一層有許多凸起的，蛹一般的，泥煤的殼。

經過了幾百年，殼變硬了，就成了滿生着繁茂的雜草和野荊球樹的矮林的黑土。

這樣子，自然就毫不留下一些關於這的傳說，記錄或紀念，而將腐爛的泥沼埋沒了。

於是人們到這里，在山腳下的廣場上，攤開那籌劃冶金工廠的圖樣來，指定了安設枯煤爐的地方，就在熔礦爐的鄰近。河馬一般獸相的挖掘機立刻活動起來了，掘地的人們走下很大的洞裏去。人們趕緊走下去了，但當掘掉上層的黑土，挖掘機從牠拖着嘴唇的大嘴裏吐着大量的大土塊，慢慢地再又旋轉着牠那有節的頸子的時候，才知道地底下很柔軟，稀爛，就像半熟的粥一般。

人們發見了泥沼。

當開掘地基的時候，建設者們也知道地盤是不很堅固的，但在泥沼上

面來安枯煤爐，却誰也沒有想到過。這爛泥地，是也如礦洞裏的突然發生煤氣一樣，全是猝不及防的出現的。建設者們愈是往下走，稀溼的地底就愈是在腳下唧唧的響，哺哺的響，並且將人們滑進牠那泥濘的，發着惡臭的肚子裏面去。

也許有簡單的辦法的，就是又用土來填平了地基，在那里種上些帶着紫色耳環的白樺，或者聽其自然，一任牠再成爲湛着臭水，有些蚊，蚋，野鴨的泥沼。但據工廠的設計圖，是無論如何，爐子一定該在這里的，如果換一個地方，那就是對着已經有了基礎的鑄造廠，輾製廠的馬丁式熔礦爐，水門汀，鐵，石子的梯隊搖手——也就是弄壞一切的建設，拋掉這廣場。

退却，是不能的。

于是人們就浸在水裏面，來打那木樁。首先——打下木樁去，接着又用巨大的起重機將牠拔出，做成窟窿，用三和土灌進這窟窿裏面去。

建設者們用盡了所有的力量，所有的方法，所有的手段，打下了木樁——一千二百個木樁。

這麼一來，那里還怕造不成枯煤爐呢？

發着珠光的耐火磚，好像又厚又重的玻璃一般，噹噹地響。磚頭彷彿經過研磨，拿在手上，牠就會滑了下去，碎成細碎的，叮噹作響的末屑。但工人們却迅速地，敏捷地將牠們疊起來。磚頭也閃着牠帶紅色的棱角，在他們手裏玩耍。枯煤爐的建造場上，就滿是木槌的柔軟的丁丁聲，穿着灰色工衣的人們的說話聲，貨車的聲響，喧囂的聲響。有時候，話聲和叫聲忽然停止了，于是音，響，喧囂，就都溶合在彷彿大桶裏的酒糟在發酵似的一種營營的聲音裏。

這樣的一點鐘——兩點鐘——三點鐘。

營營聲大起來了，充滿了全建築物，成爲磚匠們的獨特的音樂，和銀

色的灰塵一同溢出外面去了。

「原料！」忽然間，到處是工人們的叫喊，打斷了營營聲，于是頭上罩着紅手巾，腳穿破靴，或是赤腳的，身穿破爛的鄉下式短外套的女人們，就從掛臺將灰色的粘土倒在工人們的桶子裏

「花樣！」

「花樣？」

造一個枯煤爐，計有五百八十六種磚頭的花樣，即樣式。其實，爐子是只要巧巧的將這些花樣湊合起來就行的。磚都在那邊的堆場上。

將這些搬到屋裏來，一一湊合，恰如用各件湊成發動機，縫衣機，鐘錶的一般，就好。湊成之後，塗上原料——爐子就成功了。是簡單的工作。然而工人們每疊上一塊新的花樣去，就皺一回眉，花樣有各種的樣式，和建築普通的房屋，或寬底的俄國式火爐的單純的紅磚，是兩樣的。有種種的花樣——有圓錐形的，也有金字塔形的，立方體的，螺旋狀的，雙角

狀的。必須明白這些花樣的各種，知道牠嵌在什麼地方，必須巧妙地塗上原料去，塗得一點空隙都沒有，因為爐子裏面就要升到一千度以上的熱度，那時候，只要有一點好像極不要緊的空隙，瓦斯也會從那地方鑽出來。而且（一）還應該像鐘錶的機件一樣，不能大一個生的密達，也不能小一個生的密達，要正確到一點參差也沒有。

突擊隊員知道着三和土的工人們已經交出了確立在木樁上面的爐子的地基，征服了泥沼的自己的工作；知道着石匠們應該造起足以供給五十五萬好枯煤的爐子，爲了精製石腦油，石炭酸，以及別的出產物，而將瓦斯由這裡送到化學工廠裏去的爐子來。他們知道着倘使沒有枯煤，則每年必須供給一百二十萬噸生鐵于國家的熔礦，就動彈不得。

但是，只要有一點小空隙，有一點參差的縫，什麼地方有一點小破綻，爐子也只好從隊伍裏開除出來。所以指導者們就總在爐旁邊走來走去，測量砌好了的處所，一有破綻，即使是怎樣微細的，也得教將這拆

掉，從新砌一遍。就在近幾時，當測量的時候，指導者們發見了爐壁比標準斜出了二十四米里密達（一），也就教拆掉了。由此知道拆掉的一排裏的一塊花樣下面的原料裏，有一片小小的木片。這怎麼會弄到那裏面去的呢？『誰知道呢！』工人們難道將粘土統統嚼過，這纔塗上去的麼！』然而對於這等事，指導者們却毫不介意，將好容易砌好了的三排，全都推倒了——這是四個磚匠們的一日夜的工作。

就要這樣精密的技術。

礦工們正在咬進庫茲巴斯的最豐富的煤層去。他們無日無夜，在深的地底裏，弄碎着漆黑的煤，幾千噸的拋到地面上。煤就在平臺上裝進貨車裏，由鐵路運到庫茲尼茲基冶金工廠去，那地方，是兩年以前，還是大野的廣漠的湖和沼澤張着大口，從連山吹下來的風，用了疼痛的沙塵，來打稀有的旅客，並無車站，而只在支路的終點，擺兩輛舊貨車來替代

的。

煤的梯隊，飛速的奔向新庫茲尼茲克——社會主義底都市，在廣漠的平野中由勞動者階級所建設的市鎮去。

煤在這裡先進碎礦機裏去，被揀開，被打碎——煤和熔劑的混合物——于是用了貨車，倒在爐子的燒得通紅的大嘴裏，經過十七個鐘頭之後，又從這裡吐出赤熱的饅頭來……這就是枯煤。潑熄枯煤，吱吱的發響，像石灰一樣，經過分類，再繼續牠的旅行，就是拌了生礦，跑進燒得通紅的大嘴，大肚子的熔礦爐的大嘴裏面去。

枯煤——是熔礦爐，發電所，化學工廠的食料。

新市鎮是靠枯煤來維持生活的。

是的。但在目前，這還不過是一個空想，要得到枯煤，必須先將牠放在耐火磚的裝甲室裏煉一煉，恰如建設者們將泥濘的鑿養的沼澤，煉成

了三和土一般……那時候，空想就變了現實；那時候，鑄造廠，輾製廠，發電所，化學工廠就一齊活動起來；那時候，機器腳踏車就來來往往，文化的殿堂開開了，而剛從農村來到這裡的人們，正在每天將自己的勞動獻給建設的人們——就從瞎眼的昏暗的土房的屋子裏，搬到社會主義的都市，工業都市上來了。

突擊隊長西狄克，就正在空想着這件事。

建設枯煤爐，也就是搬到社會主義都市去的意思。黨和政府，將他看作他那突擊隊裏，曾在特別週間，出過一天登上五百塊磚的選手的光榮的隊員，而使他負着絕大的責任，西狄克是知道的，然而還是懷着這空想。

可是這裡有耐火磚——這些五百八十六個的花樣。

于是西狄克被不安所侵襲了。

他站在高地方，搖搖擺擺，好像在鉸鏈上面一樣。他似乎不能鎮

的站着了，彷彿屋頂現在就要落到他的頭上來，彷彿無論如何，他總想開這打擊，只是靜不下，走不停。

他現在輕捷地，好像給發條彈了一下似的，跳了起來，跨過磚堆，跑到下面來了，于是和學徒並排的站着。

「不是又在用指頭塗着了麼？」他巧妙地將磚頭向上一拋，磚頭在空中翻了幾個轉身，輕輕地合適地又落在他手掌裏了。他用了小刮刀，塗上原料，嵌在磚排裏。磚就服服帖帖的躺在自己的處所，恰如小豬的躺在用自己的體溫偎暖了的自己的角落裏一般。

「要這麼幹的麼？」在旁邊作工的女學徒孚羅莫伐問道，于是紅了臉。

「不這麼，怎麼呀？」西狄克莽擡地說。「在用別的法子塗着了罷。」

他講話，總彷彿手上有着細索子，將這連結着的一樣。臉是乾枯

的，面龐上滿是皺。皺紋向各方面散開——從眼睛到耳朵，從下巴到鼻子，於是從此爬上鼻梁，溜到鼻尖，使鼻尖接近上唇，成爲鷹嘴鼻。

「畜生，畜生，」他唾舌似的說着，爬到上面去，從那里注視着六個突擊隊，皺着眉頭，還常常將什麼寫在筆記本子上。

這永是冷靜，鎮定，充滿着自信的他，今天是怎麼了呀？今天是有什麼躓絆了他，有什麼使他煩亂，使他皺眉，使他跑來跑去了。

今天，他又被奧波倫斯基的突擊隊比敗了。

固然，在他，是有着辯解的話的。他的突擊隊——是砌紅磚的專門家，來弄耐火磚，還是第一次，而且在他的突擊隊裏，六十人中只有十個是工人，此外——就都是學徒們和稷林一流的颜色。早晨，他問稷林道，「你以爲要怎麼競爭才好呢？」稷林答道，「只要跟着你，我是海底裏也肯去的。」那里有怎樣的海呢？那就是海，是——正在掀起第九個浪來的——奧波倫斯基。但是，從稷林，從雖在集團裏而幾乎還是

一個孩子的人，從雖在獻身于集團而還沒有創造的能力的孩子的人，又能夠收穫些什麼呵！然而奧波倫斯基的突擊隊，却大抵是中央勞動學校的學生，指導者們是從唐巴斯來的，他們在那里造過枯煤爐，有着經驗。

在西狄克，是有辯解的話的。

但是，在這國度裏，辯解是必要的麼？能夠總是依據着『客觀底』原因麼？不的。西狄克走來走去，他失了鎮靜，漸漸沒有自信了。當他的突擊隊初碰見耐火磚的時候，他問道：

『怎樣，大家？』

『和誰競賽呀？』工人們問他說。『和奧波倫斯基麼？什麼，他還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子呢。』

這是的確的。一看見奧波倫斯基，就令人覺得詫異。他的姓名，是好像突擊隊的旗子一樣，在廣場上飄揚的，但他還不滿二十一歲，顯着少年的粉紅的面頰，然而這他，却指揮着突擊隊，將西狄克的突擊隊打敗

了。

第一天，西狄克的突擊隊滿懷着自信，用了穩重的脚步，走下到耐火磚的處所去，立刻佔好自己的位置，含着微笑向別的突擊隊宣了戰，動手工作起來。那時候，西狄克還相信是能得勝的。他和突擊隊都以極度的緊張，在作工時間中做個不歇——磚頭噹噹的在響，木槌在敲。這天將晚，緊張也跟着增大了，用了恰如漁夫將跳着魚兒的網，拉近岸來那時一樣的力量。

但到晚上，西狄克的頭髮都豎起來了，他的突擊隊，每人疊了○●五噸，可是奧波倫斯基的突擊隊却有——一●四噸。

『哦，』西狄克公開似的說，『明天一下子都贏他過來罷。』

然而明天又是新的低落。突擊隊在耐火磚上，在花樣上碰了釘子了，無論怎樣，一個人總不能疊到○●九噸以上。其實，外國人（一）是原以每人○●五噸為標準的，因為管理部知道着突擊隊的力量，所以加到

○●八噸。西狄克是已經超出了官定的準標了。但這說起話來，總是含着微笑，順下眼睛的少年的康索謨爾奧波倫斯基，却將那他打敗。

突擊隊的會議時，西狄克又發了和先前一樣的質問：

「但是，怎樣，大家？」

「怎樣？難呀，這磚頭不好辦。」

「難麼？比建設社會主義還難的事情，是沒有的，可是不正在建設着麼。」西狄克回答說，一面自己首先研究起來。

他採用了奧波倫斯基的方法，將全部分成隊伍，四人一隊，兩個工人放在兩側，中間配上兩個學徒。他測定了磚匠們的一切的動作，不再在遠處望着工作，却緊緊的釘住了在監督了。

「奮鬪罷。教惡魔也要倒立起來的。」工人們興奮地說。

于是西狄克的突擊隊，就肉搏了奧波倫斯基了，每人疊了一●二噸，

摩了他的壘。

然而昨天，奧波倫斯基又每人疊了二〇二噸。人們說，這是世界底記錄。西狄克發抖了，他在一夜裏，就瘦了下去，他的皺紋變成深溝，鼻子更加鉤進去了，背脊也駝了，但眼睛却在敏捷的動，抓住了砌磚的全過程，分析出牠的基礎部分來。

西狄克的今天的靜不下，就爲了這緣故。

『畜生，畜生，』他喃喃地說。『缺陷在什麼地方呢？』

在工人們麼？工人們是在工作的。他們不但八點鐘，還決心要做到十點鐘，或者還要多——他們提議將全突擊隊分爲輪流的兩班，那麼，一日一夜裏，工人們可以做到十六點鐘了。然而問題並不在這里。一日一夜做二十點鐘工，是做得到的，爲了砌磚而折斷了脊梁，也做得到的。但是，建設事業是高興這樣的麼？

這是無聊的想頭。

那麼，問題在那里呢？

在砌法麼？不，耐火磚的砌法的技術，工人們好像已經學會了。

加工錢麼？笑話，突擊隊以這麼大的緊張在作工，並非爲了錢，是明明白白的。如果爲了『盧布』，突擊隊只要照○•八噸的標準，做下去就好，但在事實上，他們不是拿着一樣的工錢，却每人砌着一•二噸麼？

西狄克就這樣地，天天找尋着缺陷，他注視着工作的進行，將這加以解剖，在筆記本子上畫圖，將工人們組織起來，又將他們改組，即使到了夜裏，也還是坐在自己的屋子——隔壁總有小孩子哭着的棚屋裏。

他連上牀睡覺都忘掉了，他早晨往往被人叫醒，從桌子底下拉出來。

到今天六月一日，西狄克眼光閃閃地走到耐火磚這里來了。他看透了事情的本質。第一——是奧波倫斯基的突擊隊嵌磚嵌得很快，他們是已經和磚頭完全馴熟了的。然而一切突擊隊，都有一個共通的缺陷，使他們變得慢的，一定是遞送磚頭的人們，他們空開了時間，慢慢地遞送，

所以磚匠們只得空着手等候着。奧波倫斯基是仗着嵌磚嵌得快，從這缺陷逃出了。西狄克的突擊隊，還沒有奧波倫斯基的突擊隊那樣的和磚頭馴熟。所以應該監督遞送磚頭的人們，藉此去進逼奧波倫斯基的突擊隊。第二，是一到交代，走出去的時候，毫不替接手的人們想一想，隨便放下了磚頭。這里就將時間化費了，于是……

『獨立會計，』西狄克說。『給我們一個地方罷，我們會負責任的。我們要分成兩班，在一處地方，從頭到底的工作下去，但遞送的人們要歸我們直接管理，我們要竭力多給他們工錢，按照着疊好的耐火磚的噸數來計算。』

自從將突擊隊改了獨立會計之後，到第二天，西狄克纔顯出了一個大飛躍，逼近奧波倫斯基了。

夜。

工廠街的郊外（還沒有工廠街，這還只是在基礎裏面的一個骨架），被散在的電燈的光照耀着。電燈在風中動搖，從遠地裏就看得見。庫茲尼克斯特羅伊（一）——這是浮着幾百隻下了錨而在搖動的船的大船塢。

都市在生長着。

二萬四千的工人們，每天從基礎裏扛起都市來，那是二萬四千的西狄克們，奧波倫斯基們，稷林們。他們一面改造自然，使牠從屬於集團，一面改造自己本身，改造對於人們，對於勞動的自己的態度，于是在事實上，勞動就成爲『名譽的事業，道德和英勇的事業』了。

現在我們又在耐火磚的處所了，我們的面前，有西狄克和奧波倫斯基在。

什麼東西在推動他們，什麼東西使他們忘記了睡覺的呢？

『我們到這里來，並不是爲了盧布（盧布是我們隨處可以弄到的，也

註一：『燻磚爐建設』的意思——譯者。

不推却牠)，來的是爲了要給人看看我們，看看我們康索謨爾是怎樣的人。」奧波倫斯基回答說。

「我不懂，」西狄克開初說，停了一會，又添上去道，「我這裏面有一條血管，是不能任憑牠就是這模樣，應該改造一下，應該給人們後來可以說——「西狄克和他的突擊隊，是很奮鬥了的」那麼地，從新創造一下的。」

我們的階級正在創造。

我們是生在偉大的創造的時代。

後記

(一)

札彌亞丁 (Evgenii Zamiatin) 生于一八八四年，是造船專家，俄國的最大的碎冰船『列寧』，就是他的勞作。在文學上，革命前就已有名，進了大家之列，當革命的內戰時期，他還藉『藝術府』『文人府』的演壇爲發表機關，朗讀自己的作品，並且是『綏拉比翁的兄弟們』的組織者和指導者，于文學是頗爲盡力的。革命前原是布爾塞維克，後遂脫離，而一切作品，也終于不脫舊智識階級所特有的懷疑和冷笑底態度，現在已經被看作反動的作家，很少有發表作品的機會了。

『洞窟』是從米川正夫的『勞農露西亞小說集』譯出的，並參用尾瀨敬止的『藝術戰線』裏所載的譯本。說的是飢餓的彼得堡一隅的居民，苦

于飢寒，幾乎失了思想的能力，一面變成無能的微弱的生物，一面顯出原始的野蠻時代的狀態來。爲病婦而偷柴的男人，終于只得將毒藥讓她，聽她服毒，這是革命中的無能者的一點小悲劇。寫法雖然好像很晦澀，但仔細一看，是極其明白的。關於十月革命開初的飢餓的作品，中國已經譯過好幾篇了，而這是關於「凍」的一篇好作品。

淑雪兼珂 (Mihail Zoshchenko) 也是最初的「綏拉比翁的兄弟們」之一員，他有一篇很短的自傳，說：

我于一八九五年生在波爾泰瓦。父親是藝術家，出身貴族。一九一三年畢業古典中學，入彼得堡大學的法科，未畢業。一九一五年當了義勇軍向戰線去了，受了傷，還被毒瓦斯所害，心有點異樣，做了參謀大尉。一九一八年，當了義勇兵，加入赤軍，一九一九年以第一名成績回籍。一九二一年從事文學了。我的處女作，于一九二一年登在「彼得堡年報」上。

但他的作品總是滑稽的居多，往往使人覺得太過於輕巧。在歐美，也有一部分愛好的人，所以譯出的頗不少。這一篇『老耗子』是柔石從『俄國短篇小說傑作集』(Great Russian Short Stories)裏譯過來的，柴林 (Leonide Zarine) 原譯，因為那時是在豫備『朝華旬刊』的材料，所以選着短篇中的短篇。但這也就是淑雪兼珂作品的標本，見一斑可推全豹的。

倫支 (Lev Lunz) 的『在沙漠上』，也出于米川正夫的『勞農露西亞小說集』，原譯者還在卷末寫有一段說明，如下：

『在青年的『梭拉比翁的兄弟們』之中，最年少的可愛的作家萊夫·倫支，為病魔所苦者將近一年，但至一九二四年五月，終於在漢堡的病院裏長逝了。享年僅二十二。當剛纔跨出人生的第一步，創作方面也將自此從事于真切的工作之際，雖有豐饒的天稟，竟不遑很得秋實而去世，在俄國文學，是可以說，殊非微細的損失的。倫支是充滿着光明和歡喜和活潑

的力的少年，常常驅除朋友們的沈滯和憂鬱和疲勞，當絕望的瞬息中，灌進力量和希望去，而振起新的勇氣來的『槓杆』。別的『梭拉比翁的兄弟們』一接他的計報，便悲泣如失同胞，是不爲無故的。

『性情如此的他，在文學上也力斥那舊時代俄國文學特色的沈重的憂鬱的靜底的傾向，而于適合現代生活基調的動底的突進態度，加以張揚。因此他埋頭於研究仲馬和司諦芬生，竭力要領悟那傳奇底，冒險底的作風的真髓，而發見和新的時代精神的合致點。此外，則西班牙的騎士故事，法蘭西的樂劇，也是他的熱心研究的對象。『動』的主張者倫支，較之小說，倒在戲劇方面覺得更所加意。因爲小說的本來的性質就屬於『靜』，而戲劇是和這相反的……』

『『在沙漠上』是倫支十九歲時之作，是從『舊約』的『出埃及記』裏，提出和初革命後的俄國相共通的意義來，將聖書中的話和現代的話，巧施調和，用了有彈力的暗示底的文體，加以表現的。凡這些處所，我相

信，都足以窺見他的不平常的才氣。」

然而這些話似乎不免有些偏愛，據珂剛教授說，則倫支是「在一九二一年二月的最偉大的法規制定期，登記期，兵營整理期中，逃進「綏拉比翁的兄弟們」的自由的懷抱裏去的。」那麼，假使尙在，現在也決不能再是那時的倫支了。至于本篇的取材，則上半雖在「出埃及記」，而後來所用的却是「民數記」，見第二十五章，殺掉的女人就是米甸族首領蘇旬的女兒哥斯比。篇末所寫的神，大概便是作者所看見的俄國初革命後的精神，但我們也不要忘却這觀察者是「綏拉比翁的兄弟們」中的青年，時候是革命後不多久。現今的無產作家的作品，已只是一意讚美工作，屬望將來，和那色黑而多鬚的真的神，面目全不相像了。

『果樹園』是一九一九至二十年之間所作，出處與前篇同，這里并仍錄原譯者的話：

『斐定 (Konstantin Fein) 也是『綏拉比翁的兄弟們』中之一人，是自從將短篇寄給一九二二年所舉行的『文人府』的懸賞競技，護得首選的榮冠以來，驟然出名的體面的作者。他的經歷也和幾乎一切的勞動作家一樣，是頗富於變化的。故鄉和雅各武萊夫同是薩拉妥夫 (Sarabov) 的伏爾迦 (Volga) 河畔，家庭是不富裕的商家。生長于古老的果園，漁夫的小屋，繆夫的歌曲那樣的詩底的環境的他，一早就表示了藝術底傾向，但那傾向，是先出現于音樂方面的。他善奏瓊亞林，巧于歌唱，常常出演于各處的音樂會。他既有這樣的藝術的天稟，則不適應商家的空氣，正是當然的事。十四歲時 (1904年)，曾經典質了愛用的樂器，離了家，往彼得堡去，後來得到父親的許可，可以上京苦學了。世界大戰前，為研究語學起見，便往德國，幸有天生的音樂的才能，所以一面做着舞蹈會的瓊亞林彈奏人之類，繼續着他的修學。

『世界大戰起，斐定也受了偵探的嫌疑，被監視了。當這時候，為守

遣無聊計，便學學畫，或則到村市的劇場去，作爲歌劇的合唱隊的一員。他的生活，雖然物質底地窮蹙，但大體是藏在藝術這『象牙之塔』裏，守禦着實際生活的粗糙的刺戟的，但到革命後，回到俄國，却不能不立刻受火和血的洗禮了。他便成爲共產黨員，從事於煽動的演說，或做日報的編輯，或做執委的祕書，或自率赤軍，往來於硝烟裏。這對於他之爲人的完成，自然有着偉大的貢獻，連他自己，也稱這時期爲生涯中的 *Pathos*（感奮）的。

『斐定是有着纖細優美的作風的作者，在勞農俄國的作者們裏，是最像藝術家的藝術家（但在這文字的最普通的意義上）。只要看他作品中最有名的『果樹園』，也可以一眼便看見這特色。這篇是在『文人府』的懸賞時，列爲一等的他的出山之作，描寫那古老的美的傳統漸就滅亡，代以粗野的新事物這一種人生永遠的悲劇的。題目雖然是絕望底，而充滿着像看水彩畫一般的美麗明朗的色彩和綽約的抒情味（*Lyricism*）。加以並不令

人感到矛盾缺陷，却釀出特種的調和，有力量將讀者拉進那世界裏面去，只這一點，就證明着作者的才能的非凡。

『此外，他的作品，有名的還有中篇“Anna Timovna”』

後二年，他又作了『都市與年』的長篇，遂被稱為第一流的大匠，但至一九二八年，第二種長篇『兄弟』出版，却因為頗多對於藝術至上主義與個人主義的讚頌，又很受批評家的責難了。這一短篇，倘使作于現在，是決不至于膾炙人口的；中國亦已有靖華的譯本，收在『煙袋』中，本可無需再錄，但一者因為可以見蘇聯文學那時的情形，二則我的譯本，成後又用『新興文學全集』卷二十三中的橫澤芳人譯本細加參校，于字句似略有所長，便又不忍捨棄，仍舊收在這里了。

雅各武萊夫 (Aleksandr Iakovlev) 以一八八六年生于做漆匠的父親的家裏，本家全都是農夫，能夠執筆寫字的，全族中他是第一個。在宗教的氛

圍氣中長大；而終于獨立生活，旅行，入獄，進了大學。十月革命後，經過了多時的苦悶，在文學上見了救星，爲『梭拉比翁的兄弟們』之一個，自傳云：『俄羅斯和人類和人性，已成爲我的新的宗教了。』

從他畢業于彼得堡大學這端說，是知識分子，但他的本質，却純是農民底，宗教底的。他的藝術的基調，是博愛和良心，而認農民爲人類正義和良心的保持者，且以爲惟有農民，是真將全世界聯結于友愛的精神的。這篇『窮苦的人們』，從『近代短篇小說集』中八住利雄的譯本重譯，所發揮的自然也是人們互相救助愛撫的精神，就是作者所信仰的『人性』，然而還是幻想的產物。別有一種中篇『十月』，是被稱爲顯示着較前進的觀念形態的作品的，雖然所描寫的大抵是游移和後悔，沒有一個鐵似的革命者在內，但恐怕是因爲不遠于事實的緣故罷，至今還有閱讀的人們。我也曾于前年譯給一家書店，但至今沒有印。

理定(Vladimir Lidin)是一八九四年二月三日，生于墨斯科的。七歲，入拉賽列夫斯基東方語學院；十四歲喪父，就營獨立生活，到一九一一年畢業，夏秋兩季，在森林中過活了幾年，歐洲大戰時候，由墨斯科大學畢業，赴西部戰線；十月革命時是在赤軍中及西伯利亞和墨斯科；後來常旅行于外國。

他的作品正式的出版，在一九一五年，因為是大學畢業的，所以是智識階級作家，也是『同路人』，但讀者頗多，算是一個較為出色的作者。這原是短篇小說集『往日的故事』中的一篇，從村田春海譯本重譯的。時候是十月革命後到次年三月，約半年；事情是一個猶太人因為不堪在故鄉的迫害和虐殺，到墨斯科去尋正義，然而止有飢餓，待回來時，故家已經充公，自己也下了獄了。就以這人為中心，用簡潔的蘊藉的文章，畫出着革命俄國的最初時候的周圍的生活。

原譯本印在『新興文學全集』第二十四卷裏，有幾個脫印的字，現在

看上下文義補上了，自己不知道有無錯誤。另有兩個X，却原來如此，大約是『示威』，『殺戮』這些字樣罷，沒有補。又因為希圖易懂，另外加添了幾個字，為譯原本所無，則都用括弧作記。至於黑雞來啄等等，乃是生了傷寒，發熱時所見的幻象不是『智識階級』作家，作品裏大概不至於有這樣的玩意兒的——理定在自傳中說，他年青時，曾很受契訶夫的影響。

左祝黎(Efim Sosulia)生于一八九一年，是墨斯科一個小商人的兒子。他的少年時代大抵過在工業都市羅特(Лот)裏。一九〇五年，因為和幾個大暴動的指導者的個人的交情，被捕繫獄者很長久。釋放之後，想到美洲去，便學『國際的手藝』，就是學成了招牌畫工和漆匠。十九歲時，他發表了最初的傑出的小說。此後便先在阿兌塞，後在列寧格勒做文藝欄的記者，通信員和編輯人。他的擅長之處，是簡短的，奇特的(Гротеска)散文作品。

『亞克與人性』從『新俄新小說家三十人集』(Dreissig neue Erzähler des neuen Russland)譯出，原譯者是荷涅克(Erwin Hönig)。從表面上看起來，也是一篇『奇特的』作品，但其中充滿着懷疑和失望，雖然穿上許多諷刺的衣裳，也還是一點都遮掩不過去，和確信農民的雅各武萊夫所見的『人性』，完全兩樣了。

聽說這篇在中國已經有幾種譯本，是出于英文和法文的，可見西歐諸國，皆以此爲作者的代表的作品。我只見過譯載在『青年界』上的一篇，則與德譯本很有些不同，所以我仍不將這一篇廢棄。

拉甫列涅夫(Boris Lavrenev)于一八九二年生在南俄的一個小城裏，家是一個半破落的家庭，雖然拮据，却還能竭力給他受很好的教育。從墨斯科大學畢業後，歐戰已經開頭，他便再入聖彼得堡的砲兵學校，受訓練六月，上戰線去了。革命後，他爲鐵甲車指揮官和烏克蘭砲兵司令部參謀。

長，一九二四年退伍，住在列寧格勒，一直到現在。

他的文學活動，是一九一二年就開始的，中間爲戰爭所阻止，直到二三年，纔又盛行創作。小說製成影片，戲劇爲劇場所開演，作品之被翻譯者，幾及十種國文；在中國有靖華譯的『四十一』附『平常東西的故事』一本，在『未名叢刊』裏。

這一個中篇『星花』，也是靖華所譯，直接出于原文的。書敍一久被禁錮的婦女，愛一紅軍士兵，而終被其夫所殺害。所寫的居民的風習和性質，土地的景色，士兵的朴誠，均極動人，令人非一氣讀完，不肯掩卷。然而和無產作者的作品，還是截然不同，看去就覺得教民和紅軍士兵，都一樣是作品中的資材，寫得一樣地出色，並無偏倚。蓋『同路人』者，乃是『決然的同情革命，描寫革命，描寫牠的震撼世界的時代，描寫牠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日子』（『四十一』卷首『作者傳』中語）的，而自己究不是戰鬪到底的一員，所以見于筆墨，便只能偏以洗鍊的技術制勝了。將這樣

的『同路人』的最優秀之作，和無產作家的作品對比起來，仔細一看，足令讀者得益不少。

英培爾(Vera Inbar)以一八九三年生于阿兌塞。九歲已經做詩；在高等女學校的時候，曾想去做女伶。卒業後，研究哲學，歷史，藝術史者兩年，又旅行了好幾次。她最初的著作是詩集，一九一二年出版于巴黎，至二五年纔始來做散文，『受了狄更斯(Dickens)，吉柏齡(Kipling)，繆塞(Musset)，託爾斯泰，斯丹達爾(Stendhal)，法蘭斯，哈德(Bret Hart)等人的影響』。許多詩集之外。她還有幾種小說集，少年小說，并一種自敘傳的長篇小說，曰『太陽之下』，在德國已經有譯本。

『拉拉的利益』也出于『新俄新小說家三十人集』中，原譯者弗蘭克(Elena Frank)。雖然只是一種小品，又有些失之誇張，但使新舊兩代——母女與父子——相對照之處，是頗為巧妙的。

凱泰耶夫 (Valentin Kataev) 生于一八九七年，是一個阿兌塞的教員的兒子。一九一五年爲師範學生時，已經發表了詩篇。歐洲大戰起，以義勇兵赴西部戰線，受傷了兩回。俄國內戰時，他在烏克蘭，被紅軍及白軍所拘禁者許多次。一九二二年以後，就住在墨斯科，出版了很多的小說，兩部長篇，還有一種滑稽劇。

『物事』也是柔石的遺稿，出處和原譯者，都與『老耗子』同。

這回所收集的資料中，『同路人』本來還有畢力涅克和綏甫林娜的作品，但因爲紙數關係，都移到下一本去了。此外，有着世界的聲名，而這裏沒有收錄的，是伊凡諾夫 (Vasolod Ivanov)，愛倫堡 (Ila Ehrenburg)，巴培爾 (Isack Babel)，還有老作家如惠疊賽耶夫 (V. Veresaov)，普理希文 (M. Prishvin)，託爾斯泰 (Aleksai Tolstoi) 這些人。

後記
(一)

畢力涅克 (Poris Piniak) 的真姓氏是鄂畢 (Wogan)，以一八九四年生于伏爾迦沿岸的一個混有日耳曼，猶太，俄羅斯，韃靼的血液的家庭裏。九歲時他就試作文章，印行散文是十四歲。『綏拉比翁的兄弟們』成立後，他爲其中的一員，一九二二年發表小說『精光的年頭』，遂得了甚大的文譽。這是他將內戰時代所身歷的殘辛，殘酷，醜惡，無聊的事件和場面，用了隨筆或雜感的形式，描寫出來的。其中並無主角，倘要尋求主角，那就是『革命』。而畢力涅克所寫的革命，其實不過是暴動，是叛亂，是原始的自然力的跳梁，革命後的農村，也只有嫌惡和絕望。他是漸漸成爲反動作家的渠魁，爲蘇聯批評界所攻擊了，最甚的時候是一

九二五年，幾乎從文壇上沒落。但至一九三〇年，以五年計劃爲題材，描寫反革命的陰謀及其失敗的長篇小說『伏爾迦流到裏海』發表後，纔又稍稍恢復了一些聲望，仍舊算是一個『同路人』。

『苦蓬』從『海外文學新選』第三十六編平岡雅英所譯的『他們的生
活之一年』中譯出，還是一九一九年作，以時候而論，是很舊的，但這時蘇聯正在困苦中，作者的態度，也比成名後較爲真摯。然而也還是近于隨筆模樣，將傳說，迷信，戀愛，戰爭等零星小材料，組成一片，有嵌鑲細工之觀，可是也覺得頗爲悅目。珂剛教授以爲畢力涅克的小說，其實都是小說的材料（見『偉大的十年的文學』中），用于這一篇，也是評得很
愜當的。

綏甫林娜 (Lidia Seifullina) 生于一八八九年；父親是信耶教的韃靼人，母親是農家女。高等中學第七學級完畢後，她便做了小學的教員，

有時也到各地方去演劇。一九一七年加入社會革命黨，但至一九二一年這黨反對革命的戰爭的時候，她就出黨了。一九二一年，始給西伯利亞的日報做了一篇短短的小說，竟大受讀者的歡迎，于是就陸續的創作，最有名的是『維里尼亞』（中國有穆木天譯本）和『犯人』（中國有曹靖華譯本，在『煙袋』中）。

『肥料』從『新興文學全集』第二十三卷中富士辰馬的譯本譯出，疑是一九二三年之作，所寫的是十月革命時一個鄉村中的貧農和富農的鬭爭，而前者終于失敗。這樣的事件，革命時代是常有的，蓋不獨蘇聯爲然。但作者却寫得很生動，地主的陰險，鄉下革命家的粗魯和認真，老農的堅決，都歷歷如在目前，而且絕不見有一般『同路人』的對於革命的冷淡模樣，她的作品至今還爲讀書界所愛重，實在是無足怪的。

然而譯她的作品却是一件難事業，原譯者在本篇之末，就有一段『附記』說：

「真是用了農民的土話所寫的綏甫林娜的作品，委實很難懂，聽說雖在俄國，倘不是精通鄉村的風俗和土音的人，也還是不能看的。竟至于因此有了爲看綏甫林娜的作品而設的特別的字典。我的手頭沒有這樣的字典。先前曾將這篇譯載別的刊物上，這回是從新改譯的。倘有總難了然之處，則求教於一個熟知農事情事的韃靼的婦人。綏甫林娜也正是韃靼系。但求教之後，却愈加知道這篇的難懂了。這回的譯文，自然不能說是足夠傳出了作者的心情，但比起舊譯來，却自以爲好了不少。須到坦波夫或者那里的鄉下去，在農民裏面過活三四年，那也許能夠得到完全的翻譯罷。」

但譯者却將求教之後，這纔了然的土話，改成我所不懂的日本鄉下的土話了，于是只得也求教于生長在日本鄉下的M君，勉強譯出，而于農民言語，則不再用某一處的土話，仍以平常的所謂『白話文』了事，因爲我是深知道決不會有人來給我的譯文做字典的。但于原作的精采，恐怕又

損失不少了。

略悉珂 (Nikolai Tjashko) 是在一八八四年生于哈里珂夫的一個小市上的，父母是兵卒和農女。他先做咖啡店的侍者，後來當了皮革製造廠，機器製造廠，造船廠的工人，一面聽着工人夜學校的講義。一九〇一年加入工人的秘密團體，因此轉輾于捕縛，牢獄，監視，追放的生活者近十年，但也就在這生活中開始了著作。十月革命後，爲無產者文學團體『鍛冶廠』之一員，著名的著作是『鎔鑪』，寫內亂時代所破壞，死滅的工廠，由工人們自己的團結協力而復興，格局與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頗相似。

『鐵的靜寂』還是一九二九年作，現在是從『勞農露西亞短篇集』內，外村史郎的譯本重譯出來的。看那作成的年代，就知道所寫的是革命直後的情形，工人的對於復興的熱心，小市民和農民的在革命時候的自

利，都在這短篇中出現。但作者是和傳統頗有些聯繫的人，所以雖是無產者作家，而觀念形態卻與『同路人』較相近，然而究竟是無產者作家，所以那同情在工人一方面，是大略一看，就明明白白的。對於農民的憎惡，也常見于初期的無產者作品中，現在的作家們，已多在竭力的矯正了，例如法捷耶夫的『毀滅』，即爲此費去不少的篇幅。

亞維洛夫 (Aleksandr Neverov) 真姓斯珂培萊夫 (Skobelev)，以一八八六年生爲薩瑪拉 (Samara) 州的一個農夫的兒子。一九〇五年師範學校第二級卒業後，做了村學的教師。內戰時候，則爲薩瑪拉的革命底軍事委員會的機關報『赤衛軍』的編輯者。一九二〇至二一年大飢荒之際，他和飢民一同從伏爾迦逃往塔什干，二二年到墨斯科，加入『鍛冶廠』，二二年冬，就以心臟麻痺死去了，年三十七。他的最初的小說，在一九〇五年發表，此後所作，爲數甚多，最著名的是『豐饒的城塔什干』，中國

有穆木天譯本。

『我要活』是從愛因斯坦 (Maria Einstein) 所譯，名為『人生的面目』 (Das Anlitz des Lebens) 的小說集裏重譯出來的。爲死去的受苦的母親，爲未來的將要一樣受苦的孩子，更由此推及一切受苦的人們而戰鬥，觀念形態殊不似革命的勞動者。然而作者還是無產者文學初期的人，所以這也並不足令人詫異。珂剛教授在『偉大的十年的文學』裏說：

『出于『鍛冶廠』一派的最是天才底的小說家，不消說，是將崩壞時代的農村生活，加以傑出的描寫者之一的那亞歷山大·聶維洛夫了。他全身浴着革命的吹噓，但同時也愛生活。……他之于時事問題，是遠的，也是近的。說是遠者，因爲他貪婪的愛着人生。說是近者，因爲他看見站在進向人生的幸福和充實的路上的力量，覺到解放的力量。……』

『聶維洛夫的小說之一『我要活』，是描寫自願從軍的紅軍士兵的，但這人也如聶維洛夫所寫許多主角一樣，高興地爽快愛着生活。他遇

見春天的廣大，曙光，夕照，高飛的鶴，流過窪地的小溪，就開心起來。他家裏有一個妻子和兩個小孩，他却去打仗了。他去赴死了。這是因為要活的緣故；因為有意義的人生觀爲了有意義的生活，要求着死的緣故；因為單是活着，並非就是生活的緣故；因為他記得洗衣服的他那母親那里，每夜來些兵丁，脚夫，貨車夫，流氓，好像打一匹乏力的馬一般地毆打她，灌得醉到失了知覺，獸頭獸腦的無聊的將她推倒在眠牀上的緣故。」

瑪拉式庚 (Sergei Malashkin) 是士拉省人，他父親是個貧農。他自己說，他的第一個先生就是他的父親。但是，他父親很守舊的，只准他讀『聖經』和『使徒行傳』等類的書；他偷讀一些『世俗的書』，父親就要打他的。不過他八歲時，就見到了果戈理，普式庚，萊爾孟多夫的作品。『果戈理的作品給了我很大的印像，甚至於使我常常做夢看見魔鬼

和各種各式的妖怪。」他十一二歲的時候非常之淘氣，到處搗亂。十三歲就到一個富農的家裏去做工，放馬，耕田，割草……在這富農家裏，做了四個月。後來就到坦波夫省的一個店鋪子裏當學徒。雖然工作很多，可是他總是儉着功夫看書，而且更喜歡『搗亂和頑皮』。

一九〇四年，他一個人逃到了墨斯科，在一個牛奶坊裏找着了工作。不久他就碰見了一些革命黨人，加入了他們的小組。一九〇五年革的時候，他參加了墨斯科十二月暴動，攻打過一個飯店，叫做『波浪』的，那飯店裏有四十個憲兵駐紮着：很打了一陣，所以他就受了傷。一九〇六年他加入了布爾塞維克黨，一直到現在。從一九〇九年之後，他就在俄國到處流蕩，當苦力，當店員，當木料廠裏的工頭。歐戰的時候，他當過兵，在『德國戰線』上經過了多次的殘酷的戰鬥。他一直喜歡讀書，自己很勤懇的學習，收集了許多少見的書籍（五千本）。

他到三十二歲，才『偶然的寫些作品』。

「在五年的不斷的文學工作之中，我寫了一些創作（其中一小部分已經出版了）。所有這些作品，都使我非常之不滿意，尤其因為我看見那許多偉大的散文創作：普式庚，萊爾孟多夫，果戈理，陀思妥夫斯基，和蒲寧。研究着他們的創作，我時常覺着一種苦痛，想起我自己所寫的東西——簡直一無價值……就不知道怎麼才好。

「而在我的前面正在咆哮着，轉動着偉大的時代，我的同階級的人，在過去的幾百年裏是沉默着的，是受盡了一切痛苦的，現在却已經在建設着新的生活，用自己的言語，大聲的表演自己的階級，乾脆的說：——我們是主人。

「藝術家之中，誰能夠廣泛的深刻的能幹的在自己的作品裏反映這個主人，——他才是幸福的。

「我暫時沒有這種幸福，所以痛苦，所以難受。」（瑪拉式庚自傳）他在文學團體裏，先是屬於『鍛冶廠』的，後即脫離，加入了『十

月」。一九二七年，出版了描寫一個革命少女的道德底破滅的經過的小說，曰『月亮從右邊出來』一名『異乎尋常的戀愛』，就捲起了一個大風暴，惹出種種的批評。有的說，他所描寫的是真實，足見現代青年的墮落；有的說，革命青年中並無這樣的現象，所以作者是對於青年的中傷；還有折中論者，以為這些現象是實在的，然而不過是青年中的一部分。

高等學校還因此施行了心理測驗，那結果，是明白了男女學生的絕對多數，都是願意繼續的共同生活，『永續的戀愛關係』的。珂剛教授在『偉大的十年的文學』中，對於這一類的文學，很說了許多不滿的話。

但這本書，日本却早有太田信夫的譯本，名爲『右側之月』，末後附着短篇四五篇。這裏的『工人』，就從日本譯本中譯出，並非關於性的作品，也不是什麼傑作，不過描寫列寧的幾處，是彷彿妙手的速寫畫一樣，頗有神采的。還有一個不大會說俄國話的男人，大約就是史太林了，因爲他原是生子喬其亞 (Georgia)——也即『鐵流』裏所說起的克魯

怎的。

綏拉菲摩維支(A. Serafimovich)的真姓是波波夫(Aleksandr Serafimovich Popov)，是十月革命前原已成名的作家，但自『鐵流』發表後，作品既是劃一時代的紀念碑底的作品，作者也更被確定為偉大的無產文學的作者了。靖華所譯的『鐵流』，卷首就有作者的自傳，為省紙墨計，這里不多說罷。

『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都是文尹從『綏拉菲摩維支全集』第一卷直接譯出來的，都還是十月革命以前的作品。譯本的前一篇的前面，原有一篇序，說得很分明，現在就完全抄錄在下面；——

綏拉菲摩維支是『鐵流』的作家，這是用不着介紹的了。可是，『鐵流』出版的時候已經在十月之後；『鐵流』的題材也已經是十月之後的題材了。中國的讀者，尤其是中國的作家，也許很願意知道：人家在十月

之前是怎麼樣寫的。是的！他們應當知道，他們必須知道。至於那些以為不必知道這個問題的中國作家，那我們本來沒有這種閒功夫來替他們打算，——他們自己會找着李完用文集或者吉百林小說集……去學習，學習那種特別的巧妙的修辭和布局。騙人，尤其是騙羣衆，的確要有點兒本事！至於綏拉非摩維支，他是不要騙人的，他要替羣衆說話，他並且能夠說出羣衆所要說的話。可是，他在當時——十月之前，應當有騙狗的本事。當時的文字獄是多麼殘酷，當時的書報檢查是多麼嚴厲，而他還能夠寫，自然並不能夠『暢所欲言』，然而寫始終能夠寫的，而且能夠寫出暴露社會生活的強有力的作品，能夠不斷的揭穿一切種種的假面具。

這篇小說：『一天的工作』，就是這種作品之中的一篇。出版的時候是一八九七年十月十二日——登載在『亞佐夫海邊報』上。這個日報不過是頓河邊的洛託夫地方的一個普通的自由主義的日報。讀者如果仔細的讀一讀這篇小說，他所得的印象是什麼呢？難道不是那種舊制度

各方面的罪惡的一幅畫象！這裏沒有『英雄』，沒有標語，沒有鼓動，沒有『文明戲』裏的演說艸稿。但是，……

這篇小說的題材是真實的事實，是諾沃赤爾卡斯克城裏的藥房學徒的生活。作者的兄弟，謝爾蓋，在一千八百九十幾年的時候，正在這地方當藥房的學徒，他親身受到一切種種的剝削。謝爾蓋的生活是非常苦的。父親死了之後，他就不能夠再讀書，中學都沒有畢業，就到處找事做，換過好幾種職業，當過水手；後來還是靠他哥哥（作者）的幫助，方才考進了藥房，要想熬到製藥師副手的資格。後來，綏拉菲摩維支幫助他在郭鐵爾尼珂華站上自己開辦了一個農村藥房。綏拉菲摩維支時常到那地方去的；一九〇八年他就在這地方收集了材料，寫了他那第一篇長篇小說：『曠野裏的城市』。

范易嘉誌。一九三二，三，三〇。

孚爾瑪諾夫 (Dmitry Furmanov) 的自傳裏沒有說明他是什麼地方的人，也沒有說起他的出身。他八歲就開始讀小說，而且讀得很多，都是司各德，萊德，倍恩，陀爾等類的翻譯小說。他是在伊凡諾沃·沃茲納新斯克地方受的初等教育，進過商業學校，又在吉納史馬畢業了實科學校。後來進了墨斯科大學，一九一五年在文科畢業，可是沒有經過『國家攷試』。就在那一年當了軍醫裏的看護士被派到『土耳其戰線』，到了高加索，波斯邊境，又到過西伯利亞，到過『西部戰線』和『西南戰線』……

一九一六年回到伊凡諾沃，做工人學校的教員。一九一七年革命開始之後，他熱烈的參加。他那時候是社會革命黨的極左派，所謂『最大限度派』(„Maximalist“)。

『只有火燄似的熱情，而政治的經驗很少，就使我先成了最大限度派，後來，又成了無政府派，當時覺得新的理想世界，可以用無治主義的

炸彈去建設，大家都自由，什麼都自由！」

「而實際生活使我在工人代表蘇維埃裏工作（副主席）；之後，于一九一八年六月加入布爾塞維克黨。孚龍茲（Frunze，是託羅茨基免職之後第一任蘇聯軍事人民委員長，現在已經死了。——譯者）對於我的這個轉變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和我的幾次談話把我最後的無政府主義的幻想都撲滅了」。（自傳）

不久，他就當了省黨部的書記，做當地省政府的委員，這是在中央亞細亞。後來，同着孚龍茲的隊伍參加國內戰爭，當了查葩耶夫第二十五師的黨代表，土耳其斯坦戰線的政治部主任，古班軍的政治部主任。他祕密到古班的白軍區域裏去做工作，當了「赤色陸戰隊」的黨代表，那所謂「陸戰隊」的司令就是「鐵流」裏的郭如鶴（郭甫久鶴）。在這裏，他脚上中了鎗彈。他因為革命戰爭裏的功勞，得了紅旗勳章。

一九一七——一八年他就開始寫文章，登載在外省的以及中央的報

章雜誌上。一九二一年國內戰爭結束之後，他到了墨斯科，就開始寫小說。出版了『赤色陸戰隊』，『查葩耶夫』，『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五年，他著的『叛亂』出版（中文譯本改做『克服』），這是講一九二〇年夏天謝米列赤伊地方的國內戰爭的。謝米列赤伊地方在伊犁以西三四百里光景，中國舊書裏，有譯做『七河地』的，這是七條河的流域的總名稱。

從一八二一年之後，孚爾瑪諾夫才完全做文學的工作。不幸，他在一八二六年的三月十五日就病死了。他墓碑上刻着一把劍和一本書；銘很簡單，是：特密忒黎，孚爾瑪諾夫，共產主義者，戰士，文人。

孚爾瑪諾夫的著作，有：

『查葩耶夫』——一九二三年。

『叛亂』——一九二五年，

『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三年。

『史德拉克』——短篇小說，一九二五年。

『七天』〔查龍耶夫的縮本〕——一九二六年。

『鬥爭的道路』——小說集。

『海岸』〔關於高加索的報告〕，一九二六年。

『最後幾天』——一九二六年。

『忘不了的幾天』——『報告』和小說集，一九二六年。

『盲詩人』——小說集，一九二七年。

孚爾馬諾夫文集四卷。

『市僧雜記』——一九二七年。

『飛行家薩諾夫』——小說集，一九二七年。

這里的一篇『英雄們』，是從斐檀斯的譯本(D. Fourmanow: Die roten Helden, deutsch von A. Videns, Verlag der Jugendinternationale, Berlin 1928)重譯的，也許就是『赤色陸戰隊』。所記的是用一支奇兵，將白軍的大

隊打退，其中似乎還有些傳奇色彩，但很多的是身歷和心得之談，即如由出發以至登陸這一段，就是給高談專門家和嘮叨主義者的一個大教訓。

將“Helden”譯作「英雄們」，是有點流弊的，因為容易和中國舊來的所謂「顯英雄」的「英雄」相混，這里其實不過是「男子漢，大丈夫」的意思。譯作「別動隊」的，原文是“*Dossant*”，源出法文，意云「追加」，也可以引伸為飯後的點心，書籍的附錄，本不是軍用語。這里稱郭甫久鶴的一隊為“*rots Dossant*”，恐怕是一個譚號，應該譯作「紅點心」的，是並非正式軍隊，牠的前去打敵人，不過給喫一點點心，不算正餐的意思。但因爲單是猜想，不能確定，所以這里就姑且譯作中國人所較爲聽慣的，也非正裝軍隊的「別動隊」了。

陵羅訶夫 (Michail Sholochov) 以一九〇五年生于頓州。父親是雜貨，家畜和木材商人，後來還做了機器磨坊的經理。母親是一個土耳其

女子的曾孫女，那時她帶了她的六歲的小兒子——就是峻羅訶夫的祖父——作爲俘虜，從哥薩克移到頓來的。峻羅訶夫在墨斯科時，進了小學，在伏羅內希時，進了中學，但沒有畢業，因爲他們爲了侵進來的德國軍隊，避到頓方面去了。在這地方，這孩子就目睹了市民戰，一九二二年，他曾參加了對於那時還使頓州不安的馬賊的戰鬪。到十六歲，他便做了統計家，後來是扶養委員。他的作品于一九二三年這纔付印，使他有名的是那大部的以市民戰爲材料的小說『靜靜的頓河』，到現在一共出了四卷，第一卷在中國有賀非譯本。

『父親』從『新俄新作家三十人集』中翻來，原譯者是斯忒拉綏爾 (Nadia Strasser)；所描寫的也是內戰時代，一個哥薩克老人的處境非常之難，爲了小兒女而殺較長的兩男，但又爲小兒女所憎恨的悲劇。和果戈理，託爾斯泰所描寫的哥薩克，已經很不同，倒令人彷彿看見了在戈理基初期作品中有時出現的人物。契訶夫寫到農民的短篇，也有近于這一類

的東西。

班菲洛夫 (Fedor Panferov) 生于一八九六年，是一個貧農的兒子，九歲時就給人去牧羊，後來做了店鋪的伙計。他是共產黨員，十月革命後，大為黨和政府而從事于活動，一面創作着出色的小說。最優秀的作品，是描寫貧農們為建設農村的社會主義的鬪爭的『勃魯斯基』，以一九二六年出版，現在歐美諸國幾乎都有譯本了。

關於伊連珂夫 (V. Ilenkov) 的事情，我知道得很少。只看見德文本『世界革命的文學』 (Literatur der Weltrevolution) 的去年的第三本裏，說他是全俄無產作家同盟 (拉普) 中的一人，也是一個描寫新俄的人們的生活，尤其是農民生活的好手。

當蘇俄施行五年計畫的時候，革命的勞動者都為此努力的建設，組突擊隊，作社會主義競賽，到兩年半，西歐及美洲『文明國』所視為幻想，

妄談，昏話的事業，至少竟有十個工廠已經完成了。那時的作家們，也應了社會的要求，應了和大藝術作品一同，一面更加提高藝術作品的實質，一面也用了報告文學，短篇小說，詩，素描的目前小品，來表示正在獲勝的集團，工廠，以及共同經營農場的好漢，突擊隊員的要求，走向庫茲巴斯，巴庫，斯大林格拉持，和別的大建設的地方去，以最短的期限，做出這樣的藝術作品來。日本的蘇維埃事情研究所編譯的『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叢書』第一輯『衝擊隊』（一九三一年版）中，就有七篇這一種『報告文學』在裏面。

『枯煤，人們和耐火磚』就從那里重譯出來的，所說的是伏在地面之下的泥沼的成因，建設者們的克服自然的毅力，枯煤和文化的關係，煉造枯煤和建築枯煤爐的方法，耐火磚的種類，競賽的情形，監督和指導的要訣。種種事情，都包含在短短的一篇裏，這實在不只是『報告文學』的好標本，而是實際的知識和工作的簡要的教科書了。

但這也許不適宜于中國的若干的讀者，因為倘不知道一點地質，煉煤，開礦的大略，讀起來是很無興味的。但在蘇聯却又作別論，因為在社會主義的建設中，智識勞動和筋肉勞動的界限也跟着消除，所以這樣的作品也正是一般的讀物。由此更可見社會一異，所謂「智識者」即截然不同，蘇聯的新的智識者，實在已不知道爲什麼有人會對秋月傷心，落花墜淚，正如我們的不明白爲什麼鎔鐵的爐，倒是沒有爐底一樣了。

『文學月報』的第二本上，有一篇周起應君所譯的同一的文章，但比這裏的要多三分之一，大抵是關於穆林的故事。我想，這大約是原本本有兩種，並非原譯者有所增減，而他的譯本，是出于英文的。我原想借了他的譯本來，但想了一下，就又另譯了『衝擊隊』裏的一本。因爲詳的一本，雖然興味較多，而因此又掩蓋了緊要的處所，簡的一本則脈絡分明，但讀起來終不免有枯燥之感——然而又各有相宜的讀者層的。有心

的讀者或作者倘加以比較，研究，一定很有所省悟，我想，給中國有兩種

不同的譯本，決不會是一種多事的徒勞的。

但原譯本似乎也各有錯誤之處。例如這裏的『他講話，總彷彿王上有着細索子，將這連結着的一樣。』周譯本作『他老是這樣地說話，好像他銜了甚麼東西在他的牙齒間，而且在緊緊地把牠咬着一樣。』這裏的『他早晨往往被人叫醒，從桌子底下拉出來。』周譯本作『他常常驚醒來了，或者更正確地說，從桌上抬起頭來了。』想起情理來，都應該是後一譯不錯的，但爲了免得雜亂起見，我都不據以改正。

從描寫內戰時代的『父親』，一跳就到了建設時代的『枯煤，人們和耐火磚』，這之間の間隔實在太大了。但目下也沒有別的好法子。因爲一者，我所收集的材料中，足以補這空虛的作品很有限；二者，是雖然還有幾篇，却又是不能紹介，或不宜紹介的。幸而中國已經有了幾種長篇或中篇的大作，可以稍稍彌縫這缺陷了。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九日，編者。